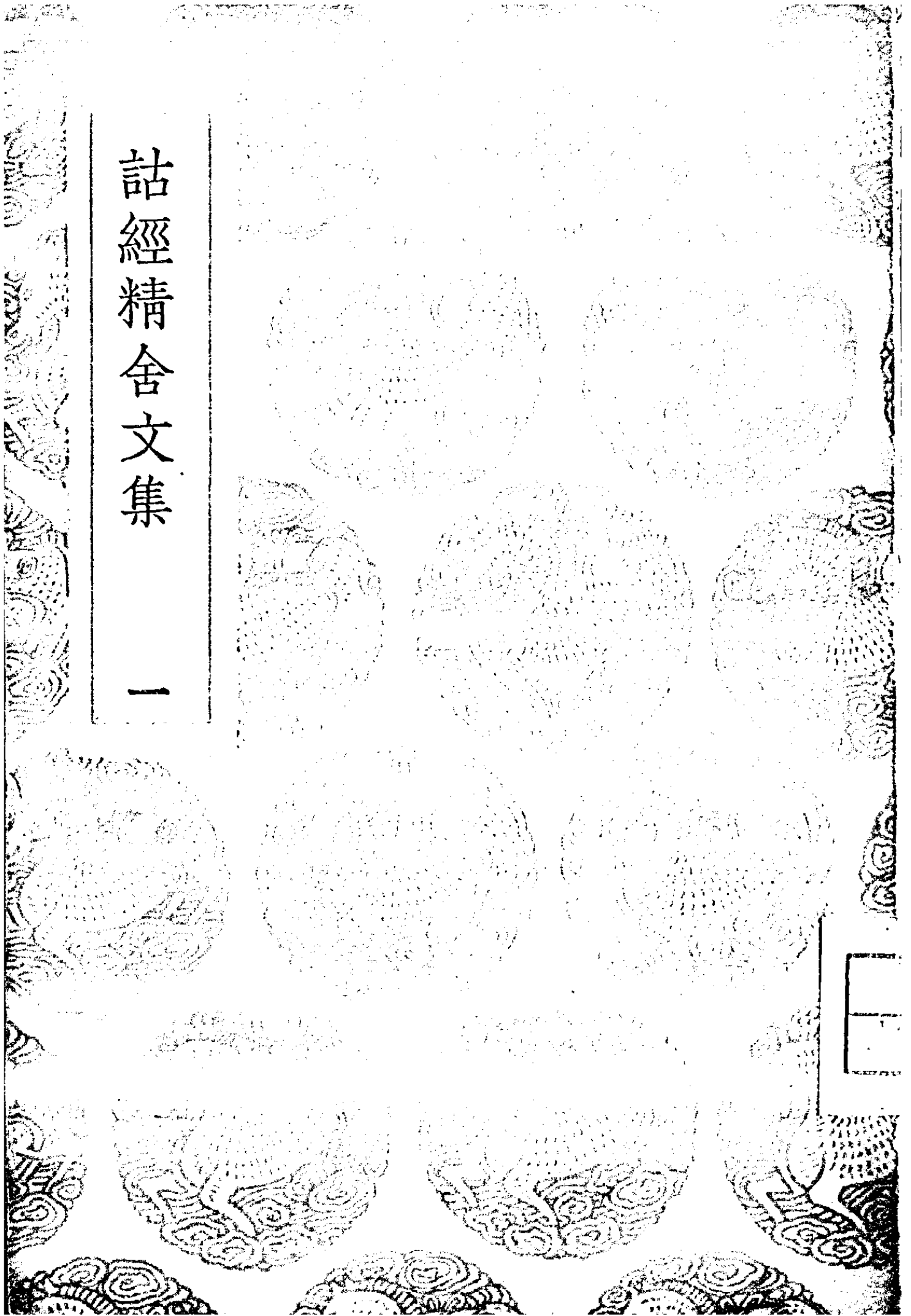


詰經精舍文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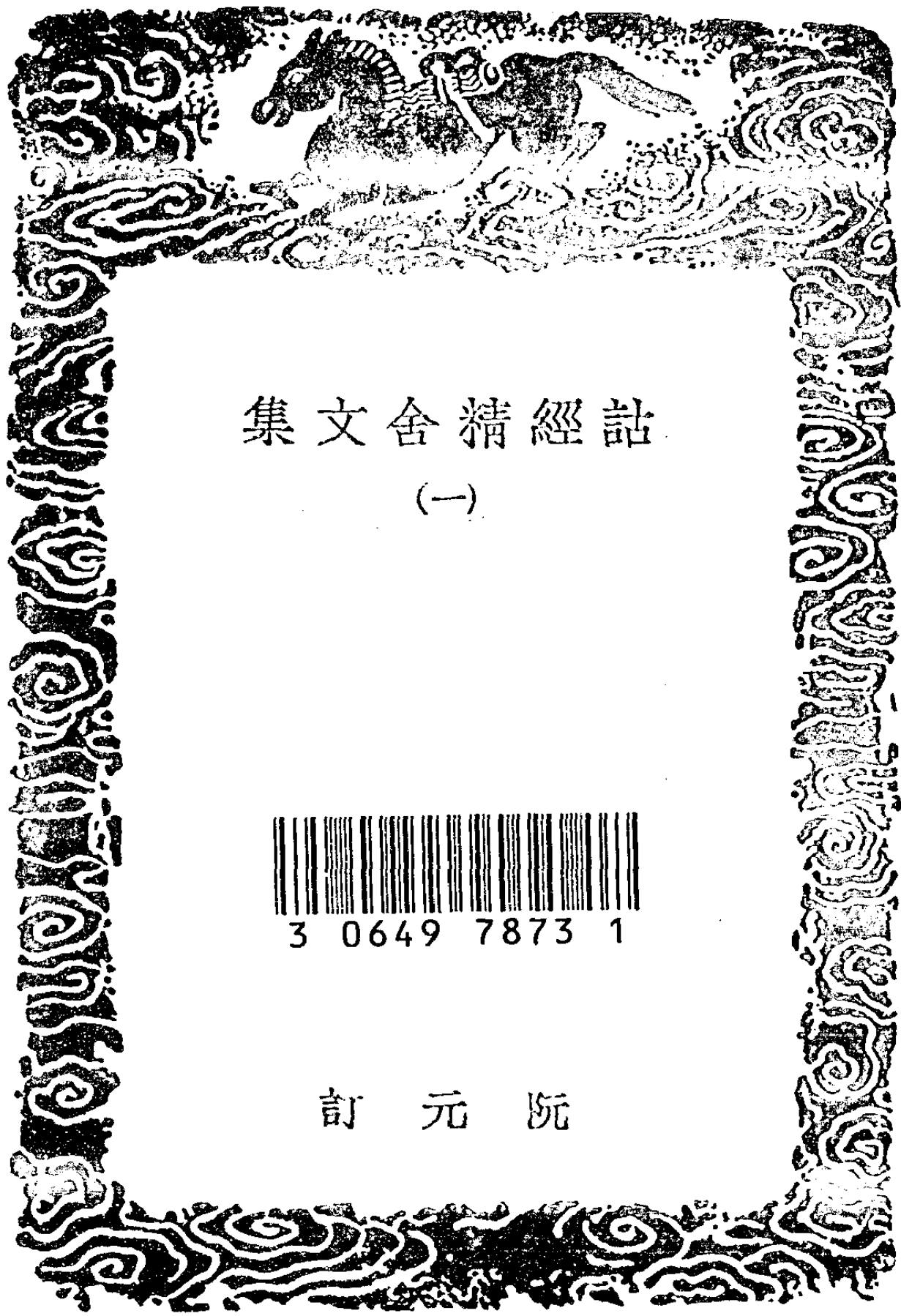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雲 五
主 編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舍精經詰

(一)



3 0649 7873 1

訂元阮

本館據文選樓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詁經精舍文集序

吾浙夙稱人文淵藪。當國初時。若黃太沖、胡渭生、萬充宗之於經。萬季埜、吳志伊之於史。袁惠子、徐敬可之於算。張繡虎、朱錫鬯、姜西溟、查悔餘之於詩古文。竝流美方來。希風曩哲。繼之者全謝山、吳中林、杭董浦諸先生。咸方聞博物。著述垂範。山川靈淑之氣。有所甚洩。必有所蓄蓄之久。且復洩而風尙少靡。不能無待而興。吾師雲臺先生。以名世之德。爲人倫藻鑑。先是視學兩浙。以行誼經術厲士。士風曠然一變。旣奉命鎮撫是邦。綱舉目張。百爲具理。鯨鯢就戮。江海如砥。爰於湖堧立詁經精舍。祀許洵、長鄭司農兩先師。擇十一郡端謹之士。尤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公暇親爲點定。并請王蘭泉、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閱二年。得文集若干卷。夫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治經之家。說經之書。莫可選計。聞見日積。聰明日新。近世通人所考正。往往鬯漢儒所未發。何論孔陸宗彥。嘗讀吾師研經室集。以今法推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入食限。知毛傳爲是。鄭箋屬之厲王爲非。又以明堂、太廟、辟雍同地。爲上世未備宮室之制。是以黃帝曰合宮。封禪泰山。亦上世大典禮。其時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節。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於泰山下。以定天位。因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秦漢所爲。襲其名而未察其實也。斯竝神遊皇古。理衷前聖。鄭賈復生。無以易斯誼已。諸君幸承指授。師法宏遠。故能識精而思銳。不惑於

常解。茲集所載。於古今學術洞悉本原。折衷無偏。實事求是。足以發明墜義。輔翼經史。其餘詩古文。或咀六代之腴。或挹三唐之秀。風標峻上。神韻超然。蓋吾師因其質之所近以裁之。而諸君亦各能以長自見。覽斯集者。猶探珠於滄瀛。探玉於崑閬也。諸君其益進而不已。蘄至古之立言者。以稱吾師教育盛心。庶幾國初前輩之風復見今日。山川靈淑所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陽月甲辰朔。德清許宗彥序。

詰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臯陶謨言勅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甄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以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文王謚法解爾雅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猶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閣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于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紊于王肅。卮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靡麗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曆時。范文正公及富公韓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訓詁者。不能進用。世目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至有元皇慶。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閒。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掇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束之高閣。我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

有學術者兼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詩賦。猶恐經學之不明也。旣開博學鴻詞科。復詔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其時卓然表見者。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于大雅矣。揚州阮雲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由少司農巡撫茲土。遂于西湖之陽立詒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于上舍。延王少寇、利及星衍爲之主講。佐撫部授學于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扃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游息之旨。簡其甄之佳者。刊爲詒經精舍文集。旣行于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則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異時有令甲。覓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爲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公方歎歷中外。建樹當不止此。少寇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爲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載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爲內外

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宴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識拔之士。并纂述經詰之友與焉。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詰經精舍生辛酉拔貢分發廣東知縣錢塘陳鴻壽書。

汪家禧 杭府 陳鴻壽 杭府 陳文述 杭府原名文杰 湯錫蕃 杭府

王仁 杭府 范景福 杭府 朱壬 杭府 方觀旭 杭府

童人傑 杭府 諸嘉樂 杭府 爰文耀 杭府 錢林 仁和原名福林

胡敬仁和 孫同元 仁和 金廷棟 仁和 陸堯春 仁和

趙春沂 仁和 趙坦 仁和 王述曾 仁和 宋咸熙 仁和

吳成勳 仁和 李方湛 仁和 陳嵩慶 錢塘原名復亨 吳文健 錢塘

嚴杰 錢塘 蔣炯 錢塘 吳克勤 錢塘 周雲熾 仁和

周誥 錢塘 吳引年 錢塘原名鄴 馮廷華 錢塘 馮學敏 錢塘

姜遂登 錢塘 姜寧 錢塘 查揆 海寧 鍾大源 海寧

朱軾 海寧 倪綬 海寧 謝江 嘉府 謝淮 嘉府

金衍緒嘉府

胡金題嘉府

丁子復嘉興

李富孫嘉興

李遇孫嘉興

孫鳳起嘉善

沈爾振嘉善

吳東發海鹽

崔應榴海鹽

王純海鹽

吳會貫石門

方廷瑚石門

朱為弼平湖

邵保初湖府

周中孚湖府

張鑑烏程

胡縉烏程

沈宸烏程

周聯奎烏程

施國祚烏程

孫曾美烏程

丁授經歸安

丁傳經歸安

楊鳳苞歸安

楊知新歸安

邵保和歸安

姚樟歸安

嚴元照歸安

徐養原德清

徐養瀨德清

徐熊飛武康

張慧鄞縣

陶定山紹府

紀珩紹府

何蘭汀山陰

童璜山陰

顧廷綸會稽

何起瀛會稽

王衍梅會稽

周師濂會稽

汪繼培蕭山

王端履蕭山

徐鯤蕭山

傅學瀨蕭山

周治平台府

洪頤煊臨海

洪震煊臨海

金鶚臨海

沈河斗臨海

施彬黃巖

張立本開化

吳傑山陰

以上詒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仁和

翁名濂仁和

李章典仁和

趙魏仁和

方懋嗣杭府

陳文湛錢塘

查一飛海寧

李穀嘉興

吳文溥秀水

凌鳴喈烏程

吳傑山陰

袁鈞鄞縣

王文湖山陰

劉九華會稽

葉之純仁和

陳甫仁和

湯禮祥仁和

湯燧仁和

方懋朝仁和

陳鱣海寧

王丹墀海寧

戴光曾嘉興

金以報桐鄉

孫東陽長興

童槐鄞縣

鄭勳慈谿

車雲龍會稽原名同軌

言九經會稽

黃超仁和原名楨

龔凝祚仁和原名厯

許乃濟仁和

屠倬錢塘

梁祖恩錢塘

楊秉初海寧

陳傳經海寧

張廷濟嘉興

張燕昌海鹽

郎遂鋒安吉

柯孝達鄞縣

李巽占定海

胡開益會稽原名佳

吳大本餘姚

聞人經仁和

張迎煦仁和

許乃廣仁和

林成棟錢塘

陳豫鍾錢塘

沈毓蓀海寧

俞寶華海寧

楊蟠嘉興

溫純烏程

施應心孝豐

孫事倫奉化

王樹實山陰

邵駱會稽

盧炳濤東陽

徐大酉東陽

童琬起義烏

潘國詔永康

張汝房浦江

鄭瀨西安

毛鳳五遂安

端木國瑚青田

以上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三人。

王瑜江蘇鎮洋

臧鏞堂江蘇武進改名庸

臧禮堂江蘇武進

方起謙安徽歙縣

何元錫錢塘

以上纂述經話之友五人。

姚文田歸安

湯金釗錢塘

汪如淵秀水

程同文桐鄉

戴聰浦江

蘇琳海寧

莫南采錢塘

毛謨歸安

張師泌歸安

余本敦西安

朱淶山陰

孟晟秀水

陸言錢塘

錢昌齡秀水

何蘭馥山陰

許宗彥德清

萬雲仁和

錢枚仁和

張鱗長興

蔡鑾揚桐鄉

王家景錢塘

陳斌德清

以上己未會試總裁中式進士二十二入。

詰經精舍文集目錄

卷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 上下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汪家禧

錢福林

邵保初

胡敬

吳文健

徐鯤

周中孚

金廷棟

洪震煊

嚴杰

孫同元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迥孫

卷二……………二九

磬折說

徐養原

量說

徐養原

筮說

徐養原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解字

徐養原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笙詩說上下

徐養灝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范景福

三侯見鵠說

范景福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君氏說

牛耕說

爾雅禕不當从示說

辟雍太學說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爾雅閑謂之門解

爾雅霽霧辨

重黎解

召公辨

公路公行公族解

爾雅序篇說

范景福

汪家禧

趙春沂

趙春沂

趙春沂

趙春沂

孫同元

孫同元

孫同元

孫同元

陶定山

陶定山

陶定山

陸堯春

辨爾雅蓍告也之誤

陸堯春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卷三……………六一

西湖詁經精舍記

阮元程作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陸堯春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錢福林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邵保初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陶定山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趙春沂

重樞天一閣宋本石鼓序

吳東發

重樞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嚴杰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周中孚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陶定山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呈孫淵如夫子書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春秋異文解

箕子之明夷解

游豫解

爾雅釋畜脫簡考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直躬之直非姓解

接輿爲楚狂名解

孟子趙注誤字解

吳東發

嚴杰

孫同元

洪頤煊

洪頤煊

洪頤煊

趙坦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周中孚

孟子齊四境考

蔣炯

五霸考

蔣炯

釋朕

徐鯤

南仲辨

徐熊飛

禹貢蠶桑說

朱壬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王仁

周南召南解

王仁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孫星衍程作

卷四：.....九三

策問井問

卷五：.....一三一

南宋中興四將論

蔣炯

南宋中興四將論

湯錫蕃

南宋中興四將論

張鑑

南宋中興四將論

南宋中興四將論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擬南宋姜夔傳

礫考

礫考

礫考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洪頤煊

洪震煊

徐養原

張鑑

嚴杰

徐養灝

徐熊飛

何起瀛

徐鯤

何蘭汀

徐養原

陶定山

張鑑

范景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禧

卷六……………一六七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說

王 昶程作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 敬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 坦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夏小正鞠則見解

洪震煊

易伐鬼方解

李方湛

釋魯郊

洪頤煊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禹都陽城考

洪頤煊

笙詩有聲亡詞辨

顧廷給

五隄之宅考

顧廷給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魯詩三歲宦女解

金廷棟

齊樂施晉樂施解

金廷棟

石經穀梁傳考

金廷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卷七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阮元程作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一九九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吳東發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丁子復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胡敬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錢福林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集昌黎文

湯錫蕃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周聯奎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孫星衍程作

第一樓賦并序

張鏐

飛來峯銘

錢福林

飛來峯銘

張立本

重修曝書亭記

胡敬

卷八……………二二七

論語一貫說

阮元程作

釋郵表駁

釋葵

易消息解

易消息解

儒與二氏出入論

儒與二氏出入論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西湖講舍校經圖後序

擬撰爾雅圖條例

滌衣成事辨

六飲解

中庸說

阮 元程作

阮 元程作

嚴 杰

汪家禧

汪家禧

吳東發

金衍緒

胡 縉

金 鶚

查 揆

趙 坦

趙春沂

徐養原

洪震烜

中庸說

徐熊飛

史記闕篇補篇攷

孫同元

史記闕篇補篇攷

汪繼培

卷九……………二五七

性情說

汪家禧

性情說

胡縉

性情說

洪震煊

性情說

徐養原

格物說

洪震煊

格物說

徐養原

格物說

謝江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曾氏一貫論

趙春沂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釋能

段玉裁程作

釋能

徐養原

釋能

汪家蓆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縉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蓆

說文尔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卷十……………二八五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阮元程作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謝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蔣炯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胡縉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禹都考

金鶚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招搖在上解

金鶚

釋咎

金鶚

釋庸

金鶚

釋貫

金鶚

釋祗

金鶚

釋葵

金鶚

釋葵

孫同元

釋葵

謝淮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釋書呂刑鍍字

孫鳳起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元程作

卷十一……………三二三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保和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聯奎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兩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縉

兩漢經師家法考

邵保初

周代書冊制度考

汪繼培

周代書冊制度考

徐養原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趙坦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鶚

卷十二……………三四一

論語過位解

趙坦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論語過位解

胡縉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徐養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金 鷄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李富孫

擬兩浙金石志序

謝 江

擬兩浙金石志序

胡 縉

擬兩浙金石志序

趙春沂

擬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

查 揆

擬撰本事詞條例

陳 鑾

大彌禮成頌并序

沈爾振

卷十三

三六九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胡 敬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錢福林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陳嵩慶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顧廷綸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陳鴻壽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陳文述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蔣 炯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李方湛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

徐熊飛

送趙殿撰文楷 李舍人鼎元 冊封琉球詩并序

汪家禧

周五戈歌

陶定山

詠周五戈

朱爲弼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胡 敬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孫同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胡 敬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湯錫蕃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徐熊飛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周聯奎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龍井茶

龍井茶

龍井茶

龍井茶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夕陽

張鏐

李方湛

胡敬

何起瀛

徐養顥

張鏐

童璜

周聯奎

徐熊飛

湯錫蕃

朱壬

王仁

查揆

李方湛

聽蟬

朱壬

聽蟬

孫同元

聽蟬

張鑑

聽蟬

錢福林

聽蟬

吳文健

聽蟬

李方湛

聽蟬

丁子復

落葉

朱壬

落葉

陳文述

落葉

丁子復

落葉

湯錫蕃

落葉

胡敬

方鏡 次杭葦浦太史韻

吳東發

方鏡

胡敬

方鏡

趙春沂

方鏡

陶定山

方鏡

湯錫蕃

兩浙輜軒錄題詞

胡敬

兩浙輜軒錄題詞

湯錫蕃

兩浙輜軒錄題詞

王仁

卷十四……………四〇三

茗花

鍾大源

茗花
井序

徐熊飛

茗花

周聯奎

茗花

方觀旭

茗花

查揆

茗花

顧廷綸

茗花

方廷瑚

茗花

吳東發

茗花

謝江

杏花

查揆

杏花

徐熊飛

杏花

楊鳳苞

杏花

鍾大源

杏花

胡縉

菜花

查揆

菜花

徐熊飛

菜花

胡縉

印泥

方廷瑚

印泥

邵保和

印泥

顧廷繪

瀋西湖葑草用東坡次趙德麟治穎州西湖成見懷韻

鍾大源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徐熊飛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吳東發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謝江

詠葵有序

徐養原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徐熊飛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胡縉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并序

查揆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阮元程作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江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淮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徐熊飛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顧廷綸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方廷珮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張鎰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
排律十二韻

西湖花月夜

綠陰

綠陰

綠陰

綠陰

綠陰

牡丹

牡丹

牡丹

牡丹

蔣 炯

顧廷綸

張 鑑

方廷瑚

查 揆

張 鑑

查 揆

徐熊飛

孫同元

張 慧

胡 縉

查 揆

周聯奎

趙春沂

桃笙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諫果

諫果

諫果

周聯奎

汪繼培

周聯奎

查揆

查揆

查揆

徐熊飛

徐熊飛

查揆

謝淮

謝江

詰經精舍文集卷一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後永嘉之亂。海以散佚。江左減爲九人。後又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因之。宏通之軌。由是變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羣言去。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不得。而信心蔑古者興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不可復理矣。永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亡。而孟京費固存也。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杜賈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亡。韓魯固存也。至賈服左氏注。更爲完善。當時之君。苟能法東漢廣列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曠如。惟因陋就寡。不思廢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以後。諸儒祇董景道兼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視爲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僞學反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費氏之文。上符古經。爻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僞。徵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僞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蘊欲通。不惜傭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尙

阮

元

汪



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僞學盛行。遽有底止耶。夫王氏以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尙書。聞作僞于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獨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未知簡約之可蹈空也。十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憫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流派之異同。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君臣之寡識也。升降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晉以後與王竝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真古文。鄭所未注者。其殘缺間出于齊梁之間。旣注者無論矣。士燮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經解詁。隋志竝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尙不至蕩然。隘其途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奏功而遷就歟。夫義疏之學。易有褚仲都。周宏正。書有費隄。春秋有沈文阿。王元規。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鄭無師說。而三家之燦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微。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清言惟盛于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晉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驥。二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隋統一。而南北諸儒

萃北儒之遵師說者亦尠矣。二劉焯大儒也。得費熈古文義疏亦傳習焉。矧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尙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蓋俗尙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善歟。曰是何言歟。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晉孫毓評三家同異。復朋于王。園丘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周官儀禮喪服。復行于時。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爲非也。使詩無二劉敬和禮無徐遵熊安謹守師傅。以待來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卽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詩禮存漢。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能盡遵服鄭。遂全善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的傳。而荀慈明言乾坤成坎離。開虞氏之先。是皆可輔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僞古文掇拾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尙可采取諸家之師傅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駁者遂奪純矣。敢謬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隘。東京遠而流派微。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旣緜。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蓋六代學士與有過焉。何則。先儒鴻教。布在簡策。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苟昧於古訓。師夫已胸。新說遞增。盛爲夸飾。吐辭雖藻。尋理實詭。更乃妄立體裁。託於藝訓。自寫情性。上晦墳典。文采旣曜。耳目用惑。是以舍真傳僞。流弊不還也。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難。逞其邪說。多是臆造。若詞有所窒。說有不通。或妄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

爲一書以相左證。雖言繁而意達，實理疎而情漏。王弼註易，能作清言，異彼前儒，詭其新見，僞孔書傳，亦與此時學者珍之如玉策，奉之如金科。鄭學之衰，浸胎於此。宋齊遞禪，庸陋自安，公卿士夫，崇此至寡，然而王儉文學士也。其與陸澄書云：易理至微，足貫六籍，僅存小王，豈爲賅備，是猶知師祖鄭氏而賤輔嗣之學。又常鈔禮論條目爲十三卷，蓋與疏儀禮之信都黃慶竝傳聖道，列爲開儒焉。蕭梁代興，世尙儒學，橫經之士，深用敦獎。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皇侃諸人，各爲禮疏，甚有美譽。崔氏尤精左氏，以杜註之後，服氏浸微，別創一書，申服難杜，僧誕因更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馬王相難，未之或過。皇氏又有論語義疏，雖事豐瑰異，辭富膏腴，而證之羣籍，亦多乖舛。孔氏書傳之績也。然梁主雅好經術，撰五經講疏，以厲今世，而信古不篤，執業未宏。李業興來仗，問堯時以前何時爲正，李對不知，則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不知。梁主意以堯時無改正之事，豈知息棄三正，甘誓明文，鄭註尙書，亦云堯正建子，舜正建丑，何不省覽，輒爲此言。又古文泰誓，情僞灼然，乃兼存之。云本有兩，不別僞體，惟取縛詞，直使絲菅竝綜，冠履雙置，混淆不別，良可悲矣。然較之他代，猶有可觀。北朝草創，日不暇給，魏孝文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動詒賞眷。承平旣久，學術用宏。徐氏遵明通易，及尙書三禮，一以鄭氏爲宗，訪義觀辭，莫不措意。嘗見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此雖觀過，足以知仁。其後易傳之盧景裕，書傳之權會，禮傳之李鉉祖儻，鄭氏之學，斯猶不墜。通毛詩者，則有劉獻之，獻之以

傳劉敬和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君之門。李業興博涉百家。說宗徐氏。漢學之盛。郁乎文哉。齊熊安生禮疏。別白經文。多引難義。孔氏謂遜於皇。然詳正章句。雖難而易。曲引外義。似易實難。以此相方。熊氏猶差勝。史臣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其然豈其然乎。隋帝平一區宇。專好刑名。於時舊儒多已彫謝。最知名者爲劉士元。光伯。史氏稱其學通南北。博極古今。然二劉勇於自信。事不師古。見費彪古文書疏。以爲宏雅。使行於世。炫又益舜典一十六字。鄭氏之學。雖存若亡。觀此蔽冒。深可痛疾。要而論之。鄭氏之學。六藝之苑囿。百家之津梁也。詩箋禮註。體大物博。王肅之徒。雖有辨論。而六代儒者。莫越其軌。蓋山岳彌高。一簣自絕。其比擬。日月至明。燭火難效。其燭照也。孔書王易。雖出晉代。傳者未廣。以硤較玉。必夫其潤。將赤比朱。自形其淺。理固然矣。江左競喜新說。不別真僞。欲兩存之。鑄銅而下。鉛錫。煮鹽而入醴醢。未見其可也。徐遵明墨守先訓。爲時盛德。六代濟濟。僅見此人。至隋而江左之說。行於河朔。書夸飾夫孔氏。易羽儀夫王弼。唐正義遵之。而鄭氏書易亡焉。後之學者。知先哲之勤懇如此。憫末學之詭異如彼。存遺文於旣微。覽碩學之未墜。足以補六代學者之過。亦正俗宏風之助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邵保初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雖短長互見。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誠不可以無辨。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經師也。杜預。名將也。亦非經師也。非經師則學無所授。信心而談。空疏混漾。游衍無

歸撥棄舊詁。競標新說。何足稱顯門之業。若孔安國則真經師矣。使果爲真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僞也。今習古文尙書。是率天下而僞也。烏乎可。然而揆其所始。厥由東晉。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于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尙秀之本。而謝萬等各注繫辭。以續王弼之書。元風大暢。古義遂湮。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間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尙書猶兼習鄭孔。春秋猶兼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彛典篇以續孔氏。夫范甯固號爲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僞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爲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遵守鄭學者爲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尙亦於此可卜矣。然劉宋時鄭氏猶未廢絕。故裴駟史記集解兼采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近惟崇尙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于陳末。而曰近。則崇孔廢鄭。實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裴駟注史記。引服解頗多。梁陳間。未有習

服氏春秋者。李延壽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宋朝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申杜難服。莫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誣也。夫江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尙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若謂經籍英華。盡在於是。是以漢學爲糟粕也。蓋已隱隱開剽空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于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于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竄入孔傳。于僞之中又有僞焉。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聞服虔解左傳。多與己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學卽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杜僞孔則學分爲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爲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真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間而起也。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成竝稱。號爲雷鄭。釋慧遠遁跡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爲詳覈。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續成一百五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龜也。其以渾蓋爲一。在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當于零陵桂陽間求之。嗜古之士。曷留

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章，目爲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價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抑猶有可憾者，施雠、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尙存乎？歐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尙存乎？齊詩久亡，魯詩不至江左，不有韓詩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猶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南人旣未暇及，北學亦寂寂無聞。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然唯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奚足怪。義疏之學，自爲一派。唯六朝爲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肅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甝、二劉、顧彪，詩與春秋則劉炫。禮則黃慶、李孟、愨，禮記則皇侃、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蔽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爲鄭氏書、易、服虔春秋作疏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造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巋然獨存。前此止作音，惟陸氏兼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最爲精博，雖以王爲主，特采子夏、京房、孟喜、馬、鄭、劉、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干寶、蜀才、黃穎、旁及九家易、張璠集解，萃十數家于兩卷之中，視李鼎祚尤簡而該，窺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韓嬰，亦存其槩。不幸生于南國，故鄭服之學，不得

賴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于此。非徐爰、沈重、戚袞、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雖非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晏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爲之疏，制度名物，略而弗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祇以祕笈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空談廢云。崔氏義宗、王伯厚、周草牕，俱徵引及之。則宋末尙存。今去宋世不過四百餘年，故以爲不應遽佚。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敘述，于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渙散矣。蓋經術旣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序，居然有兩漢遺風。勝國西亭王孫著授經圖，因章氏考索而加詳焉。然止述兩漢，不及魏晉以降，未爲賅備。且南北區分，風尙不一，苟非支分派別，兼綜條貫，則承學之士，何繇考其異同，定其得失耶？試取朱氏之書，次第續續，必更有可觀者。

六朝經術流派論

胡敬

溯自當塗代漢之後，以訖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興廢，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尙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中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詆排鄭學，何其謬也。典午承魏，厥風尤熾，杜預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梅賾獻書，徒承梁氏之僞，雖苟崧建議，表章鄭易，

賀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歇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易于術數，斥鄭學爲支離，專己守殘，因陋就寡，後儒聘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肇此焉。河洛殫心，詁訓獨守，師傅遵明，括其全，獻之衍其派，安生兼資，夫衆說焯炫，競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尙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分派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屢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遞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彥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冲遠解書，哀集顧彪，費慰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統承漢學，沾丐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自孔子之時，季札以觀樂著，言游以文學稱，南方之學始基。於是東吳立國，而虞翻、華覈、韋昭諸賢輩起繼之。東晉以迄梁陳，若虞喜、徐邈、范甯、孔衍、伏曼容、何佟之、雷次宗、周續之、崔靈恩、皇偏、戚衰、沈不害，載於正史，炳炳琅琅，其於先聖遺經，皆有發揮紹述之功。故其流風餘韻，自隋唐迄今，江表聲華，皆稱最盛也。夫經術文章，本無二事，文辭所以明道也。六朝之文，惟華靡是尙，是必其所得於經者淺耳。雖然，自漢誓而下，以儒林與文苑分傳，則經術文章，異人異事。六朝之文雖卑，固不礙其經術之可取也。自吳東晉

以下儒林各自爲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奚翅數千卷。迄今日乃百無一存。豈所謂如飄風之過耳歟。顧嘗論之。經術自漢以後。莫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六朝人所爲音義。陸德明集之爲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古折衷之爲五經定本。六朝各家殊說及所爲義疏。孔穎達賈公彥等刊定之爲經義。是唐經術之盛。以六朝盛。假令有北學而無南學。則唐初諸公隘於采取。斷難典核詳明。爲不朽之盛業。使學者傳習於無窮若此也。夫聖人教人。莫重於禮。士之通乎禮者。尠矣。讀杜佑通典。引晉宋以下禮議二百餘篇。凡吉凶之禮。口講指畫。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者。於此見其厓略。此其超軼乎國家有大事。則幽冥莫知其源。如劉歆所譏者。奚翅萬萬。朱子云。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猝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然則六朝之禮學。尤當循誦習傳。而究其歸趣者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徐 鯤

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豫章君卽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竝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晉自渡江以後。洎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尚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

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幟幟。故史稱魏氏雅誥奧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尙。豈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在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榮侯景亂。而文阿綬。拓拔興而梁越顯。隋室壞而劉炫餒。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竊唯於徐遵明見之。奚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不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音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僞書出。姚方與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唯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聞聞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黷。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具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尙書之不亡。又遵明之功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而爲李鉉。再傳而爲熊安生。李則稱爲高弟。熊則號爲祖師。兼得房蚪之授。竝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倕之薦。戚衰就質儀禮。獨得懷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生所得。又係永嘉舊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敷講。浸以成俗。其視河外儒生。止知伏膺杜氏。不窺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

誕小儒。乃譏譏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適形其譎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述。卽如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爲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師訓爲主。學以師授爲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元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訾服氏。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具詳于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集其大成。王肅後起。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因亦廣注羣經。力與鄭異。然其學終不足以勝之也。故自晉迄隨。王學仍不振焉。隨志箸錄六朝人著作。每經不下數十家。然亡佚者十之八九。其見引于唐宋正義。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各書者。尙可以攷核其醇駁。惟杜預左傳集解。范甯穀梁集解。韓康伯易繫辭注。郭璞爾雅注。皇侃論語義疏。則皆全書具在。永爲說經者所宗法。但皇氏義疏爲宋邢昺所改修。不得列于十三經注疏。且其書已佚而復出。或謂後人摭拾邢疏而成者。殊不知皇疏所引。皆不落梁以下之說。可信其書之不出于作僞爾。孫毓評毛。劉炫規杜。祇論一家之得失而已。若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也。梁陳以下。作者

多人。劉焯、劉炫，最爲詳雅。故隨書儒林傳敘云：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措紳咸師宗之。如二劉者，殆集六朝之大成者也。當時各家，或專守一藝，或兼及他經，攷諸史傳，具有師承。至如孫毓干、寶、劉歙、崔靈恩、沈重、樊深之徒，窮究經義，蔚爲儒宗。而李軌于諸經，俱各有音，已開陸德明釋文之先。且陸氏成書本在隨末，猶然六朝之流派。承前啓後，厥功偉已。明西亭王孫撰授經圖，竹垞朱氏本之作承師一類，列入經義攷，然皆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殊爲闕典。倘有好古君子，取史傳所羅列者，一一敘其學術淵源，以見當時實有通儒碩彥，接踵代興，不第以六朝浮華一概相量，且無使兩漢專美于前，豈非斯道之光也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廷棟

漢學窮經則經明，唐學疏註則註明。學者立志不讀唐以後書，而漢學已往，唐學未起，則六朝諸儒之爲功經術不少。今夫六朝經術，南北兩派而已。傳之者曰：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似重南以輕北者，遂至傳南以遺北，而不知南人學，北人教也。梁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于廬江何允，而劉岳、沈熊、沈宏、張及、孔子雲，執經下坐，竝傳較業。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奉敕受業。豈特徐秀、何曇、黃荀子華、孫宗昌、王延壽、孔惠宣之受業于丹陽尹也哉。此南學

也。若夫稱醇儒爲都講，又無論。然而房暉遠號五庫，馬榮伯聯六儒，則北學多經經者。魏道武以經術爲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始光三年，徵盧元高允于大學，命崔光講孝經。北學始基矣。是時南學未起也。齊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石曜、勃海李鉉、刁柔等，遞爲師友。北學盛傳矣。是時南學將行矣。夫魏齊之間，鉅儒輩出，推徐遵明爲盟主，而盧景裕、李鉉諸人皆其弟子。其所從來，淵源有自也。夫然而崔靈恩、盧廣、蔣顥、孫詳之教，風行江左。江左沿晉清譚，好王氏易。隋史所云江左周易，則王弼是也。似與北學鄭註人各異師，而亦有不盡然者。案陸澄與王儉書云：王弼註易爲元學所宗。今若鴻儒鄭註，必不可廢。儉答云：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賅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夫王儉、陸澄，江左學也，而猶知推尊鄭學，意者徐遵明鄭學有以及之也。不然，何爲伏公儀以何晏疑易中九事爲不學也。然則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而武城張譏、陳郡袁憲與焉，以視河南青齊間之背師訓爲何如。通毛詩者多出于北魏劉獻之。獻之傳之李周仁，周仁傳之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之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本之二劉之門。彼南人張譏著毛詩二十卷，夫固有所受之也。况齊梁釋詩數十家，而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註，第引劉芳義疏。夫劉芳，北學也。詩則竝主夫毛公，而禮則同遵于鄭氏。徐遵明振起華陰閒，得屯留王聰之教，通三禮。傳之李鉉、祖儻、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

得遵明學。又傳之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得李鉉學。又傳之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能明禮經者，出自安生門人。通小戴記十有三二。北學盛矣。崔靈恩于天監中聚徒講說。南史列傳。而著三禮義宗三十卷。此南北習禮時也。北人往矣。吾道南矣。南史陸倕傳。倕與徐勉書云。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莫不歎服。人無閒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勉從之。然則非祥顯之聽習。而何由知沈峻之特精也。北人至而南人始知重周官禮。此南學于北之一證。南史戚衰傳。梁武帝時衰爲揚州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記義。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戚生若來。便以儀禮禮記義遺本付之。然則懷方之重戚生與。蓋懷方之授業于戚生也。豈第謂衰受三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乎。北人至而南人始知學禮古經。此南學于北之一證。隋史云。左傳則杜預。河洛左傳則服虔。是二註每分道而馳。而不知南北學士。習服者多。夫杜註惟青齊之間。坦驥有以及之耳。攷崔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駁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遂傳焉。自是江東竝行服解矣。夫靈恩非北人乎。而教已行于南也。若是。又攷王元規傳云。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

辭及義記十一卷。則服註非僅行河洛矣。夫元規非南人乎。而學已從于北也。若是。况王僧孺論春秋美
疾惡石。明引服註。則又南人學北之確證也。他若公穀二傳。幾不厝懷。故明三傳者。南史紀一人。北史紀
二人。明公羊傳者。北學梁祚一人。豈梁時尙有糜信穀梁註。而後乃師說不傳邪。抑隋志不錄崔靈恩公
穀文句義十卷而略之邪。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則河北諸儒能言之。徐遵明見鄭氏論語序註書
以八十策之說而訂其誤。蓋康成本也。皇侃引十三家之學而爲之疏。蓋平叔本也。隋志云。論語唯鄭元
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鄭何竝行。鄭氏盛于人間。本此。則南人亦浸淫乎北學
矣。隋志又云。孝經梁代孔鄭竝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于
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竝立。夫南學
孝經。非北人劉炫序之述之。不亦得一而失一與。尙書在梁陳之間。孔鄭二家竝行於世。真僞混淆莫辨
矣。齊代唯傳鄭義。去僞存真。學者得所指歸矣。自江左中興。梅賾獻書。僞傳遂出。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
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之。於是學徒專習孔氏。而鄭學日微。則純乎僞矣。彼劉光伯劉士元輩。卽學通南
北。要唯是費黈義疏爲拳拳云。今夫南人之學。各有傳述。如孔僉之學。何允傳之。皇侃之學。賀瑒傳之。沈
峻之學。沈麟士傳之。全緩之學。褚仲都傳之。王元規之學。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北也。卽北人之學。各
有授受。如牛天祐之學。張吾貴受之。王保安之學。劉蘭受之。董道季之學。孫惠蔚受之。李鉉之學。馮偉受

之。包愷之學。包愷受之。未聞設教于南也。然而南人司馬筠則師沛國劉瓛矣。北人盧廣則見賞于僕射徐勉矣。南史儒林傳列十有九人。而崔清河知爲北學來歸。北史儒林傳列四十有六人。而沈武康不聞南學漸靡。良有以也。夫是故南人之學。貽兩晉風也。北人之學。述兩漢傳也。非北人。則南人之學。初無根柢。鮮所折衷。幾何而不支離其說也邪。然則南學英華。未始非北學枝葉之有以發之也。承漢學之統。而引唐學之緒。南學也邪。北學也邪。故列六朝之經術。而第論南學。致遺北學。是爲變本加厲之論。言六朝之經術。而惟合北學以論南學。則爲沿波討原之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夫聖經彪炳。儷象日星。彝義精純。比用粟帛。然而詁訓不同。南北異術。六朝之間。沿流漢魏。六藝之學。擬爲讎對。得失真僞。備在汗簡。是以其詳可得而言。昔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于微言。要亦自成爲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竟委窮源。通于聖志。後有作者。蓋無得而加焉。自魏王肅逞欺詐之詞。張祚妄之論。暗造古文。私撰家語。麻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歧途。俾讀不甚解者。倒紊朱紫。餘焰至于晉代。梅賾誤奏安國之傳。孫毓隱朋非鄭之意。江左宋魏齊梁陳隋之間。翻競穿鑿。蔀蔽講家。芟角互從。習成士俗。伊誰之咎與。由是僞詁熾而真訓亡矣。夫僞詁熾則人創新義。真訓亡則衆棄舊籍。所以西晉永嘉之亂。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詩在魏已。

亡韓詩雖存無傳。當是時。鄭君之學。不絕如綫。猶賴元黃雖雜。續述匪無。江左則荀崧奏置鄭易。徐州則陳統評申鄭義。徐生爲魏末大儒。劉瓛則關西孔子。盧景裕崔瑾權會郭茂之屬。演其傳。孫靈暉郭仲堅李周仁田元鳳之倫。守其學。李欽馮偉張買奴呂黃龍熊安生劉思軌之儔。宣其義。祖儻邢昺張奉禮夏懷敬李欽紀顯敬之徒。揚其波。譬嘉禾之疎植。非莠害所得盡也。且夫輔嗣注易。雖涉元言。元凱注左。不無規失。要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疎密易見。惟習聞王肅之說者。但信其隱托聖言。不知其僞造古訓。淆亂舊章。擊排正義。明訓寢成暗室。萬古共爲長夜。罪深桀紂。竊謂不在弼而在肅矣。而舊說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滯于一偏。未爲確論。要而言之。襲王肅諸人之誤者。易趨疎謬。罕得真詮。守鄭君諸人之說者。雅尙宏深。不忘古訓。別囿真僞。考鏡得失。百世不易也。至若宗鄭之外。何氏能刪禮論。劉芳雅號石經。爾雅注止郭璞名家。論語疏乃皇侃擅勝。穀梁則范武子力祛膚淺。三禮則崔靈恩最稱精博。以及雕龍劉勰。亦識宗經。蠟鳳僧虔。皆知科斗。由是觀之。六藝之事。固未可易言。六朝之學。殆猶近于古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嚴杰

六朝以前諸儒。各守家法。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所謂某氏之學。某氏弟子是也。宋書百官志云。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立五經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此之謂也。惟魏代王肅不守師承，好與高密鄭公爲難，造僞書而騰異說。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惜其書不傳也。晉室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家傳莊老。戶述虛元，南北之際，所習章句，好尚互殊。大抵尊崇舊學，能篤信而固守者，惟北方諸儒。左傳則服氏虔，尚書周易則鄭氏康成。他如小王之易，僞孔之書，雖風行江左，而不傳於河朔。故當時有父康成，兄子慎，及寧道周孔誤，諱言鄭服非之諺。惟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晉之崇鄭易者，則有臨穎荀崧，順陽范甯，上黨續咸。咸則師事杜預，甯則再傳道祖。宋元嘉時，王鄭竝立博士。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申王難顧。齊陸澄議鄭王竝置，措詞甚緩，以其時元風尙煽，不得不爾也。沛國劉瓛能承鄭氏之後，惜身終下秩，以易授建平嚴植之，及廬江何允。北魏梁祚亦以鄭易教授，有儒者風。華陰徐遵明，少師屯留王聰，後以易授范陽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河東樂遜，景裕再傳，權會郭茂，會妙盡精微。早入鄴都，茂則恆在門下。其後善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頓邱董徵，恒山房暉，遠竝通易理。徵則師事清河監伯陽，暉遠世傳儒業，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相從者，動以千計。若梁之伏曼容，卞華，褚仲都，要皆以王氏爲宗。仲都講易，爲當時最。子修及同郡全緩，竝傳其業。緩通莊老，時人言元者推服之。陳之清河張譏，亦好元言。受業于汝南周宏正之門，以易莊教授。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法才，慧拔，皆其徒也。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雜莊老以亂聖經，始自王弼。范甯謂其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書僞孔傳，東

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陸德明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此雖以末爲本。亦足見其根據。若謝沈李長林李充宋之姜道盛梁之孔子祛張譏。鮮有不爲所惑者。今文二十九篇。馬鄭爲之注。師祖孔學。頗得其真。而北魏陳奇非之。以馬鄭爲解經失旨。宜與游雅論多所不合。齊時儒生罕傳尙書之業。徐遵明通之。以授浮陽李周仁。渤海張文敬李鉉。及權會樂遜。竝守鄭氏一家言。非古文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申明王肅之說。以難鄭氏。陳統復作詩評。以明鄭義。祖分左右。垂數百年。宋之明詩者。則有周續之雷次宗。周雷俱師事慧遠法師。以浮屠而參師儒之席。亦奇矣。齊劉瓛授何允。梁伏曼容嚴植之崔靈恩賀瑒。亦竝通焉。陳顧越尤明毛詩。傍通異義。外此則東海龔孟舒。梁元帝師事之。北魏劉瓛之。少好詩傳。受業于渤海程元。時中山張吾貴與之齊名。竝稱儒宗。獻之授李周仁。周仁再傳李鉉。董令度及渤海程歸則。歸則授同郡劉敬和暨張思伯敬和。授劉軌思。軌思說詩甚精。其鄉曲多爲詩者。武平末。劉焯劉炫竝傳其業。遵明之門。則有馬敬德。權會樂遜。他若劉蘭之。受於王保安。董徵之。受于清河監伯陽。以及周之沈重房暉遠。皆卓然可傳者也。議禮如聚訟。自晉宋逮周隨。傳三禮業者。江左爲多。晉董景道范宣。爲當時最。景道專遵鄭氏。箸禮通論。非駁諸儒。以廣鄭旨。范宣尤爲戴逵宗仰。齊劉瓛之門。則有范縝司馬筠何允。允傳沈僉。筠常議慈母無服。亦固守鄭氏言者也。梁沈麟士之門。則有太史叔明沈峻。傳禮業者。有張及孔子雲及子文阿。同時劉

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焉。賀瑒少傳家業以授皇侃侃授鄭灼侃雖尊鄭氏乃時乖鄭義誠無異乎木落不歸其本也。陳劉文紹授戚衰張崖衰精於禮業爲北人宋懷方所重若何修之師心獨學嚴植之徧習鄭義與崔氏靈恩皆南士之傑出者河朔多出遵明之門遵明傳禮于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權會李業興張買奴樂遜鉉授刁柔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旣爲儒宗受其業擅名于後者有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馬榮伯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皆其門人也南士輕浮好異春秋以杜預爲宗上黨續咸首先師事遂置服氏于不問惟梁之崔靈恩卓然有識申服難杜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虞僧誕亦精杜學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靈恩本北產也河北學者確守服氏其不遵者獨魏郡姚文安文安難服氏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卽申明服氏名曰釋謬一彼一此學識可知矣。遵明知館陶趙世業家有晉世永嘉舊寫服注因往讀之以傳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雕武鮑長宣王元則樂遜竝得服氏精微又衛冀隆陳達潘叔虔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皆通解冀隆以杜氏嚮壁虛造苟駁前師常難六十三事思伯駁冀隆一十餘條一時互相是非疑莫能明精三傳者江左則晉之劉兆汜毓范隆董景道陳之沈文阿河北儒者公羊穀梁多不厝意惟孫惠蔚靈暉能兼習之孝經梁時孔鄭二家竝立國學孔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南北諸儒莫不通習魏陳奇注頗爲當世所傳惟好駁鄭氏故游雅取焚于庭而辱之論語梁陳之時鄭何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

學獨立嚴植之輩。咸精是業。河朔遵明之外。則有劉焯之張吾貴。餘則自出義疏。雖曰專門。皆相祖習。惟陳奇多異。鄭氏所注。往往與司徒崔浩同也。晉宋以迄陳隨。南北之言經者如此。是則上溯漢魏經學之盛。未有過于服氏子慎。鄭氏康成。而鄭氏爲尤。後此唐之陸德明。孔穎達輩。又專守一家。偏好。晚近宋元以降。更無議矣。近幸賴一二好古之儒。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於千載之下。不亦難能而可貴乎。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漢儒治經。各守家法。至北海鄭氏而集其成。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洎乎三國鼎峙。異說紛紜。王粲虞翻。迭有論難。然猶未能抉其藩籬也。唯魏王肅以姦人之子。氣餒方張。嫉鄭氏之名。出已上。聘其才辨。僞造家語。又作聖證論。以實其說。誠古今經籍之一厄矣。幸其時爲鄭學者。孫炎釋而不惑。馬昭駁而常伸。北海之緒。賴以不墜。然而江左儒者。崇尚莊老。清談日熾。正軌云遙。王弼之易。撥棄象數。理於何存。杜預之左傳集解。好違服義。妄生穿鑿。劉炫規之是也。范甯穀梁注。理無躋駁。而詞失空疏。雖以郭璞之博洽。而其所注爾雅。亦多臆說。沿及宋齊。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蓋漢學之凌夷盡矣。梁代號稱崇尚經術。而不能闕深。今世所存皇侃論語義疏。亦頗淺露。且攷之釋文所引。每多不合。其真僞未可定也。閒嘗綜六代而論之。大抵南北諸儒。好尚互有不同。李延壽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非篤論也。江左儒者。當王肅之學盛行。梅賾之書初獻。厭聞古訓。習尚空談。何約簡之

足云。豈英華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則有徐遵明講之於前。盧景裕承之於後。恪守漢學。王易孔書。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夫以綜貫百氏。該通六藝之倫。而目之爲深蕪。斥之爲枝葉。豈非耳食之見歟。亦風會使然也。唐陸德明南方學者。其作經典釋文。在未入隋之先。故於易書左傳。用王孔杜氏之注。竝南學也。觀敍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儒如徐遵明諸人之說。不一引及。則其流派可致也。貞觀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竝同於釋文。蓋其時顏師古首董其事。而師古之學。本於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故師古爲定本時。亦據晉宋以來古今本折服諸儒也。孔穎達雖習鄭氏書。王氏易。兼通南北之學。因有師古致定本在先。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是廢矣。夫陸孔當貞觀之世。南北諸儒之書具在。使兼綜條貫。悉以康成爲主。而參以河洛大儒之說。豈非一代之偉績乎。惜乎二人之見不及此也。雖然。鄭氏之書。自詩禮外。若易書論語諸注。猶幸有釋文正義存什一於千百。使後之學者。得以罔羅散失。略具梗概。亦不可謂非陸孔之功矣。至李鼎祚周易集解。蒐羅宏富。尤有功於漢學。故嘗謂唐儒之於經學。功過參半也。夫豈黨同伐異。專己守殘者之可比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經學惟漢爲極盛。而鄭氏又集一代之成。囊括大典。罔羅衆家。彬彬乎炳今而鑠古焉。自魏晉以來。虛浮

相扇經業罕通。雖負冠方領之徒。時充黌舍。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朝廷。而儒宗與元教同尊。釋典與聖經竝肆。則其時之師門雜而學術歧矣。試論之大凡樂同然之嗜者。雖有異味。不能奪之以所弗甘也。挾先入之見者。雖有至理。不能喻之以所弗信也。六經之義奧且深矣。漢儒之傳精且博矣。後之承學者。家置一書。人守一說。於以涉其涯涘。觀其會通。豈不甚盛。乃周易有鄭氏。復有王輔嗣。左傳有服氏。復有杜元凱。遂使聚訟紛然。集矢不已。或黜王而置鄭。或黜鄭而置王。或難杜以申服。或難服以申杜。又或酌鄭劑王。間行他說。始服終杜。莫守師承。卽此二書。南北互異。已不勝涇渭之分。淄澠之別矣。烏虜治經其難哉。蓋事必有其受病之原。而後其流日敝。尋其原則。支分派別。可得而覲縷矣。昔何晏王弼。蔑弃先典。藻飾華言。于時老莊之旨。靡然相從。洙泗之風。藐焉將墜。流及乎降。元學特興。庠序法師。加號儒臣。雖以名冠同儕。時稱顏子者。猶且出於釋氏之門。此其頹風波蕩。洵非一日。當時以平叔爲神懷超絕。輔嗣爲妙思通微。而范甯比之桀紂。著論垂戒。誠以眩惑將來者之罪。不可追也。其傑然崛起河北者。則惟魏末徐遵明爲大儒。易書禮遵鄭氏。左傳遵服氏。講學授徒。海內宗仰。一時如盧景裕。崔瑾。李鉉。權會。田元鳳。夏懷敬。輩竝執經受業。其後言易者出郭茂之門。言禮者出熊安生之門。言春秋者竝得服氏之精微。雖曰專門。實皆祖習。蓋惟其能得真師所在。而後羌博士之名不可越。羌弟子之業有所宗。不然律通絕學。意稱聖人。妙日下以無雙。譽一臺之二絕。江左人文。非不云盛。徒以篤好元言。耽心禪誦。遂致崔盧孫蔣諸儒。

來自北方。未聞稍變其習。此亦所謂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者也。或者曰。自江左草創。宋齊國學。時或開置。梁則五館建於天監。陳則學官設於天嘉。雖戎馬生郊。流風未替。其與魏齊周之置博士。辟儒生。亦且後先濟美矣。然而南學崇虛。北學多實。卽如詩既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而一筭也。王肅之論主婦人。劉芳之說兼男子。援經立斷。遠使高祖稱善。設非其理義精通。則肅所謂在南諸儒。共以爲然者。不且無以祛平生之惑哉。是故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者。猶未爲篤論也。大抵江南河北。義例不同。以隋文平一寰宇。亦旣翕然嚮風矣。而策問諸生。臧否莫定。非其師說紛綸。無所取正。何以博士懷疑。久而未決。若是。通博如房暉。遠覽筆便下。無所疑滯。庶幾與二劉之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同爲拔萃之士哉。夫是以經堪稱庫。書亦名廚。風標兩儔。業冠六儒。小楊墨之爲書。精風角而無說。戶牖無妨。別搆金湯。莫與相攻。柔克剛克。則常爽之教可循也。經師人師。則盧誕之名可賜也。咸腰龜以蒙榮。匪土龍而乞雨。淹中之盛。稷下之風。蓋于茲猶可想見焉。若范武子之有穀梁。郭景純之有爾雅。盧景宣之有大戴。又皆研精覃思。卓然名家。而不徇乎流俗者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李遇孫

六經爲大聖人手定。傳之門弟子。而守之於漢儒。詩之有齊魯毛韓也。三家廢而毛氏獨傳。則以其出自子夏。而毛鄭說詩之功爲大。猶易之有施孟梁邱費高也。諸家廢而費氏獨傳。則以其專以大傳說經。而

術數之名不立。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劉歆纂次。始大明於世。至東京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衰。然則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固有不足深言者矣。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國子講肄。五經皆有講說。何休之嚴植之賀瑒明山賓等。覆述制旨。朱異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也。竊嘗攷之。南人宗王易而廢鄭易。致康成易注不傳。厥咎甚大。而後人因謂古經變於康成。而亂於王弼。此說非也。夫周易之亂。實亂於輔嗣。卽孔氏正義所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文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此非亂經之據乎。後人謂始於康成者。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此後人以康成合象象於經之證也。抑知魏志殊未明。帝問淳于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當對以鄭元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云鄭元合象象於經云云者。此時方論象象不與經連。何轉

云合之耶。方疑鄭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及象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象象二字而誤之耳。所以帝又云鄭元何獨不謙耶。蓋言孔子以不合象象爲謙。鄭元何不謙而以注合之也。是則康成合注於經。非合象象於經。展卷瞭然。此皆六朝諸儒廢棄不講。以致鄭王之是非莫辨也。又六朝說詩者。雖主毛公。然開後人攻小序之端。亦起於六朝。案關雎序。鄭箋內忽入沈重一段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後人謂小序作於衛宏。掇擊百出。皆重啓其端也。且以小序爲宏作。其妄有二。宏後漢光武中爲議郎。范史有傳。祇云有毛詩序行世。漢以來著書之名。或曰序。或曰傳。或曰訓。或曰解詁。其名同實異者。難以悉數。豈可以卜子之序爲衛宏之序乎。其妄一也。考班書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當武帝時。鄭公受學馬融。爲桓靈間人。去宏亦祇百年。而毛傳一本小序。鄭箋一本序傳之說乎。且鄭豈有不知宏之所作。而猥以爲子夏作耶。其妄二也。是則致鄭易之不傳。卜序之受攻。未必非六朝諸儒階之厲也。故曰。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更有不足深言者矣。

詁經精舍文集卷二

磬折說

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旣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韞人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按鼗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臯鼓長丈二尺。而中圍與鼗鼓同。則又太倨。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車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磬。磬折立則上俛者。尺有五

寸。自帶至下直者三尺。自帶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櫛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爲磬折者。宣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爲法。柯櫛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爲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釋之。或用割圓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櫛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奧。宜就其意通之。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并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議邪。

量說

徐養原

考工記。粟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匱焉。此做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固已正其誤矣。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圓其外者。謂之脣。必疑當作不此陰駁劉歆也。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歆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答。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蓋鬴之形。其猶斧乎。斧背狹。斧刃廣。鬴底小。鬴口大。內謂鬴底也。外謂鬴口也。鬴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乃遶而圓之。故曰內方尺。而圓其外。若如劉歆之制。鬴中立方一尺。鬴外上

下皆圓。則其實既不容一鬴。其重又豈止一鈞。而其聲亦安能中黃鍾之宮乎。記又曰。其臀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臀之底卽鬴之底。不言可知。臀之四圍亦當微侈。不得爲直邊也。又曰。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耳當在唇下。向下設之。故鄭云可舉也。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斗七升二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鬴與臀皆下狹上廣而非直口。益明矣。先儒說鬴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釋之者。何也。

筮說

徐養原

春秋內外傳筮卦言八者三。先儒多不得其義。今按筮法。六爻不變謂之八。其占用本卦象辭。故董因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然則遇艮之八。當占艮之象辭。其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姜之不出。審矣。而史曰。是謂艮之隨。姜又以隨之象辭占之。人但知艮之隨。不當占隨之象辭。不見其人。姜之不出。審矣。而史曰。是謂艮之隨。姜又以隨之象辭占之。人但知艮之隨。不當占隨之象辭。不知艮之八非艮之隨。史言妄耳。若夫貞屯悔豫。則又何說。曰。此再筮也。蓋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胡融明說。屯與豫皆有震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章昭說。主器者莫若長子。得國之兆也。初筮得屯。六爻不變。再筮得豫。又六爻不變。故曰皆八。屯六爻不變。以屯之象辭占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豫六爻不變。以豫之象辭占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以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參考傳文。義例了然。若如舊解。則支離葛藤。愈說愈晦矣。或曰。六爻不變。何以謂之八。曰。九六變而七八不變。

乾之坤曰用九。坤之乾曰用六。六爻皆變。謂之九六。六爻皆不變。謂之七八。然則內外傳何以但言八而不言七。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獨三畫之卦然也。卽六畫之卦亦莫不然。遇陽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八。遇陰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七。艮屯豫。三卦皆陽卦也。故曰八。若三陰三陽之卦。則以內卦爲主。內卦有乾坎艮震爲陽卦。內卦有巽離坤兌爲陰卦。或以初爻爲主。初爻陽爲陽卦。初爻陰爲陰卦。朱子啓蒙卦變圖。自乾至恆。凡三十二卦。除乾之外皆陰卦也。自益至坤。凡三十二卦。除坤之外皆陽卦也。泰及艮屯豫皆在後三十二卦中。非陽卦而何。其卦遇疊。其卦遇復。皆無變爻者也。不言之八。省文耳。

凡筮得某卦。則曰遇某之某。或訓之爲變。失之矣。之。語辭也。蔡墨以龍論乾。首稱乾之姤。次言其同人。其大有。其同人者。乾之同人也。其大有者。乾之大有也。然則之爲語辭明矣。若訓爲變。則艮之八。泰之八。又何說乎。古之筮書。當如焦氏易林。各以一卦爲綱。而列六十三卦於下。以爲變爻之識別。是故乾之姤。猶言乾之變爲姤者爾。變字可省。而之字不可省。何也。乾。綱也。姤。目也。言乾之姤。則綱舉而目張。言乾變姤。則綱弛而目紊。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周禮小宰之職。掌凡宮之糾禁。鄭云。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疏引應劭曰。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故舉漢法況之。宋儒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不當以中丞爲況。吾謂不

然鄭以小宰掌糾禁。故以御史中丞解之。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尙書。職內之爲少內。不當注於本篇。且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豈以漢之司空爲卽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太尉長史下。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理則可通。漢儒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六官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舊。蓋漢庭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設六官。是漢之三公。卽可當周之六大。其屬各有長史。卽可當小宰小司徒之等。然則盧氏以太尉長史釋小宰。特以見三公之有長史。猶周之建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況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史況小宗伯及小司馬。御史中丞況小司寇及小司空。則比例更爲密切。要之御史之有中丞。猶太尉之有長史。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司空長史。卽御史中丞也。所謂盧鄭二說。其理可通者以此。夫周之冢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遠。漢之三公皆萬石。長史僅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夫。建安時始設之。始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舉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

之丞相。卽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司馬竝爲三公。烏得以小宰當之哉。

解字

徐養原

凡象形指事之字。能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然亦有生於他字者。番。象形也。而生於采。卒。指事也。而生於衣。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告。从牛口。會意也。而饜字生焉。𦰇。从艸辱。諧聲也。而𦰇字生焉。其不生他字。而又不爲他字所生者。如絲。𦰇之類。象形也。戌。亥之類。會意諧聲也。亦有字體繁密。必省之。而後生他字者。屢。𦰇等部是也。至若會意之字。子母難辨。然有不可紊者。止。戈爲武。𦰇。乃戈之屬。非止之屬。因戈以見武也。皿。蟲爲蠱。蠱。乃蟲之屬。非皿之屬。因蟲以見蠱也。諧聲之字。子母易明。然亦有猝難意解者。靈。固从甞聲矣。靈。非玉之屬。而隸於玉部。靈。巫以玉事神也。物固从勿聲矣。物。非牛之屬。而隸於牛部。天地萬物。始于牽牛也。此皆識字者所不可不知。然非明于轉注。惡足與語此。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算法有衰分。有盈朒。古法也。自歐邏巴之說興。有所謂借衰互徵者。自以爲超妙矣。讀九章算經。乃知此法。古已有之。均輸章。堯雁以下數術。盈不足章。米桶以下數術。皆是。且其立法與說。皆比西學爲密。蓋借衰者。非借衰也。乃問中自有之衰耳。試以三人買宅一術言之。乙倍甲。丙又倍甲乙。則甲一。乙二。丙六者。問中自有之衰。非借也。又以

摘瓜術言之。二術俱見同文算指。摘三之二。又五之一。三五相乘得十五。則十五者亦問中自有之衰。非借也。算法

以簡捷爲貴。故有約分之法。今不以一爲甲率。而以六爲甲率。不以十五爲所求率。而以三百爲所求率。是棄簡而就煩。求工而反拙也。若夫疊借互徵。則真借矣。不知疊借。乃盈朒之本法也。假如共買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八與七皆設言之。猶疊借也。劉徽曰。所出率謂之假令。假令卽疊借之謂。凡盈不足之數。皆從假令而得。是疊借固盈朒本法也。若問中無假令。則其術本非盈朒。非盈朒而欲御之以盈朒。於是別設假令以求之。其別設假令也。正其用盈朒術也。是故言盈朒則疊借在其中。問中之假令。與別設之假令。皆疊借也。卽皆盈朒術也。豈於盈朒之外。別有所謂疊借互徵者邪。

笙詩說上

徐養灝

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爲三百十一篇。非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者。或曰有辭。或曰無辭。吾不得而知也。古自有無詞之樂。磬師教殺樂。鄭云謂皆逸詩。是則樂名之與逸詩。固有辨矣。卽使有辭。不得與三百竝列。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此篤論也。且堂下之樂。不止笙詩。新宮三終。金奏九夏。皆堂下之詩也。若併堂上堂下而盡數之。奚啻三百十一篇。若堂下祇數笙詩。而不數其餘。其義安在。然則其言三百十一篇者。何也。

曰此爲序所誤也。序以此六篇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左傳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卽此新宮，非也。凡賦詩必賦堂上之詩，不賦堂下之詩。詩篇名之同者多矣，何必是一詩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然則有義者有序，無義者無序，非必有經始有序也。毛公作詒訓傳，引序各冠篇首，而此六序無所依附，遂雜廁於衆篇之間。至於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焉。蓋以此六詩原不在三百五篇之數，特作序者偶得其義，故連而及之耳。迨宋世大儒廢序說不用，其於笙詩黜其序而猶存其題，讀者不察，則以爲古經本如是也，豈不謬哉。

笙詩說下

徐養灝

六經之名出於經解。夫詩卽樂章也，有詩經，復有樂經，何居？善乎鄉先生竹軒胡公之言曰：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正風正雅三頌，詩之入樂者也；風自邶鄘以下，雅自六月民勞以下，詩之不入樂者也。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詩之所重者辭也，欲使學者玩其辭而通其意，樂之所重者音也，欲使學者審其音而平其心，詩以辭爲主，故凡不入樂之詩，皆得徒誦而玩其辭，樂以音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倚聲以審其音。樂之異于詩如此。康成注鍾師九夏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然則笙管金奏，在樂經而不在詩經，明矣。漢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漢魏之際，杜夔傳雅樂四篇，而琴操有古琴五曲，其猶有古樂經之遺意乎？朱子曰：古經篇題

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吾謂樂經有譜。而詩經無譜。賈氏鄉飲酒禮疏云。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在一處。故存者竝存。亡者竝亡。吾謂論詩經。則有歌詩。無笙詩。論樂經。則笙歌竝列。自樂經既亡。歌詩因詩經而傳。有其辭而無其譜。而笙歌金奏。則辭與譜俱亡矣。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用後世推步之法。求古天星所在不驗。不謂術疎。反謂經誤。吁。可怪也。今以夏小正之躔次。還求夏小正之天星。其有不合焉者寡矣。蓋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有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蝦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于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顧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攜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于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于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

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即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申。衡殷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即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姬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姬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厯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于日，心比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即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厯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初無豪釐之差。上可合于堯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知之者，獨何與。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或讀史記，謂孔子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此說誤也。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即以史記論。

有三可證。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祀帝于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衛，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去魯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孔子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尙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君臣寧復思墮成乎？惟史記于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卽于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而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其實誤已。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于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故不具論也。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范景福

步春秋日食，黃氏南雷用西法，閻氏百詩用中法，中法自太初三統以後，代有改憲，惟授時集諸術之大

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惟御製厯象考成推闡精備。以之攷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專用中法。專用西法。未嘗參較。宣城梅氏論中西同異。亦言其理而不覈其數。沈存中筆談載衛樸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樸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黃南雷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爲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故樸算不合。今以西法覈之。後算數附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訛。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於經文後二月。卽置一閏。尙後一月。難以通矣。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其後始合乎厯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閏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其數可稽。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於昭公之時乎。且古今異時。術宜脩改。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莊十八年日食。穀梁傳云。夜食也。是爲帶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戌初。中法推之。在壬子酉初。於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毫釐差積。古今之勢也。若尙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尙有實距時加減分。故於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爲癸丑。與杜氏長厯四月朔合。蓋長厯閏在上年歲終故也。此足見西法上推。密於授時。而後編歲實。又與前編不同。亦似更有消長之法。徐文定公曰。鎔西人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惟本朝時憲之精確。足以當之矣。

推莊十八年三月日食

距康熙甲子積年二千三百五十九年。中積分八十六萬一千六百〇六。通積分八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冬至一日三三六〇六二。

四二。紀日二。積日八十六萬一千六百〇六。通朔二日三八五二六六六。積朔百七十七。首朔三〇五六。積朔交

周九十八萬九千七百六十一秒五七九五九八宮度分。首朔交周八宮二十五度三十四分。正月交周九宮二十六度十

秒收之得九宮〇四度五十六分〇一秒三十四微。二月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十五分三十五秒四十三微較黃氏

一微。二月交周十一秒四十二微不入食限。三月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十五分三十五秒四十三微較黃氏

朔十九日三三四四九一六命為癸未辰初若日。三月平朔四十八日八三五〇八四六命為壬子戌初。黃氏求得癸丑未初

食同在三月。故用平朔。交泛。而不必求定朔。三月平朔。差十六小時。若密求實朔。當與之合。今祇明中西二法日

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九百五十六年。中積分七十一億四千四百。通積分七十一億四千三百六。冬至一三七六。閏餘

六萬二六四。經朔五十萬〇七四。經朔入交泛日四萬二四四。十二月交泛六萬五六二。正月交泛八萬八八一

四五六。月交泛十一萬一九九七。三月交泛九二八入食限。三月經朔四十八萬八七一六一六命為壬子。酉

推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食。距至元辛巳積年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中積分六十五億六千七百。通積分六十五億六千六百五

餘十五萬四六。天正經朔三十三萬五二。三月經朔〇三三八。天正入交泛日八四五八。三月入交二六

一九三四入食限。與四書釋地。天正縮歷一百七十日。〇一。三月盈歷一百〇五日六。三月盈末限七十六日九五

同。夏之三月。於周為五月。天正疾歷二千七百〇。三月疾歷八日一七四。三月疾末限六十八限二七。疾末積度

五度二四一一三 益分二分六八五 月行遲度一度〇六九四用末 積度較二度九二四七 減差二千二百 定朔三十一
 八五六四三〇 二刻命爲乙未寅正 較四書釋地多五刻

三侯見鶴說

范景福

古者射各異侯。大侯糝侯豨侯。其製詳於周官司裘梓人等職。其用詳於儀禮鄉射大射諸篇。鄭司農曰。侯中取數於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大侯九十弓。中方丈八尺。糝侯七十弓。中方丈四尺。豨侯五十弓。中方一丈三分其廣。鶴居一焉。則大侯鶴方六尺。糝侯鶴方四尺六寸太半寸。豨侯鶴方三尺三寸少半寸。皆據經文推之。其數明確。無可疑者。禮曰。大侯之崇見鶴於參。參見鶴於干。干不及地。武。鄭司農云。武人迹尺二寸。以干計之。參去地丈五寸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蓋參鶴下畔。與干上網齊。斯鶴可見。大侯亦然。故增去地之數以合之。然必三侯相疊不離而後可見。若去二十步樹之。遠者必爲近者所掩矣。劉公是據句股測量法。疑鶴爲干高所掩。黃南雷解之曰。射在堂上。堂高七尺。目高七尺。何患鶴不可見。今以測量之法覈之。後算數附知黃氏說可通見鶴於干。而不可通見鶴於參也。蓋以鄭氏去地計之。干高於目。僅五尺二寸奇。故所掩者少。參高於目丈八尺五寸奇。所掩者必多。以三率法求之。得參見大侯僅丈七寸。當鶴上之中。中上之躬舌。而鶴全爲參所掩矣。如欲鶴之下畔。與上網齊。當更增去地之數。黃氏以堂高七尺爲率。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皆有定制。大射在郊。賓射在

朝燕射在寢。鄉射在庠序。其堂高常準於是。則天子大射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少。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諸侯射二侯。遠尊得伸。大射亦張三侯。宜云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少。大侯去地三丈四尺。太大夫士惟射一侯。去地皆武。此隨堂之高下而屈伸去地之數以合之。故干不及地武。經有明文。而大侯參侯初無定數。亦如弓之安危因乎人。矢之強弱因乎用。隨地增損。以見鶴爲度也。如云侯高四丈。射必仰企。何能志正體直。此當以視法解之。凡人目視遠高者若卑。遠近相形。近少許而遠殊絕。卽測量入表若干之理。况矢在侯高。以并夾取之。司弓矢供其器。射鳥氏掌其事。足爲侯高之證。若戴東原考工補注。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二寸。推之七節之侯。二丈三尺二寸。五節之侯。丈九尺二寸。以侯中加上下躬舌八尺。而去地皆武。無有增損。則三侯並列乃可。若前後相疊。全體皆掩。鶴不可得而見矣。

算參見鶴於干

依黃氏說。

一率 三百尺 干五十弓。弓六尺。通得三百尺。

二率 五尺二寸 干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七尺。目高七尺。餘爲干高於目。五尺二寸。

三率 四百二十尺 參七十弓。通得四百二十尺。

四率 七尺二寸八分 二三率相乘。得二千一百八十四尺爲實。一率爲法除之。得四率。爲干見參之數。加堂高。當上躬舌四尺。鶴上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餘僅見鶴二尺六寸弱。鶴方四尺六寸強。已掩其二尺矣。

算大侯見鵠於參依黃氏說

一率 四百二十尺參七十弓通之

二率 丈八尺五寸三分奇參高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奇。減堂高目高丈四尺。餘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大侯九十弓。通之二三率相乘。得一萬〇〇〇八尺為實。

四率 二丈三尺八寸奇一率除實。得四率。為參見大侯之數。加堂高目高。共三丈七尺八寸強。減大侯高四丈八尺五寸強。餘一丈七寸。為參見大侯當鵠上中六尺。躬舌四尺。見鵠僅七寸。鵠方六尺。全體皆掩矣。

算天子之堂大侯參侯去地堂九尺。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參去地丈一尺八寸奇。

一率 三百尺

二率 三尺二寸千高丈九尺二寸。減堂高九尺。目高七尺。餘為千高於目。

三率 四百二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一千三百四十四尺為實。

四率 四尺四寸八分一率除實。得千見參。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二丈四寸八分。減鵠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一丈一尺八寸二分奇。為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丈七尺八寸奇以千見參四尺四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鵠丈三尺三分。為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九千六百一十八尺四寸八分為實。

四率 二丈二尺九寸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當此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六尺。共三丈八尺九寸。減鵠下之中六尺。下躬舌四尺。餘二丈八尺九寸。爲大侯去地之數。

算諸侯之堂大侯參侯去地堂七尺。大侯去地三丈四寸四分。奇。參去地丈二尺六寸奇。

前求得七尺二寸八分爲千見參。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二丈一尺二寸八分。減鵠下之中四尺六寸六分奇。下躬舌四尺。餘丈二尺六寸奇。爲參侯去地之數。

一率 四百二十尺

二率 二丈六寸奇以千見參七尺二寸八分。加上躬舌中鵠丈三尺三寸三分奇。爲參高於目。

三率 五百四十尺二三率相乘。得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尺爲實。

四率 二丈六尺四寸奇一率除實。得參見大侯此當鵠之下畔。加目高堂高丈四尺。共四丈〇四寸。減鵠下之中六尺。下躬舌四尺。餘三丈四寸強。爲大侯去地之數。

古人用推步之法說

范景福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厯皆無推日食法大衍厯議云黃初以來始課日食至張子信而益詳因是說證之於經曾子問載夫子日食廢朝之言及從老聃助葬巷黨及垣日食事似周時未能預推日食故倉卒廢禮如此宋志之說其信然乎乃杜氏作春秋長厯載漢末宋仲子集十厯以致春秋用黃帝顓頊諸厯推經傳七百七十九日及三十七日食皆互有得失與宋志六厯無推日食法語異今徵之內外傳而知古人誠有推步之法不特用之交食而五步亦詳或其術尙疎有中有不中耳傳稱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辰在申司厯過也當時既設專官而精於推測之

士又散見列國。曰歲在壽星。及鶉尾必獲此土。子犯之言也。歲在大梁。將集天行。董因之言也。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宋鄭必饑。梓慎之言也。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裨竈之言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史趙之言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萇宏之言也。是皆推至數年數十年之後。然統論一歲。非專指一日。猶未見推步密率。若周景王問律。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景王距伐殷之歲六百年。而日月五星之躔。了如指掌。足證當時有上推之法矣。晉獻公伐虢。卜偃曰。克之。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外傳公問偃有攻虢何月語。必在圜上陽之前。內傳八月甲午。圜上陽。距丙子四十三日。偃之對尤前數月。而日月五星之躔。若合符節。足證當時有下推之法矣。特魯之司厯疎於其術。致再失閏。則日食在或限帶食之數。忽而不察耳。而聖人言禮周詳。遂有廢朝止柩諸語。豈當時曾無推步之法哉。黃帝顓頊諸厯。載在藝文志。今雖不傳。而仲子所據。漢末猶存。宋志之說。有不得爲定論者矣。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攷

汪家禧

左氏言赴告。公穀言褒貶。漢儒各是其所習。惟鄭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惜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難何休駁許慎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蓋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敘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麻。殺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晉文爲賢伯。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晉爲厥愍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之焉。是專稱晉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薨有反國之道。常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聵得反立。是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衛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說之未備也。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其故何歟。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畫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

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已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繁耗。一家歲各不同。設逐歲大更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者。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三者不同矣。然攷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并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尺甚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迨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周禮賴有鄭注。而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卽載師士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卽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卽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非是。賈疏云。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攷鄭注宅田士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

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旣受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廩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職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丁。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厥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卽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於貢卽於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於鄭注中。無由參攷。而臆斷者也。

君氏說

趙春沂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羊穀梁皆作尹氏。旣曰尹氏。不得不曲爲之說。遂以爲天子之大夫。而又無解于外大夫不卒之例。于是生出爲魯主一義。何休注公羊。又從而附會之。以爲魯隱往奔天子之喪。與尹氏交接。故加禮錄之。試思魯公出境。恆例必書。若往周奔喪。經何以不書也。且惟魯不奔喪。故後此有武氏子來求賻。杜氏云。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爲隱公罪。則隱公實未往周。確有可據。况天子之喪。所謂同執畢至者。乃在七月而葬之時。故昭三十年。游吉之語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天子之喪。諸侯當送葬而無奔喪之禮。何休所說。非確論也。但公羊又有譏世卿之說。諸儒信之甚

確然周之世卿不止一尹氏。若云後此尹氏立王子朝爲周亂階。然則劉子單子以敬王反正者。獨非世卿乎。且斷無以誌其卒爲譏也。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卽隱公囚于鄭之尹氏。與之歸而立其主者。西河毛氏主其說。但內大夫書卒。皆世族而爲卿者。故三桓之外。惟臧氏叔氏仲氏數人而已。他無聞焉。尹氏歸魯。未與國政。亦不應本國之大夫。而史佚其名。稱爲某氏者。其非尹氏可知已。顧何以左氏書君氏。而公穀書尹氏也。曰。此脫簡也。左氏先而公穀後也。古者記事。剖竹爲簡。以漆書之。藏皮旣久。偶有剝蝕。故有全字脫者。如郭公夏五之類是也。亦有半字脫者。如三豕渡河之類是也。君氏之譌爲尹氏。亦此誼耳。然則春秋之書君氏何。案左傳爲公故。曰君氏。公者。隱公也。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以君母而稱君氏。自是創例。亦變例耳。其何以創爲君氏也。蓋隱公自居于攝。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所生之母。而史臣則終以公故。必謹而書之。不稱夫人。不書薨者。成公志也。于是變其例而書卒。卽後此妣氏卒之例也。其不曰子氏者。嫌與仲子同也。其不曰聲子者。卒則未有謚也。蓋君者何。小君也。君氏者。卽夫人氏之誼也。或曰。稱之以小君。不嫌與仲子同乎。曰。仲子旣成其喪。則自有夫人子氏薨之正例也。不嫌與君夫人同乎。曰。君夫人卒。公在則恆例不書也。又有難之者曰。春秋惟嫡夫人有謚。否則必子之爲君者。聲子有謚矣。安見隱公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乎。曰。此非春秋之例也。仲子。桓公之母也。而無謚。敬歸。襄公之妾也。而有謚。他如列國則齊姜夷姜厲歸辰嬴。非嫡也。而皆有謚。則知有謚無謚。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

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晦。婉而成章。仲嬰齊之卒也。將以別于子叔聲伯也。非以其族也。昭夫人之卒也。諱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恆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

牛耕說

趙春沂

牛耕之始。說者不一。漢志搜粟都尉趙過爲代田始用牛犁。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驅率吏民。教用犁耕。是牛耕始于漢之說也。文選藉田賦。纒犗服于縹輓兮。紺轅綴于黛耜。注。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于古也。是牛耕始於晉之說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畊。是牛耕始于叔均之說也。駁之者曰。賈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是牛耕不始于漢矣。潘岳所賦。乃指載耒耜之車牛。非卽耕田之牛。是牛耕不始于晉矣。山經作于伯益。與后稷同時。何自知後世事。是牛耕不始于叔均矣。案周禮里宰鄭注。合人耦。則牛耦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鄭注掌六畜者。農事之本。竊思牛之爲牲。非庶民燕祭之所得用。而大車之載。亦非庶民家得有之。可悟周時已有牛耕之制。晉語有之曰。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此尤牛耕之確證。特是周時雖有牛耕。而牛耕不始於周也。嘗謂牛耕之利。與耒耜並興。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耜耒頭鐵也。攷工記。二耜爲耦。鄭注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用牛耕種。故有兩腳耜。兩腳耜爲牛耕而設。則耦亦卽爲牛耕而設。耦與耜同制。

有耦已有耜。有耜已有牛耕。考之易。作耒耜者。神農氏也。則牛耕亦當始自神農氏矣。

爾雅禕不當从示說

趙春沂

爾雅釋詁。禕。美也。說文示部無从韋之字。邵氏正義引易釋文。以爲禕與偉通。亦無確證。今案唐石經爾雅。此字本从衣。東京賦。侯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此卽釋訓之委委美也。釋文。委。諸儒本竝作禕。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如山如河。禕。禕。者。心之美。又詩正義三之一。引李巡云。皆容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二。引郭注。禕。謂佳麗美豔之貌。今此注在委委佗佗之下。則釋訓之委。當作禕。可知。卽釋詁之禕。當从衣。亦可。知。惟是禕之訓美。經傳罕見。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禕。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縞。釋文。幃。或作禕。或作徽。是禕與徽通。書舜典。慎徽五典。傳。詩。角弓。君子有徽猷。傳。思齊。太姒。嗣徽音。箋。皆云。徽。美也。且。禕。又通作猗。華嚴音義。又云。猗。字。又作禕。猗。美之訓。見于漢書武帝紀。注。猗。美。盛貌。見于詩。綠竹猗猗。傳。可見。禕。美之禕。字。必从衣。況。禕。本俗字。玉篇。始有之。云。美貌。又。歎辭。此特襲爾雅傳本之譌。漢儒雅注。具在。固可取而覆校也。

辟雍太學說

孫同元

蔡邕月令論。以明堂太廟太學辟雍爲一。然攷之經籍所記。輒多牴牾。鄭康成則以辟雍卽太學。而與明堂宗廟異處。其言徵實可信。乃盧植禮記注。又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

可以絃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蓋兼通兩家之說。商周以後。文質大備。其勢不可以不分。然追溯其始。則未嘗不合也。康成所言。猶是周制。詩詠靈臺。靈沼靈囿。而繼之以辟雍。則三靈與辟雍。皆同處在郊。而王制言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故康成以辟雍爲卽太學。其實就後世而論。不但明堂太廟與太學異處。卽辟雍與太學亦未嘗不異也。攷詩言辟雍。與囿沼同處。固以爲游息之所。而非學校之地。孟子備舉三代之名。周官詳言成均之事。皆不及辟雍。說文籀字注云。天子饗飲辟雍也。亦不云學名。漢魏以降。皆以太學與辟雍爲二。明帝永平中。嘗幸辟雍。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太學之非卽辟雍。灼然可知矣。大抵辟雍爲大射養孤之處。太學爲衆學之居。袁準正論所言。不謬也。至釋奠之禮。漢魏故事。或在辟雍。或在太學。迄無定所。晉元康太興之世。皆釋奠太學。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其後用太常王彪之議。定於太學。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引晉尙書大事。蓋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其地不同。其用亦不同也。逮乎廢辟雍而立太學。乃攷舊制於太學之外。圓之以水。於是又合而一之矣。

禮長至日非冬至解

孫同元

案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此一定之說也。後人又以冬至爲長至者。蓋取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語。謂日至冬至極短。從此微長。故云迎長日之至也。然鄭康成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以此爲寅月祈穀之祭。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則不以爲冬至矣。自魏王肅混冬至園丘之祭。與郊祭而一之。遂以迎長日至爲冬至。不知園丘與郊非一地。長日至不可云長至也。如冬至可云長至。則夏至可云短至乎。魏晉以降。沿用履長之文。皆自王肅之誤解禮記始。

爾雅閒謂之門解

孫同元

釋宮閒謂之門。此經文有脫誤處。徧攷經傳。從未有以門釋閒字者。亦未有以閒釋門字者。蓋本作廟門。謂之閒。今既脫去廟字。又誤易門閒二字。遂致文義不順。觀邢疏云。廟門內外皆有閒稱。故舉廟門而內外已該之矣。禮記禮器爲祊乎外。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祊與閒同。郊特牲索祭祝于祊。鄭注廟門曰祊。正義云釋宮文。知孔穎達所見本尙不誤。至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引作門謂之閒。當是偶脫廟字。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仍引祊謂之門。或後人據今本爾雅而妄改之。不足爲據也。

爾雅霧霧辨

孫同元

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而說文云。霧。地氣發天不應。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與爾雅不合。攷說文霧。籀文省作霧。徐鍇云。今俗从務。是霧霧霧三字竝通。爾雅釋文云。霧。或作霧。字同。玉篇亦云。霧。同霧。天氣下地不應也。霧从矛聲。與蒙聲相近。洪範曰。蒙。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鄭康成洪範注作霧。釋名。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此本一條。本誤分爲二。郭注爾雅亦云。

蒙言蒙昧。古皆以蒙訓霧。又文選甘泉賦。李善注引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霧。云霧與蒙同。可見蒙與霧。霧霧俱通。皆指天氣下地不應而言。至爾雅霧字。當爲霑字之誤。爾雅釋文云。霧本亦作霑。字林作霑。霑卽霑字之省文。說文霑字注。又云。霑晦也。玉篇亦云。霑。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俱足爲霑字之證。蓋今本說文霑字注。天氣下地不應六字。與上霑字注。地氣發天不應互易。以致相沿承譌。莫之改正。觀文選注引爾雅上句作霧。則下句必不作霧。又釋文云。霧本亦作霑。可見李善陸德明所見本相同。知唐本爾雅尙不誤也。近人誤以霧爲霑。反欲據說文以改爾雅。則甚謬矣。

重黎解

陶定山

甫刑乃命重黎。僞孔傳云。重卽羲。黎卽和。楊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案左傳少昊氏之子重。爲勾芒。是重也。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是黎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左傳疏引之。以南正爲木正。明司天之重。卽勾芒之重。司地之黎。卽祝融之黎。無二人也。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火正。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者。此是重黎非黎也。左傳云。五官世不失職。以濟窮桑。明木火二正。皆是世掌。重黎旣爲稱孫。稱是顓頊子。疑稱卽是左傳之黎。高辛時重黎能繼之。故亦稱黎。如共工夷羿之類。恐混爲一。故加重字以別之。與勾芒之重無與也。共工作亂。高辛命重黎誅之而不盡。乃誅重黎。而以弟吳回代爲火正。爲重黎

後是重黎無子以弟爲後也。楚語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世守其官。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爲司馬氏。與史記自序所載，並是兼重與黎二氏言之。與高辛所誅之重黎無與也。自史公自序承楚語重黎氏世掌天地之文，不加脩削，遂使黎與重黎，瞭然莫辨。東哲譏其併兩爲一，此也。晉張華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悞合黎于重黎，而唐人因之。房喬等譏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孔穎達尙書疏云：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其實史記本自明白，穎達悞刪吳回爲重黎後，後字遂以吳回亦爲重黎。于是有三重黎，而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而爲一爲二，不可明矣。

召公辨

陶定山

史記燕世家：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漢書地理志注：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則召公是黃帝後矣。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譙周古史考據之，以召公奭爲周之支族。帝王世紀直云：文王之庶子，今考燕世家曰：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蓋以黃帝亦姬姓，故云與周同姓。爾孔穎達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周公留召公稱君奭，若果文王之子，召公無可去之理。周公亦斷不稱之爲君也。

公路公行公族解

陶定山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據此則諸侯亦宜分公路公行爲二官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左傳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晉有公族餘子公行而無公路故疏疑公行公路爲一官詩公路箋引趙盾爲軫車之族而服注左傳云軫車戎車之倅杜注云公行之官按軫車是兵車非路車杜訓爲長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卽以餘子爲公路觀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可見又按左傳先言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卽位始立此三宮疑魏之公路公行公族皆以公同姓爲之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餘子守宮制合旣云同姓不得以卿大夫之子爲之自是晉制非通法傳云公族公屬謂公族屬也將仲子畏我諸兄傳云諸兄公族明非公族大夫矣

爾雅序篇說

陸堯春

爾雅之有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尙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上三句足見邢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漢志或卽合序篇而言也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者蓋卽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陸氏釋文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

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以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讀張揖表未審也。

辨爾雅禱告也之誤

陸堯春

禱。爾雅釋詁。一云告也。一云福也。禱之訓告。義無可尋。心竊疑之。案說文。禱。禮吉也。廣韻則云。禱。福也。吉也。蓋廣韻本許氏。而禮吉之禮。必因上文禮字而譌。又脫一也字也。玉篇及顏注漢書賈誼揚雄等傳。亦云。禱。福也。此皆本之雅訓。無可疑者。嘗見諸通人校說文。改禮吉爲禮告。竝無他證。及讀許氏禱告祭也之訓。始悟訓告之禱。當爲禱。以形近致譌。故廣雅禱與禱禱連文。同訓爲謝。與告義相近也。禱亦作釐。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注云。釐本禱字。假借用耳。近邵二雲。太史著爾雅正義。卽引以爲禱告之證。殊不知連祝字言之。纔有告義。而實不足以爲確證也。

倉頡篇逸文攷

陸堯春

倉頡篇。說文所據。於小學爲最古。其書之不傳久矣。近孫淵如觀察。刺取書傳。得數千言。其中若以凸爲虫之據。廣韻。劔。劔爲劔。牝之據。廣雅。牝爲癩之據。論衡。鳶爲鷓之據。說文。磨爲磨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尙須補錄。如抒。取出也。見詩生民釋文。冕。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燿。火光銷也。見莊子肱篋篇釋文。奸。犯也。見莊子天運篇釋文。攝。正也。見文選注十八。炯。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曰姦。在外曰宄。見一切經音義一。窳。小空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

牟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謂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如揚音盈。爲揚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櫛盛鹽物池。池爲今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索隱之盛鹽。豎器。又偶有未檢者。

州爲川誤證

陸堯春

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山海北山經。偷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熊九。今本皆脫九字。惟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竅生尾上。號曰熊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白州騷。以州爲竅。故畢中丞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按春秋外傳周語云。川氣之導也。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文引李巡注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竅之爲川。取義於此。州則廣雅訓國。訓官。訓居。訓殊。訓浮。釋名訓注。韋注國語。訓聚。皆於竅義不合。卽州譬也之訓。見於廣雅釋親。畢校本引以爲證。亦無意義可尋。竊疑山海經之川字。本不誤。而爾雅經注及廣雅訓譬之州。皆當爲川也。又案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州亦疑作川。九竅必原注其旁。以釋九川者。自後人躡入正文。竝誤川爲州。於是王砮不審。舉冀堯青徐之九州以實之。細釋上下文。皆言人之生氣。上通於天。專指人身而言。可以得解。其誤當由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句。九州下脫去五藏十二節五字。亦衍九竅二字。而下文又有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語。遂致踏駁至此。其實九野之名。卽指九竅。如五官之稱官耳。若解作地之九

州。州可九。亦可十二。初非一定。如九竅不可增損者。義恐難通。故王注亦謂九野應九藏而爲義。不云九藏應九野而爲義。不知於經文一爲字先已窒礙矣。蓋野古作璽。璽當爲埤古序字。以形近而致譌也。言其氣之相通則爲川。言其體之相次則爲序。猶漢書古今人表之言九等序耳。參校羣書。其義自見。故書之以質世之精於考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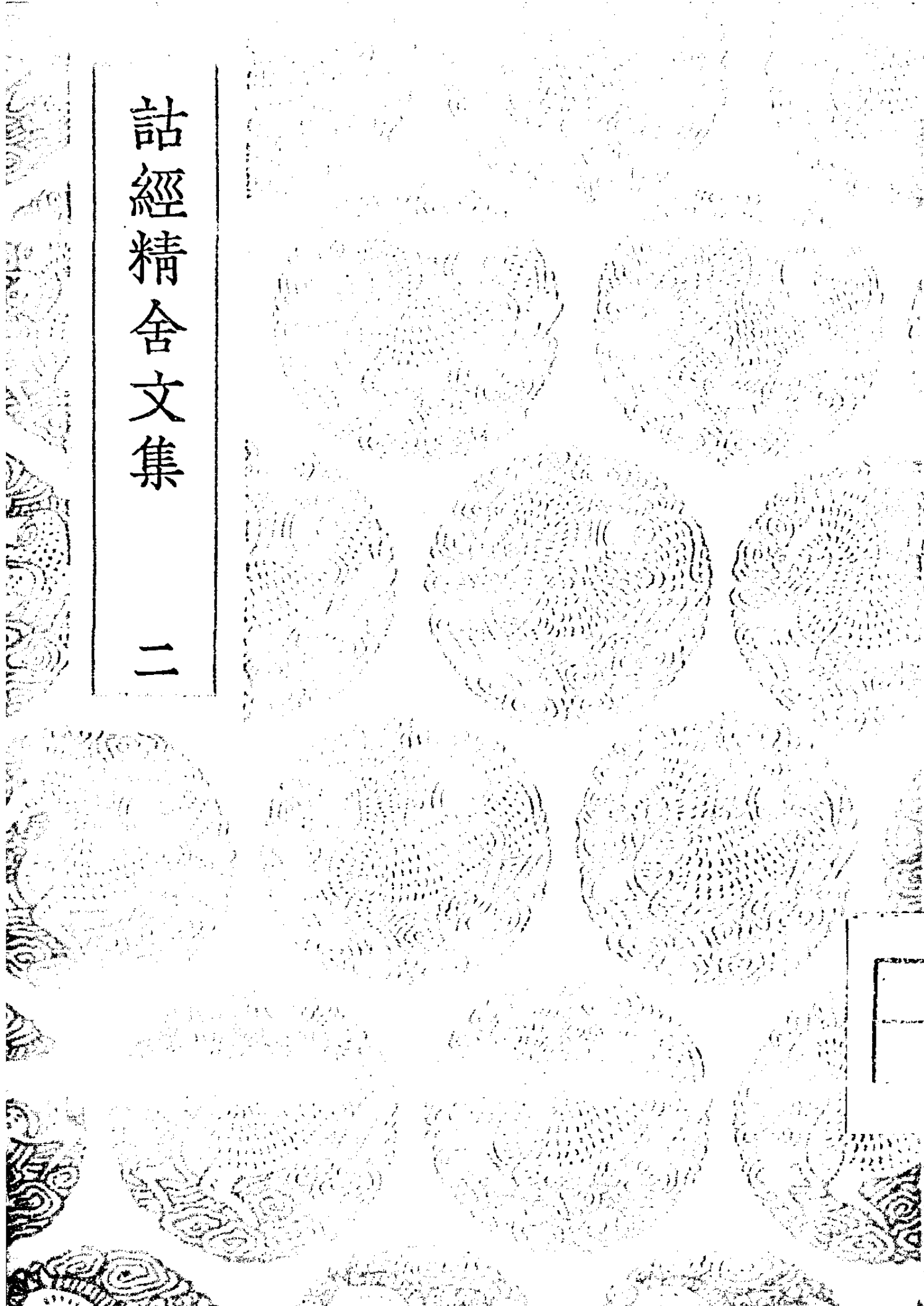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參拾日收到



3
4
1834

詰經精舍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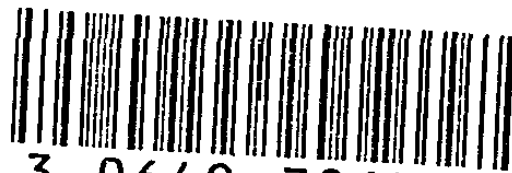
主編 羅莘田
著 王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舍精經詰

(二)



3 0649 7865 7

訂元阮



詁經精舍文集卷三

西湖詁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爲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於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勸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竟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于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汝長。則三代文字不傳于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于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



50363

083
1121

21835

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尙不可以昧經詁。况聖賢之道乎。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陸堯春

漢洩長許氏叔重。司農鄭氏康成。皆一代純儒也。精研六籍。集百家之成。而又各自守其師法。不爲苟同。後之言經訓小學者。舍是末由致力。自漢魏以來。歷千七百餘年。其間或盛或微。至今日而極顯。蓋天子稽古同天。漢學大昌之會也。歲庚申。中丞儀徵阮公。於湖濱建設詁經精舍。招浙東西之士三十餘人。延名師。置都養。晨夕講誦其中。月試以文。則多碑記論策諸體。未嘗雜以時藝。大要以窮經致用爲諸生勸也。維時堯春與錢唐嚴君杰。烏程周君中孚。有創立鄭祠之議。謀於觀察孫公。公欣然以爲當。且謂許氏翼經功與鄭氏埒。亦宜祀。其地卽於精舍可。爰請於中丞。涓吉日。恭立兩先師栗主。是日也。絜牲醴。具菜果。率諸生拜於堂下。至誠且肅。夫古之人。三年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而六書之學。則自八歲入小學。已教之。六書不明。五經不立。二者蓋相輔而行也。今兩先師之書具在。亦旣家置一編。知所趣嚮矣。於以理羣類。解謬誤。啟學者之神指。則說文五百四十部。不待理而董之也。明天道。正人倫。求王教之典籍。則易書詩三禮及大傳諸書箋注。完與不完。皆可寫而定之也。七十子之傳。微言大義之不絕於今者。繫於是乎。賴昔范武子守鄭氏家法。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春謂卽以合贊兩先師可。固宜百世下神明而俎豆之矣。或曰。觀異義一書。兩先師旨趣不同。不當並祀。且未身至吾浙。祀之亦非其地也。不知儒以道重。祀

典所載先儒夥矣。豈必皆身至其地者。此無待辨。若旨趣不同。解經各異。此正師說相承。漢經師之家法。不害其爲同者也。並祀之。亦以志嚮慕之誠云爾。夫何疑。觀察曰。子之言是也。宜有記。故記之。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錢福林

解經者先通其文。後釋其義。文義不明。妄以虛無之指測。謂吾于經自有所心得也。此其弊已寢寢入于佛老而不可救。而經之文義乃否塞。漢許叔重爲說文。意在存經之字。或有不備。非久遠脫落。卽以隸變篆之譌。又所引故典。動或違棄本書。別用奇字。蓋以通借存古。而非以通借解經。微學之存。緊君是賴。鄭氏生許氏後。注易詩書三禮。章解句釋。有義必通。又許氏有五經異義。所引或稍繁廣。鄭氏間取而駁之。而周禮之注。仍引說文。甚得和而不同之義焉。夫許鄭二君。非必于經之外有所發明也。又非必詡詡焉以心學道學相矜。謂吾之學高出乎百代也。而聲名顯乎當世。鴻業垂于無窮者。則以師訓之遞承。而私智之勿用也。假使許鄭二君。如後世儒者。棄繩墨而趨簡易。不屑屑于文義間。則經之文毀于秦而漸滅于漢。後之通人達士。卽欲逞其聰明才辨。以說經。又烏從而說之。侍郎阮公奉天子命。巡撫浙江。思以經術爲此邦人士倡。卽城西官宅。築精舍。以詁經顏之。凡讀書尊經之士。許會于此。奉許鄭二先師祠焉。昔鄭氏自唐時卽從祀孔子廟矣。至明代從程敏政言。徹之。而許君生不過官二百石。沒後并不聞祀于其鄉。使得分特豚之饋。二君何不幸也。非二君之不幸。前代不知尊經之過。而經之不幸也。夫子曰述而不

作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者遠矣。無述者以修紹之。傳世安得遠乎。二君于述之功。可謂重且難矣。獨一程敏政背之。至謂如鄭氏者。亦從祀孔子廟。則古今之宜從祀者多矣。何其蔑視先師若此。蔑先師則蔑經。蔑經則蔑聖。將何以教天下及萬世哉。中丞之祠二君。豈僅以矯前代之失哉。特以二君爲之表率。使窮經之士。高者崇實學而得所依歸。而魯鈍者聞其緒論。知窮經之法。不在高深元遠。亦將自奮其力。以通文義爲率。不致放心于冥頑無用之地。此經學之所以昌。而人材之所以出。亦可見國運之盛。非前代所及也。年月日記

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邵保初

前漢說經多顯門。鮮有兼通五經者。石渠有五經雜義。纔十八篇耳。至後漢賈馬之徒。然後訓釋羣經。兼綜條貫。而許鄭兩君爲尤盛。許君之五經異義。有古周禮說。古尙書說。大小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韓詩說。春秋古左氏說。公羊說。禮戴說。條分縷析而折衷之。又作說文解字十五卷。研究偏傍。兼存古籀。保氏遺規。遠非蒼頡。凡將元尙訓纂之可比。而鄭君子易則主費氏。書主孔氏。詩主毛氏。大抵崇尚古學。而亦不廢今文。至儀禮則疊古今文。周禮則存故書。論語則考齊古。莫不各有注釋。唯春秋未有注。而膏肓廢疾之書。復詳哉其言之。可謂集經義之大成。而爲兩漢諸儒所不逮者矣。說經之法。以訓詁爲先。舍訓詁以求聖道。適成爲鹵莽滅裂之學而已。後之學者。灼然於詁訓之各有師承。非鑿空而爲之說。由是以窺

聖道之大全。豈非二君之力也。與。或疑鄭君曾駁五經異義。經注中往往與許君不合。殆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歟。不知通儒立論。本無成見。反覆推詳。惟其是耳。故禮記注且引說文爲證。其不爲苟同。亦不爲苟異。可知。視俗儒之互相黨伐。好逞臆見。排擊先賢。烏可同年而語耶。中丞阮公。本經術爲政治。于西湖孤山之麓。立詒經精舍。別爲一院。以奉二君之祀。俾諸生朝夕講肄乎其中。保初爲精舍生徒。因爲之記。

詒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

陶定山

嘉慶二年侍郎阮公視學兩浙。雅意古訓。舉唐以前經傳子史諸書。依韻而編次之。遴浙士之能經者。饌集于西湖孤山之麓。越兩歲復來撫浙。乃闢爲精舍。顏曰詒經。招諸生肄業其中。設木主祀漢大尉祭酒許君叔重。北海相鄭君康成爲先師。俾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甚盛舉也。聞之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謂若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樂有制氏之類。漢時以經爲博士者。皆自名其師。無師說者。不得立學官。能兼通者聽之。而不得背其本師。漢末失學。明章之間。儒術始顯。經生暫建精廬。贏糧動有千百。耆名高義。編牒受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別體俗書。鈎觚析亂。遂不免有賄更漆書。私定竹帛者。許君懼文字之滋禍。於是撰爲說文。明形聲指事之本原。取訓纂杜故。班續訓故諸書。悉加釐正。成一家言。而鄭君括囊大典。包羅衆家。研精小學。設爲讀如。讀爲當爲。故書今書諸讀。以窮假借轉注之用。然後

訓詁之道大明于天下。講詁經之學而不師兩先師。猶衣食而忘先嗇先蠶。師田而忘先貉先牧也。夫鄭君解經。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承學之士能言之。許君正文。字以正經。使後世不徒習秦時徒隸之文。而猶見三代周孔之古義。是說文之功。實不在周公作爾雅下。顧當時既不與博士之班。後代復不聞從祀之請。今侍郎表而彰之。且先許于鄭。俾知或原或委之故。以爲當世習古訓者告。其所期于浙人士者甚大。浙人士當何如濯磨以無負兩先師也。

重樵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趙春沂

石鼓人各異說。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松雪齋本最爲完善。今大中丞儀徵阮公前視學兩浙時。屬張君燕昌。撫以油素紙。刻石置之杭州府學壁間。誠嘉惠來學之深心也。嘗取諸本校之。有諸本文誤而此本不誤者。如第一鼓寺字。款識作時。日下舊聞作時。此作寺。與音訓合。第三鼓止字。款識作世誤。此作止之類。是也。有諸本文缺而此不闕者。如第二鼓以下音訓云。舊墨本有彙字。此與音訓合。第七鼓弓下諸本脫矢孔二字。此不脫。亦與音訓所引墨本合之類。是也。有諸本文半而此本文全者。如第三鼓孔金石圖款識皆作子。此作孔。乃知子字爲闕文。第十鼓寓字。甲秀堂本作隅。此作寓。是也。有諸本文全闕而此本文半闕者。如第一鼓趙字上。諸本無來字。惟胡正音手撫石鼓本有來字。此本來字下體猶隱隱可辨。第四鼓矢下。潘本有四字。今闕。此則四字尙存下體。第十鼓勒下夕字。諸本皆無。日下舊聞有。此亦尙存

下體是也。有諸本文全而誤。此本文半而不誤者。如弟七鼓奪字。薛氏作彥。胡氏作彥。此則尙存奪字上體作彥是也。有諸本羨文而此本無者。如弟一鼓虜下。薛本有我字。此本無。與音訓合。弟六鼓音下。薛本有孫字。此本無。亦與音訓合也。有諸本文不重而此本文重者。如弟一鼓趨趨雙二字。款識金石圖皆無重文。此獨有重文之類是也。有諸本文誤重而此本不重者。如弟九鼓翳字下。金石圖有二。此本無。玩今鼓文似係慳迹。非重文也。有諸本文倒互而此本文正者。如弟一鼓越下十三字。薛本皆倒互。惟此不誤。弟四鼓陰下八字。薛本亦倒互。此亦不誤之類是也。諸本之中。以此最爲精善。如斷圭殘璧。猶可寶矣。願或疑是卽音訓所引之墨本。則又不然。弟五鼓潔字。音訓引舊本作濟。弟七鼓滔字。重文。舊本作驂。弟八鼓奔字。舊本誤作若。且雉字上無放字。之字下有心字。皆與此不合。則舊墨本亦遜此精善也。嘗疑范氏所藏北宋本有二。錢氏潛研堂題跋內有天一閣北宋本。云四百餘三字。與此不合。後又有向傳師跋。此本亦無。雍錄云。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潛研堂所跋。或卽是本。未可知。其與重樵本之異同。惜不得潛研堂本一枚耳。

重樵天一閣宋本石鼓序

吳東發

石鼓今在國學。天一閣本。字數較多。張芑堂氏曾爲手摩。嘉定錢竹汀宮詹爲之記。亟稱焉。復出己意以疏。大興朱石君宮保尙書亦垂意形諸詠歌。阮大中丞于督學時。乃復精覈勒石。安置省會上庠。寶愛之。

惟恐不力。僕不敏。讀石鼓十年于茲矣。其義蘊愈讀愈出。悉數之不能終其物。石鼓有云。執而勿射。多庶趨趨。君子迺樂。君子謂宣王也。執而勿射。蓋不欲多獲。趨趨然任其奔佚。而君子之心。乃以爲樂。此可以見宣王之仁焉。此卽成湯祝網之悻惻也。又有云。我公謂天子害不余及。我公謂召穆公也。曷不余及云者。蓋欲左右出入。無違頃刻。旣恭且習。君臣相與之深。有如家人朋友之親暱。此可以見召穆公之忠焉。此卽召誥無遺壽考之謨弼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孟子曰。是乃仁術。宣王有焉。記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傳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召穆公有焉。詩云。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愷悌君子。四方爲則。宣王召穆公有焉。此中興之本也。而車攻吉日諸篇之所未發。昔東萊呂氏讀車攻吉日。謂欲明文武之功業。此亦足以觀。使其得讀石鼓。又當何如其論列而太息。至其文字名物訓詁。足補說文爾雅之闕失。訂諸子百家之訛忒者。則其末也。由前之言。可以闡元極。傳德音。由後之言。可以涵雅故。通古今。是以君子寶之。所謂昔人之辭。迺玉迺金。知其寶者。寶之千載有同心。夫自有石鼓以來。太史不書。編詩不采。孔孟不見。而漢不出。至唐覲矣。杜甫昌黎應物輩。以詩詠歌之。及乎鄭潘薛郭諸家。創爲釋文。爭相傳摩。而不無傅會牽合。參錯偏頗。逮至我朝。剔技爬搔。補殘闕。正譌訛。有如是本者。實與國學原石相輔。合體同科。而爲我聖朝文教度越前古之明驗大效也。爰書拓本之尾爲後序。

重撫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考

岐陽石鼓。宋歐陽公爲集古錄時。其字尙存四百五十有六。後潘迪作音訓。猶有三百八十六字。今則歲月日遠。剝泐日甚。惟重樵松雪齋本爲善。嘗離勘各本。皆無出其右者。第一鼓。麀鹿之鹿。寺澁之澁。來趨之趨。上體全存。趨筴之趨。大塗之塗。並存下體。其來上。施本云髣髴。是時字是也。音訓云遭。上墨本有來字。今已漫滅。而此本來字下體尙存。今本全闕者六字。此惟君子之求下一字模糊難辨。音訓據舊墨本以爲孫字。震澤任氏作求字重文。第二鼓。音訓脫囊字。注云溥字磨滅者。誤也。今本全闕者十七字。此本無一字磨滅。沔字趨字。不作重文。鯨作小魚。皆可訂諸本之誤。第三鼓。孔安之孔。各本皆作旣。馬氏宛斯所撫與此同。勒字下。薛氏潘氏俱作馬。一本作駟。此本存半文。不類駟。亦不類馬。二行首二字。音訓作澁。衆。澁不類。衆似之。孔庶之孔。薛氏及金石圖皆誤作子。奔下。惟此與薛本不作重文。第四鼓。四馬之四。諸本皆闕。此則尙存下體。至寘博之寘。載術之載。多賢之多。及八行如虎二字。今則全闕。皆不若此本之完善。允異上。任本有吾兔字。似據薛本及金薤琳琅增入也。第五鼓。今本全闕者四十六字。音訓所舉迄湧盈。君子旣涉流。汧。澗。泊。漢。舫。舟。西。歸。戶。等字。云皆磨滅。此本全存。潘氏音訓所引墨本。似卽是本也。鬪字。上古文苑作淒。此頗似之。十行其奔其澁。與古文苑所引亦合。任氏本脫次其字。亦不若此刻之精。第六鼓。五代時散零。民間穴孔以爲臼。向傳師皇祐間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末僅存四字。今本亞爲塾。晉字皆半闕。薛本晉作合。下有𠄎字。觀此本可知其謬。第七鼓。今本惟是具來子四字全。稍見者十三字。餘皆

全闕音訓所云弓矢孔庶此本在二行左字在三行之末不字在第五行其寫小大具在第七行嗣王始在第九行古我來在第十行可訂任氏分行之誤奪字尙存半文金石圖作𠄎似與此合款識作𠄎非奪字下音訓本作。後具𠄎來此本後字接奪下亦可訂其誤也第八鼓今本剝畧無文此本猶存𠄎𠄎騶馬薦哲蕪放雉𠄎其一止十四字與施氏墨本所錄合惟施本無放字止下有心字薛本放字在蕪下亦無心字音訓云僅存微字今漸剝落所謂微字者疑卽此本𠄎字之誤第九鼓首行旣下似灑字五行丙申旭下劉二至定本作𠄎薛本無音訓亦闕玩其迹不似𠄎十三行大字諸本皆誤作天惟馬氏本作公謂大來與此合第十鼓音訓存二十三字今本皆殘闕潘氏云此鼓惟吳人恣極飢𠄎𠄎北二句成文又云北字今磨滅𠄎字古文苑云見魯侯彝按𠄎字見曾侯鐘古文苑誤也音訓所錄墨本勿勿伏而用大祝獻等字此本亦皆完善首行夕字存下體𠄎字全六行寓字音訓作寧五行享上有曾字𠄎足補諸本之闕脫本之中以此最爲精善文之全者四百三十餘字大中丞阮公前視學兩浙時取范氏天一閣所藏並參以明初諸本辨析淵微推究字體重加樞刻置之府學明倫堂壁間人人復見善本足以嘉惠來學矣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周中孚

南屏山興教寺後有摩崖隸書字徑八寸先家人卦次樂記又次中庸書法俱相同家人卦自家人利

女貞。至反身之謂也。一百九十三字。分十二行。樂記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一百九十二字。分十行。中庸自子曰道不遠人。至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一百九十七字。分十行。大凡五百八十二字。三十二行。後正書六字。曰右司馬溫公書。案咸淳臨安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朱竹垞南屏題名申之曰。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洧詩有云。涑水厓碑半綠苔。春游誰向此山來也。竊謂朱所引據。其謬有五。歷來簿錄。從無宋鑑之書。而稱曰家有一也。中庸與家人卦。果以幾字成一葉。而得成此五卷。二也。所書獨無樂記。三也。諸大臣聞諭而刊于石。不稱名而稱爵。四也。摩崖之字。一小斷不能上石。故必徑八寸耳。若作座右之銘。止須漢唐石經字樣可也。今日日夕置座右。使縣諸壁間歟。抑使內侍承之以手。更番迭示歟。五也。倘宋鑑有可信處。則此五卷恐別是一種。而非摩崖家人卦之類爾。朱氏不知從何得此。其撰經義考。于刊石類竟著錄曰。司馬氏光云云。而不一別白之。區區題名。宜其存之不革。與西湖志碑碣門。似鑒于此。不采光書之說。別作案語于後云。致光之父司馬池。于康定元年。知杭州。後亦封溫公。或其守杭時。書此以教民。正未可知。光本傳。稱光于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因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省視。故池有敘述吳越風俗文。係光代作。見于傳。

家集。此段摩崖。大抵池爲守時所刻。故咸淳臨安志亦稱溫公書也。案池雖贈溫國公。然當是時。人皆以此稱光。故東坡撰光墓碑。亦曰司馬溫公神道碑。豈得以子之通稱稱其父哉。志不實指池書是矣。乃復牽連光本傳及代作吳越風俗文事。謂池爲守時所刻。且誤認臨安志之溫公爲池。何也。且代作文事。或可證摩崖之爲光書。斷不可證摩崖之爲池書。而摩崖之究屬誰刻。則從來無左證也。惟周公謹武林舊事。謂是唐人遺蹟。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朱氏題名及西湖志皆以其說爲非。則請得而旁通之。幽居洞摩崖隸書。有良其輔言有序悔亡八字。又有𠄎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等字。字俱徑六寸。又太子灣摩崖隸書。有左傳晏子語。自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至禮之善物也。五十字。字徑一尺。書法視家人卦或大或小。皆無書人名氏。著于末行。自必家人卦之類。與此俱一時所書。不得以家人卦三篇字數較多于此。遂坐實一人所書。或者因家人卦旁有琴臺二字。米芾書二字。恐其與前相混。故妄綴某人書一行耳。然而不可考矣。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陶定山

摩崖家人卦。及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凡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凡百九十七言。在南屏山。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朱竹垞言家藏宋鑑。有高宗紹興六年諭大臣以司馬光所書中庸家人卦隸字。真似漢人事。疑當時承旨所刊。然所據宋鑑。藏書家不著於錄。未敢徵信。

或云光父池嘗判杭後亦封溫公嘗書此以教民亦屬臆說今案家人卦貞字敬字皆不避諱疑非溫公所書武林舊事謂是唐人摩崖八分書後人於石旁刊公名者較爲近之若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稱其篆書遒勁則未見其書而妄識之爾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

吳東發

南屏摩崖隸書家人卦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司馬溫公書咸淳臨安志同獨周密武林舊事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案此說絕無依據徒以書後不署名臆度云然耳西湖志又云溫公父司馬池于康定元年守杭後亦封溫公此段摩崖大抵池爲守時所書此說似爲有據然龍華寺後有康定元年中秋二十四日司馬池等七人題名此何以不署名且池果工書龍華寺摩崖又何以假手于元翼邪朱太史竹垞云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書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家人卦後復有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以下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于石者此說最爲有據蓋惟此書爲宣取投進者故不署私款及後摩勒于石乃表之爲溫公書於情事皆合也朱子序溫公資治通鑑舉要厓曰公忠君愛國稽古陳謨丁寧反覆至于再三而不能已其書家人卦及中庸等以進者與進通鑑同意觀者于此當有以想

見其隨事納諫之忠悃。感歎興起。流連而不能去。其字畫之如何工。且有所不暇論。至別求其說以立異。夫亦可以不必矣。又太子灣有摩崖隸書。左傳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至禮之善物也。五十言。字徑一尺。書法與家人卦同。亦不署名。或亦五卷中之一與。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嚴杰

石經凡二十刻。光堯石經第十四刻也。高宗媚學嗜書。以鍾王爲法。得其運筆結構之妙。尤喜書經。嘗云。學字宜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時作小楷。以書周易。尙書。詩。春秋。左氏傳。章草。魯論。孟子。悉送大學。學。卽岳公飛之第。在前洋街紀家橋。右爲國子監。左爲武學。岳公被禍後。京兆尹王曠。因改公第爲學焉。紹興十六年。秦檜請經鐫石。遂詔刊立於首善之閣。以貯之。閣牌四字。亦思陵所書。周彥廣乾道臨安志記之詳矣。後淳熙四年二月。詔守臣趙礪老。改建閣。奉安石經。置墨本於閣上。碑本於閣下。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趙君復以高宗所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請摹勒石。補禮經之闕。孝宗從之。宋亡學廢。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於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時路官申屠致遠。力爭始罷。至正間。更爲西湖書院。閣廢而碑亦零落。明洪武中。卽書院爲仁和學。宣德元年。巡按吳公訥。收拾全碑。有碎折者。悉爲補。輾共得百片。置後殿及兩廡焉。天順三年。移建學於今所。石經亦昇致也。正德辛未。張公承仁。欲遷置府學。學諭李璧懇留而止。至戊寅。宋侍御廷佐。卒遷於戟門外。崇禎甲申後。廊圯乃嵌壁中。左壁碑易二書六。

詩十有二。禮記惟中庸一篇。魯論七。孟子十一。右壁碑春秋左氏傳四十有八。闕其首卷。而孟子一書。趙宋始升爲經。足補開成石經之闕。若猶古之樂也。之猶文王事混夷之混。古之爲市也。之也。必織布然後衣乎之然。或相什百之百。秦繆公之繆。狐狸食之之狸。而無筭者之筭。有答問者之答。歸絜其身而已矣。之絜。亦不殞厥問之殞。更可訂板本之譌。史稱思陵資性朗悟。博學強記。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良有以也。

宋高宗御書石經考

孫同元

漢魏唐宋俱立石經。今自唐石經而外。惟宋高宗御書石經。雖歲久殘闕。然尙有存者。可攷而得其梗概焉。一爲書經之人。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憲聖者慈烈吳皇后也。是石經非出於高宗一人之手。今則不可辨矣。一爲書經之體。據曾宏父石刻鋪敘云。易書詩春秋左傳及禮記五篇。皆楷書。論語孟子。皆草書。今攷兼用行書者。惟孟子。論語亦是楷書。疑曾氏誤。其異字。如孟子樹之以桑。樹藝五穀。樹皆作植。因避英宗嫌諱改易也。一爲書經之目。據李心傳中興繫年錄云。上寫六經。論孟皆畢。而元史申屠致遠傳。又言高宗所書九經。石刻。蓋李氏所云六經。以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五篇。兼孝經而言。攷洪邁御書閣記略。高宗所書。本有孝經也。至申屠所云九經。當指易書詩春秋左傳禮記學記儒行經解三篇。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言。以

元時已定學庸論孟爲四書。因合易書等爲九經爾。其時孝經石刻早已遺失也。一爲立碑之數。據萬歷杭州府志。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左傳四十八。禮記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共八十六碑。已殘闕不全。今則書又闕其一。春秋左傳又闕其十六。僅六十九碑而已。一爲立碑之地。據玉海云。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礪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爲名。迨宋亡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元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於行宮。取石壘塔。申屠致遠力護持之而止。然已大半散失。明宣德中。御史吳訥。收集殘碑。僅得百片。置仁和縣學。正德中。御史宋廷佐。復移之杭州府學大成殿後兩廡。後因廊圯。遂嵌諸兩壁焉。又攷東壁南有理宗御製絃四碑。據明楊一清記文。則石經八十六碑之外。尙有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各經卷末。皆刻秦檜跋語。明吳訥磨去檜跋。自爲文識其始末。又後附書目一碑。中列顏子之目。各史藝文志皆無之。不應南宋時尙存。後人皆疑其僞。此當因石經而類攷之者也。

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頃示許叔重粟主結銜。以汶長爲大銜。太尉南閣祭酒爲小銜。此論極確。生兄弟歸檢後。漢書得四證。漢三公府。本有祭酒之官。周澤傳云。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蔡邕傳云。中平六年。董卓爲司空。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胡廣曰。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其證一也。百官志。太尉屬官下。有黃閣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許冲上說文表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者。

或如東曹西曹之例。不必盡以黃閣冠之。其證二也。令史舊注百石。自中興以後。不說石數。其官甚微。故三公府得自辟除。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又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是長本大于令史。其證三也。許君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涑長。卒于家。漢制。令長尊。孝廉不能直除。故周澤傳云。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令長一也。許君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涑長。故史云。再遷。除涑長。與周澤傳官階正合。其證四也。得此四證。太尉南閣祭酒六字。直可依正史刪去。未審先生以爲何如。嘉慶庚申閏四月廿六日

再呈孫淵如夫子書

洪頤煊

前論許叔重粟主結銜。蒙中丞謬以爲可。後數日。臧君復持書來。據唐六典。親王府有東閣祭酒。西閣祭酒。各一人。晉初從公以上。並置東閣西閣祭酒。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蓋與東漢太尉南閣祭酒爲一例。生近復檢得衛宏漢官舊儀云。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稱司空南閣祭酒。陳元始知東漢三公府西曹。下本有此官。得此一證。非惟當日之官闕顯然。可爲范史舉孝廉三字增一佐據。并許君之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其見重于當世。

不徒五經無雙。可知矣。舊儀又云。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詔選諫大夫議郎諸侯王傅僕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足知東漢令長。皆取選于三公府四科。辟除。許君當日以太尉南閣祭酒除。洵長。亦其舊制然也。唯所稱太尉。書無明文。究不知爲何人辟除耳。嘉慶庚申五月十一日。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洪頤煊

右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二百卷。日本西條掌院記山井鼎所撰。東都講官物觀補遺。嘉慶丁巳夏。阮雲臺夫子視學兩浙。以日本元板活紙本。再雕于琅嬛僊館。以一本贈頤煊。頤煊始得卒讀是書。據凡例所引各本。有曰宋板者。足利學所藏刻本。有曰古本者。足利學所藏寫本。有曰足利本者。本學所印活字板本。有曰正德本者。明正德注疏本。有曰嘉靖本者。明嘉靖注疏本。有曰萬曆本者。明萬曆注疏本。有曰崇禎本者。明汲古閣注疏本。今中國所行。惟萬歷北監本。崇禎汲古閣本而已。餘不可悉得也。頤煊偶以他書所引證之。如隨大亨貞。貞上有利字。升積小以高大。以下有成字。柏舟鬢彼兩髦。髦作仇。且令翰有黃華。翰作菊。與釋文所引本同。曲禮主人辭不能亨。亨作烹。檀弓從若斧者焉。從上有吾字。鄉飲酒義。所以致絜也。絜作潔。與初學記所引本同。坤象曰履霜。堅冰。冰下有至字。檀弓使子路問之。子路作子貢。禮器二者天下之大端矣。矣作也。與藝文類聚所引本同。羔裘彼其之子。其作已。衡門可以樂飢。樂作爍。論語

舉一隅。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選注所引本同。雜卦。姤遇也。姤作遘。王制。示弗故生也。示作亦。學記。燕辟廢其學。辟作譬。與唐石經本同。緇衣。敝予又改爲兮。敝作弊。曲禮。酒漿處內。內作右。檀弓。凡在宮者。殺無赦。宮作官。祭統。論撰其先祖。撰作譔。與太平御覽所引本同。他如桓公六年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升官氏。升作并。與韓勅碑同。可訂今讀作开之誤。襄公二十八年傳。武王有亂。臣十人。亂下無臣字。與論語釋文同。可爲攻僞古文尙書者增一左證。定公四年傳。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民作氏。古人氏族竝稱。不可謂避唐諱也。洪範。五者來備者。下有是字。後漢書。李尋傳。作五氏來備。古氏是通用。後人誤衍一者字。又曲禮。客踐席。乃坐。作客踐席。主人乃坐。檀弓。還葬。下有而無槨三字。王制。屏之遠方。上有不變王三字。樂記。五成而分。下有陝字。表記。不犯日月上。有君子二字。義皆長於今本。山井鼎稱。足利學所藏古本。爲唐以前物。蓋亦可信其不誣矣。惟盤庚作福。作災。作依福。依災。依當是作字之譌。微子之命。序殺武庚。庚作康。古文康庚字相近。君牙。率乃祖攸行。攸作道。攸本作道。因譌作道。秦誓。斷斷猗。斷斷作鮎鮎。卽說文。詔字之譌。亦惜材力有限。尙不能考覈精當耳。昔人謂文選注一字一繖。頤煊于此書亦云。頤煊喜公之嘉惠。後學。重雕是書。而獲至寶也。因略書所見于卷尾。嘉慶庚申五月廿三日。

春秋異文解

趙坦

三傳釋經。爲例不同。其說自異。至經文同出孔子。而亦多互異者。公穀率多假借字。閒或雜以方音。由是

參錯疊出。今卽其紛糾者。一一疏通證明之。如隱八年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案鹽鐵論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邴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傳。浮邴伯者。孫卿門人。包邴卽浮邴。一聲之轉。爾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匏。說文枹。从木包聲。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音浮。此浮包通轉之明證。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傳云。公會鄭伯于郝。杜注。時來郝也。熒陽縣東有釐城。案來古音釐。時來之合言爲郝。故傳作郝。至釐城之釐。又郝之假音。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爲釐。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麩。陸璣草木疏云。萊藜也。此本韻訓也。說文萊。蔓華。爾雅作釐。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是知公羊作會鄭伯于祁黎。蓋假音字。僖二十一年經。會于孟。公羊作會于霍。穀梁作會于雩。案白虎通巡狩篇。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是霍與孟雩音相近也。故公羊作霍。若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鑊字爲霍字。亦足借證也。文二年盟于垂隴。公穀竝作垂斂。案易繫辭云。不封不樹。虞翻注。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禮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注。封當爲窆。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鄭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此方音隴斂相通之明證。文十一年經。楚子伐麋。釋文麋。九倫切。公羊作伐圈。案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釋名。釋首飾篇。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說文。圈。从口从卷聲。是圈字與九倫切之麋字。音正相近。宣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案列子黃帝

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禮記郊特牲篇。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是方音無有牟音。故公羊作牟婁。宣十八年經。楚子旅卒。穀梁旅作呂。案國語周語云。昨四岳國。命爲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注。呂之爲言膂也。是呂旅音同義通也。哀十年薛伯夷卒。公羊夷作寅。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徐邈以真反。又音夷。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案夷與寅。古音不通轉。古方音則通。廣韻旣收寅入真韻。復收寅入脂韻。亦因方音而兩收。然則公羊作寅。殆讀寅爲夷爾。若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讀辰爲夷矣。凡若此類。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間以方音。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殆謂是歟。

箕子之明夷解

周中孚

易言箕子之明夷。與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皆商事也。故馬季長卽以箕子之事注之。曰。箕子。紂之諸父。明于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爲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爲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案象傳。明言文王以之。箕子以之。箕子與文王竝稱。益知馬注之確。所以虞仲翔注象傳。亦卽本馬爲說也。漢書儒林傳。專載諸儒傳經原流。不及兼采衆說。獨于孟喜傳附一說云。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蓂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切。以此不見信。觀孟堅之載此。非有取于其說也。正以其說之穿鑿。示人以不可從爾。故顏師古亦卽引豕傳以證其說之妄。然後爲之解曰。蓂茲言其根蓂方滋茂也。其見卓矣。釋文載劉向說云。今易箕子作蓂滋。又載鄒湛說云。苟爽訓箕爲蓂。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可見持其說而信之者。未始無其人也。近儒尙有引趙賓之說以證孟喜之卦氣。而復引朱文公說云。疑當時箕子曾占得此爻。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二說兼收。自相抵牾。宗漢學者。當如是乎。

游豫解

周中孚

孟子述晏子之引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趙氏注云。豫亦游也。游亦豫也。案游與豫。明是兩事。攷之晏子內篇問下。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又管子戒篇。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豫作夕。聲轉而誤。因知引及夏諺。正是分證春秋兩句。再徵之文選。東京賦曰。旣春游以發生。啓諸蟄于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薛綜注云。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嶽。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李善注復引晏子以明之。與孟子同。是張衡亦以游屬春。豫屬秋。趙注旣不與管晏二子合。又與張賦所云亦異。此趙注之不可從者。阮中丞師云。邪卿復壁。所當見諒于後人也。

爾雅釋畜簡致

周中孚

爾雅釋文云。釋獸釋畜二篇。俱釋獸而異其名者。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故釋畜唯論馬牛羊雞犬。釋獸通說百獸之名。案釋畜有云。馬八尺爲駮。牛七尺爲犝。羊六尺爲羝。彘五尺爲狔。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鶡。總題之曰六畜。依檢全篇。獨闕彘屬。陸氏不置一辭。何與。然失之于此。猶可得之于彼。釋獸寓屬有云。豕子豬。豨豮。幺幼。奏者羶。豨生三豮。二師。一特。所寢槽。四豨皆白豮。其跡刻。絕有力豮。牝豮共卅五字。核其文法。與釋畜篇極相似。其爲錯簡無疑。試以此段歸入羊屬之下。題曰彘屬。庶成全篇。且于彘五尺爲狔句。亦前後相應矣。所可異者。左氏昭廿五年傳正義有云。豨有野豨。故因記之于釋獸耳。今案釋獸此段。絕不見有野豨。何得如孔氏所云。馬屬明有野馬。卽駟騶亦野馬也。故釋文云。一曰野馬也。牛屬之摩牛。犂牛。亦皆野牛。俱非家養者。何不記于釋獸乎。總之爾雅雖獸畜分篇。仍屬隨類而釋。不屑屑區而別之。猶之釋獸而及鳥曰嘯。鳥曰臭。魚曰須。并及人曰播也。然又不可援此爲例。謂彘屬亦不妨脫在寓屬也。邢氏于此段疏云。此辨豨之種類也。絕不言及野豨。尙屬有識。其不及錯簡者。郭注所無。則不及之。正義之體宜爾。近有新正義本。竟采引孔氏之說爲主。于釋獸篇目下。復申之曰。野豨非可常畜。而實爲豨類。故豨見于釋獸。此自序所謂耳目所接。時或失焉者也。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周中孚

左氏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明明周頌而杜注乃云逸詩何也案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解誼以為逸詩蓋毛詩未出人皆習于三家詩三家所未有者皆以為逸詩廿七年傳之注當是服注而杜氏仍之不革爾毛詩何作假恤作溢傳云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然則當以毛詩為正杜承寫本之誤而注曰恤憂也失之遠矣

直躬之直非姓解

周中孚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呂部躬或從躬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隸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蓋以善加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為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文高誘之注虛學士釋文攷證陳孝廉論語古訓所載此不博引為鄭君之所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為身之非矣至廣韻廿四職直字下云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姓氏急就篇直友諒注云直氏楚人直躬之後此雖知以躬為名而誤以直為姓氏所謂是非參半者也

接輿為楚狂名解

周中孚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是過孔子之門非車前也觀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可知故莊子人間世亦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接輿本即楚狂之名若字楚辭涉江接輿髡首

兮。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戰國秦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爲癩。指箕子披髮而爲狂。指接輿蜀志秦宓傳。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皆足爲證。若如注疏所說。則傳記諸書。皆不可通矣。高士傳又謂姓陸名通。更屬無稽。

孟子趙注誤字解

周中孚

孟子於答是也。何有趙注云。於音烏。歎辭也。汲古閣注疏本。微波榭單注本。俱如此。案音切之法。起于孫炎。漢末尙未有也。故覆檢全書。祇此有之。此必因孫氏音義有云。丁張竝音烏。歎辭也。而誤增耳。鄭君禮注。間有一二音切。皆是釋文附刊之後混入也。

孟子齊四境攷

蔣炯

聞解孟子齊國之四境者。曰。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竊以爲皆不合。蓋賜履實在境外。而春秋戰國疆宇大小又不同也。謹案史記田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然則齊之四境。東接鄒魯。西鄰三晉。南楚北燕。其大教也。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謂東平陸。則平陸。齊東境也。威王起兵西擊趙魏。趙人歸我長城。則長城。齊西境也。楚威王伐齊。敗之徐州。徐州北燕西趙。而楚寇得入。則徐州。齊南境也。桓公午五年。齊起兵襲燕國。取桑邱。

至宣王時。齊地未聞入燕。則桑邱齊北境也。

五霸攷

蔣炯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爲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注爲春秋之五霸。確是。丁氏釋孟子。從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竝存二義。而無所折衷。豈以嚴安云。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則五霸宜如趙注。以經文五霸三王之罪人。似統論三代之伯。又左傳椒舉六王二公。穀梁傳交贄子不及二伯。周伯唯二。但數齊桓晉文。則五霸又宜從丁釋。故不折中與。竊以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於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唯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皆受王命爲伯。征伐不得爲罪者。竹書紀年。夏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是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然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譚滅遂。伐宋伐鄭。晉未對命之前。已先入曹伐衛。戰楚城濮。至宋襄王者之後。例不爲伯。秦穆楚莊。僻在戎蠻。竝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衰周之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罪也。

釋朕

徐鯤

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字爲視。通志堂本已如此。唯董真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音訓。所引釋文。尙作聽字。與今本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二齊睽字注。竝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睽字注。引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睽字。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脫去睽字。目少睛本訓。致斯譌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作耳不相聽也。睽卦之睽。宜從耳也。

南仲辨

徐熊飛

常武之南仲。毛傳以爲宣王之臣。鄭箋以爲卽出車之南仲。皇父蓋其後也。說者遂謂皇父受命於南仲之廟。爲大將。程伯休父副之。案焦山海雲堂周鼎銘曰。司徒南仲。又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則南仲以司徒爲上帥。正合周官大司徒之職。所謂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南仲以司徒爲帥。休父以程伯爲副。皇父以太師爲監。皆以本職兼軍旅之任。則宣王時別有一南仲。明矣。或謂周鼎所銘。卽文王時之南仲。夫南仲爲文王屬。而文王尙爲西伯。則所稱對揚天子丕顯敷休者。又何說焉。不若從毛傳之說。不但常武之詩。朗然明晰。卽焦山古鼎所載。亦可免闕疑。

禹貢蠶桑說

朱壬

詁經者曰。禹貢兗州桑土旣蠶。外此無聞。今浙江古揚州地。蠶桑甲天下。綠蠶喜燥而桑宜濕。兗地卑衍。

九河未疏。淳澹瀦衍。受惡獨深。惟於桑宜。揚土塗泥。兼以五湖之浸。於桑亦宜。特當日水過多。人力未盡。故不見經耳。竊謂此說未盡。然禹貢蠶桑之利。非專屬兗也。兗稱既蠶。而所貢者絲與織文。他州雖不著。既蠶之文。而青貢絲。徐貢元織縞。揚貢織貝。荆貢元纁及組。豫貢織纊。不蠶而何以貢此。此外惟冀爲帝都。例無貢筐。雍梁二州無文。以言。今證以詩魏風言桑者。閑閑。孟子梁惠王篇言樹牆下以桑。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管陽。請曰。將爲繭絲乎。三晉古冀州地。可見冀亦宜蠶。雍梁二州。詩國風秦邠所跨之境。秦風車轄。言阪有桑。邠風七月。夏時之詩。言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可見雍梁亦宜蠶。不得云兗州而外無聞也。至荆揚蠶桑之美。亦不始于今日。齊語稱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而反。楚不宜蠶。何能使之貢絲。此尤東南古有蠶利之明證。然則禹貢獨著於兗者。何居。曰。治水莫重於河。河流泛濫於兗。九河未道。民居邱陵。竟無土可桑。是以特著其文。以見河爲害之驗。今兗州無復桑。亦緣齊桓塞九河而後。不能復故道。河勢屢移。禹跡蕩然。深爲兗患。則土仍不宜桑。此與禹貢殊者矣。若蠶性惡濕喜燥。乃就食葉而言。故禮云風戾以食之也。其地之卑濕。不在所忌。江浙飼蠶者。水鄉居多。而曲植簾筐之用。有以使蠶遠於地。而不受卑濕之患。何嘗以蠶性燥濕異宜。分別古今地利歟。至東南禹功不及。以江浙正當入海之處。不必復施功。若疑禹時東南人力未盡。未宜蠶桑。亦附會之說也。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案春秋經。仲孫閱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三十四。史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其將死也之文而誤。云繇大司寇行攝相事。案韓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孔某。命爾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空兼大司寇。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且古者不以相名官。史因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孔某相之文而誤。誅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甯氏蓋滅已久。牢曰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巷黨人。吳楚稱子。卽禮稱南蠻。雖大曰子。非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攷子淵年三十二。厄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子之弟。則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稱爲出公。左傳。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闕止字子我。遭田常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擊晉人而卒。先吳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伐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不得謂越戮其相。費季孫邑。郈叔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則謬增郈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彊符七十七人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此其偶有疎謬。未加深攷者也。

周南召南解

王仁

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程大昌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愚案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汜江沔。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蓋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序詩云。在南郡南陽之間。加之間字。最爲該括。漢地理志。南陽南郡。並屬荊州。揚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也。至以雅以南。箋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任與南古音義不別。鈞命決亦云。南夷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無名爲南樂者也。

許叔重木主結銜議

孫星衍程作

撫浙使者阮雲臺先生。旣設詁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于堂中。與臧文學鋪堂舍。生洪茂才。頤燿。震燿。議所以書木主銜者。臧君以謂。許君之子冲。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比范史稱。洵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洵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洵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貴臣。洵長宜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前官可也。

且許冲上書止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涑長。范史則据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句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涑長尊于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涑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涑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涑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云。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涑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不得止題太尉祭酒。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兼題之。如孫君議。

詰經精舍文集卷四

策問并對

問史例仿于馬班。

何蘭汀曰。春秋繁露云。春秋無達例。自何休公羊解詁。設科分例。見于徐彥疏。杜預爲釋例一書。實後世史家言例所由仿。

趙坦曰。左氏釋春秋發凡例四十有九。是爲史例之權輿。而馬班變通之。

古人重三史之學。

汪家禧丁子復曰。三國志呂蒙傳注。江表傳引孫權之言。三史與孫子六韜左傳國語並稱。晉已前以馬班所著合東觀記爲三史。

丁子復又曰。吳錄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唐制以三史舉入官。

李迥孫曰。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氏班氏范氏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

汪家禧曰。今以馬班合范史爲三者。從唐已後稱也。

豈不以先秦三代服物典章猶有存者。固有所本而爲之與。

徐養原曰。四部分目。始于荀勖。班志列太史公於春秋。蓋其時經史未分也。史記與尙書春秋相表裏。兩漢去古未遠。典章制度。有三代遺風。鄭康成以漢法況周禮。良有以也。

周中孚曰。班固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然固止就記載之書而言。其實六經傳記。及石氏星經。顓頊夏殷周魯麻諸書。俱取之。漢書則取之史記。後漢書則取之謝承薛瑩諸家。

蔣炯曰。太史公爲史記百三十篇。其後劉歆及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相次撰述。猶名史記。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刪煩補略。作後傳六十五篇。固因踵成漢書。凡百篇。固又受明帝詔。與陳宗。尹等。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未就。晉司馬彪。則有續漢書。華嶠。則有後漢書。惟十典未成。其書後竝散佚。至宋范蔚宗。作後漢書百篇。今觀其大典。若王吉之請述舊禮。明王制。劉向之興辟雍。設庠序。匡衡之改郊兆。何武之定三公。張純則定郊廟冠昏之制。東平王蒼。則制車服冠冕之儀。先秦三代服物。不可考與。

汪家禧曰。龜策傳。首足開仰之奧。倉公傳。五色診候之微。技術之精。後人無通其意者。其所據之古。可知矣。班書如刑法志。因井田定軍賦之法。食貨志。左右塾之教。及採風閭里。皆古制之未見六經者。後

漢崇尚古學。白虎議奏。東觀閣書。冕服遵臯陶之篇。石經定異同之準。且續志禮儀。所詳養老案戶諸制。證以桓榮傳。知祖制之制行。證以江革傳。知引年之制存。非虛慕古而能實行之。豈魏晉已下所能仿佛與。

史記載尙書。多孔氏古文說。有百篇之序。然及周公揃蚤。雷風葬畢之事。殆兼有今文家說與。

周中孚曰。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如五帝本紀載堯典文。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甘誓文。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罔誓文。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皆孔壁真古文也。而百篇之序。今古文俱有之。夏殷周本紀暨魯世家。亦多所采輯。魯世家有云。初成王幼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竊謂遷本。今文家說出。于尙書大傳。以成王葬周公於畢。而有暴風雷雨之事。觀之可知。顏師古漢書注引此事。俱作大傳也。徐養原曰。百篇之序。惟古文有之。而今文無之。王充論衡曰。或說尙書二十八篇。法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以尙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此今文無百篇序之證也。揚雄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雄與劉歆同時用古文說也。漢書藝文志曰。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班志本劉路。亦古文說。此古文有百篇序之證也。趙岐注孟子曰。逸書有舜典之序。逸書卽古文也。史記載百篇之序。適足明。

其爲古文說耳。然亦兼採今文。如金縢是已。漢儒金縢有二說。揃蚤沈河。本諸蒙恬。雷風葬畢。出於大傳。論衡以葬畢疑爲今文說。奔楚爲古文說。史記兼載二事。蓋史家廣記備言。與經生專門之學不同也。遷春秋時事。則操左氏。左氏于春秋爲古學。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載論語。多與今不同。亦從安國問故而得之。

徐鯤曰。魯世家載成王少時。周公揃蚤禱神一事。蒙恬傳亦引之。載暴風之變。在周公既卒之後。事亦見尙書大傳。所云葬畢。與書亳姑序又合。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不知蒙恬伏生竝及見未焚之書。然則俱謂之古文可也。

孫同元曰。魯世家兼載金縢兩說。或以爲今古文之異義。以書序證之。則周公揃蚤雷風葬畢之事。其亳姑逸文乎。

張鑑李遇孫曰。王充論衡感類篇。以揃蚤沈河爲古文家說。以葬畢暴風爲今文家說。前說于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奔楚。後說出亳姑序。與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喪服篇。前漢梅福傳。後漢周舉傳。張奐傳。說竝同。要皆是今文說也。

洪頤煊曰。堯典宅西曰昧谷。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鄭傳古文。今史記反作昧谷。牧誓如熊如羆。史記作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說文离字注。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文選東都賦注。引歐

陽尚書說云。螭。猛獸也。史記作離。本今文也。

洪震煊曰。五帝本紀云。便在伏物。史記索隱引大傳文。周本紀紂囚西伯于羨里。閔天之徒。求美女文馬之屬。獻紂。以釋文王。亦見尚書大傳。凡此皆參用今文家說也。古文一家之學。而今文立于學官。齊魯大師無不傳今文者。伏生親見百篇。雖亡書數十篇。而其說實信而有徵。則參用今文。未爲過也。

汪家禧曰。盤庚三篇。遷謂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而作。而高宗彤日。又謂作于祖庚時。與百篇之序。違非盡用古文也。至百篇之序。實與壁書俱出。何以明之。伏書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篇。而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是今文家直未知有百篇之目矣。又曰。葬畢之事。書序明屬之亳姑篇。與金縢無涉也。

丁子復曰。孔氏古文。本有湯誥篇。史記殷本紀載湯誥之辭。自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以下至女無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以下。凡二十八字。其餘尙多散見。當時張霸之徒。僞古文未出。此文亦當從安國問得而采入者。似可補古文之亡逸也。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遷殆以序出孔子與。

嚴杰曰。史記據百篇之序。作夏殷周本紀。去取多不可解。如五帝紀無汨作九共。稷飲大禹謨。殷本紀無釐沃疑。至臣扈伊陟仲丁。河宣甲祖乙。周本紀及世家無旅。藝旅。巢命。君牙。殷紀有大戊而書序無。

之。星術案。有大戊。則女鳩。女方當爲一篇也。

趙坦曰。古者經與序別行。笙詩六篇亡而詩序不亡。尙書百二篇佚而序不佚。故本紀中多引之。伏生作大傳多用書序。是書序爲今文家說。司馬遷雖從安國問故。而今文當時獨盛。故史公竝取之。

王仁曰。注史記者。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其例以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與伏生尙書同者。則用馬融鄭氏王肅所釋。如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亦足證僞孔以錄訓麓之誤。周本紀有武王渡河。白魚躍入王舟之語。具見今文泰誓。馬鄭爲之注。

年表紀甲子始于共和之元。上一格題庚申等字。次格爲裴駟引徐廣歲在庚申之語。或以甲子爲徐廣所增。然乎否乎。

陶定山曰。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之元。上一格題庚申等字。次格有徐廣曰。自共和元年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後人謂甲子徐廣所紀。然貨殖傳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後漢書有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之文。是古人未嘗不以甲子紀歲。而表之自庚申終于甲子。洵屬遷本文矣。

張鑑曰。共和元年。上書庚申二字。裴駟集解因有徐廣云。歲在庚申之注。注者如水相注。若果徐說。不得居一格矣。

洪震煊曰。十二諸侯年表庚申等字。列于支以紀元。是史公本文。顧或疑爲徐廣所加。并有謂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上一格爲宋以後校刊者所增。此則非也。案超辰之法。特始于劉歆三統曆耳。太史公固不言也。天官書云。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據此則知歲星行十二年。適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又云十二歲而周天。假令有百四十四年超辰之說。則必將云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十矣。故自太初元年丁丑。直推至共和元年。無可疑也。且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是歲爲乙未。王莽傳于始建國五年云。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服虔注云。倉龍。太歲也。傳又云。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是爲天鳳八年。歲星在申。太歲在巳。上距高帝太歲在乙未。已二百二十七年。夫三統作于王莽之前。雖具超辰之法。而其時已不用超辰如此。星衍案。超辰者。歲星也。歲星行有餘度。故積久則超。所謂龍度天門。非太歲也。太歲超辰。則年上起月。

·月上起日。與之俱超。豈理也哉。後漢書律曆志。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云。四分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申。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蔡邕議亦云。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此所謂歲卽太歲二議。蓋太史公年表之法。且天官書明云。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亦可知太史公當日以干支紀年。正無容執超辰之說。疑年表庚申甲子等字爲後人所加也。

孫同元曰。十二諸侯年表第一格題庚申等字。似是太史公本文。故徐廣注則退下一格。其六國年表及秦楚之際月表。不復贅列干支者。以推算可知也。

張鑑蔣炯嚴杰王仁皆同上說。

徐養原曰。古者不以甲子爲年名。以甲子紀年。起于王莽之世。年表首格題庚申等字。不特非史公之舊。亦非褚先生所加。故或以爲徐廣加之。

周中孚曰。下六國表秦楚之際月表。上格無題字。而惟有集解引徐廣乙丑壬辰字樣。知此爲後人紀于表首。以便觀覽。非特不出太史公手筆。且竝不出裴駟司馬貞諸人也。而鄭樵通志謂太史公紀年以六甲。豈不謬與。

洪頤煊李遇孫胡敬丁子復汪家禧皆同上說。

史公言孔子序尙書無年月。疑則傳疑。今推步家有帝嚳唐堯甲子。何所本與。

汪家禧曰。劉歆三統厯推上元以來。直以算得之。然世遠難稽。如易乾鑿度謂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隨袁充謂堯以景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紀。皇甫謐謂堯卽位在甲辰。皇極經世同其說。蓋本無實據。各以術推之。

何蘭汀曰。劉恕撰疑年譜。以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恐後人以疑事爲信。穿鑿滋甚。

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則共和以前甲子可疑也。

蔣炯曰。今推步家有帝嚳唐堯甲子。見于竹書紀年。原本紀年久亡。今本乃後人掇拾成文。殊不足據。但易緯稽覽圖。有甲寅伏羲氏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二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蓋當時六厯齊行。厯代各有年譜。後人因以甲子推之。大要出于帝王世紀爲多也。

徐養原曰。太史公曰。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厯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是則傳會之說。自古有之。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又復錯互。推步家固以近測爲主。尤必遠稽經傳。以構虛之言。課徵實之學。承襲譌謬。動輒齟齬。雖精如一行。明如若思。猶牽惑于舊聞。況其凡乎。

嚴杰曰。鄭氏詩譜敘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而推步家論帝嚳唐堯甲子。言之鑿鑿。張守節論史例云。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說本皇甫謐。謐作帝王世紀。要皆以意爲之。

范景福曰。謂唐堯元年在丙子。竹書紀年之說也。在戊寅。羅泌路史之說也。章俊卿山堂考索。作癸未。皇甫謐帝王世紀。邵康節皇極經世。皆作甲辰。今以三統術求之。上元至伐桀之歲。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轉滅夏后氏繼世十及王在位四百三十二歲。虞帝在位五十歲。唐帝在位七十歲。餘一十四萬〇九百二十八歲。爲上元。至帝摯末年。求帝堯元年。應加一算。得上元至帝堯元年。積十四萬〇

九百二十九。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去之。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算外得癸未。此與山堂攷索之說合也。萬季野紀元彙攷。別有舜攝位二十八載。宅憂三載。夏十七王四百四十歲。較漢書所載帝系嬴八歲。以之減積年得上元至堯元年。積十四萬〇八百九十。盈元法去之。餘二千三百八十。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算外得甲辰。此與皇甫邵氏說合也。大抵歷年既久。書缺有間。未必非後人遷就游移。以求符合。疑者闕之可也。

周中孚曰。漢書律厯志。祇言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厯。而不及帝嚳唐堯。續漢志論。亦曰黃帝造厯。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而推步家從積算。以推甲子。始于黃帝元載。歲在甲子。帝嚳唐堯甲子。亦厯厯有據。皆本之帝王世紀竹書紀年云。

洪頤煊曰。今厯有甲子紀年。起于劉歆三統厯。竝不以此上推上古厯年。故記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仍用歲星紀年。自皇甫謐撰帝王世紀。始用甲子。裴駟引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卽今推步家所本。乖古法矣。

孫同元曰。推步家所云帝嚳唐堯甲子。本之帝王世紀。不足據也。丁子復曰。卽以堯論。或以爲元年丙子。或以爲戊辰。或以爲甲辰。

世家有孔子。以鮒至安國。世有博士。如世祿之家。王安石嘗之。豈知言與。

周中孚曰。孔子世家。末敍孔子布衣。傳十餘世。鮒爲陳王涉博士。襄爲孝惠皇帝博士。安國爲今皇帝博士。宛如世祿之家。但遷之創例。則不在此。此乃尊崇之至。等于有土之君。范氏後漢書以無位之鄧君。竟與大司空張純。侍中曹褒同列。深得史遷之意。

蔣炯曰。自孔鮒爲陳王勝博士。後及安國皆爲博士。如世祿之家。至建武中途封孔安殷嘉公。十三年改封安宋公。位在漢三公上。蓋漢世尊崇孔子。固與周後同備國賓。不敢以陪臣而褻之。何安石之妄有所訾耶。

陶定山曰。自孔鮒至安國。世爲博士。此正叔孫豹所謂立德立功立言。德不朽者。其祿亦世。置之世家。乃史公之特識。

洪震煊曰。索隱補序云。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代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何間然。此唐人據實之言。終勝宋人鑿空之論也。

嚴杰孫同元曰。世守其德。猶世守其土也。王安石嘗之。蘇轍撰古史。改爲列傳。晁補之辨其非。

張鑑曰。王安石以爲史遷自亂其例。夫所謂例者。蓋後人効法之說。如貞觀中命著作佐郎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也。若史公仿尙書爲紀傳。何取乎例。

厯書第四厯術甲子篇終于建始。豈史公本文與。

蔣炯曰。厯書厯術甲子篇。紀年終于成帝建始四年。索隱云。太始四年以後。竝褚先生所續。蓋史公撰史記。本止于是年也。張晏錄褚先生補史記十篇。不及此類者。蓋史公原書。本有此篇。褚止續其餘。故不記也。

孫同元曰。厯術甲子篇。所載厯法。仍是四分而非太初。且中有建始年號。其爲後人所補無疑。

李選孫曰。史公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又何蘭汀同曰。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三年者一。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皆爲後人所續。厯書終于建始。非史公本文也。

徐養原曰。厯書爲後人所補。其誤有三。旣補史記而用四分術。一誤也。年名與爾雅天官書不合。二誤也。以太初之改元爲甲寅。三誤也。

陶定山曰。建始乃成帝四年。較之將相名臣年表。續至鴻嘉元年者。相距又先九年。足證少孫前後補綴之迹。

洪頤煊曰。索隱引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顛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

時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漢書王式傳云。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今篇末記及建始。正其所補也。

汪家禱曰。馮商續太史公。見于漢藝文志。至史通所記。又有衛衡史岑諸人。不僅褚少孫也。周中孚曰。厯術甲子篇後。復有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以至末祝犁大荒落建始四年。後人推衍續增之。已不知太初元年甲寅之爲托始。而直以爲武帝太初元年甲寅矣。故所紀甲子。無一不誤。如建始四年爲壬辰。而誤爲己巳也。竊恐尙非褚少孫之筆。

太初元年是丁丑。乃云闕逢攝提格。漢志又云太歲在子。何也。

徐鯤曰。厯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者。此殷厯之元。太初厯所用故也。下又載焉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共七十六歲。乃厯家一蔀之法。蓋閏法以十九歲爲一章。四章而得蔀首。與紀年不同。不特太和征和以下年次。爲褚先生所續。卽太初天漢年次。恐亦非史公本文。蓋紀年甲子。卽太歲所在。天官謂之歲陰。第天官歲星。用石氏經而不用太初厯。如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天官云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漢志云。石氏在氏房。太初在建星牽牛。建星卽斗。斗星紀之次也。再以漢元年歲在大棊之東井考之。天官與石氏在胃昴畢。太初在東井與鬼。可見歲陰卽太歲也。其以丁丑爲子者。良由太初改元以後。以建寅前三月退入上年。史官據秦正而書。所以先一年耳。如漢

元年乙未而云太歲在午是也。

陶定山曰。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于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又曰。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下云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開元占經注云。太陰卽太歲。是古以太歲太陰歲陰爲一。且斗牽牛推十二辰爲丑宮宿。太歲右行在寅。歲星左行在丑。至謂太初元起丙子。而後人命以丁丑。以爲太歲超辰之故。不知太初改元之正月爲丁丑歲。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厯。故云太歲在子。非超辰之謂也。

徐養原曰。太初元年本丁丑。而云太歲在子者。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其謂之闕逢攝提格。則一行曾言之。而王厚齋述之矣。漢興以張蒼言。承秦用顓頊術。至武帝改用太初。則太初非秦術。卽非顓頊術。東京竄誦馮晃陳光皆以爲宜用甲寅元。蓋祖張壽王之說。壽王謂太初術宜改。則太初不用甲寅元。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則顓頊術亦未必用甲寅元。古法旣疏。又多依托。如此之類。姑從闕疑。至小司馬謂史用太初。漢用三統。故不同。夫漢書先敘太初。次述三統。截然不紊。何容相溷乎。又謂爾雅近代之作。所記年名不同。似轉以爾雅爲不足憑者。尤可怪也。

嚴杰曰。太初元年丁丑。以先一年丙子冬至下詔定厯。故志云太歲在子。上文云其以七年爲元年。唐

志日度議云。漢太初厯元起丁丑。命曰焉逢攝提格之歲。孟注漢志。誤以太初之元當是甲寅。不知甲寅非太初年名。乃歲星所起之本度。律厯志迺以前厯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卽斗星也。然則是時日月會丑寅。歲星去日半次。本度則在寅宮。故云得闕逢攝提格之歲。

孫同元曰。太初元年是丁丑。而漢書云丙子者。以定厯在上年冬至之故。至闕逢攝提格。乃指歲星所起之本星度言。非太初元年又可名甲寅也。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且爾雅釋天。明題歲陽。而不名歲陰。張揖廣雅。亦云太陰太歲也。則知太陰太歲之無二。而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

周中孚曰。武帝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此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蓋著太初厯術之元。非是年爲甲寅年。甲寅月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況年爲甲寅月則爲丙寅。必不得爲畢聚也。

洪頤煊曰。漢書律厯志云。乃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古人紀年專用歲星。必得上元本星度。然後可以知歲星。寅歲居丑。正月晨出斗牽牛。卯歲居子。二月晨出婺女虛危。所謂歲名焉逢攝

提格者。卽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天文訓所謂太陰之行度也。自劉歆三統歷以庚戌爲上元本星度。下推太初元年當得丁丑。于是改太陰爲太歲。而後世紀歷者因之。故漢志有太歲在子一句。而史記無之。是卽三統歷之原文。史記之歲陰。漢書天文志卽謂之太歲。太初元年本丁丑。而云在子者。以所紀冬至在元封六年。故曰太歲在子也。但以太初元年本星度推太初以後歲星則合。推太初以前歲星則差。三統因創爲超辰之說。後漢書律歷志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者。百四十四年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故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八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明年歲在寶沈。倉龍辛巳。此所謂歲指歲星。倉龍指太歲。以三統丁丑求之。自太初元年至王莽時止。一百十餘年。歲星尙不超。度尙碑永康元年。歲在鶉尾。龍集丁未。按太歲在未。歲星在午。而云在巳者。太初元年至此。已二百七十一。年。超一辰故也。大抵史記用上元甲寅入算。可以不用超辰。三統用上元庚戌入算。不得不用超辰。其立法雖異。而其用算則同。以此知太歲卽太陰。不必分爲二也。

范景福曰。太初元年是丁丑。乃云闕逢攝提格是甲寅。蓋丁丑紀太歲所在。甲寅紀歲星所在之本星。度星紀之前一次也。作歷之法。每以歲前天正冬至爲起算之端。丁丑年日月五緯。俱在星紀丑宮。故步法皆起星紀算外。下詔定歷。乃在丙子之冬。故歷書曰。太歲在子。其時歲星在析木寅宮之末。故紀

之曰寅。而以天干冠之曰甲寅。歲星十二年一小周。將下推十二年當曰丙寅。上推十二年當曰壬寅矣。麻書云。以前麻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建第一星距斗第一星九度有奇。千古不易。正當析本星紀之交。曰已得。亦前次預推之辭也。卽以太初上元攷之。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歲星年行一次。而侵一分。百四十四年而贏一次。乃分一次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星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次有奇。甲子六十一周。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次。甲子當二千四百〇二周。故復更始。紀曰甲寅。若後漢書麻志曰。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此以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滿法六十去餘二十七算。自丁丑逆推算外得庚戌。此紀太歲所在之支干。非紀歲星所次本星度之支干也。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所謂龍度天門也。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今以三統超辰之術。上推春秋。推數附左氏傳。未嘗言太歲所在。而襄昭之世數見歲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三十年。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昭八年。歲在析木之津。十年。歲在顛頊之虛。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杜注。歲在星紀。服氏曰。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孔穎達疏。謂昭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以三統術推之。昭十四年之初。歲星在實沈。申宮之末。行一年至歲終。麻井鬼柳。

而抵鶉火午宮。越鶉首未宮。所謂龍度天門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然三統猶爲近古之術。故推春秋則符。若近測用歲輪推步。木星七十一平年又十二日有奇。行次輪六十五周。每日距太陽行五十四分有奇。在黃道上行。有遲留順退。大約每年行一辰八十七分辰之一。八十七年而超一辰。而星紀等次。又因恒星東行爲天盤動。非復古時之界限。江慎修曰。春秋時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宣城梅氏曰。古說疏闊。不獨歲星爲然也。

推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滿星數一千七百二十八去之。得歲餘九百九十。以百四十五乘之。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積次。得八十三。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以次餘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爲是年之初。歲星已入星紀次二十六度餘。當女四度。歲星大約一月行二度半。星紀次內。尙有四度。星行未及二月。已抵元枵之次矣。此條已見孔疏。卽三統術。

推襄三十年歲在降婁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八。歲餘九百九十二。積次九百九十八。次餘一百一十八。積次以十二去之。餘定次二。起星紀。算外得諏訾。以次餘乘除。得二十四度。爲歲星入諏訾次二十

四度。常畢八度。未行六度。二月餘抵降婁。注周七月。降婁旦中。歲星已入其次。五度餘矣。

推昭八年歲在析木之津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歲餘一千〇〇一。積次一千〇〇七。次餘一百三十七。
定次十一。起星紀。算外得析木。乘除次餘得二十八度。歲星入析木次二十八度。當斗九度。未行
二度。一月已抵星紀。

推昭十年歲在顛頊之虛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九。歲餘一千〇〇三。積次一千〇〇九。次餘一百三十九。
定次一。起星紀。算外得元枵。乘除次餘得二十八度。歲星入元枵次二十八度。當危十三度。未行
二度。一月抵詛訾。

推昭十四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〇三。歲餘一千〇〇七。積次一千〇一三。次餘一百四十三。定
次五。起星紀。算外得實沈。乘除次餘得二十九度。歲星入實沈次二十九度。當井十五度。未行一
度。半月抵鶉首。行一年。厯鶉首而抵鶉火。

推昭十五年歲星在午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〇四。歲餘一千〇〇八。積次一千〇十五。定次七。起星紀。算外得鶉火。無次餘。是年之初。歲星抵鶉火之初。當柳九度。歲終侵入鶉尾一分矣。

推昭三十二年。越得歲歲在星紀。

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一。歲餘一千〇二十五。積次一千〇三十二。次餘一十七。以十二除積次。盡爲是年更發初在星紀。乘除次餘得三度。歲星入星紀三度餘。當斗十五度。未行二十七度。十一月餘抵元枵。

洪震煊曰。太初元年是丁丑。而厯書乃云年名焉逢攝提格者。蓋太初始用寅正。創立厯法。而攝提格等名。不過借以紀數。非必謂太歲。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蓋謂如太歲在寅。則歲星在亥。日以正月次于亥。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正月斗建寅。以是定太歲在寅。如前年歲星在子。日以十二月次于子。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十二月斗建丑。以是定太歲在丑。推之十二歲皆然。周官注又云。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然則今厯太歲非此也。所謂今厯太歲。卽指東漢超辰一輩言耳。蓋太歲不超辰。而歲星超辰。則百四十四年後。歲星與日不能常應太歲月建之辰。以見。故云非此也。厯書之年名。卽天官書之歲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果居丑。則應以十一月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則太歲應在子。而

今謂在寅。以此知年名歲陰。非太歲也。太初元年太歲自在丁丑。以歲星在子故也。其前一年爲元封六年。太歲在丙子。以歲星在丑故也。漢書律厯志云。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所云中冬十一月。乃元封六年之十一月也。漢高帝元年。歲在乙未。歲星當在午。而紀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則歲星尙在未。亦以前年之冬言之也。淮南王之元年。當漢文帝之十六年。歲亦在丁丑。而天文訓云。淮南元年冬。太乙在丙子。太乙卽太歲。實丁丑。而謂之丙子。亦在前年之冬也。史記借歲陰以定歲星所在。而太歲不言而自見。漢書則直以歲星命太歲所在。而不用歲陰紀數。雖異實同也。

張鑑曰。厯術甲子篇。年名焉。逢攝提格。司馬貞索隱云。漢志以爲其年在甲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厯不同。徐廣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然則太初厯爲甲寅。則歲陰在丑。三統厯爲丁丑。則歲陰在子。太初以前月爲歲首。故丁丑之春。卽丙子之冬是也。

漢書古今人表。分上中下。本于文子。豈得謂之臆撰與。

陶定山曰。古今人表。定以三科。分爲九等。前人如劉知幾品藻篇。鄭樵通志序。呂祖謙羅泌楊升菴等。咸詆爲妄作。然文子微明篇。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辨人。中五有公人。忠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

人。恐人肉人。小人。

星衍按太平御覽引肉人作視肉人。此文子中黃子曰。同舍諸君未及引。

又孫同元同曰。史記李將軍傳云。李蔡爲人在下

中。是品格之分。已先班氏言之。劉子元譏爲臆說。非也。

洪頤煊曰。古今人表。分爲九等。其曰上上中上上下下云者。卽王制班爵之次也。其曰聖人仁人智人愚人者。卽文子所定之名也。

周中孚曰。古今人表。本乎文子上五次五下五之說。實則借用禹貢田賦九等之目。造端自史記李將軍傳云。李蔡爲人在下中。索隱云。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是也。此表用章儒學。有功名教。觀其尊仲尼於上聖。顏閔思孟於大賢。弟子居上等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咸置中等。固譏史遷云。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誠知免矣。

王仁曰。古今人表。夔與后夔一人。而夔在上中。后夔出于下上。豕韋與韋一人。而豕韋在上下。韋在下上。范武子與士會兩見。計然卽范蠡兩見。其謬甚矣。若其分上中下。本于文子。不可謂之臆撰也。

汪家禧曰。古今人表序中。引孔子上次又次及下之言。援聖論以爲定準。恐未必襲文子之說。

五行傳。劉向之學。受自伏生。董仲舒亦爲此學。能求其本與。徐鯤曰。劉向五行。本於伏生。而董仲舒劉歆。各有所說。第仲舒公羊。向穀梁。歆左氏。而班氏會靡銓擇。遂不免爲劉知幾所譏。

徐養原曰。所謂洪範五行傳者。出于伏生大傳。洪範篇祀六沴之法。本無論說。至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於是始有五行傳論一篇。蓋就大傳中錄出別行而爲之論。今五行志中所稱說曰者。殆卽許商之書爾。劉向父子。數以禍福傳以鴻範。其說益詳。然劉向治穀梁春秋。與伏生尙書。同爲今文。故義可旁通。若歆治左氏春秋。以古文家言而通之于今文。何異以方柄入圓鑿。故劉歆之傳。獨異于諸家。如貌傳曰。有鱗蟲之孽。言傳曰。時則有毛蟲之孽。皆非伏生本文。殆歆以意增之也。按大傳曰。其祀禮曰格祀。鄭注以爲篇名。則古固有是禮矣。大傳復有十二月班朔之文。考其詞。多與鄭注月令所引王居明堂禮同。似王居明堂禮已有五行之說。然今本大傳山掇拾而成。此或近人附益。不足深信。要之小旻之詩。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記稱興亡之道。動乎四體。漢儒說五行傳。其意亦若是而已。烏得概以巫瞽目之。

嚴杰曰。宋書五行志序云。伏生剏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隨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

周中孚曰。五行志載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獨異。蓋夏侯始昌得之夏侯都尉。都尉得之濟南張生。而張生乃親得之伏生也。向之學原于伏生五行傳。說多本尙書大傳以立言。而董仲舒有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五

事等篇亦爲向所自出。故志所列諸說。董劉竝舉者十之七八。不得謂董治公羊。劉治穀梁。以所治不同致疑焉。

蔣炯曰。五行之學。始于伏生。其洪範傳所載五福六沴。若金沴木。則有服妖。龜孽。鷄禍。木沴金。則有介蟲之孽。水沴火。則有草妖。羊禍。羸蟲之孽。火沴木。則有鼓妖。魚孽。火水金木沴土。則有花孽。脂夜之妖。其應皆捷若影響。霍光欲廢昌邑王賀。夏侯勝言常有臣下謀上者。光召問之。勝以爲出洪範傳。光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厥後劉向實承其學。故隋志稱其書學出伏氏也。

孫同元曰。五行志多采董仲舒劉向之說。劉向作五行傳。其學出于穀梁。董仲舒出于公羊。二家所學不同。皆有合于春秋之微旨。或譏其好言災異。未免流爲讖緯。豈知漢儒天人之學。固非後世小儒舍陰陽五行而高談性命者可比乎。

地理志多本古文說。大坏大別。昆侖積石之屬。今悉用新說。移易處所。猶得謂之信而好古與。

徐鯤曰。地理志多引古文。大坏在成臯。大別在安豐。與桑欽水經合。欽固習古文者也。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臨羌有弱水。昆侖山祠。孔氏以昆侖爲國名。與古文異。

徐養原曰。漢儒釋禹貢山川。俱以地理志爲據。志稱古文者十有一。此孔壁之真古文也。稱桑經者七。其四在禹貢。此卽欽受之塗暉者。亦孔壁之真古文也。其直稱禹貢者三十有五。或是今文。或古今所

同者也。亦有實禹貢山川而不繫之禹貢。則以諸書習見。不必取徵于禹貢也。要之各有師授。非同臆說。且時既近古。必得其真。魏晉以降。好爲異議。如大別在安豐。而移諸江夏。積石在河闕。而移諸龍支。昆侖在臨羌。而移諸吐蕃。近世有殫精輿地之學者。猶謂古文說終南流沙陪尾。俱不可從。甚矣好古難而信古尤難。

周中孚曰。地理志一依禹貢舊說。而後儒解經。率移易處所。如大坏。鄭注云。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山臨河。豈不是大坏乎。孔穎達正義。謬謂瓚言當然。地理志六安國安豐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注書從之。星衍按明

中都志。大別山在今霍邱縣。近時修志。惑于新說。削之矣。杜預解左傳自小別至于大別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

江夏界。正義謬謂志無大別。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蘇軾亦以二別皆在漢上。又謂昆侖析支渠搜三國。皆籠織皮。但古語有顛例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三句。當在西戎卽紱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此皆不深究經義。而妄爲之說也。

孫同元曰。地理志多古文說。可據以證禹貢孔傳之失。如大坏在成臯。而傳以爲在黎陽。大別在揚州。而傳以爲在荊州。昆侖本西戎之別名。而傳以昆侖析支渠搜西戎爲四國。皆其任意移改也。至積石之在金城。雖與志合。但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于武帝時。而傳中已有此名。此又作僞之確證矣。

蔣炯曰。鄭注古文尙書。其說多與班志合。溝洫志大伾下。引鄭注云。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顏師古云。在成臯。爾雅山一成爲伾。山止一成。不必指最高之山以當之也。河渠書禹導孟津洛汭。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斲二渠以引其河。使大伾崇隆峻絕。禹方疏鑿之。不暇。何能斲二渠以殺其勢。水經注。洛水東逕成臯北。又東逕大伾下。又東合汜水。汜水爲成臯所屬。而修武故城。在今獲嘉縣北。地在成臯之東南。武德故城。在今武涉縣。地在成臯之東。亦與鄭合。惟臣瓚創爲黎陽之說。僞孔傳因之。至薛士龍并托之許叔重。不知黎陽地近冀而居北。使如瓚言。則經文東過洛汭。必云北至大伾。何以云至于大伾耶。則大伾之在洛汭東。明矣。下文又云。北過洛水。固瞭若指掌也。大別在六安國安豐南。班氏自注。鄭氏與司馬彪皆本之。惟杜預則以大別闕不知處。至唐孔穎達始以爲在漢上。元和郡縣志。遂以魯山當之。不知魯山一名翼際山。未嘗有稱爲大別者也。吾以爲其疑皆自杜氏啓之。案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今考安豐之東。卽爲蔡地。爲自豫章伐楚之道。過此則若英山羅田麻城諸縣。漢水東北逕行。插入其境。大別卽當在是。不必泥漢口瞰江之山。始足當之也。況楚居漢西。吳居漢東。濟漢則楚亦陳于漢東矣。而元和志稱大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其地當居漢之西北。非吳師所經。其可疑一也。使大別果近漢上。子常旣濟而陳矣。何以三戰之後。猶可陳于柘舉。及清發之敗。始渡漢而入郢。揆之地形。亦復不合。其可

疑二也。又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大別山。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與決水同出一山。靈山卽大別也。雩婁在安豐之南。此尤足證杜氏之譌云。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有弱水。崑崙山祠。馬融亦本之。至鄭氏言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尤可證後人吐蕃崑崙之誤。吐蕃之山。至唐始見。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有大山。名崑崙。皆非禹迹所導。唯臨羌差爲近是。而世疑其太近。不知崑崙在後世爲河源所出之地。不可移之。注禹貢。且析支在河關西。渠搜在方朔郡。皆與臨羌接壤。逸周書王會篇。正西有崑崙。雕題漆齒等九國。地理志燉煌郡。廣至有崑崙障。後漢書破羌安夷上。亦有崑崙山。此皆崑崙在近地之明證也。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是名大積石。唐儀鳳二年。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是名小積石。小積石卽水經注之唐述山。李賢注。桓帝紀云。在今鄯州龍支縣。卽禹貢導河處。是以小積石爲大積石也。元和志云。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爲大積石。則在唐時已有明辨之者。獨杜佑通典及蔡傳仍之耳。郡國志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其文未嘗不與班志合。又何必強移其名于塞內耶。

洪頤煊曰。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水經注引鄭注云。大伾。地喉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書正義引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以河南岸之山言之。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夏本紀集解引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書

正義不檢全文。妄謂漢志無大別。因據僞孔傳。謂大別在荊州。元和郡縣志。乃以漢陽東北之魯山當之。不知左氏定四年傳云。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吳在漢東。楚在漢西。既云濟漢而陳。則大別之在漢東。明矣。何得云荊州也。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有弱水。昆侖山祠。張守節秦本紀正義謂之小昆侖。卽禹貢所謂昆侖。釋文引馬融注云。昆侖在臨羌西。書正義引鄭注。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皆是。若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虛。山海經云。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又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泐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星衍按古言昆侖在西北。河水入蒲昌海。伏流。出于積石之山。今言昆侖在西南。河水不伏流。不經蒲昌海。以此爲異。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河源在其間。卽此山之西北隅。元史載世祖命篤什求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部。有泉百餘泓。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今復考河源去星宿海三百餘里。與雲南金沙江近。皆非禹貢之昆侖也。地理志金城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李賢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是也。太平寰宇記。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之地。屬金城郡。近人謂李賢誤認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積石。不知其實與漢志合也。

嚴杰洪震煊同上說。洪震煊又曰。溝洫志載禹道河。至于大伾。又云。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難以行平地。其所云平地，疑卽大伾。蓋一成之山，猶平地耳。班鄭之說暗合也。

胡敬汪家禧曰：蕭何收秦圖籍，具在故府。班氏因之作志，較之後人之臆測者，不可同年而語。不獨載古文書說爲可信也。

今世所傳古書爲藝文志不載何故。

徐鯤曰：今世所傳古書如神農本草、周髀算經、春秋繁露、列女列仙傳等，皆不見于藝文，或其時未經奏御，故不錄也。

徐養原曰：藝文志凡書六略萬三千餘卷，今所傳者僅十之一二，亦有傳于今而不載于志者，如孔叢子、關尹子、亢倉子、子華子及風后握機、李筌陰符、黃石三略、張商英三墳、豐坊詩傳之屬。昔賢已斥其僞，不具論。其志所不載而灼然知爲古書者，周髀算經。蔡邕言之。星衍按：太平御覽時序部，范子引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趙嬰

注之。鄭康成注考靈耀四極之遊，用其說。後之言句股者，奉爲鼻祖，不可謂非古書也。九章算經，據劉徽序，則張蒼所作，而耿壽昌補之。星衍按：鄭康成傳李賢注稱周公所作。康成注禮箋詩，兩言粟米之法，亦不可謂非古書

也。素問宏深奧衍，縱非黃帝之書，亦當出于和緩之流。乃漢志有黃帝內經而無素問，後人合靈樞而總爲內經。星衍按：靈樞經卽隨志之黃帝鍼經。其實靈樞自僞，而素問非僞也。難經艱深奇古，非扁鵲莫能爲。星衍按：隋志稱道藏本猶題黃帝，不知何時人去之。漢志有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而無難經。乃若子夏傳，固張弧僞作，而張弧之

前自有子夏易傳。或曰韓嬰。或曰馯臂子弓。或曰杜子夏。是亦西京之書也。石氏星經。固未必真。而天文志引甘石者。不一而足。星術管輯開元占經中黃帝巫咸甘石石氏星經各爲一册。是亦先秦之書也。志皆不載。是蓋有故。史家著錄一體祇據祕府所藏。其不入祕府者不載。荀勗之簿。王儉之志。長孫無忌之于隋。劉昫之于唐。皆同此例。唯阮孝緒七錄。兼及王公士庶之家。蓋處士山林著述。非國史經籍志可比。至歐陽新唐志。取唐人自著之書。一切採入。於是著錄之體爲之一變。曾謂漢志而有是乎。又有名見於傳而不見於志者。若春秋繁露。卽所謂說春秋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數十篇者也。今本取之儒家之百二十三篇。併爲一書。遂與志不符。有志其分而不志其合者。若楚詞十六卷。卽屈原賦二十五篇。及宋玉莊忌賈誼淮南劉向王褒之賦也。禮記或以爲出大小二戴。殊不然。然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別錄已有其書。而志不載。殆與楚詞同例也。有本非西京之書。而承譌襲謬者。揚雄方言。至東京之末。始有徵引之者。所載與劉歆書疑出依托。其不得與訓纂並列。宜矣。神農本草。始見于平帝紀。而有後漢地名。殆華佗仲景所作。焦氏易林。始見於明帝紀。而有東都事蹟。疑爲崔篆之書。水經有魏晉郡縣。當是裴秀京相璠一輩人撰述。而謬附于桑欽。他若孔安國之書傳。讀者知其僞矣。近又有孝經孔傳。尤僞之僞者也。服虔注左傳。饕餮引神異經。然其書誕甚。與十洲記及劉向列仙傳皆非古書。嚴遵道德指歸論。道藏有之。同王何之宗旨。非蓋公之真傳。至若師曠之禽經。浮邱之相鶴。朱仲之相貝。甯戚之

相牛黃帝之宅經。雖瑣悉不足道。然班志雜占有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形法有宮宅地形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或後人就其中取出別行。未敢決其爲僞也。更有名非而實是者。儀禮之名。起于後漢。在前漢則但曰禮而已。周禮之名。起于六朝。在藝文志則但曰周官而已。史記者。記事之通稱。在藝文志直曰太史公而已。有名是而實非者。家語爲王肅私定以難康成。非所謂孔子家語二十七卷者也。六韜爲武王言軍旅之事。臣瓚注賈誼傳引太公語。今見其書。劉勰亦有六韜二論之語。知出六朝已前。其果爲諸葛之所寫。徐淑之所誦。則未敢定。要非儒家之周史六韜也。星衍案藝文志周史六韜注本有或曰顯王時之語。是爲戰國時

書。隨志題姜尙撰。後人始疑之。鄭樵通志藝文略。有六韜五卷。又有改定六韜四卷。蓋宋元豐時刪其文。今通典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佚文甚多。家茂才同元輯爲一帙。六韜多韻語。眞古書。卽藝文志本也。五禮有軍。故入儒家。猶司馬法之在禮家。其機謀形勢陰陽技巧。則入兵家。蓋儒者勿道。班志有深意耳。復有志載其名。今有其書而不復別行者。樂記二十三篇。存者

十有一載。在禮記。而褚少孫採入史記。篇次互異。孔子三朝記。盡入大戴。裴氏三國志注有明文焉。而顏籀以爲大戴有其一篇。又不言何篇。殊不可解。弟子職。在管子書。小爾雅入孔叢子。此皆好古之士所宜急爲表章者也。至于易緯爲七緯之一。萌芽于哀平。篤信于光武。而班氏不著于錄。殆因向歆未校。不敢妄增耳。

張鑑蔣炯曰。藝文志所不載。如子貢詩傳爲豐道生僞撰。子夏易傳爲張弧僞撰。連山爲劉炫僞撰。歸藏爲薛季貞僞撰。晉乘楚樛杙爲吾邱衍僞撰。非若隨志良楛並收也。

洪頤煊曰。今世傳周秦古書。爲藝文志所不載者。據隋書經籍志問易類有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釋文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漢志易傳本有韓氏二篇。漢志本于七略。故不重出此篇。雜史類有越絕記十六卷。子貢撰。崇文總目云。或曰子胥。案此書下載春申君及紀年至建武二十八年。乃後漢袁康所作。星衍案本書外傳本事篇云。或以爲子貢所作。一說子胥所作。後人述而記之。則此爲古書。袁康續增于後耳。論語類有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案此書與孔子家語。乃王肅所撰。以證僞古文尙書者。竝非孔鮒也。如禮類有大戴禮記十三卷。小戴禮記二十卷。大戴八十五。小戴四十六。合之。卽藝文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也。雜史類有汲冢周書十卷。此書本不得之汲冢。鄭君注禮杜預注左傳皆引之。卽所謂周書七十一篇是也。舉此條。足知當日古書。經向歆父子校定。詳審精核。勝于隋志。餘如張弧之僞子夏易傳。毛漸之古三墳書。豐坊之魯詩世學。吾邱衍之晉乘楚構。杌雜出于唐宋元明人假托矣。

王仁洪震煊曰。宋王應麟作藝文志考。增入二十六種。真僞雜出。未爲盡善。循吏傳與酷吏竝列。豈取于寬猛相濟之政與。

徐鯤曰。寬猛相濟。惟于循吏言之。而虎冠屠伯之流。安能糾慢。循與酷乃所以相反而非所以相濟。史公敘酷吏。云在彼不在此。意可想矣。

周中孚曰。循吏則寬猛相濟。酷吏則專于猛而無寬。而豪俠大猾。有爲循吏所難整頓者。則有酷吏專

用刑以治之，亦國家所不能廢也。故史家俱爲之傳。

嚴杰曰：國之爲體有四，不外仁義禮制。法令刑罰而已。仁義禮制，政之本；法令刑罰，政之末。無本不立，無末不成。循吏與酷吏竝立，良有以也。

洪頤煊曰：史公序循吏於儒林之前，序酷吏於儒林之後，最有深意。序循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序酷吏云：民變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故於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自後世有貪酷殘酷之稱，始以酷吏爲惡名，非史公之本意也。

作史莫難于表志。史漢之後，范史則有司馬彪補志，三國六朝諸史表志，或具或不具。列代典禮略見于三通。宋徐天麟作兩漢會要，止就本書編次。此外漢事尙多其書，猶可補與。唐五代已來，皆有會要。三國六朝無之，有能纂輯成書，略言體例與。

洪頤煊曰：後魏書天象志，乃張太素所作。南齊志大半本于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載戶口，祥瑞多載圖讖，于七史最爲下劣。宋志兼載魏晉隋志，并及五代，亦非體例。杜佑通典，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三書皆史志之總匯也。惟鄭樵學識淺陋，頗多紕繆。宋徐天麟撰兩漢會要，上採班范二史，其外可補者，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劉珍東觀漢記，今傳于世。再採李賢後漢書注，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

世說新語注。司馬彪九州春秋。衛宏漢官舊儀。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義。以及鄭君三禮注。何休公羊注。說文。隸釋。隸續。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漢制。詳加攷校。當更完備。東晉以降。南北分支。帝系一門。當更詳別。又九品既興。門第日貴。封建門可補氏族。反切初起。四聲盛行。文學門可補音韻。餘如徐氏之舊例可也。

張鑑曰。近世補表志者。志則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表則有宋熊方後漢書年表十卷。宋蕭常續後漢書年表二卷。其他典禮載于三通者。尙可搜輯。則南北兩史。或可補與。

何蘭汀曰。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補之。三國志以志名而不作志。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闕者補之。姚思濂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入隋書。歐陽修撰唐書。有宰相方鎮宗室世系等表。五代史刪薛居正職官食貨諸志。別爲司天職方二考。

汪家禧曰。三國六朝典制可據者。亦止正史。然三國不立志。故疆域分置。及四分景初乾象之術。杜夔柴玉之議。或闕佚。或散見。惟沈約宋書。雖以代限。義欲兼通。魏吳蜀晉四代之事。均在網羅。卽觀樂志。凡魏祖仲宣之製。傅元荀勗之文。以及里謳塗舞。有係風愆者。悉爲甄錄。至隋志修于志寧。李淳風等。當時稱爲五代史志。其囊括數朝。鉅細兼備。有資考究。在晉魏諸史之上。今欲集爲會要。二史志其

淵藪也。然條分件繁，亦匪易易。六朝疆域，離合僑置，辨析爲難。且形執旣分，好尙異宜。如十六國元魏，各有更張。試讀北史盧辯傳，其末載魏官制，如大呼藥、小呼藥，義且難通，異同難析矣。

王仁曰：范蔚宗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章懷太子爲之注，志三十卷，則以司馬彪續漢書補之。宋熊方又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凡同姓諸侯王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條貫參稽，至爲精密。其三國六朝諸史，惟沈約宋書稱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而無表，則表之缺久矣。蕭子顯南齊書原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據晁公武讀書志，載有進書表，今書無之。當卽在所佚一卷中。蓋南北史行而八書俱微，世多不甚檢閱，故愈久愈佚也。杜佑撰通典，因劉秩政典而廣之，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黃虞，下暨唐之天寶，包括宏富，義例森嚴。厥後馬端臨通考、鄭樵通志，皆以是書爲藍本也。徐天麟作兩漢會要，所採止于漢書，未免稍隘。觀王伯厚漢制考四卷，疏通證明，較爲賅洽矣。

陶定山曰：徐天麟作兩漢會要，西漢止就班史採取，東漢則旁及門觀記及華嶠司馬彪袁宏等書，而漢官儀漢雜事諸篇，亦頗引之。然證以王應麟所採諸經傳注漢制考，尙可補所未備。

洪震煊曰：魏收志及于碑刻，鄭樵首稱夫氏族，意謂會要增此二門，必有可觀。

編年始于漢紀，濫觴于通鑑，而春秋有長厯可考，三傳事迹尙可博搜，與諸生研經有暇，將以博聞強識，

爲史館儲撰述之才。其悉述所知以對。

洪頤煊曰。以春秋長厯爲經。以三傳事迹爲緯。再博採三史、國語、國策、管子、晏子、淮南、呂覽、說苑、新序、諸書。凡有涉于三傳者。以人繫事。以事繫年。其無年月事迹可繫者。再仿左氏春秋外傳體例。當更精也。

周中孚曰。編年始於左氏春秋傳。然猶爲解經而設。至荀悅仿左氏作漢紀。實編年之史所自始。杜預春秋釋例。有長厯一種。推測時日。最爲明確。而春秋時事。亦有出于三傳之外者。明薛虞畿撰春秋別典。分十二公。編次頗稱賅博。惟不注出處。是其一失。宜更益以各書。依長厯分年排比。別作春秋長編。如李燾之輯宋事可也。

嚴杰曰。荀悅漢紀。復改紀傳爲編年。凡制度之沿革。人之忠邪。刑政賞罰之是非。與夫日蝕星變災祥。沴戾之作。各繫時以紀事。春秋書日書月。時有差誤。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長厯云。八月無庚辰。七月乃壬申朔也。桓公二年戊申納于太廟。長厯云。五月十日也。有日而無月。以五月乃己亥朔也。如斯之類。咸資考核。三傳佚事。見于周秦諸子居多。明薛虞畿春秋別典一書。所採雖未及十之一二。亦可見大凡矣。

汪家禧曰。春秋三傳外可搜輯者。諸子爲多。然傳聞異辭。矩長互見。如韓非子謂子罕劫君。謂孔子與

趙襄同時。尸子以抱鍾而朝之言。出于孔子。周秦以上之書。且如此。說苑新序之多不實。可知矣。且諸書隨文涉及。均無年月。綴繁爲難。明薛虞畿編春秋別典。分十二公。陳氏原耀因之作春秋戰國異詞。然分國編次。蓋亦以諸書之具年月者少也。

丁子復曰。杜預爲春秋長厯。列國事。尤班班可考。若周定王五年河徙。其時適當春秋之半。爲千古河患之始。而三傳無文。凡如此類。猶可博搜也。

詰經精舍文集卷五

南宋中興四將論

蔣炯

將莫患于不和。軍莫患于不一。軍不一則勢分而志離。將不和則構怨而召釁。而又挾震主之威。處忌功之朝。于是人主之畏將帥也。過于敵國。而奸人得以陰乘其間。吾讀史至南渡四將之事。未嘗不掩卷三歎息也。方四將勤王之始也。張俊握兵最早。一時有鐵山之號。苗劉構難。俊提孤軍。首倡大義。邀世忠于海上。說光世于淮南。遂定明受之變。其後僞齊內侵。俊破馬進于筠州。而岳飛請爲先鋒。飛破李成于襄鄧。而張俊特上首功。爾時四將固相倚若左右手。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夫以竝膺四鎮之重。而無一日之間。此寇恂不能得之賈復。而臨淮汾陽。用以復唐社。而功絕千古者也。乃何以淮陽之圍。俊疑世忠見吞而不援。而與世忠隙矣。光世移鎮江。世忠迫襲于白鷺店。而與光世隙矣。淮西之役。帝以轉餉艱難爲詞。俊以飛漏言而與飛隙矣。始以灑涕相召。繼則操戈反攻。其故何哉。說者謂建炎以後。用四將者趙鼎張浚。卒成中興之基。紹興以後。用四將者秦檜。卒敗中興之業。而吾于此顧不謂然。蓋檜所以得收四將權者。實由四將先投檜以間也。且夫檜收四將之權。莫大于班飛朱仙鎮之師。而是時俊等猶力矢恢復爲己任。范同王次翁之計未行也。便果于使命初頌之日。相與效古人杯酒釋憾。執大夫出疆之義。世忠由

楚州進。俊由亳州進。則中原可速復。何也。四將合。則檜勢孤也。兀朮旣擒。鞏洛關陝之地悉復。則功孰有大于俊等者哉。檜且以和議得罪以去。又豈能出死力與俊等爲難者哉。木必先腐也。而後蟲蟻得寢處而食。石必非堅也。而後水滴繩鋸而易斷。惜乎四將以不和敗。卒使檜得乘其間也。雖然。四將中若光世之庸懦。張俊之貪暴。固甘心墮檜術中而不悟。而飛與世忠者。非所謂深沈多智計者耶。旣知投檜以間。何不卽用檜間四將者。轉以間俊光世。陰離其心。使不爲檜用。則吾聯絡之勢盛。可徐合爲恢復之計。而飛世忠不能也。蓋飛世忠所首疾者和議。俊光世所首附者和議也。疾和議。不得不與檜敵。與檜敵。并不得不與俊光世敵。其不能不投檜以間者。亦勢也。況其先又隱有以中高宗之忌者哉。高宗之爲人也。儒而忍。臨江之役。帝謂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而諸將所以能立功疆外者。率選丁壯子弟爲親軍。軍皆有號。若太尉軍。張家岳家諸軍。皆帝所聞之。而憂其跋扈難制者也。用檜者。正所以制四將之術也。旣任檜。勢不得不罷世忠。殺岳飛而後止。飛之死。帝主之也。不然。世忠亦終身不附和議。至抗疏。詆檜誤國。徒以買田新淦。有以。免帝之忌。檜雖銜之刺骨。不能更陷以風波之獄。此非觸檜有幸。不幸。實檜力有能殺不能殺也。其後光世首納兵柄。遂寵榮終身。而俊獨居樞府。不踰年。復爲江邈論罷。此可見帝之所忌。不在金人之外。而在四將之內。叛矣。故曰。四將之敗在間。而其所以卒敗而終無成功者。其故又不在間也。青衣之辱。不再見于紹興之世也。幸矣。

南宋中興四將論

湯錫蕃

由建炎中興而來。七百有數十年矣。譚往者嘖嘖口四將名不衰。心竊怪之。及考之圖。乃知儼人不倫。其來有自。未嘗不喟然歎興也。夫圖之是非。誠不足論。如雲臺遺來歙。凌煙列張侯。進退予奪。一唯人主意爲之。漢唐已然。矧臨安一隅哉。然使後世稱四將者。率以是圖爲左驗。則君子有雞鶩爭食之恥。而小人。有僥倖得附驥尾之榮。雖累百世。忠無以勸。奸不知所懲。天下國家之事。可從而知矣。然則稱名之失。非細故也。烏虜亦知四將之所以爲四將者乎。金山扼險。金人褫魄。大儀一捷。稱中興武功第一。卒之策蹇十年。以勳名終。絜諸精忠貫日者。庶不相上下。張劉何人。安得與韓岳比。說者曰。歲莫冤獄。張俊成之。違詔旨。惡恢復。首納兵柄。以逢奸檜意。劉光世尤不足誅也。固也。非篤論也。嚮使莫須有。三字。俊不與謀。墨衰奔命。力疾視師。光世亦小心恭謹。不專進退。其遂可謂之忠義勇敢。窮八表而徹九垓哉。然且存有令譽。歿有美諡。置身韓岳間。而四將之。而圖之。迄使玉石雜糅。相沿不革。未必非小朝廷之過也。吾因思褒崇之典。唯南渡爲最舛。進史浩於功臣。次張劉於名將。是非倒置。其失實鈞。唯是四將之名傳。四將之名以圖傳。而後之人得藉以表章韓岳。而益醜張劉。則圖不可謂無助。吾惡知夫韓岳之不幸之非卽張劉之不幸耶。吾又惡知夫張劉之不幸之不正爲韓岳之幸耶。然則以浚易俊。且以錡易光世。得乎。曰。長城之倚。積遜鐵山。特心術勝耳。彼順昌旗幟。實視楊國爲優。以方韓岳。瞠乎後矣。要之名節始終。忠勇天性。

霸王鄂王而已矣。四將云乎哉。

南宋中興四將論

張鑑

蓋聞天下治。注意相。天下亂。注意將。誠以處龍鳳之署。儒雅之道。與受熊虎之任。勇略之功。奮其致一揆。德以竝立。道有由隆。無庸相強。何況拮据陰雨之辰。經綸雲雷之日。效精衛之填海。類愚公之移山。誠之所通。不其禱而宋之中興。五馬南渡。山河牛角。人情鹿駭。衣冠則運蓋雒陽。文武則道消江左。此正傅燮之悲身世。無所容生。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也。而乃強弱自天。公私由稟。或激烈而徇名。或驕恣而幸免。或知幾而遜世。或陰險而害謀。得四將焉。可以權矣。延安忠勇。比烈耿鄧。魚臺平賊。以前背嵬置軍。而後。雖沐陽之潰。不無少與。而建炎之勳。于斯爲烈。都長安則策建奉春。疏誤國則忠存折檻。古之名將。何以加諸。泊乎裝陶侃之船。揮顧榮之扇。義激兵欄。勇騰甲庫。邀兀朮則上蠟磯。擊苗鑑而下牛渚。折中軍之指。觸長腳之邪。披草萊。立軍府。金焦之捷。西人奔竄。軍中號孃子之稱。猛士切同袍之志。說者謂中興之功。斯爲第一。豈無見哉。無何。飛遞林泉。移情風月。鐘鳴漏盡。無復曩時。折葦燔枯。于焉自足。烏未盡而良弓滅。風朔起而代馬仰。傷中朝之冤獄。署清涼之隱君。蹇驢索莫。不煩醉尉之呵。大樹飄零。徒有射鵰之志。英雄末路。烈士莫年。國事如此。能無怨乎。爾乃鳳翔發蹟。起于羣盜。非疏勒之流官。原燉煌之降將。初則乘二帝播遷。遵圖勸進。旣而聞中原板蕩。卽欲南旋。衛青爲人奴之餘。欒布類狗盜之士。藉其議

和譚檜。本無可觀。唯茲一旅誅苗。差強人意。溫太真慷慨誓師。傅修期悲涼論事。弩挽錢唐。旗舉姑蔑。卒能烹宋。萬於軍中。縛陳豨于帳後。憎而知善。有不沒焉。已而爨起三桃。謗生一篋。謬託連雞。釀成金虎。甘心蒼蠅之讒。樂蹈貝錦之禍。此有識所悼心。而大雅爲歎息也。至于勳著赫連之臺北。功垂禿髮之城南。弢鈴玉帳之書。羽檄豹囊之略。亦不過夷甫陰謀。深原故智。奚足擬劉琨于并土。比竇憲于陰山哉。況待卿甚厚。自有成言。歲款仍輸。不無公論。蓋得罪于天下。尙小。得罪于社稷。爲多方之韓岳。不亦遠矣。至于保安世冑。紈綺餘習。比條侯之貴倨。作老溥之驕奢。脈張憤興。腸肥腦滿。徒以三河舊族。四姓良家。加以優容。許之假借。飲軍則秩序儀同。假節則位尊左僕。終非塞外之文鴛。實異軍中之擒虎。爾其賞旣酬勞。功難掩過。楚州圍而勤王不行。江州移而置酒高宴。其較著也。然而侯景虞梁代之臣。王彌忌晉朝之士。礪礪塞上。徧多納級之功。殺裒據邊。亦效執殳之績。灌夫無術而不遜。田蚡恃貴而好權。謝國寶有披猖之態。祖士少黜跋扈之心。列之名將。從議貴焉。若夫相州忠壯。好謀能深。戰法三篇。兵書七卷。杜元凱姿制抗壯。羊叔子標期儒雅。不特讀左史而竊比壯繆。表出師而媲美諸葛已也。兼以孝本天成。才爲世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賈生雒陽之英。終童山東之俊。屢逮奇勳。頻頒手勅。君臣之遇。不爲少矣。蓋山宗澤拔之于先。而李綱薦之于繼。故能成其榮名。俾克展其素志。牛頭之役。電掃妖氛。將見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還烏號于冰天。收金甌于河朔。關雒動南望之懷。樞夷遽北歸之念。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何圖昊天不弔，姦賊內訌，十二金牌，三千鐵甲，壯士聞而椎骨，父老因之流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而且遽請灰釘，加之天椽。李廣對中軍之簿，斯其時也。鄒陽上獄裏之書，徒虛語爾。卒之履景弔心，酸鼻刺骨，園門抱痛，牢戶含冤。南雷既并日西曹，肝眵亦同歸北寺。知蓋次公之枉，死將訟女於天。問廿延壽之冤，生有容而無地。迨至關河蕩析，淮汭崩離，五國煙迷，三江潮激。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蓋食子都無下意，既本廟算之成規，而太阿未免倒持。復有僉壬之盜柄，于姦佞則進之，于忠良則黜之。于驕蹇則容之，于正直則抑之。故忠烈較斬王爲烈，而禍等屬鏤。伯英比平叔尤兇，而狡同煬竈。于子儀則戒于寇恂則戒，非惡惡而不知。于精忠則褒，于忠勇則褒，非善善而不察，而乃不別淄澠，無分蕭艾。任其顛倒，莫測菀枯。徒使金烏夜出，石馬朝嘶。故陵則雲樹連天，舊闕則斜陽匝地。君子論其君而知其臣，求四將者，能無撫白簡而遐思，望丹心而增歎哉。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頤煊

語有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南宋建炎初年，金人背盟，二帝北狩，東南不絕如綫。高宗以中主優柔牽制，卒能成中興之業者，將之力也。世以張韓劉岳爲南渡四將，而史以伯英爲冠。考本傳，伯英握兵最早，江淮羣盜半爲所平，號爲張鐵山。其勇健有過人者。苗劉之亂，伯英首先勤王。劉平叔以所部至，伯英卽釋舊憾，韓蘄王來自海上，伯英喜不自持，以劉寶兵二千借之。始克奏臨平之勳，盡忠報國，方之

韓岳曷有愧焉。劉平叔律身不嚴，馭軍無法，雖爲當時所詆，但世爲名將，一時將卒多出其門，故職掌兵枋，得與張韓鼎立，觀其援汴京，討李成，苗劉爲亂，獨憚平叔，其儒雅亦可概見。惟黃州之役，馮楫貽書請選精兵，伏其歸路，可使匹馬不還，平叔不能用，此則其大謬也。韓蘄王精勇絕倫，大小凡百餘戰，未嘗敗北。金山之扼，兀朮請哀，大儀之圍，撻孛授首，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岳鄂王天畀神力，智勇兼全，而又忠義性生，激發士卒，故所向無不披靡。郟成之戰，何減于昆陽突圍，楊么之擒，有過于雪夜入蔡。韓岳兩軍對峙，金人不敢窺江淮以南者，正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所惜者，蘄王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兀朮鑿渠通江，蘄王不覺，鄂王師捷朱仙鎮，兀朮欲奔汴京，金牌之召，痛哭班師，功敗垂成，業墜一旦，後人或有議其不妨從權者，然此亦天意，不可以此而語純臣也。故論中興四將戰功，當以韓岳爲第一，張次之，劉又次之。史之所次，張居韓先，岳在劉後。考韓宣和中，平方臘，雖已從王淵有功，而高宗任用終不及張，故高宗勅張俊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又張韓劉同以建炎中授節度使，岳至紹興四年始授清遠軍節度使，且岳在諸將中年最少，故居四將之末，然則此四將之次，以位望論，竝非以人品與戰功言，此又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

南宋中興四將論

洪震煊

當宋高宗南渡，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業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

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人。大敗之。不能遏其勢也。兀朮攻臨安。高宗御樓船如溫州。留張俊於明州以拒敵。金兵至城下。俊率衆與戰。大破之。殺敵數千人。請降勿許。料其必再至。明日金人果復來攻。俊與劉道洪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此則俊首摧金人之鋒也。方是時。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金兵至鎮江。世忠軍已先屯焦山。金兵不得渡。則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絕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後得破海舟法。始得絕江遁去。此則世忠之功也。俊破之於前。世忠扼之於後。金人始懼中國之有人。不敢輕窺江南。而中興之基業。漸自此定矣。其後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俊與瀕江相拒。敵不得入。一敗劉麟於泗州。再敗劉猷於李家灣。猷僅以身免。世忠則自鎮江濟師。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於江口。所遣董昝亦擊金人於天長之鷓口。兀朮引軍夜遁。劉麟劉猷棄輜重走。世忠扼守長淮。北兵終不得渡。於是金人請寢兵也。迨後金人敗盟。俊一渡江策應。劉錡再復衛真鹿邑等地。三復亳州。所遣王德敗金將韓常於含山。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張守忠敗金人於全椒。王德又與楊存中劉錡敗金人於柘臯。世忠則始圍淮陽。金人救之。迎擊之於泃口。所遣解元擊之於潭城。劉寶擊之於千秋湖。世忠救濠州。與金人戰於淮岸。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也。中興北禦之功。以張韓爲

最。岳飛則專以恢復中原爲己任。當其復建康。平襄陽六郡。除腹心之疾。急基本之圖。措畫甚大。其神算豫定矣。焚蔡州糧。離間僞齊於金。及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窺中原。大軍在穎昌。輕騎駐鄆城。而兀朮大懼。用麻札刀破拐子馬。而兀朮大慟。殺其堵夏金吾。副統軍粘罕。李孛堇。而兀朮遁去。飛于是進軍朱仙鎮。距汴京纔四十五里耳。與兀朮對壘。又大破之。中原響應。百姓競載牛酒。以餽義軍。飛與諸將約至黃龍。而飲酒矣。乃以相臣謀國不臧。舉十年之力。忽墮之于一旦。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功雖不成。而金人實已喪膽。故和議亦能少持旦夕。猶飛之餘威也。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竝稱。及讀宋史。張俊韓世忠岳飛傳。備載其功。獨劉光世傳。則著其選懦畏避。一無可取。不知當時何以與張韓岳竝稱也。是故論其才略。岳爲大。張韓爲次。論其建功。張韓爲難。岳爲易。而劉皆爲下。論其始志。張韓岳之心。皆可懸諸日月。劉稍異趣。論其末節。則獨張之居心不可問也。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原

姜夔字堯章。番陽人。從父宦遊。流落古沔。蕭德藻在沔。與之相得。攜至吳興。以兄子妻之。遂家武康。所居近白石洞天。故自號白石道人。夔洞曉音律。嘗患中興以來。樂典久墜。乃詣京師。上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搏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未必相應。埙有大小。簫篴。簞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

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奉職。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非所以格神人。召和氣也。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彙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夏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樂凡五事。一議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一議古樂止用十二宮。一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一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一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其議琴瑟。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鬚。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按弦附木而取。然須轉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弦。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轉弦合調。

圖又以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合。乃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沖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於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設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弦。弦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弦。其尺則用漢尺。凡瑟弦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慶元三年。奏上得免解。詔以其書付有司收掌。并令太常與議大樂。不合歸。夔善爲詞。每喜自度曲。初率意爲長短句。後乃協之聲律。俗樂缺徵調。而角調亦不用。政和中大晟樂府。補爲徵。招角。招數十曲。夔以爲未善。別製二詞。其說云。徵爲去母。調如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然黃鍾以林鍾爲徵。住聲於林鍾。若不用黃鍾聲。便自成林鍾宮矣。惟不用母聲。亦不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鍾聲。則自不與林鍾宮相混。餘十一均。徵調。倣此。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故燕樂闕徵調。不補可也。夔又以琴有側商之調。其亡已久。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調甚流美。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因製

品弦法并古怨曲其神解多類此又工於詩從德藻授詩法琢句精工楊萬里亟賞之謂其子曰吾與汝弗如也然卒不第以布衣終所著詩詞竝傳於世

論曰世之論雅樂者輒恥言俗樂夫樂以音爲主雅樂俗樂雖邪正不同而音之條理各有所當未有於四聲二十八調茫然莫解而能知旋宮之義者也宋自建隆已來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楊傑劉几之徒考論鐘律紛如聚訟大抵漫無心得而徒滕口說而已其最善言樂者中朝惟有沈括南渡惟有姜夔之二人者深明俗樂而又能推俗樂之條理上求合乎雅樂故其立論悉中綏要非憑私逞臆者可同日道也括議已不傳僅存其略于筆談夔之議原本經術可謂卓矣當時既不用而後人亦徒以詞容目之史氏并軼其行事用可喟也故特爲之傳以補其缺毋使孤詣絕學終于湮沒云

擬南宋姜夔傳

張鑑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饒州番陽人蚤孤露氣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錫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卽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爲之延譽旣而客遊湘江以詩謁千巖蕭氏蕭以爲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爲長短句旣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簫多自製曲慶元三年時議以享國長久而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夔進大樂議于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罇鍾景鍾有

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埴有大小。簫篴箏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不。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不諧。協鑿之言。樂大致以權衡度量先正爲主。其議詳樂志中。又嘗作琴瑟攷古圖一卷。及聖宋饒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清。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蜀山遂。曰時雨霽。曰望鍾山。曰大哉仁。曰謳歌歸。曰伐功繼。曰帝臨墟。曰維四葉。曰炎精復。上尙書省。作表曰。臣聞饒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饒部有柳宗元作十二篇。亦棄弗錄。神宋受命。帝績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擾。聲文罔傳。中興文儒。薦有擬述。不麗于樂。厥誼不昭。臣今製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饒歌。咸敘威武。勦人之軍。屠人之國。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真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融義安。歷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辭舒和。與前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譜文乖譌。因事製辭。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見廟耕藉帝后冊寶發引。

升祔。五禮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俾聲暢辭達。感賊人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書奏。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與議。當世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熹。嘗歎夔以爲深于禮樂。夔旣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其友人竊哀憐之。欲輸貲爲之拜爵。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之請老也。夔詣之。范有青衣曰小紅。色藝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迥夔歸吳興。范以小紅贈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詩使小紅歌。而自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淒絕。夔生平學尤粹于長短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于自製諸曲。皆注節拍于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攷。行于世。其後宋人善學詞者。如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姜夔爲宗。

輯字宗瑞。號東澤。鄱陽人。受詩詞法于夔。有長短句二卷。名東澤綺語債。

祖臯字申之。永嘉人。樓鑰之甥。登慶元中進士。嘉定時爲軍器少監。自號蒲江居士。有蒲江詞一卷。

達祖字邦卿。汴人。有梅谿詞二卷。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

捷字勝欲。義興人。德祐進士。入元不仕。學者稱竹山先生。有竹山詞一卷。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孫。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翁。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山中白雲共十二卷。

密字公謹。濟南人。僑居吳興。號弁陽歡翁。又號蕭齋。四水潛夫。嘗輯南渡以後諸名家樂府爲草窗詞選。自著有草窗詞二卷。一名鬢洲漁笛藁。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漁唱二卷。

論曰。自制氏去而古義亡。四始衰而雅音溺。樂勝則流。詩降爲曲。雖燥溼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序相推。品物恆性。文辭繁詭。則靡而非典。才情異區。斯麗而以則。有唐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祧羅嘖。溫飛卿助教之年。杜紫薇制誥之日。易梵唄爲豔曲。雜紇那于饒吹。雙聲單調。綱領之要可指。側犯換頭。情變之數易監。迨至五代。風流彌劭。孟蜀花閒。南唐蘭畹。或沿波于初造。或尋條于後時。小樓吹徹。水殿風來。君臣間作。互相嘈囂。以至深宮刻襪之辭。祕監欵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酒肆。然而綺縟爲多。柔靡不少。豐藻克瞻。而風骨不飛。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洎乎天水徵祥。斯學不墜。元祐慶厯。代不乏人。晏元獻之辭致婉約。蘇長公之風情爽服。豫章淮海。掉鞅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于藝苑。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醫師調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歎。然而吟域猶存。涯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儷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詰。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尙書紅杏之篇。處

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暮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敷寫器象。蓋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還。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辛劉之雄放。風氣所競。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哲匠。問綺袖之端門。幾於家習儉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腸斷于東山。康伯可風柔於應制。花巷旣光價於東南。東浦亦騰輝於河朔。詞流之變。于斯極焉。旣而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定者詞暢。清真濫觴于其前。夢窗推波于其後。學者宗尙。要非盜美。其后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麗密居多。澗碧關紅。佻巧不少。自三唐創雕瓊鏤玉之文。而五季沿月露風雲之舊。求其辭致蕭閒。情采標舉。則竹坡擣舌。審齋掣肘。何況志感絲篁。韻諧笙板。探王化之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哉。良由學慎始習。功在初化。頓八紘之遐觀。搜千載之餘韻。遊盛麗者用登金張之堂。眎妖冶者必攬施媵之祛。爰依沈約宋書詩人謝靈運傳贊之例。綜厥涇渭。略具條貫。俾言選聲者。得以攷焉。至於菊莊門下。猶靳清谿。楚女閨中。誓徇淮海。則刪詩者未嘗泥其體。而聞聲者自足通乎情。必謂妙達此旨。妄加繩墨。則又蠶生于木而還食其木。知音之俟。亦無取爾。

擬南宋姜夔傳

嚴杰

姜夔字堯章。系出九真。唐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輔之裔。八世祖泮。任饒州教授。卽家於鄱陽。

父噩。紹興庚午擢進士第。以新喻丞知漢陽縣。夔從父宦遊。流落古沔。恬淡寡欲。不樂時趨。氣貌若不勝衣。工書法。箸續書譜。以繼孫過庭。頗造翰墨閭域。詩律高秀。詞亦精深華妙。尤嫻於音律。初學詩於蕭巖。攜至苕上。遂以兄子妻之。時張燾楊萬里皆折節與交。而樓鑰范成大更相友善。成大曾以青衣小紅贈之。紹興中。秦檜當國。隱箬坑之丁山。參政張燾累薦不起。高宗賜宸翰。建御書閣。以諸夔嘗患樂典久墜。欲正頌臺樂律。寧宗慶元丁巳。上書論雅樂。并進大樂議。詔付有司收掌。時有嫉其能者。以議不合而罷。己未。作饒歌鼓吹曲一十四章。上於尙書省。書奏。詔付太常。周密以爲言辭峻潔。意度高遠。有超越驛騶之意。非虛譽也。居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時往來西湖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故蘇洞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箸有琴瑟考古圖一卷。絳帖平二十卷。禊帖偏旁考。集古印譜。張循王遺事。白石道人叢稿十卷。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子二瓊。太廟齋郎。瑛。嘉禾郡僉判。

擬南宋姜夔傳

徐養灝

姜夔字堯章。饒州番陽人也。少隨父宦古沔。蕭德藻遇之。相得如故舊。攜至苕上。以兄子妻之。遂家焉。從德藻學詩。工於琢句。楊誠齋謂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也。所交名公鉅儒。遍海內。交口稱譽。然莫有能推薦之者。故卒放廢。以終其世。居吳興。寓張仲遠家。十年。友誼甚篤。仲遠憫其困躓。欲爲輸資拜爵。辭不願。又欲割膏腴之田贍之。而仲遠亦旋沒矣。夔於文藝無不工。而尤長於樂律。居常留意古學。慨中興以

來雅樂淪墜。士大夫莫爲倡議修復。乃詣京師上書論樂事。大旨謂紹興大樂用大晟所造。八音未盡諧。而均調多不合。非所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宜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墜括四聲。使之協和。然後品擇樂工而用之。雖古樂未易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因進大樂議一卷。琴瑟攷古圖一卷。詔留其書奉常。而議與有司不合。僅得免解而已。由是絕意仕進。益肆力於詞章。其爲詩峻潔高遠。深造自得。初學黃山谷。後乃空所依傍。自敘稱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非虛語也。長短句以清空爲主。譬諸野雲孤飛。去留無跡。略與其詩格相近。書法尤稱精鑿。其言曰。小學旣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與史傳關涉爲多。故所撰絳帖平。條疏考證。辨及苗髮。他如續書譜。禊帖偏旁攷。諸著述。類能伐皮毛。掇精髓。其用力可謂勤矣。居近白石洞。故號白石道人。卒葬於杭之西馬塍。所著唯詩歌曲若干卷。詩說一卷。絳帖平二十卷。行于世。

論曰。夔嘗遊南嶽。至雲密峯。遇異人。授以詩說。由是詩學日進。其言近誕。殆出假託之辭。然觀其襟懷灑落。詞旨清逸。有非世俗所能測者。若其考論雅樂。獨抒心得。非嗜古博學。曷克臻此。向使居夔襄之位。于以潤色鴻業。俾助雅化。庶幾古作者之林與。奈何遭時不偶。徒自放於山嶺水涯。其文辭雖爲世所宗。而其用卒無所效。古之懷抱瑰異。若此類。輒軻以沒世者。良足慨已。

擬南宋姜夔傳

徐熊飛

姜夔字堯章。饒州德興人。少隨父客沔。學詩於蕭德藻。德藻攜之遊臨安。妻以兄女。參政張燾累疏薦夔。夔以秦檜方枘國。謝病不起。慶元初。上書乞正奉常雅樂。并進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各一卷。其略云。宋因唐度。古曲逸墜。因事製辭。爲導引十二曲。皆用羽調。音節悲促。非是。乞詔有司。取臣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事雖不果行。然所上十四曲。實爲一代之盛。時兵革未息。夔流落江表。所爲歌詞。蕭條淒咽。多搖落之感。時或比之庾信。哀江南賦。後流寓武康。計籌山。山有白石洞。遂號白石道人。嘗載雪訪范致能。爲度暗香疎影之曲。致能贈以歌妓。及卒。葬馬塍。夔博雅有高致。翰墨人品。皆似晉宋間人。雖生長鄱陽。詩不沿西江氣習。嘗作白石詩說。大旨謂語貴高妙。意貴含蓄。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斯爲善之善者。楊萬里見其詩。歎曰。吾弗如也。樂府自柳永周邦彥後。作者競趨儂麗。夔特清新無迹。以此稱名於時。

擬南宋姜夔傳

何起瀛

姜夔字堯章。爲鄱陽布衣。後徙家苕上。所居近白石洞天。因號石帚。友人潘樞復贈以號。所謂白石道人也。家本釣璜。世稱躍鯉。炎帝神農之苗裔。伯淮仲海之後賢。父某宦沔陽。夔少孤力學。長卽耽吟。范石湖有人如晉宋之稱。楊誠齋有詩似天隨之譽。初學步於黃公山谷。衍宗派於西江。繼受業於蕭叟千巖。作門楣於貳室。然而自出機杼。成一家言。以故白石先鋒。不減南湖上將。遂乃年年花月。醉把金樽。處處山川。行穿蠟屐。感昔遊而追述。盡裁雲縫月之篇。因除夜以興懷。皆戛玉敲金之句。弔蘇臺之楊柳。悵望行

人咏項里之苔梅。低徊舊國寺。尋鳥石。哀諸老之凋零。橋過垂虹。向煙波而回首。宜乎風高一世。名竝四家也。若乃精研樂府。雅善詩餘。則有聖宋饒歌鼓吹曲。越九歌等篇。莫不近符皇雅。遠合楚騷。無規摹鶴虎之形。有超越驂騑之意。其他令慢。各極清真。自琢新詞。獨彈古調。歌殘蟋蟀。魂銷石井銅鋪。曲奏琵琶。目斷畫船煙浦。其遊古河也。雁磧沙平。漁汀人散。情何悲乎。其客長沙也。野老林泉。故王臺樹。心何慨焉。猿號天裂之音。鶴擊霜枯之態。弗關褻刺。笑他紅杏尙書。徒見浮華。陋彼碧綃待制。又況舊時月色。爭誇老白吹簫。疎影暗香。都付小紅低唱。爲梅花而寫照。憑豔曲以傳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詩詞之外。尤擅工書。嘗自言曰。小學旣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非得六書之精蘊。安知筆陣之森嚴。趙孟堅稱其爲書中申韓。豈虛美哉。其所著書有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考。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嘗自鐫鷹揚周郊鳳儀虞廷印。甚奇。其尤善者。則有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進之當寧。詔付奉常。向使朝廷錄用其人。何難庶叢雲之妙辭。繼葛天之浩唱。爲時所嫉。議不盡行。人隨見棄。世共惜之。然以儒生而論雅樂。草茅而達宸聰。成著作於當時。垂聲名於後世。不可謂非幸也。其遊臨安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同時又有黃巖老者。亦號白石。亦學詩於蕭千巖。時稱雙白石云。

贊曰。康郎之山。彭蠡之水。靈秀所鍾。篤生逸士。上書論樂。天子色喜。倘使審音。一夔足矣。人嫉其能。時止則止。去而隱焉。同彼卮里。昔到漑云。有大才而無貴仕。吾於白石。亦曰如是。

礮考

徐 鯤

說文無礮字。或作砲。說文亦無。唯旛字解云。旛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也。春秋傳曰。旛動而鼓。詩曰。其旛如林。按左氏桓五年傳。杜預注云。旛旂也。正義曰。賈逵以旛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也。是以礮爲旛也。毛詩旛作會。鄭箋以爲會聚之義。考馬融廣成頌云。旛旛其如林。正用詩語。蓋別本固有作旛者。第馬爲旛旛。與杜注左傳同。而與賈許義異。如許氏所說。是礮石之制。在商周時已有之矣。至范蠡兵法據張晏注。漢書甘延壽傳引云。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李善文選注亦引之。十二斤作二十斤。二百步作三百步。此礮石之顯證也。特自漢以前。未見所謂礮字耳。然則礮字何昉乎。文選閒居賦云。礮石雷駭。激矢蚩飛。蓋昉於西晉時也。字又作拋。李善注云。礮石今之拋石也。又後漢書袁紹傳。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章懷注云。卽今之拋車也。又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崔鴻前涼錄曰。麻狄進攻枹罕。爲塹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城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狄衆傷數萬。或作礮字。宋書殷琰傳。劉劭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御覽引沈約宋書。礮作拋。是礮卽礮字也。或又作炮。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皆當音匹孝切。蓋古之爲礮也。以機發石。而載之以車。通典載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積石備拋石。大

小隨事。又攻城戰具篇曰。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陞。閒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其制如此。自漢唐迄宋。皆用此法。若今之所謂礮者。與古大異。其制用銅或鐵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蓋起于南宋金元之際。自宋虞允文采石之戰。用霹靂砲敗敵。而火礮之製。已肇其端。然霹靂砲以紙爲之。未知用鐵也。自金人守汴。城中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此火礮用鐵之始。然猶未工也。至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攻破襄陽。世謂之襄陽礮。此則火礮之用精矣。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亦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而外開始知製造之法。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天啓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有明一代之礮。大概具矣。逮我國朝軍法嚴明。軍器精備。而火礮之用。有迥非前代所及者。伏讀皇朝禮器圖式。自大清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後至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又造金龍礮。金龍礮者。鑄銅爲之。前弁後豐。底如覆笠。重自二百八十觔。至三百七十觔。長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受藥自六兩五錢至八兩。鐵子自十三兩至十六兩。此軍營第一利器也。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神功將軍礮。制勝將軍礮。威遠將軍礮。皆聖祖仁皇帝御製。此外又有得勝礮。

九節十成礮。衝天礮。鐵心銅礮。子母礮。嚴威礮。紅衣礮。龍礮。奇礮。行營信礮。渾銅礮。臺灣礮。回礮等名。仰見天威震疊。有征無戰。招搖所指。四散披靡。良山武備修而軍政善。故能奮士氣而肅戎行也。又按明史兵志。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靡碎。今海洋中不聞此器。豈造法不傳耶。近日有西瓜礮之器。頗似此式。但形體輕小。可以用索掣引。聞海盜最畏此礮。是亦爲水師者所亟宜演習也。

礮考

何蘭汀

石兵之設。自黃帝始。礮文從石。亦其一也。左傳。旂動而鼓。旂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礮敵。賈逵云。旂發石。一云飛石。引范蠡兵法。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木置石其上。旂字下引詩。其旂如林。旂隸於部。而以飛石解之。蓋自上而下。發機飛石。礮字義與說文石部砮字引周宜。砮蒺氏覆天鳥之巢。其義相類。文選。潘岳閒居賦。礮石雷駭。李善注。礮今之拋石。以拋訓礮。則拋擲甚力。字從駭聲。爾疋駭。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可以御兵。意可會也。然則漢唐以前。有石礮。而未有火礮也。明矣。火器之設。周官司弓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之守城車戰。蓋自古有之。唐杜佑通典。載有火弩。火禽。火獸等器。後世舟師之用。最爲得利。如岑彭攻公孫述將。用魯奇計。飛炬焚任滿田戎船。周瑜拒曹操。用黃蓋計。燒盡北船。王濬伐吳。作大炬。燒江中鐵瑣鐵錐。章昭達討歐陽紇。縱火艦隨流突之。吳越王伐吳。錢傳瓘使順風揚灰。因縱

火焚吳船。韓世忠以海舟盛金兀朮。金兀朮以火箭射其篷簾。世忠軍亂。焚溺不可勝數。皆以火攻取勝。然未以礮名火器也。楊誠齋海鮪賦後序。始有霹靂礮之名。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硫黃石灰。礮自空而下。硫黃得水。火發。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然不如銅鐵之製也。宋史載咸平四年。知寧化軍劉永錫製手礮。以獻。詔沿邊州郡造以充用。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皆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又造破礮之策。俗字以礮爲砲。又以砲爲炮。礮砲皆從石。炮與爆類。從火。名隨實改。其製以銅或鐵。小者謂之銃。故文從金。相傳謂呂望始作。恐未然也。宋應星天工開物內載諸礮式製不一。有烏銃圖。百子連珠砲圖。神煙礮圖。地雷礮圖。萬人敵圖。混江龍圖。火燄神球圖。神威大礮圖。流星礮圖。九矢鑽心礮圖。又有西洋礮。佛狼機。紅夷礮等名。夫火器之用。或守或戰。或攻。隨地異宜。用於陸兵効小。用於水師効大。地雷埋伏土中。用竹管爲之。虎蹲礮卽百子礮。陸地爲宜。水中亦可用。西洋礮用熟銅鑄就。圓若銅鼓。引放時半里內人馬驚死。不能及遠。混江龍。漆固皮囊。裹礮。沈水底。岸上帶索引機囊中。懸弔。火石火鑿。索機一動。其中自發。終是癡物也。紅夷礮。身長丈許。鑄鐵爲之。中藏火藥鐵彈。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卽紅夷之次。試放時往往有炸破傷人。放法須用藥。僅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二寸。下至藥上。虛其內二三寸。使有旋轉之空。火發向空。一攻而出。自不橫及矣。但此器發後。要取起直立再裝。一二發後。體熱銅軟。再發恐損。於守城禦衆爲宜。發煩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丈許。船內狹窄。難於裝載。

預裝則日久必結。臨時裝則勢有不及。直起不得。轉身不得。非數十人莫舉。船中無地可措。故舟師之用。莫妙於無敵神飛礮。其次佛狼機。六合銃。無敵神飛礮。每大礮一位。子礮三位。俾輕可移動。且預爲裝頓。臨時祇在大母體。安照高下。再不取起。只是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每銃一發。一二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大子可以洞堵。艤艦巨艦。一擊而粉。六合銃以堅木六條作成。內尖外闊。體長三尺。水陸可用。用之於水。以木爲小船。將銃縛在上。別用三板船八漿。哨馬之類。以繩一丈繫銃船一面。預用粗火藥繩燃繫長竿杪點發。一擊賊舟成粉。此器任其沈水。不甚費也。佛狼機水戰舟頭。此爲最利。且便速無比。造法。母礮銅鐵不拘。子銃必用熟鐵。以堅厚爲主。放法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發。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若用鐵凹心送子。則送子入口。平而又圓。其出自利。可打一里有餘。用甚妙也。然舟中用礮。潮信有大小。風勢有順逆。水面之高下不同。賊舟之遠近無定。相機而動。不及燃放。卽放或恐不及。則三飛之制。如火刀火鎗火劍并噴筒火桶諸器。尤可助礮力之所不逮也已。

礮考

徐養原

礮之名由來舊矣。古者用石不用火。潘岳閒居賦云。礮石雷駭。李善注曰。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當范蠡時。尙無礮名。魏晉以後。乃始有之。至唐又謂之拋石。礮與拋其音同耳。俗又作砲。說文無礮砲二字。拋字見徐氏新附云。詩借用標。按說文有受字。其訓爲物落上下相付。

也。讀若詩標有梅。是又與標同讀。說文之受卽今之拋字與。礮又名旛。說文云。旛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鎗敵也。引春秋傳旛動而鼓。及詩其旛如林爲證。今毛詩旛作會。亦不作發石解。蓋說文兼綜五經。其僞詩不必皆毛氏也。然馬融亦治毛詩者也。廣成頌云。旛旛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搗光。是馬氏所傳之詩固作旛矣。而以旛旛竝稱。又曰五色揚光。則以旛爲旌旗之屬。蓋師說不同。且馬氏解經。多出新意。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也。杜預註左傳以旛爲旛。此卽陰用馬義。孔疏云。賈逵以旛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與賈同。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旛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𠂔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旛說爲長。故從之。夫飛石之事。旣見於范蠡兵法。則古固有其器矣。安知不別名爲旛。賈馬竝左氏先師。何必舍賈從馬。許君親問字於賈氏。學有師承。殆未可以妄議。大木置石。三軍共仰。何云不可得見。如必以旛字从𠂔。謂發石非旌旗之類。則族字亦从𠂔。族爲矢鍵。豈旌旗之類乎。又有雷石者。一作礮石。亦曰藺石。漢書鼂錯傳曰。高城深塹。具藺石。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滯。漢書又云。匈奴窳隅下礮石。潘岳馬汧督誅。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罟以鐵鑠。機關旣縱。礮而又昇焉。注云。言以鐵鑠繫木爲機關。旣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此亦礮之類。而其制似小異。一則用之城上。一則用之平原也。又礮石。左傳成二年。齊高固礮石以投人。杜氏注云。礮。擗也。礮之訓擗。未之前聞。

擲石投人。於義無取。說文桀磔也。从舛在木上也。然則桀石者。卽建木置石之義耳。一說。甘延壽投石絕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張晏引范蠡兵法。而曰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二說相足。師古獨是。應說何與。石卽礮石也。投石。猶桀石投人也。延壽之力。與高固之勇。竝垂千古矣。周官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以金石爲槍雷。推擗之屬。賈疏不釋。學者俱莫能解。惟陸氏音義云。雷。劉音誅。沈云當爲礮。然則雷卽雷石矣。雷本字也。礮俗字也。陸氏又云。擗宅耕翻。本又作擗。陸氏亦不能言其義。按擗疑受字之誤。或古字通用。殆卽礮石與。鄭以四物釋經。蓋金石各居其半也。凡礮之制。見於經典古書者如此。故唐以前所謂礮。大率皆石礮也。火礮不詳所始。其起於宋金之世乎。若七寶山之霹靂礮。西安城之震天雷。其制漸備。迨明時佛郎機入中國。其制逾精。遂爲行軍利器。儒者纂輯兵書。臚縷言之。其名目制度。可案籍而稽也。考古之用火攻者。若火牛燧象。火獸。火禽。火狻。火狙。火弩。火杏。飛火鎗。但取其助軍威。亂敵心而已。孫子火攻。其五曰火墜。周亮輔纂孫子作火隊。注云。臨戰之時。用火礮火車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果爾。則戰國之初。已有火礮。此未必然也。要之火攻莫利于礮。然而用礮之法。不可不講也。必也製器合度。用藥合宜。運掉能靈。施放能準。演之平時。用之一旦。無迸裂虛發之患。而有威遠震敵之功。庶乎其可謂善用礮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陶定山

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于大衍之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尤謬解。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注云。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于五行。豈有舍五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爲虛也。五五爲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通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變。然亦藏五于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厯曰。夫極元氣。函三爲一。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中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誠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著數也。何則。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六十有四。著法長陽七七之數。

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爲用焉。況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于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鑑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廙蜀才曰。演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牽率麻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廓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著數。則是大衍之數也。參天者謂後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

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旣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著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著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耽思旁鶩。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衍推弼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源。而非弔詭傳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范景福

繫辭傳言揲著求卦之法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之說不一。要惟本於河洛理數者爲得其宗。書洪範云。卜五占用二衍忒。蓋卜筮推衍人事之差忒。曰大衍云者。猶秦筮秦龜尊之之辭。如謂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豈揲著之外。別有小衍之用乎。至謂其數五十。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者。京君明之說也。謂北辰爲太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北辰居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用。馬季長之說也。謂卦各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荀慈明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四十九。鄭司農之說也。謂演天地之數。所賴五十。其一不用。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王輔嗣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姚德祐董季直之說也。謂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捨一象太極虛而不用。法長陽七七之數。用四十九。崔憬之說也。謂立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無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顧懽之說也。謂衍母一。數之所起。虛一不用。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吳草廬之說也。合觀諸說。符於數者。未能當於理。似皆未得易之精蘊者也。如京氏之說。取十日十二辰。則當舉十二月二十四氣。庶合古人太歲紀年。干支紀日之例。而乃及二十八宿。則離厯數而雜於天象矣。如馬氏之說。以虛一象北辰。則當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庶合大圓轉運之象。而乃及四時五行十二月。則離天象而雜

於厯數矣。如荀氏之說。六畫之卦六十有四。非止於八。而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此占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列。豈揲著而不用乾之初九乎。如鄭氏之說。以天地之數而減五行。五行載造化之全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天地生成五行之數。故九疇五行居一。豈揲著而反不用乎。如姚氏董氏之說。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夫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是謂六爻之虛位。或柔來剛來。或剛上柔上。初無一定。故謂之虛。六畫正易之用也。豈揲著反虛而不用乎。若王氏顧氏以虛一象太極是矣。而不詳五十數之原。崔氏捨一不用象太極。亦與王氏合。而以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當五十。不取天數一。地數四。於理未確。吳氏以七七爲用。合於姚董之說。以虛一爲衍母。而亦不詳五十之數。惟朱子本義云。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大衍之數。蓋河圖爲數之宗。其分布於外者。爲陰陽老少之數。而五與十居中無爲。以五乘十得五十。以十乘五亦得五十。放大衍之數本於河圖。江氏慎脩廣其義曰。河圖外列陰陽老少之數。與中宮天五相乘。皆得五十。太陽居一而連九。一與五乘得五。九與五乘得四十五。合之得五十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以五乘之。皆得五十。推之洛書相對之奇數乘五合五十。相對之偶數乘五合五十。故圖書之數。圖饒五而書乏五。其得大衍之數。若合符節也。朱子謂著取五十莖爲一握。置一不用以象太極。與王氏崔氏諸儒之說同。而啓蒙一書。推演河洛之數。極其精備。謂圓象天。方象地。三角象人。測方圓用三角。自六角八角以至無角。深得古人割圓之義。用長陽七七之數。設徑七。求方圓同徑之周。得方

周二十八，得圓周二十二，合之得五十，符於大衍之數。設句三，其積九，股四，其積十六，弦五，其積二十五，合之得五十，亦符乎大衍之數。設積五十，平方開之，得方面七，除實四十九，合於大衍所用之數。餘實一，合乎大衍所虛之數，是一數也。命分則謂之分子，大衍則謂之衍母，亦足見圖書之精奇微妙，神明於數，而無不密合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竊謂鄭君此解，最得經意。然鄭釋大衍，別有五行氣通之說，與此不同，未喻其故。傳曰：龜象也。筮數也。象即五行，數即奇偶。夫子論筮，但言奇偶，初未嘗及五行。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爲奇者，一即太極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加減言之，則倍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二三皆生於一也。以乘除言之，則二三能生他數，而一不能生他數，故偶數始於二，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得天五之數。天五與地十相得，以五乘十，即爲五十。干寶曰：衍合也。合天五地十之數也。天之生數，莫大於五。地之成數，莫大於十。是謂大衍。一說：天地之數備於十，非僅取天五地十兩位相得爲義也。凡算法，每位皆至九而止，蓋數不備則在本位，數備則進一位，進一位則仍爲一矣。其用十也。

卽用一也。夫五既爲參兩之積，而十又爲一之變。試取天數地數，各自相對，則一與九併，二與八併，三與七併，四與六併，其數皆十。至五則無可與併，自倍爲十。是十在九數之外，而爲九數之根柢也。若以生數成數，兩兩相對，則一與六較，二與七較，三與八較，四與九較，其數皆五。至五則無可與較，乃與倍五爲十之數相較，而仍爲五。是五居九數之中，而爲九數之樞紐也。然則言五與十，而太極也。兩儀也。天地生成也。皆舉之矣。此大衍之數，必用五與十相乘，而後得歟。至於其用四十有九，則王弼說得之。弼曰：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雖近清談，而其理自不可易。且京房所謂主氣，馬融所謂北辰，未嘗不以太極言之。則弼說固不背於漢儒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禧

夫數始于一，終于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道，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者，陰陽之用也。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陰陽配耦，而天地之數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一至十相并之數，天地之數也。然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占用二，衍忒。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爲著數也。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焉。知大衍之數，卽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拾日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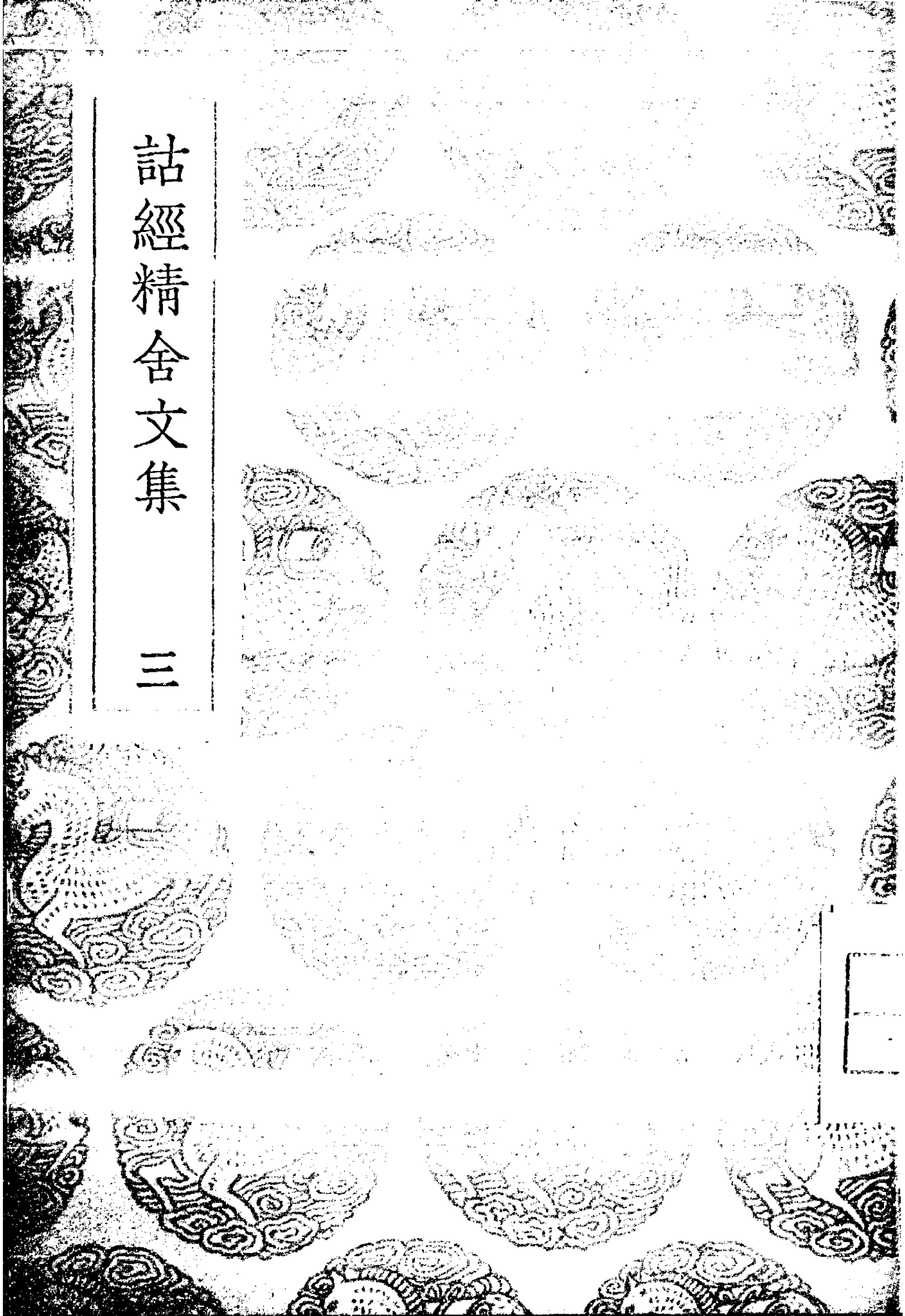




83
4
1835

詰經精舍文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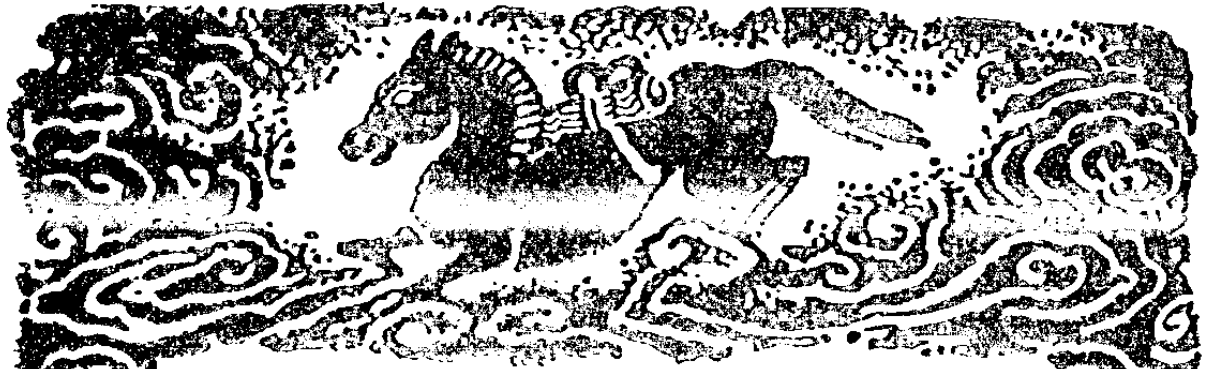




叢書集
刊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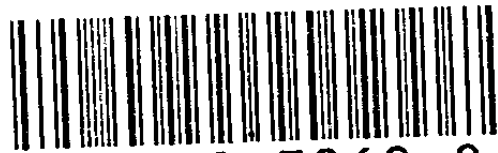
主 王
著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舍精經詰

(三)



3 0649 7869 9

新元阮



詁經精舍文集卷六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說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爲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洛水。至於大陸爲要。夫洛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洛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洛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山西河南直隸間。距堯都平陽爲最近。故堯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洛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治河水。卽於大陸之下。別爲九河。掘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哉。蓋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駸駸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爲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條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憂其南侵。而至底柱以東。稍折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爲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爲九河。合爲逆河。其勢沛然而覃。懷恒衛衡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治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既鑿。西北諸山之水。盡入于河。且數百里兩岸皆山。則水積而日高。以後水擁前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洛水也。禹治河一千八百餘年。及周威烈王。河潰底柱而南出。蓋其時河在晉境。韓趙魏互相爭奪。堤



防久廢不能續禹之跡。是以河得潰而改道也。禹之治河。惟孟子所云水逆行。及班固所云引而載之。高地兩言。得盡其要。蓋是時水之逆行。亦水之性也。因其逆行而導之東北。所謂故也。行所無事。以利爲本。其所以爲大智也歟。然水性潤下。乘其逆而用者。古亦有之。若蜀郡太守李冰鑿離碓是也。聚石爲堆。以分江勢。其近南者激而行之。百餘里而至成都。數百萬頃田。皆可得而灌溉。此亦師禹之智也。自河故道堰塞旣久。儒者不能推明其故。故因孟子班氏之說而詳言之。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敬

自趙宋中葉後。諸儒好逞臆見。以談經而唐賢義疏之學日微。蒙謂窮經當自義疏始。義疏者。啓來學之博聞。擴經師之微緒者也。孔氏義疏。非若後儒經說無師承而以己意創爲者。比考唐書儒學傳。貞觀中詔雋正五經。繆缺頌天下。又與諸儒粹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夫欲久其傳。必示以可信。掃成說而矜己見。非傳信也。傳信之道。其在能述歟。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不敢臆斷。必據舊聞。穎達之序書云然。書如是。他經可知矣。二劉熊皇。南北之鉅儒。穎達于書遵二劉。于禮遵熊皇。于春秋雖謂劉炫性好矜伐。譏毀杜氏。然終以劉氏辯博。據以爲本。則穎達之兢兢無敢背棄師說。以視後儒之鹵莽滅裂者。豈可同日語耶。夫守一先生之言而無敢是非者。古謂之拘儒。然與其失之妄也。寧失之拘。以拘則于前儒之說。尙多可考焉。箴孔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註文。曰雜引讖緯如祭感生帝之爲禘。鄭說也。

禮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兩說參錯。將安適從。他如毛鄭注詩。互有同異。孔旣不能申毛以折鄭。又不能據鄭以評毛。兩說並陳。不知誰是。其顯然攻鄭。若東方未明疏之辯。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斥鄭滅晝五刻。以裨夜爲妄說。不可強爲之辭者。百無一二。至如七經七緯。出自漢代。說多詭異。而孔氏乃往往引之。宋歐陽氏議削去而未果。是三者皆孔氏之失。顧正惟有此三者之失。而孔氏之書之。大旨。率皆傳述而非創建。益明矣。考唐書穎達本傳。明言習服氏春秋。鄭氏尙書。今義疏于尙書春秋宗孔杜之學。知與穎達索所肄習者不同。况義疏作于貞觀。而書鞭作官刑宮辟疑赦下。兩稱大隋。其原本劉氏之跡昭然。且穎達奉勅監脩。其實脩之者非一人。易有馬趙。書有王李。詩有王齊。春秋有谷那楊朱。禮有朱李賈柳范張。義疏之獨以孔氏稱者。穎達官高。專其名耳。旣非成于一手。而又無創獲之解。取前儒之詰訓。略更定之。其失在于因循。其得卽在于能述古也。且今之頒在學宮者。已不盡貞觀之所定。考唐書穎達旣卒。博士馬嘉運駁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詔諸臣復考證之。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蓋已非孔氏之舊矣。統論之。南北諸儒之說。不至泯沒。固貞觀諸臣之功。而刺取前人之成書。以爲己功。又未必非貞觀諸臣之陋也夫。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趙坦

五經之有傳。有注。有箋。有解。由來舊矣。梁陳而下。義疏迭出。至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蓋欲

崇儒術。息異議也。于是成易正義十四卷。書正義二十卷。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既成。表上之。迨宋朱子。謂孔氏正義。詩禮爲上。易書爲下。夫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歟。曰。正義者。就傳注而爲疏義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本之義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孔氏於易。舍九家而宗王氏弼。及韓氏康伯。於義疏。則采褚仲都。弼之注易。僅取剛柔乘應之說。韓氏之注繫傳。亦復空詮無補。孔氏拘牽注義。順文敷衍。其於馬鄭荀虞諸家之古注。間或援引。輒以爲非。又或取以補輔。闕之闕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淺薄不足數。書則宗東晉梅賾所上之僞孔傳。而刪取二劉之正義焉。孔傳本不足觀。穎達曲爲迴護。於是馬鄭之注。僅供參證。而司馬遷五帝本紀中之真古文。不一引取。棄周鼎而寶康瓠。孔氏之謂矣。詩則獨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更一一詮解精確。訓詁則本諸爾雅。參以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次焉。制度典禮。則引據羣經。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之易注。書注。賈服之左傳注。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以故閎博淵深。幾無與抗。雖曰藍本二劉。而其采掇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已。禮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爲本。引證則本諸周禮儀禮。旁通曲達。靡不周悉。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孔氏於服制。分辨尤晰。若鄭氏之喪服變除。盧子幹之禮記解詁。阮謐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莫不援引。故與衍精通。與詩竝善。左傳宗杜氏。於義疏則本劉光伯。杜氏之精義。

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政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所引釋例之屬。又杜氏一家之學。亦奚貴焉。雖有劉光伯之規杜。理精辭辨。足以摧折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羣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筮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概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說文及顏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殫心詮解。庶復真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璠。其一二古文。散見說文及羣書者。取以參攷。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駕穎達上耶。要之闢漢儒之閫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陶定山

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竊惟訓詁師承。波沿兩漢。章句箋釋。橫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乘經。型垂萬世。其融貫羣言。誠足消門戶黨同之習。而支離曲護。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攷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者。易自輔嗣宗尙元風。盡棄象數。

注之者既無古義之可尋。疏之者難免詮釋之未富。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其引下大夫一成之地之說。復彖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者。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真弼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焉。疏乃謂訟蹇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蠱先甲後甲。馬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弼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義取更新。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弼注因事申令之意。而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尠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費翹疏而廣之。非也。據孔原序。稱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翹顧彪。劉焯劉炫而炫焯最爲詳雅。則書疏本二劉爲多。第欽明文思。旁引顧氏。關石和鈞。兼引費氏。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且亦有直斷孔傳之失者。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未嘗曲爲回護也。惟是孔傳之僞。至宋以後始確有證據。而沖遠往往曲爲附會。斯固不待馬嘉運撫其疵。王元感糾其謬矣。左傳則本杜預。其先爲正義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三家。沈長於義例。故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棄本文。而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亦引之。桓七年穀伯鄧侯。全述衛冀隆秦道靜之說。桓九年享以上賓。並著膏肓鄭箴之義。其他考證之言。多憑賈服。旁採之說。亦取劉規。數典之誤。桓二年戰于千畝。有晉世家穆十年伐千畝有功可證。而疏引王戰姜戎之事。則以周事。

爲晉事矣。舛錯之誤。襄十三年九族。自高祖至元孫。杜注自明。而桓六年則謂九族兼外親。直自相矛盾矣。先儒謂左多古言。亡于杜注。然自有此疏。而杜注以明。則孔又杜之功臣也。至若詩疏。注有毛傳鄭箋。既貫通于爾雅。疏有士元光伯。復囊括夫羣言。間有可指摘者。度其鮮原本屬商周之邑。有周書程寤解可證。而孔誤以爲程邑。古詁訓道。篇首訓詁傳。下疏自不易。而烝民則以爲古道先王之政事。要其考證之博。援引之詳。終唐之世。無敢異議。洵足多矣。禮自穎達以前。傳習最衆。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孔則以皇爲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禮學固沖遠之所長。而又兼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皆一。旁證而疏通之。注固簡奧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讖緯以譏。要亦宋以後之論。不可以議唐以上之儒矣。蓋疏之爲體。不使稍有出入。其識亦似太拘。康成之箋詩也。宗毛而時異毛。其注周禮也。本杜而時背杜。况唐之初。易有孟京荀鄭。書有馬鄭。春秋有賈服。漢經師授受之微言。猶有存者。倘參互攷證。兼收竝蓄。則鑄銅于山。煮鹽于海。網羅古今。包容萬有。不更爲經術之淵海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錢福林

唐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章句繁雜。命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永徽中。又攷正之。頒布天下。誠不朽之盛業。萬世之鴻教也。蓋炎漢以降。箋註盛行。二蕭以後。始有正義。孔氏錄譏。雖

出己意。實本先哲。宏稽博覽。擇善則從。夫功失所藉。則思苦而意窒。事得其樞。則放倍而力省。孔氏擢百家之秀幹。立百代之矜式。上稟聖訓。下資元覽。述古之功。厥云偉矣。然而卷帙既繁。舛譌不免。立言雖雅。尋理或乖。更有一事而互相抵牾。失於檢察者。短長互見。可得而言。易宗王氏。謂其冠絕古今。書用僞孔。稱其立義宏雅。雖其謬作諛詞。猶是仰遵上意。獨鄭氏之註。爲百代金科。何不於疏中並存。以寓微旨。乃棄削前訓。千見二三。混碎金於沙泥。儕片玉於硃磬。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伊誰咎歟。又解大過。涉滅頂。證以龍逢比干。吐詞則縟。立義何取。疏虞書直以鄭氏之書爲僞書。又云。張霸之徒。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是直以百兩篇爲今文。且謂張霸在鄭氏之後矣。不特舛於譏評。亦且乖其世次。惟解圮於相。遷於耿。則直以孔傳爲必不可通。疏體尊註若經。此獨變文起例。豈以僞書難信。而奉敕修續。艱於申難。於此略加之微詞歟。杜註左氏。每背服義。劉炫復有所規。孔每袒杜而抑劉。其實劉義實有勝於杜者。桓三年經。公會齊侯於贏。注云。經之首時必書王。其或廢法違常。失不頒麻。故不書王。劉氏以爲闕文。僖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杜云。晉侯車敗。劉以侯者五等總名。以侯車敗爲秦伯車敗。義實明顯。孔氏皆取而啓之。過矣。又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注以毛叔聃充五叔之數。然傳旣云。聃季授土。季爲司空矣。謂之無官可乎。杜之可議。無逾於此。而正義亦不之正也。近儒謂左傳疏。雖詳實略。未爲失言。詩禮二疏。名物象數。莫不畢陳。五經之中。此爲翹楚。昔鄭氏注周禮。制度沿革。務極瞻備。說有不盡。以圖明之。孔氏詩

疏亦做此義。干旄之制。簡而益明。辟聞論說於通儒。能令聽者心怡神會。疏緇衣而以孝經序爲非。出鄭氏實爲陸氏不同。五經之證。疏樂記而以樂記之入禮記。在劉向之前。足見馬融增益三篇之誤。取義旣諦。敷詞必切。惟大雅疏曰。鄭未見古文尙書。又疏月令曰。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似於尊鄭之中。略申微旨。此誠孔氏序左氏所謂蠶生於木。還食其木。非其理矣。蓋五經正義。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意見不同。故易乖忤。疏咸有一德之七廟。則申孔而難鄭。疏王制之七廟。則尊鄭而陋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胸無定見。頗背是非。然而入珠林者。常取其圓澤。泛玉液者。在丐其膏潤。大醇可取。小疵必棄。苟覽文而尋義。自披沙而遇寶。幹材小儒。誠奉以爲五精之祕策。藉以探六籍之奧區。言必宗經。事皆徵聖。亦可得雅才之譽。兼可免俗學之譏云爾。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唐貞觀中。孔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攷訂增損。書始布下。雖署孔穎達名。其實非出一手。自是以來。著爲定論。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其書專釋一家注文爲正。觀其自序。以爲擇善而從矣。但其所從。仍是江左遺習。不能混南北之異。而盡遵漢學。故于易書則不從鄭注。左傳則不從服誼。與陸氏釋文所主各家。無以異也。蓋正義除周易外。俱本前人成書而刪訂之。自梁以下。義疏家已不能盡從漢人。所以孔氏

亦因之。然其元元本本，引據詳明，實無忝正義之目。然則易疏罕徵典籍，當由王韓埽棄舊聞，自標新解，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其攷訂之疏也。特沖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尙元虛，義多浮誕，是以棄而不用，而其所撰，仍蹈覆轍，何其言之自相違背邪。朱子謂孔氏諸疏，易書爲下，然書疏名物典制，終足以資學者之攷證，不似易疏之敷衍也。故雖爲僞孔而設，尙不苟于采擇，惟諸疏于注家，不能無所回護，遇有乖礙，往往牽就其說，未免失之。然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絕少，端賴孔疏所載，猶可以得見其梗概。雖陸氏釋文，終不及其所載之多，况其書既本前人義疏而成，又歷經唐初諸儒參訂覆審，始爲頒行，豈得與一概官書相提並論。究心經學者，必先從事于此，而後及唐以下諸家，庶得先河後海，爲山覆篑之義。又案禮記疏撰人有賈公彥，而周禮儀禮二疏，獨爲賈氏撰定。左傳疏撰人有楊士勛，而穀梁疏獨爲楊氏撰定。平心論之，賈疏堪與孔疏鼎立，而楊疏僅可與徐彥之疏公羊稱魯衛耳。較之孔疏殆難爲役，而有宋邢昺諸疏，聊取以充數而已。若如歐陽氏倡刪定正義之說，魏鶴山因之，摘爲要義一書，此則一家之見，究無當于唐人敕撰之作也。

夏小正鞠則見解

洪震煊

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注家皆謂鞠星卽柳星，則見爲昏見，震煊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

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日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晨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于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于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爲鞠星是也。

易伐鬼方解

李方湛

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元和惠棟云，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商頌殷武，卽伐鬼方詩也。按王伯厚困學紀聞，解鬼方，引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云，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鬼戎卽鬼方。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其解鬼

方。又在今涼州。試爲考之。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史記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半姓。楚爲半姓之後。則鬼方自當在荆楚之地。又小戴記明堂位云。紂脯鬼侯。史記股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文王世子云。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孔穎達正義云。西方九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九國或卽鬼方種類。又旣濟九三。爻辰在辰。辰爲壽星之次。鄭分野。鄭南與楚隣。商時或尙爲鬼國地。故旣濟此爻。卽取象于此。左傳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注庸屬楚之小國。後漢書南蠻傳。蠻屬于楚。鄂。麇人率百濮聚于選。注濮夷也。昭九年傳。詹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韋昭國語注云。濮南蠻之國。孔安國牧誓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種類皆西南夷。亦與楚隣。不得卽以西羌當鬼方。惠說是也。

釋魯郊

洪頤煊

左氏桓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杜元凱注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此說非也。案春秋書郊十。一見于正月者四。見于四月者五。周正四月。乃夏正二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君注云。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鄭正據春秋爲說。孔沖遠春秋正義引杜氏釋例云。麻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考周髀算經。逸周書。淮南子。通卦驗。竝以啓蟄爲二月節。考工記云。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說文云。鼓春分之音。是周時啓蟄本在二月。鄭君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者以建

寅爲歲首。非謂郊用建寅之月也。說文云。禾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又云。春分而禾生。夏日至。暑景可度。禾有秒。古人時候早。二月已耕。故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當時魯本有二郊。春秋所書正月之郊。卽冬至園丘之郊。四月之郊。卽二月祈穀之郊。鄭君謂魯無園丘之祭。是據常禮而言。園丘之祭。諸侯之僭禮也。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君以爲魯郊。魯郊用辛不卜。不用辛則卜。故有三卜。郊四卜。郊之文。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籍。月令紀候用夏正。非周公所作。不可以注此經也。鄭君於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注云。建卯於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注云。建子之月。說本不誤。王肅聖證論。牽引月令之文。說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是誤。以周正爲夏正。杜元凱據之以釋春秋。孔沖遠又從爲之辭曰。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真臆說不可通矣。因作此以正之。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水莫大於河。河莫險於龍門。河源不自積石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則禹之鑿龍門亦必自積石始。何也。水經云。河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酈注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漢書地理志曰。左馮翊夏陽縣。禹貢龍門山在北。龍門亦名梁山。水經注曰。導河積石。疏決梁山。經所謂龍門也。自積石至龍門。相距五千五百餘里。孔穎達正義曰。三千餘里。按積石山有二。唐張守節曰。

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小積石在河州枹罕鄯州龍支縣界。孔氏誤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導河之積石。故云三千餘里。於是李賢注後漢書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杜佑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與孔氏誤同。蔡傳復因其誤而仍之耳。龍門山亦有二。杜佑通典曰。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皆有龍門山。卽禹所鑿。顏師古注司馬遷傳曰。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考韓城古之夏陽。夏陽有梁山龍門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曰。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曰。在縣北。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絳州龍門卽皮氏。古之壺口。後魏改曰龍門。至宋又改爲河津。括地志曰。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然則當日鑿山之始。絳州之龍門固名壺口。不名龍門也。蔡傳引李復說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禹鑿龍門起於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築。在河北岸。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二城相距各四百里。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以今輿地考之。河自大積石山由陝西西寧衛至河州入塞。歷蘭州寧夏榆林諸衛。復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是三受降城以上。河流所經之地甚多。安見禹之所鑿。獨起於東城也。案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重華請募人屯田。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李復誤以重華營田之所起。爲禹鑿龍門之所起。謬矣。說者又以導訓循行。非施功之謂。則又不然。孟子曰。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言其順水之性。若無事然。非謂其真無所事也。呂覽仲夏紀古樂篇曰。禹鑿龍門。降通溲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曰。禹北爲防原。灑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賈讓治河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禹之鑿山穿地。非獨二孔云然。若謂禹之導河。不過循行故道。非真有穿鑿之事。則河源實昆侖。當日何不如漢之張騫。唐之劉元鼎。元之都實之探源星宿。而轉自鄯州龍支縣之小積石山而止。此則大不可解者。竊謂鯀之治水。已厯九載。所施之功。未必全無可紀。特處置失當。怨讟煩興。故績用弗成。禹席鯀之餘緒。加以八年之久。躬餒胼胝。膚不生毛。施人所不能施之力。成人所不能成之功。孔疏所謂鑿山穿地。自積石至海。皆然。其言要自有據。若弟因舊脩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一桑鄺輩足以竟之矣。安見禹之爲大禹之爲神也哉。至龍門未鑿之先。其故道亦有可得言者。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隄是也。寰宇記曰。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名錯開河。朱子亦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考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當日龍門未鑿。由孟門而逆流汎濫。橫溢不可底止。及禹治之而後。河循龍門而華陰。而底柱。而盟津。雒內大伾大陸。播爲

九河同逆河入海矣。李氏有見於積石龍門相距之遠，而故縮里數以遷就其說。蔡氏則以穿鑿爲因舊脩闢，因述李氏之說，而疑莫能明。後儒則并以穿鑿爲勞民，遂謂施功之說之不足據，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疑，致令開辟以來，一莫大功業盡湮沒於章句小儒之手，是可惜也。李復字履中，登元豐二年進士，麻官熙河轉運使，終於中大夫。集賢殿脩撰，所著有滄水集。先世家開封祥符，以其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則曰閩人。

禹都陽城考

洪頤煊

孟子云：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趙岐章句云：陽城在嵩山下。史記集解引劉熙注云：今潁川陽城是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卽天子位。蓋是時舜子居河北平陽，禹避至河南陽城，因諸侯之朝，遂定都焉。古文之說如此。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妄謂禹都安邑。漢屬河東郡，其地在河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陽城者，避商均時非久居也。案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注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考漢志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漢志因注禹國于陽翟下。班史去古未遠，其言自是不謬。尙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正義引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孔安國傳云：桀都安邑，陟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書序又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臞，俘厥

寶玉。孔安國傳云。三臆。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孔沖遠不知其謬。從而爲之疏云。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顛亦爾。故詩曰。韋顛旣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不知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注應劭曰。古斟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是桀都斟尋。不都安邑。今本竹書紀年云。帝癸元年卽位。居斟尋。十三年。遷于河南。河南疑卽禹陽城故都。三十一年。商自陞。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臆。商師征三臆。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是桀先都斟尋。次都河南。及鳴條戰敗。出奔三臆。仍欲退保斟尋故城。蹤跡甚明。是終夏之世。未嘗都安邑也。豈復有東南涉河之迂道。如書傳所說者哉。故自皇甫謐謂禹都安邑。古文陽城之跡反晦。而書傳反與之合。亦足爲僞古文尙書出于皇甫謐之一證。竹書紀年。帝禹元年居陽城。今本反改作居冀。以就謚說。今人往往信僞古文尙書。而反以孟子史記汲冢古文爲疑。吾不敢以爲然也。

笙詩有聲亡詞辨

顧廷綸

經義有可一言決者。笙詩六篇無詞。安得爲詩。有詩必有詞。不得云無詞也。有其義而亡其詞。此七字。毛公所著。非詩序本文。蓋孔子子夏時。此六詩尙存。遭戰國及秦而亡耳。陸氏德明曰。武王之時。周公制禮。

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則其爲有詞也明矣。朱子作詩集傳。讀亡爲無。引儀禮鄉飲酒燕禮諸樂節。以爲有聲無詞之證。後之說詩者。多因之。吾欲存六詩之義。不得不與羣說辨。朱子曰。南陔以下。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試卽以儀禮難之。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鄭注。新宮。小雅逸篇。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賈氏公彥曰。特言下管新宮。乃始笙入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邱光庭兼明書曰。新宮。文王詩。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與南陔白華華黍同例。左昭二十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有詞也。而亦曰笙。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鄉射命太師奏騶虞。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大射之儀。命太師奏騶首。鄭注。騶首。逸詩。曾孫也。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騶虞。經首有詞也。而亦曰奏。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試更以周禮難之。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是旣然矣。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醵夏。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鄭注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九夏亦奏也。而杜與鄭皆明其有詞。而南陔六詩。獨無詞乎。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賈氏公彥曰。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春秋左氏傳曰。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

賜魏絳。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歌奏既可以通言。而必曰歌者。有詞而奏者。無詞乎。籥章逆寒暑。歛豳詩。祈年歛豳雅。祭蜡歛豳頌。鄭注。豳詩。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豳頌。亦七月也。雖朱子以大田諸詩爲豳雅。良耜諸詩爲豳頌。要其爲有詞。明矣。籥章言歛不言歌。而信其有詞。笙詩言笙言樂言奏。而不言歌。而獨斷其爲無詞乎。考有聲無詞之論。創於劉敞。朱傳據以爲說。周頌詩序。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禮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曰。下管象。劉氏敞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前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是曰。管曰。奏。劉敞亦知其有詞矣。於象武。則信之。於南陔。六詩。獨疑之。有是理乎。黃氏震曰。亡其辭之說。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然則鄭康成。非漢人乎。王雪山又曰。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詞。黃氏震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其詞。有其義。不知有詞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大抵習其詞者。其詞易存。習其聲者。其詞易亡。後人因其詞之亡。而遂謂作笙詩者。本無其詞。不無誣乎。九夏中。賦夏。杜子春曰。賦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考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陔。鄭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南陔詩序云。孝子相戒。以養義。正與此協。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吾不敢謂鍾師之九夏。肆夏。韶夏。納夏以外。卽笙詩之六篇。而南陔之爲陔夏。三禮已有明證。至六詩之節。儀禮傳之。

六詩之義。詩序發之。六詩之亡。毛公著之。此理甚明。無可易者。又案南陔白華。華黍。毛傳統附於魚麗之後。朱子則依儀禮節。升三詩於魚麗前。而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爲什之始。夫南陔白華。旣無詞矣。又何篇什可分之與。有執此以問。當必有自訝其說之岐者矣。

五畝之宅考

顧廷綸

古者民居之地。有宅。有廛。有廬。在都邑曰宅。在市曰廛。田中廬舍曰廬。宅可通於廛。廬不得名爲宅。載師之職。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康成曰。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此宅可通於廛之證也。信南山詩。中田有廬。鄭康成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以便田事。孔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此廬不得爲宅之證也。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趙岐注。孟子。遂定爲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言五畝。案匠人營國。地方九里。而朝後市。左祖右社。餘六區爲民廛。無論六區之地。非鄉遂之民所能容。而一歲中。令民兩次遷移。亦甚煩擾。不成政體。食貨志所謂邑。卽易訟卦。邑人三百戶。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之邑。與城邑不同。趙氏以井邑爲城邑。而撰爲冬入保城之說。其誤一矣。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載師之職。以場圃任園地。鄭康成曰。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爲場。賈公彥曰。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者。故得種。

樹果蒨之屬。然則在田之二晦半。種樹果蒨之屬。竝不樹桑。漢志所謂田中不得有樹。恐妨五穀也。趙氏因班氏有二十晦爲廬舍。環廬樹桑之說。遂謂城邑之居。亦二晦半。其誤二矣。不知五晦之宅在國中。不在中田。中田自名廬。不名宅。載師之職。凡任地國宅無征。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園廬二十而一。鄭康成曰。園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置場有瓜。賈公彥曰。以其廬。則五晦之宅在國中。孟子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廬無穀。園則百晦田畔。家各二晦半。以爲井竈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卽此可見五晦之宅。非廬井邑居各二晦半矣。載師之職。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曰。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亦引孟子五晦之宅。樹之以桑爲證。遂人職云。上地夫一廬。田百晦。鄭康成曰。廬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此則鄭注之尤可據者。賈公彥曰。百晦與一廬別言之。則此乃是廬里任國中之地。然則孟子五晦之宅。與百晦之田。別言之。其不兼田畔二晦半之廬舍。抑又明矣。孟子生平。絕大經濟。於受田之法。貢助兼行。貢法以五起數。故以五晦爲宅。此則說之不可易者。邪卿之注無取焉。

春秋閏月在歲終解

范景福

置閏之法。古今有二。一在歲終。一以無中氣之月爲閏。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至歲終天正冬至。麻分至啓閉。匝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歲前天正經朔。至歲終

天正經朔。麻晦朔弦望。匝十二月者。謂之年。中數恒盈。朔數恒虛。而閏餘生矣。唐帝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成歲。不言在歲終也。至春秋時。見於經者。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在冬十月之後。哀五年書閏月。在冬叔還如齊之後。見於傳者。僖七年閏月。在冬鄭伯請盟之後。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在十二月使國勝告難之後。昭二十二年閏月。晉箕遺濟師。在十二月庚戌之後。驗之經傳。當時閏月在歲終矣。然文元年閏三月。傳發歸餘於終之義。杜注云。有餘日歸之於終。積而成閏。孔疏云。月朔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歸之於終。積成一月置閏。皆不言歸於何時。惟萬充宗明言歸餘日於歲終。故杜氏作長麻。推勘經傳上下月日。中間置閏以通之。但文元年三月閏。二年正月閏。距十月而再閏。毋乃數乎。十二年十一月閏。十六年五月閏。距四十三月而再閏。毋乃疏乎。惟江慎修云。當時不頒正朔。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日月。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經書十二月癸酉日食。而傳歲終有閏。明年正月爲壬寅朔。經之十二月。卽傳之閏月。是周術魯術不同也。黜贖入衛。傳在哀十五年歲終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是魯術衛術不同也。總之。經從赴告。月日或有闕文。傳閏似在歲終。特當時周魯諸國算術失傳。無從稽覈耳。宣城梅氏云。考古以歲終置閏爲合。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爲安。故以授時消長。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其得恒多也。近世歐羅巴術。只有閏日而無閏月。時憲銘西算入中法。仍以無中氣月置閏。律書淵源前編。歲實小餘一八七五。後編。歲實小餘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似有消長。倘得其較數。上推春秋交食置閏。當更密合矣。

魯詩三歲宦女解

金廷棟

石經魯詩三歲宦女。毛詩作貫。訓貫為事。蓋本爾雅義。案宦。臣也。宦為臣僕。見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訓宦為臣隸。言三歲為臣。莫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宦女。同春秋左氏傳宦三年矣。文法比事字義深。彼婁壽碑謂宦即貫字。不足據以解此。

齊欒施晉欒施解

金廷棟

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欒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年晉欒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公羊異矣。案晉即齊字。晉齊一也。攷晉卦之晉。孟氏易作齊。見釋文。說文晉从日巽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蓋齊可為晉。晉不可為晉。蔡邕石經改晉為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為晉。非古晉字讀為齊也。公羊不異。

石經穀梁傳考

金廷棟

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寧人。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為誤者。聊為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陞。季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此條顧本無。案御覽引麋信駐云。放。遠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

則爭之。似于曹伯失正義相融洽。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有存亡繼絕之功。桓

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曰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

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干寶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

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

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上。顧本作境上。事。事上。石經有之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之為有所之之辭。傳以事

為辭。文簡也。石經以之事為辭。語長也。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下句作帥。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帥率。

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侯

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此條顧本無。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

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嬰。二年三年同。案嬰與罃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罃作嬰。廣雅云。瓶也。罃。

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罃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

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為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此條顧本無。案慶封不臣于齊。

靈王戮慶封。若為齊討也。故石經以為齊討為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顧本無。案此盟

臯帥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侵楚。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圍。言字上。石

經有不字。此條顧本無。案據傳文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為轉辭。下乃接圍成為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為辭。哀

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顧本謂該字作郊字。案此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之傳也。為郊之變。

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子不忘三月卜郊。忘石經

作志。此條顧本無。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後鄭注。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

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吾過。傳二十有四年傳。且曰志之。昭四年傳。歲聘以志業。昭十有三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

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下何用弗受。可以言弗受也。句同。案弗者

不之深者也。春秋傳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湖。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

觀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降水。據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故
庫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鄭君注尚書云。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
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邨。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
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博考羣籍。鄭君之言。信而有徵。其證有五。禹貢經文。次降水于大伾之後。
則降水當在大伾下流。鄭君注大伾云。在脩武武德之界。漢志河內郡。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

入河。脩武武德與共同屬河內郡。其地相近。其證一也。漢志鉅鹿郡。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若以信都絳水當禹貢降水。則同在今之順德府。故鄭君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云。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其證二也。漢書溝洫志。賈讓言。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又云。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王橫亦云。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與太史公所言禹廩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故道相合。其證三也。溝洫志云。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此正鄭君之所據。則自漢以前。皆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其證四也。漢以前古音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竝讀如洪。故孟子云。洛水者洪水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楊倞注云。鴻。洪水也。書曰。降水警予。說文。絳。讀若鴻。皆與共聲相近。若作絳。則破讀矣。故鄭君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禹貢降水。當以鄭君之言爲正。桑欽雖傳古文尙書。而班固不言古文以爲絳水。或欽亦兼采今文家說。故其言與鄭君遠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斲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于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于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錯。抑亦有戾于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卽爲降水。屯氏河卽禹河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顧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漳絳通稱。謂降卽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旣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之文哉。況地理志漳絳竝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二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王橫

所稱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堤稍高。則淇水口以上。堤下而地高可知。此卽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卽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稱淇水口。卽鄭君所稱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卽鄭君所謂淇水至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爲降。非出胸臆。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降水之說有二。以河內之共水當之。東至魏郡之黎陽入河。此鄭說也。以降爲絳。在安平信都南。此班氏說也。正義欲回護僞孔。故力主班氏。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爲降水發源之地。不知漢志襄國自屬鄭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實遠。不可牽合。而其地卽今邢臺縣地。絕無降源。其說之謬可見。且志改字。从系作絳。而絳實至春秋始見。界于秦晉之交。與大陸一在冀。一在兗。地勢各異。經文豈得言北過而至于大陸耶。則絳與降。明屬二水。不得合爲一也。至杜佑通典。以降水爲濁漳。乃觀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則漳與絳。當別爲一水。不得卽指爲禹貢之降水。明矣。且使禹貢之降。果同于合漳之絳。則水行必西北折。始合地理。何以南合于白渠故瀆。而與大陸背耶。況夫降與漳。皆禹貢大水。則導河但言北過漳水。是矣。何必別其文爲降耶。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則降水自爲二渠之一。而在大伾之北。經文本上下相貫。自定王五年。河徙。二渠皆失故道。降水。于是時。或淪于河。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載。天子乃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但二渠亦仍周之徙道。非禹跡之舊也。故司馬氏直以北濱當禹河者。亦非也。惟屯氏河。東北至漳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滄州。鹽山諸界。地與黎陽相近。而居大伾之北。揆之地勢爲宜。此鄭氏所以指爲降水故道歟。則降水雖變易。世失其處。要必自淇口爲北折之始。而酈注亦有舊河水北入之語。與鄭注相發明。則或謂之共。或謂之淇。或謂之屯氏河。皆卽以爲降水之故道可也。而非得據地志絳水。轉以譏鄭說之謬也明矣。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史記河渠書。敘禹道河之功。至於大伾。下云。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漢書溝洫志所載。說與遷同。而後歎禹之治水。以道河爲大。禹之道河。以降水大陸爲要。開嘗卽降水之名攷之。說文水部云。涑。水不遵其道也。洪。涑水也。水經河水篇云。不遵其道曰降。从卩作降。古凡音同者多借用。孟子告子下云。水逆行謂之涑水。涑水者。洪水也。是水逆行而洪者爲降水。降水之義。實本乎此。又卽大陸之名攷之。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劉熙釋名云。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是高平而易使水流者爲陸。大陸之義。當取乎

此今試參稽衆說。反復羣言。合遷固諸人之論。以及降水大陸命名之義。而後知鄭康成書注所言。較爲近似。案漢書地理志云。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夫既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矣。水經注敍河自戚城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瀆爲目。此真禹河。而禹所過所至之降水大陸。即可於斯求之。河水篇云。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邱堰。堰障水也。尙書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則知河本東行。禹作堰以障之。使北與逆水義合。下又云。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與鄭君注書云。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語合。又案地理志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鄭注書大陸。卽本地理志爲言。爾雅云。晉有大陸。書疏引孫炎等注云。大陸。今鉅鹿北廣阿澤也。陸仍行水。故亦有澤名。而或以隋之昭慶。唐之陸澤當之。皆非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鄭君注禹貢。本地說爲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爲非。又以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爲降水。又謂降當讀如廊。降于齊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泆水。以聲相近也。後世昧于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共水之名掩。鄭君定爲共水。蓋審其音韻之遠近。卽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緯。

周禮序所謂摺祕逸是也。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籛之改讀出于胸臆。專已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

詁經精舍文集卷七

重脩會稽大禹陵廟碑

阮元程作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則。履巴西夷。生慧苴于石紐。江之原也。憂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覆釜所藏。登臨夢發。金簡玉瑑。出焉灑沉澹災。底定者千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羣神。誅後至者。而大計其功。絜躋已甚。絞緘猶薄。迄于今參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壟。歟。然則月逾庚子。年加申酉。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著于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爲南支。萬里岷流。指山陰爲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蹟。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已古。我朝列聖相承。續舊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聖天子孝祀配天。望辯維謹。乃修階壇。勤丹臚。用承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巖壑盤鬱。江海深阻。維茲廟貌。巍然鎮之。燭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慕風雲。或降二龍之駕。郁郁乎蒼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填德於其既。固夏后氏神聖之所發藏。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

浙爲南江。地臨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跡留標榘。農不變徒。樹不改列。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窆石。棟抗梅梁。聿新世室。載啓元堂。昂星孕珠。畚山輯玉。黻冕天容。龍蛇古屋。伯益奉經。庚辰侍輦。封並蒼梧。廟同嶽麓。龍飛五載。障淮塞河。錢塘樾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峩峩。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烏田修祀。肅享金鼎。符探玉筭。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量廬。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徐熊飛

神禹之功在萬世。粵自昊穹生民以來。禪繼迭更。五德遞嬗。綿綿延延。以迄于今。古帝王陵寢。迷沒而不可問者。莫可勝數。而禹廟獨至今不廢。豈不以德侔覆載。澤被寰區。乾扶坤持。豐其報祀哉。三王以降。受命之主。肇修祀典。各撫黃輿。履繡壤。遵元圭之蹟。就梅梁之蹤。燔柴瘞玉。維清緝熙。故靈寢存于茅峯。苾芬格于窆石。雖因革損益。後先殊軌。而明禋之典。億萬斯年。罔敢不肅。皇帝卽位之五年。天人和同。考禮正樂。凡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之當崇祀者。皆升中望秩。以次而舉。百辟卿士。肅將天忱。登封告虔。震攝恐後。會稽禹廟。越在羣山中。有司長吏。以時修舉。而厯年旣久。寢以頽落。守土之臣。上其事以聞。皇帝曰。吁。維天維祖宗。俾予有家。予一人祗承令緒。夫亦惟是修明典秩。昭格于上下。神祇神聖如禹。而陵廟漸卽于廢墜。予則悚然憂之。爰詔有司。發金錢。徵地產。考典章。循制度。峻蘭橈之丹宮。崇飛廉之絳觀。輦紅羊青牛之材于山。致朱華碧英之石于谷。輸倭指揮。百堵具作。堂皇寢殿。一準乎古。而土木聿新。丹澤以煥。

閱月日而廟成。皇帝曰咨。女臣某。其齋奉祝冊。爲予一人齋祓肆祀。無廢列祖明禋之典。以上承天庥。臣某再拜稽首以行。星輶載驅。和風在颿。渡河越江。達于南鎮。祭告之日。山川效靈。旋陰轉陽。天日開霽。浙之僚寮羣吏。皆對越駿奔。升堂栗階。執事有恪。蕭薌旣薦。神靈淑熹。氛祲不興。清明肅穆。祭畢而旋。煙翠旁達。金支羽旄。飛揚蔥蒨。禽獸咸若。風雨以順。四時以和。僉曰於休哉。皇帝淵契文命。敦崇明德。綿俎豆而弗替者。至誠且敬。其曷以加諸。昔在聖祖。仁皇帝親詣廟庭。展案錯事。煌煌彝憲。伊古所未有。世祖憲皇帝繼之。脩禮謁款。昭宣典常。爰及高宗純皇帝。渙發德音。燔燎馨香。後先數舉。崇報功德之意。爲尤切。皇帝繼承大統。式祖宗之訓。致明潔之忱。載玉省牲。增崇廟祀。是以年豐民和。符瑞昭應。眈眈乎。穆穆乎。嘉德孚于神明也。蓋靈闕肇禋。百物用序。至嚴也。庀材考工。陳設禮樂。至肅也。羹墻哲后。憑踐軌度。至敬也。修誠致和。協氣翔被。至仁也。是宜勒諸貞石。以傳之無窮。詩曰。

皇帝踐祚。萬類咸序。四海九州。距典迭舉。稽古帝禹。百王所宗。明德肇祀。莫敢不崇。巍巍會稽。會同玉帛。是藉是憑。精爽不忒。靈契出地。蒼符應天。綿厯千載。昭告益虔。歸然邱陵。桂宮蘭寢。乃構乃堂。蔽虧林蔭。帝謂守臣。增其故封。丹堊塗墍。毋廢厥功。帝謂近臣。修其秩祀。祝號牲幣。罔改舊制。雲雷闔闢。山川郁熹。天神地祇。咸集于茲。宛宛黃龍。挾之風雨。肅肅珍禽。芸其膏土。新宮旣煥。元鼎在堂。龍蛇橘柚。縉網飄揚。維茲新宮。帝念攸契。有苾其芬。垂于世世。周墻邃宇。黍稷明禋。大禮以集。勒此貞珉。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吳東發

在昔帝舜。謂大禹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禹貢一書。肆丕著之于後。詩書百家。多稱厥功。咸莫是過。夏史氏見而知之。允矣。箕子。嚳鴻范。乃曰。帝錫九疇。葬倫攸敘。抑又微矣。然亦未離厥功。孔子曰。吾無間然。孟子曰。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則併其德與心。揭之。吁至矣。以功若彼。以德若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咸宜祀。矧斯會稽。厥冢在焉。陵氣煙熅。上交蒼天。有翼其廟。則依于陵。則栖則馮。是降是登。故有賴鳥。春蒞秋釐。皇天眷佑。於昭于茲。劉向曰。禹葬會稽。酈氏曰。會稽古防山也。亦曰茅山。吳越春秋謂之覆釜。中有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識。下有禹廟。廟所繇來。厥惟舊哉。聖清龍飛。累洽重熙。以聖答聖。報禮斯稱。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竝以南巡守。至于揚州之鎮。肆謁于陵。皇帝嗣位之五年。令月吉日。遣官齎幣。致祭于廟。享以太牢。祭以奎章。苾苾芬芬。炳炳麟麟。孔殷孔煌。百穀用成。俊民用彰。趨化若風。詢謀僉同。敬脩閟宮。舟治垣墉。圖像經營。既恢既宏。樹石勒銘。用垂頌聲。其辭曰。

於赫神禹。欽承虞帝。幹蠱脩功。八年于外。呱呱弗子。昏墊是救。九山刊旅。百川順軌。脩餘府事。平成天地。粒我烝民。萬世長賴。重曰。

湯湯鴻水。兮不有厥躬。營營原隰。兮詒謀罔窮。我宅我食。兮攸奠攸康。我倫攸敘。兮曷惟其忘。馴彼飛鳥。兮伊誰使賴。惟天呵護。兮我皇所尊。矧伊臣民。兮胡寧不虔。時庸屢陵。兮勿翳勿薪。作廟奕奕。兮孔穆且

安於粲灑掃兮絜爾豆籩。侯陟侯降兮旒袞儼然。保釐我皇兮祚萬斯年。無繇名德兮穆穆淵淵。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丁子復

昔洪水降割。泛濫區夏。天乃篤生夏后。分別九州。隨山濬川。八年之勤。億萬載之利。神功明德。紀在典籍。綴文之家。奚能贊一辭。然觀書契以來。神明首出。類有地靈徵驗。揆夏后氏之迹。乃終始在會稽。粵稽后案黃帝中經。厯登宛委山。發金簡玉字之書。得通水之理。乘四載以行川。是天之佑啓乎。后以成水功者。於會稽始。迨受禪化成。追思往牒。爰巡大越。見耆老。審詮衡平斗斛。大會諸侯。計功而殂葬於會稽之山。窆石至今存。此其終於會稽。尤彰彰衆著。厯朝祀典。凡祭禹陵。必於此。梁時修廟。一木隨風雨出湖中。取爲梁。卽梅梁也。或夜大雷雨。梁輒失去。比復水草被其上。人以爲神。宋政和四年。勅廟額曰告成。明洪武三年。詔禁樵採。置陵守。我朝列聖相承。崇奉彌至。康熙十一年。聖祖仁皇帝閱視黃河。慨然念后功德。詣廟致祭。發帑金賜其後裔。增守祠二人。雍正七年。世宗憲皇帝諭浙江大吏。敬謹防護。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親祭禹陵。諭妣氏子孫。世居陵側。予八品官奉祀。歲遣致祭。尊禮有加。夫會稽控帶江海。千巖萬壑。擁護雜沓。龍虎之資。風霆之氣。鍾毓亭毒。不可端倪。洪惟夏后。探穴得開世之符。覆釜固填德之地。于是始者。于是終。詎非南鎮氣象深厚。足以發藏神聖哉。茲以修葺歲久。棟宇欹頽。下民鼓舞。樂輸其力。鳩工庀材。廓新廟貌。瞻仰靈祐。敢揚頌聲。其辭曰。

流星感精神。珠毓聖石紐。孕靈泉源通。性九州拯溺。百靈授命冠履不顧。胼胝何病。願此昏墊。浩浩湯湯。毛龍翔躍。支祁披猖。爰誅相柳。爰囚商章。木妖水魅。戰栗傍徨。於鑠洪功。天發神智。繡衣入夢。登彼玉筥。金板銀編。黑書綠字。疏淪穿鑿。罔勿昭示。元圭旣錫。四海攸同。玉匱追思。來乘六龍。敬養天女。就戮防風。淹留稽嶺。神徂行宮。猗歟明德。萬世是賴。沐日浴月。地涵天蓋。精氣去來。海山內外。壇廟千年。棟梁不壞。泥橈山樺。恍忽有無。長頭鳥喙。形體偏枯。飛菟應德。河精獻圖。大章豎亥。颺拜歡呼。危軒截漢。崇閣連星。樛椹霓動。風雨龍腥。竄奔石怪。呵護山靈。祕文寶檢。遁甲藏精。皇矣我朝。明禋是肅。列聖南巡。躬親祭祝。精潔馨香。奠安嶽瀆。帝德王功。合一於穆。新廟奕奕。祇薦虔虔。輝丹耀日。竦竄凌煙。后靈永安。后德長綿。庇我皇祚。於萬斯年。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陶定山

會稽禹廟舊在秦望山南。夏后啓使使以歲時春秋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越絕書曰。禹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至漢謂之故宗廟。明紹興府志云。禹廟在塗山南麓。宋元以來咸祀于此。今始卽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攷吳越春秋。言少康封其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是墓故有廟。如漢原廟之制。有司掌之。不親奉也。越滅於楚。子孫散處海上。不敢復立宗祧。百姓思慕。輒就壘冢。禱祠瞻戀。後世順民之情。增飾陵廟。斷其私祭。所以壹民志而崇明德也。謹案禹貢記禹所導山水原隰。無一言及

於會稽。然山海經載夕水。漸江餘暨諸地名。皆禹跡所掩。而後儒說三江者。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當之。是浙河以東。未嘗不勤排淪矣。間嘗博稽經訓。旁徵圖緯。咸以禹按黃帝中經。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書以知水泉之脈。其後九隕既宅。四海會同。南巡守會羣神苗山。大會計受功。誅汪芒氏之後至者。治水之功。惟會稽實終始之。舟車楮跡之跡。胼胝黧踣之容。過化存神。彷彿想像。鑄貌虔事。亦固其所。何況緘葛藏裘。爰宅體魄。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尤服教懷德於勿替者哉。洪惟國家加意東南。宣河防海。平地成天。邁績妣夏。聖聖繼承。先後合節。展義宣風。肅將祀事。培護修葺。必慎必時。宮廟閼徯。光于前代。聖天子孝思維則。嚴事配天。大禮隆文。辯告羣祀。絜牲嘉幣。駿奔在廟。宜益礪斲榘。塗鬆丹雘。構雲煥日。俾堅且麗。以稱朝廷尊嚴。愍祀之義。以慰百姓報功崇德之思。爰自嘉慶某年某月鳩功。載朔。越某月日克觀厥成。乃紀貞珉。繫之頌曰。

於皇惟清。紹天建極。聖祖受之。欽明允塞。精一傳心。平成奠職。聲教所漸。媿禹之則。陟跡時巡。至於南國。惟聖知聖。仰惟前式。降土隩宅。奏民粒食。萬世之賴。稽山男前。精意日禋。虔以牲黑。亦越高宗。是繩是翼。豈惟古帝。永懷明德。風陵橋阜。嶷虞穀唐。孰云不欽。庶官是享。越國之陽。古殿深蒼。碑以綸緯。榻以宸章。巍巍王功。肅肅陵岡。如何雷雨。失此神梁。敢不馳驟。民僬士踰。時月之令。蒼水告符。文梓自出。飛石自趨。法以身度。準彼室衢。采椽已斲。茅茨既塗。龍夾浮柱。鼉駕隅扶。日月飾珪。鈎鈐爲樞。垣拱紫極。穴導蒼梧。

煙霞變幻。爛於有無。胼胝無罷。宮室不卑。毋謂雕峻。歆獻以時。欽惟聖敬。于以奠之。勗爾羣神。是護是持。勸以弗壞。珉勒于斯。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胡敬

稽古六十四民之祀。秩宗以無主而推恩。七十二代之君。祭法以有功而望秩。是以龍髯攀墮。橋山護劍。烏之陵。鳳竹斑深。梧野奏英皇之樂。序星辰而郊饗。臺野西連。均刑賞以宗堯。穀林東峙。大陵享帝。欒檀留啓筮之亭。有異稱君。俎豆徧象封之國。而況鬢河著蹟。厯八載以成功。嗣子消爭。冠百王而立極者乎。會稽有大禹廟。其來舊矣。乃者厯歲既遠。建議重修。風雨連朝。梁匪梅而欲化。春秋何祀。山有木以宜刊。邑之搢紳。率諸耆老。申請大吏。遵奉詔條。鳩材庀工。斲樸塗墍。于某年月日經始。某月日落成。禮也。或謂白衣砥礪。故居指崑石之鄉。丹殿陰森。遺址列盟津之岸。過中條之廣野。避暑留宮。訪五嶽之名山。封泥表堠。石泉都遠。耀華庶于巴江。金柳城高。建叢祠于夏邑。湘潭磯上。虹光騰鶻帝之金。蟠冢巖前。珠滴瀉扁池之水。豐碑岌業。螭靈銜岫嶼之文。斷碣摩挲。蚪篆認崆峒之記。倚梯崖險。魏都之貞石留銘。望國雲遙。蒲郡之清臺置驛。固不獨禁明脩鼈。丹忱輸東海之民。殃免爲魚。靈貺答南浮之洞已也。不知捍災禦患。固澤之無遠而不留。崇德報功于神之所依而倍切。溯自磐石探神符之祕。洊息滔天。釜山懷州鎮之功。菴因留越。慰劬勞于聖妣。爰開脩己之宮。配饗祀以賢丞。勿替少康之世。逮及仍孫。創霸猶嚴。樵採于

陵山支子分封。永奠烝嘗于越會。豈不以巡方不復。魂魄長戀乎茲鄉。穿壙猶存。衣冠不同。夫假葬哉。獨是不矜見稱于虞舜。無間遠嘆。夫宣尼後之人。溯澧水而念貽謀。景梁山而懷舊甸。推崇匪易。贊美奚從。所希秦望留巖。蹕記祖龍之駐。史遷好古。穴傳司馬之探。則謹就於越之遺助。以歌詠聖神之丕績焉。試觀斬高喬下。導滯疏停。梳三門而厩二渠。纒扶風而沐滂雨。濟巨浸則鼇梁跨遠。踰翠岑而蛟馭騰空。遂乃南脩彭蠡之防。北掘崑崙之地。期愆癸甲。少整冠納履之閒。輔藉庚辰。得斬石疏波之助。撫蠻夷于窮髮。山造積冰。追羲馭于扶桑。淵臨沸水。山樁泥穢。徧續構攢樹之鄉。形瘦神勞。奠丹粟黃支之宇。罔勿親程畚築。界別瓜離。赤埴青壇。十二壤藝條絲之異種。擊閭出瑱。三千里貢筐篚而同風。禹之平成。大矣。然而栽梨蔽畝。壇標青玉于衡巖。望柳回車。目慘元魚于潭渚。裸入狼臙之國。緡竟忘垂。迷登壺項之峯。泉還共掬。民傳飲露。荒渺難稽。山到摺天。微茫莫辨。曷若三江厓厓。南條留疏鑿之蹤。九山峩峩。東冶著隨刊之烈。了溪流水。尙含仙澤。以浮藍。嶠峴荒城。長仰神功于頽雉。石船猶在。遠想乘躋。度弱之奇。畫角仍鳴。如聞濁水傷枝之歎。是則赤帝之巖鑿。而懷襄之災始平。蒼水之使來。而山川之理乃得。此會稽之所宜崇祀禹也。爾乃蓋地披圖。鈐天造厓。以南至六十日爲正。歲紀甲寅。步東極二萬里而遙。算操豎亥。感金符而制崇白。乘木德而服尙青。任賢使能。公卿脩五等之制。貴爵尊齒。學校宏二序之模。定考績于三年。脩巡方以五載。聲爲律而身爲度。左應繩而右應規。夫且五行開聽朔之宮。堂脩二七。九等定惟貞之

賦歲厯十三夏。畧春斤。民力厲。畋漁之禁。史箴暨誦。臚言納耆艾之規。元卷延垂。受寶籙靈符于文祖。白菅采純。瘞精稽吉。玉于名山。歲俎山巒。暎牟追而光燦。雞彝龍勺。施彫勒而輝生。牲用黜而先薦。心祭以闡。而其祀戶。禹之禮制備矣。然而東南巡守。獨傳大計之名。中外共球。共輯維揚之地。探雙珪于碧岫。日月光華。哀四帙之黃圖。河山流峙。羣神用致。祠上帝于北阿。陽翟忘歸。泊餘航于南鎮。用以調權衡而平斗斛。見耆老而納詩書。至今白壁騰光。穿土啓千年之瑞。青山望幸。負辰留萬古之稱。是則百六年化制之隆。莫盛于茅山之會。七千國聲教之訖。最著于玉泉之朝。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若乃駢三聖。制九招。奏六英。舞八佾。洞庭張樂。作大訓。大化以颺功。夏籥成章。歌九敍。九成而致物。由是憲道陳鼓。復獄揮鞞。設五器而銘以垂。奏九原而功惟敍。命扶登以拊石。六府孔脩。詔大業以廣歌。八風丕應。階前浮磬。遙分山獸之輝。堂上孤桐。旁接龍章之色。大鹿翼而喬雲現。元圭錫而康歌興。禹之樂章明矣。然而帝乃持衡。竟退虞韶于賓位。啓因嬪女。遂傳天樂于人寰。嬰一璧于熊山。儻干儻冕。擁三層之雲蓋。操翳操環。未免神奇。難從取信。何似狐來自遠。妾待其歸。成室歌興。發響僊山之麓。候人野望。始基南土之音。述洪水之愁民。襄陵作操。幸赤衣之祝我。覆黼成吟。似蠶追存。剡水表棧鐘之制。如皦樂奏。防山聞截竹之吹。是則聽雁尾之辭。乃以驗大夏之勤。而不德。觀被髮之舞。益以信九歌之董。而用威。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他若辛龜負文。青犬授簡。六甲陰陽之道。八卦勝負之符。黑書示兆乎臨洮。綠字呈祥于濁水。象垂括

地。緒以丹縉。圖啓開天。檢之元印。爰乃岳瀆輯記。山海編經。臨流沉秘景之符。衍範闡真靈之要。蚺神現而天帝賚寶文之冊。龍關鑿而河神獻金版之編。牧德符傳。杼山銘勒。舉凡衡華空同之上。霍澗嵩岱之間。莫不龍畫旁分。螺書匾刻。禹之文章蔚矣。然而白銀青玉。是封石碯之中。金簡紫文。猶貯瓊樓之上。元夷使者。授圖在宛委山前。青虛真人。傳道于陽明洞側。是以吳宮啓宇。書隨赤雀以銜來。越女縲絲。繭托白魚而化出。向使二五九跡之術。徒受琅風。一十二卷之經。未探巖石。東南有柱。不傳黃帝之中經。靈寶無書。空遇清都之元女。將見青泥欲記。而古篆難求。白馬空刑。而名山莫攷。符絕龍威之獻。河空馬頰之疏。說地無書。冀州何載。仲舒淹雅。終難名異鳥于重常。子政宏通。且莫辨枯骸于貳負。是則虔齋巖嶽。爲十三年受命之原。倚嘯苗山。開四百載同文之治。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至若通九術五勝。而師徒其興。定弱守強。攻而城郭用作。臙辟宮辟。劓辟墨辟。律乃制爲三千條。象刑官刑。教刑賊刑。罰無過乎二千。鑿詔血涂。以正訟。建鼓朝端。命天老而肅兵。樹綏車右。蒼梧泣罪。寓忠厚于刑誅。元戊誓師。震威明于步伐。因之乘駱馬以御戎事。駕鉤車以整軍行。戮相柳于崑墟。澤谿三仞。鎮支祈于渦水。鐵鑠千尋。鼎鑄雌雄。金寫神姦之象。階陟干羽。壘降反背之苗。囚鴻蒙而走鴟脾。肉穿胸而墟有扈。赤枝被石。遠攻雲南之爨。獨木浮船。肆伐尼陳之梓。雲中紅袂。盡佩刀裘甲以來朝。江上黃龍。且掉尾弭鱗而聽命。禹之刑威赫矣。然而專車節大。于防風仲後至之誅。焚甲仁施。于大越驗諸夷之附。當其舟航甫捨。玉帛方陳。而邊攻

曹魏以徇羣侯。伐屈釐以威逆命。巖埋銅劍。鵜膏舍列宿之輝。地築刑塘。沙背闕巨人之跡。夫豈若獄臺囚舜。吳刀出啓。罡步檄鬼。狂章命神。附會無憑。浮夸難據哉。是則奉辭罰罪。有綏服奮武之明徵。先祿後威。亦禮家右文之過論。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爾其好緣惡阻。先信賤文。七表承風。九埏復璞。胼胝均勞于廝養。儉勤秉教于甯真。總細布以爲衣。斟明水而薦廟。龜貝銀玉。五品從興。茅茨土階。三等勿越。凜投饋而勤捉髮。輕尺璧而憐寸陰。顧絕遺簪。廷任雀羅之設。歎聞折額。醪終帝女之投。雖蔣席裙鞮。器創縵緣之飾。而雕巖峻宇。訓還典則之垂。大興柔利之臺。爲居羣帝。偶鑄麻山之幣。祇給諸侯。允宜令把元宮。膺司祿司金之福。猶且問周下土。切爲騶爲汰之憂。禹之儉德昭矣。然而玉色封蒲。甘醞著仙經之品。珠光造粉。增華傳墨氏之言。啓安邑之離宮。丹庭紫殿。醉鍾山之華宴。玉柰金漿。說摠違經。言真罔聖。豈若土纔掩壙。千人圍封樹之壇。窆尙留銘。七尺聳巖巖之石。斂形骸于終古。桐可爲棺。開都會于當年。門惟橫木。伐山易竟。改畝無煩。是則隧道之不及泉淵。實垂明訓。無余之不脩宮室。乃紹前徽。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至其尊墨如以作師。引翠子而爲佐。立十二嬪以輔內治。得七大夫以贊宏猷。奚仲則車正是司。昭明則人時敬授。學于西王。擗而聖德懋。鑒于東里。槐而政令明。舉大費于陰方之中。避商均于陽城之下。忘有過人之質。染以臯陶。本無私啓之心。讓于奇子。瞻耕式耦。通方外以求賢。入水詢漁。乘虛中而適野。虞黃童律。資爲禦侮之材。橫革直成。訂作同聲之侶。夫且賜成光以參龍之氏。封相土以牧馬之

勤。掌火焚林。墮斂擅百蟲之號。分流闢華。巨靈留雙蹠之蹤。五丞備黃帝之官。黑風會紀。九土奏黎民之粒。稷契宣猷。禹之旁求切矣。然而巫岫神遙。空枉雲華之謁。天官書獲。竟煩風后之咨。溯吳越而決江流。曾偕六子。共益夔以求川脈。同受五符。歲以犧供。償伯翳匡襄之績。帆仍石峙。仰聖姑翼輔之勳。是則卿士之配明堂。尙傳越絕。昊蒼之賜神女。獨在塗山。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至若廣柔啓聖。高密鍾靈。駱明之世。胄非遙。女狄之徽音不爽。參效瑞而星貫昴。月降精而珠墮懷。遂乃越十四月而降生。歷十二年而佐治。鈴星首戴。瞳韞采以河滄。墨斗胸羅。軒蜚文而玉立。參漏紹達聰之聖。偏枯徵行遠之勞。稻雨天來。木禾地出。乘船八月。早名懸玉兔之旁。夢日湔河。終圖受堯壇之上。執纛畱以度地。沒爲紫庭真人。入空巖而遇神。呼作華胥聖子。以至神鹿行水。元龍御雲。祝融降乎崇山。駒駘出于方澤。禹之符瑞顯矣。然而石坳石紐。地旣傳譌。女志女嬉。名還互出。石傳開母。化熊之說無徵。坪號剝兒。剖脅之言尤謬。虵身可駭。荒唐御寇之詞。龍冢難尋。幽渺青城之記。以至通女台桑之野。解身陽陟之河。欲弭患而戕生。竟合昏而非禮。有崇何在。而乃神其跡于蕙苡之吞。重華未升。而早示其文于璇璣之握。此與夫黃能入水。朱熊窺屏。難以言詮。同其語怪者。夫惟栖神築館。鳥耘昭成若之仁。庶子儕民。燕喋感非常之瑞。觀參耕之畝。麟想游庭。酌菲飲之泉。鳳疑棲樹。是則玉簣書藏之地。寶鼎湖龍去之鄉。越棲甲楯之山。正舜葬蒼梧之野。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夫是以有宋開基。置守陵之五戶。前明定禮。脩告祭以三年。丹腹重施。新葺

在紹熙之歲。山龍作繪。呈圖自洪武之朝。我國家治繼三王。文敷四海。翠華親謁。薦歆昭列聖之虔。丹誥新頒。膺籙展明禋之典。特遣皇華之使。昭告明神。恰逢輪奐之新。重開廣廈。當春令布。星槎拂漢。以遙臨。不日功成。虹棟排雲而上出。繞砌列蒼官之仗。表社仍松。塗墉依世室之規。夾窗有屐。法遵積矩。度陰陽。向背以咸宜。訓凜卑宮。絕玉礪金鋪之華飾。圖九州于廡下。大匠咨班。模五嶽于楹間。遺經披益。展雲旗于枰棋。敢諫幡懸。棲金爵于觚稜。伺風烏肖。冕旒秀發。紘縱垂亥。既之光階。階階嶙峋。春揭效子來之職。不。是武梁之殿。曲尺還操。試摹鐘鼎之書。凋戈重劫。貢如任土。垂橘柚以盈庭。烏尙隨陽。飛雁鴻之滿野。用以迎神祐體。皇忱刻桷丹楹。輸三品惟金之利。奉盛薦幣。酬萬邦作乂之勳。仰複廟之巍巍。陽開陰闔。望佳城之鬱鬱。人往風留。明德長懷。竊效巴峽無功之賦。煩言何補。竟同相斯沒字之碑。銘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立極鼇足。拯民魚頭。丕冒所訖。含生之儔。罔不鳧藻。頌厥鴻猷。緬昔中天。沈蓄未澹。舜華掩重。堯勳辭放。緡淵莫填。息土虛障。玉牒天啓。金精宵降。往求平定。嶽麓之庭。八年于外。四載是乘。心剝形瘵。仰高俯深。植嶽以峙。刷河而溇。南踰北過。西延東造。如風之熏。如雨之膏。通脈百川。回光二曜。大夏歌成。九天功告。鑿乎鼓之。軒乎舞之。光華復旦。卿雲爛施。龍蟠于野。龜遊于池。廼伸德讓。廼總帝師。於帝陶真。畀而天祿。彼微者理。彼危者欲。形期于緣。德誠以率。心傳旣授。坤珍乃握。五玉二帛。來巡自東。升禪泰岱。輯瑞侯封。震澤底定。江漢朝宗。爲綱爲紀。成允成功。巍巍四明。迢迢五泄。有阜惟鍾。有水惟夕。

鏡湖帶前。爐峯環側。萬古存陵。一抔表穴。丹崖拔地。蒼松蔽天。玉篴山下。龍瑞宮前。銘搜積勒。碑剔魴鐫。爰究爰度。有烏有樾。奉璋義峩。新廟奕奕。旌揚其綏。豆羅其揭。階敷筱簜。璣盛黍稷。維揚之產。厥包之錫。禮崇祀典。容藻頻頌。千秋萬古。帶江礪山。虛室生白。飛閣流丹。宏規大起。密石重刊。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錢福林

聖人含元化。於以開物而成務。王者通三才。爲能紹天而闡繹。惟夏后氏稽古同天。際鼙鼓軒舞之時。承皇步帝驟之後。握括命以贊治。熙帝載而奮庸。四海會同。神功所以大。萬邦作乂。明德所以遠。緬尋往册。炳諸典謨。厥有云者。無間然矣。粵自元圖啓系。乾荒開水德之符。白馬承家。昴宿叶金精之氣。雞九毓瑞。龍冢耀靈。六月六日。發神珠慧石之祥。九尺九寸。表玉斗成鈐之度。虎鼻鳥喙。殊其表。河目駢齒。呈其威。步想其跳耳。傳參漏足。履已嘉名。錫焉聲爲律。權衡出焉。天授靈徵。有如此者。秉不違之德。懷可親之仁。克儉克勤。爲綱爲紀。左準繩而右規矩。輕尺璧而愛寸陰。深存撝挹。受責於東。鬼槐不自滿假。從學於西。王國用是承帝。曰咨。幹父之蠱。洗河夢覺。低回禪渚之神。薦玉禮虔。懋舉夏郊之典。生稟元哲。有如此者。皇初世嬪。淵默陰行。后土冒沒。適逢浩浩之會。沈菑震濫。爰倣方方之割。水府占墳。星之逆。澤谿驚相柳之來。值數之窮。犯於九六。有韻在坐。害在元中。自夫石夷旣升。土功荒度。雲華受牘。蒼使告期。召郭支使。馭龍登衡岳而血馬。囚鴻冢鎖支祈。命庚辰驅童律。百蟲將軍。疏靈經於山海。九河神女。探秘簡於華胥。

奠定山川。沐浴日月。六扈旣察。九州攸同。中邦於是乎則壤。後世無慮乎其魚。成允成功。有如此者。六十五字。靈龜呈之。千八百國。豎亥步之。廣輪旣正。夷琛畢集。黑風會紀。青龍貺祥。受命神宗。光啓夏祚。赤文錄錯之字。呈耀河壇。九術五勝之常。布化干羽。雖復喪大費而謨。臯陶問伯成而遜奇子。然而贅文旣賜。木氣先騰。駢三聖而興。爲百神之主。帝真冷而戒焉。民歌吟而就焉。大德受命。有如此者。於是行堯道。修舜緒。紀甲寅而鈐天。貢五十而履地。袞龍山駮。輝煥乎元堂之上。肆夏孝成。鏗鏘於鍾石之間。雒驪興戎。燕衣養老。牟追體大。鈎車制質。好緣惡阻。以正俗也。貴爵尙齒。以暢化也。命孟涂定五罰。以明刑也。操重策立三幣。以理財也。元都檢印。厓山鑄銅。是知幽明之故。春不斧斤。夏不罔罟。是彰仁育之德。循八風以立政。歌九敎以樂成。經緯制作。有如此者。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政德成而百姓仁。遂屈熬定而七表從風。猶復孜孜日思。慄慄尻上。史箴矇誦。百事勤修。振鐸揮鞞。五聲兼聽。立幡陣鼓。俯谷仰山。敬式耦耕。形勞一饋。見蒼梧之縛。則拊背生悲。進帝女之醪。乃折頰興歎。廷間羅爵。淵衷愉易而自寧。天下無鬻。聖體偏枯而獨瘦。於斯時也。民承寬厚。世篤元同。一臂三面之鄉。咸承鏡而服化。六府九原之歌。乃興道以奏功。德盛化神。有如此者。夫其務與民同。面稽天若。兼貫萬物。旁燭六幽。大德小心。聖懷虛應。顯專譽極。鴻業斯紹。是以近遠儀軌。嶽瀆効靈。天地待以平成。子孫傳其典則。號之曰大。大之至矣。尊之曰神。神其煌矣。若夫入聖未優。曲士之穿鑿。連黨攻益。短書之曼衍。九嶷飛仙。說近驗淺。淪山化熊。紀載荒唐。名鎮風濤。

妄誌朱書之佩。術銷金石。虛談元女之法。標末所記。措紳難言。豈知大而能化。建皇極以執中。神之所爲。通陰陽而不測哉。禹貢揚州之域。其山鎮曰會稽。洞接朱明。星分牛女。乾門坤軸。不殊五岳之形。靈臯奧區。卽是九真之地。當夫龍德內演。鳳蓋南浮。元圭穆拱。黃鱗載戢。廷揖耆老。七大夫夾陛而侍。樂奏大夏。萬玉帛稽首而陳。穆穆乎皇皇乎。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曷云尙也。七十二封可識之地。無以加茲。天地委和。形神歸化。藏弓劍於福地。馭參駕於九天。軒鼎淪耀。虛傳鑿硯之山。虞狩同符。悲望零陵之市。絞葛終制。靈響載縣。豈直治疆理者。猶詠南山之句。懷祖德者。長存木客之冢而已。惟昔秦皇航海。肅欽會計之神。漢后登嵩。言尋姒開之石。人代屢易。陵廟無改。神明所伏。威靈肅然。閼殿猶存。空懷奏馘之烈。雲棟載葺。庶增炤爛之觀。舜陞重光。軒臺竝煥。梁間風雨。如開宛委之圖。壁上龍蛇。仍動青冥之色。曖曖昧昧。陰閉陽開。亭亭苕苕。雲蒸霞駁。犧牲時薦。俎豆潔陳。所以崇德報功。稟神服教。爰稽祀典。敬勒貞珉。陟降在茲。景福咸集。清寧永奠。肸鬻靈交。模繪乾坤。爰效晉摯虞之贊。鈎擿河洛。載書唐鄭飭之碑。敢作銘曰。混茫肇判。醇風睢盱。二靈握柄。十紀垂樞。制啓巢燧。治備唐虞。亭形毒氣。流苞啓符。氏承黑帝。名蜚金鳥。廣柔績毀。修紀靈扶。實懋聖德。用奠中區。橐耜躬執。胼胝形劬。久旅忘家。功著盤盂。揆地受簡。開山有圖。青羌東度。赤岸南逾。肇作郛郭。辨析墳墟。九疇攸敘。萬物昭蘇。高密受位。金成建都。扶登定律。亥旣呈珠。追思覆餗。遠駕陶駘。五瑞旣輯。羣神竝驅。大越載狩。防風致誅。惟此苗山。卽同鼎湖。邃宇肅穆。幽宮鬱紆。

田棲耘鳥壇守雁狐雲蹇櫟陸苔積龜趺龍蟠舊棟螭夾層櫨神儀儼肅侍衛跣跣玉女近侍呂臣旁趨
勳牲用薦璣擘載齎神之格思福此海隅鼉梁息浪水怪避塗男耕女織陽蔭陰敷憑翼無疆億載所謨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集昌黎文

湯錫蕃

昔先王既有天下鋪張對天之宏休載烈象容紀諸冊書爰饗其報欽于世世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
者如曰優入聖域具著顯庸風揮日舒岱定河安人物之所以蕃鬼神之所以幽無所處而不當卽千百
年迺一人而已耳然則禹之賢章章明矣攷于傳記王之聞孫散處中國卽其居于會稽之水治其庭壇
以報靈德最遠而獨爲宗過是都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歲月已多有荒不條丹青之飾十亡二三馮附之
覓巍然高而大者侈剝不治人吏聚觀歎息願進于闕下易而新之無所挾實不敢率爾爲也如是者亦
有年方今天子仁聖懋建皇極大敷古先凡自唐虞以來帝王之歿有墓于原雖在萬里之外皆治使端
正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不可一二數于是時也此邦之人竦然而言曰昔之廟屋甚宏以至于今經營于
其側者無復昔時不稱明霽不中儀式神亦將無所附依其奚以飭稚昧于長久言未旣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以及百司之執事萬口和附同然一詞日月有時則選材伎吏民采于山千尋之名材稱載而
往于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坦之廠之謹修而樹之雲壁潭潭飛閣渠渠陽開陰闔軒豁呈露
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賢愚皆以爲美瑞廟成大祭犧尊青黃牲精酒食崇吉蠲駿奔走悉有法度可觀

宗祝醉心。鄉人莫不加敬。若有鬼神。若饗若荅。可謂盛矣。維吾王之德。卓絕之跡。雖經策具存。尙皆殘缺。雜以瓌怪之詞。窺之閩奧而不見畛域。故好語故事者。之越城之隅。鏤白玉之牒。上高而望。見山水厓谷。曠途絕險。皆有楷字注字處。窺遺跡于篆籀。絕人事而模得之。三四讀。尙不能通曉。皆愛惜焉。況禹跡所掩。南北東西。不問海內外。凡所以君國子民。扶持天地。作法制以教天下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然則茲事至大。未有倫比。所謂千載一時。推闡聖明。而爲後世法。于是乎在。嗚呼可歌也已。工旣訖功。乃伐山石。俾刻之。而系以詩。其詞曰。

上古愛民。孰與王常。宜常爲神。以鴻厥慶。大廈之構。崇極而圯。乃新斯宮。惟舊之視。以諏以龜。日吉時良。鸞鶴停峙。蛟龍遁藏。王孫多孝。肅敬祀事。其鼓駭駭。其筵肆肆。庶幾昭融。明德惟馨。王坳萬年。尙有典刑。惠天之人。蒙神之福。施及無垠。匪後人卜。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周聯奎

蓋聞三代皆有祖功。而夏獨稱后。五臣咸具聖德。而禹更曰神。王于及身。釐彼下土。勳成永賴。廟在不祧。百世之下。蔑以加焉。粵自大塊分形。鉅靈啓宇。浚洞方懷。艱鮮未奏。雖有神聖膺圖。英賢接踵。而四海之廣。莫去龍蛇。九載之勞。難安巢窟。乃天厭其既。人發其祥。石紐之山。白馬之冑。足文履已。竦九尺之軀。首戴成鈴。達三漏之耳。學于西王。舉自四岳。聲律身度。協平準于和鈞。沐雨纚風。親胼胝于手足。琴木之庸。

既施觀河之祕。聿后濁水得綠字之傳。臨洮有黑書之受。支祈之神。絙鐵鑠于龜山。蒼水之使。奉金簡于石簣。是以蹟厯五藏之山。白狐應瑞。心契九疇之範。元龜授書。疏停道滯。操橐耜者三十年。植藪越原。事畚耨者十二渚。猶且烈山咨鳥語之人。樹穀偕牛腓之子。冠罍弗願。履稅弗納。荒度功全。克艱績著。萬姓乃寧。九州是畫。建三正于邦國。而民知歲時。乘四載于山川。而民知器用。定五服于貢賦。而民知耕植。修六府于平成。而民知生養。任土有經。鬻河得利。東訖青羌之野。南窮黃支之堵。西厭飲露之民。北達積冰之山。莫不記里于鼓車。垂象于括地。阜通其有亡。畀予其樂利。貢金所入。大鼎具列其圖。方物所陳。小正莫詳其產。德基祇台。化徵漸被。由是兆民有乃粒之休。億載無其魚之慮。大矣哉。惟茲會稽之山。實爲揚州之鎮。始常敷土。符探覆黼之藏。爰屆時巡。書弃南浮之洞。麟鳳集于大庭。玉帛來于遠域。鈎車綏旆。肇六馬之威。皮弁素積。興九夏之奏。會計之典。廼行精一之傳。罔替不績。聿宏異時。猶炯梅梁奕奕。少康致俎豆之虔。窈石峩峩。大越表衣冠之重。百神擁護。明禋載其煒煌。萬壑回環。佳氣瞻其蔥鬱。象設長昭。靈心永託。自宋迄明。屢詔有司。加禮奉祀。我朝盛典斯興。致敬彌至。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土。考績黃流。式念前模。用懷舊迹。駐蹕會稽。賜金後裔。隆祀之餘。天章竝煥。世宗憲皇帝詔令防護。遂得鳩聚工材。補苴陞榘。官司咸趨。祭告如禮。高宗純皇帝鑾輿旣泄。祀事孔明。授裔孫以世職。俾守陵廟。迨今上繼統握符。頒詔命祭。所以致其尊崇。報其馨烈。無不備也。邇者守臣以廟廷經久。侈剝時形。爰乃揆日庇徒。塗墜鑿木。

民以悅來。工以心競。費金若干鎰。而新廟告成。于是層軒延袤。上出重霄。飛閣瞰峩。下臨無地。丹牖飾以朝霞。珠網垂以夕露。松栢旅楹。彩耀星日。重郎復格。黝合煙雲。遙挹玉筍之峯。近瞰鑑湖之水。神鐙煒朗。靈旗掣糝。華鐘一聞。飛馭儼在。明德之遠。振古如茲矣。夫學懋祇承。虞書隆稽古之號。躬克勤儉。魯論著無間之歎。典謨所載。上接祁姚。緒業所創。下開毫鎬。故竹書燦其事實。莫忘平土之功。廟食薦以馨香。難盡鍾物之惠。敢追闡乎鴻模。用潤色于柔翰。辭曰。

於昭有夏。寶繼皇唐。勞分流峙。智剖元黃。瓚紘奠定。黎獻平康。患弭草昧。利肇農桑。惟王之生。允臻其極。終陟總師。始由分職。四表重光。三壤咸則。日不懷安。旰無求息。建鼓聞朝。諫幡樹路。儀翟酒疏。厓山金鑄。文德外敷。神明內裕。旣厚羣生。亦延洪祚。惟此名區。王靈所止。江海來朝。星辰下指。拱木風號。幽宮雲起。背嶺依巖。臨流俯沚。瞻彼崇祠。方茲興葺。金碧爭輝。翠丹交熠。畫闕翬飛。文墀蛟蟄。廟貌聿嚴。眞宰斯集。越山鬱鬱。越水盈盈。煙霞迴互。松檜敷榮。神光覆照。多福來成。爰揚懿美。俾勒麗牲。

重修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孫星衍程作

海之祀見於經證者。惟詩周頌般序。有祀四嶽河海之文。禮學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漢武詔以河海潤千里。令祠官脩祠爲歲事。南北朝已來。有蓬萊海若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淵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祀於明州定海。詔爲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以護

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爲始自宋。又舉人神以實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又封碧霞元君。國朝屢加封號。天后。今上嘉慶四年。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威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天后。所著靈應。不可勝紀。浙江台州府松門山有天后宮。龍王堂。廟祀舊矣。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阮公莅浙之明年。察海盜之鷗張日久。將大創。預絕其齋糧。偵伺之路。先請捐製大戰船。又奏請閩粵舟師會勦。得旨。則嚴守禦。設方略。購獲盜詞數十人。盜大窮蹙。六月二十有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設伏島嶼。擒獲其竄匿者。又數百人。海疆之民。鼓譟相慶曰。撫部之力。撫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緊神之功。廼愈撫部所請。發藏香。葺神廟。御書匾額。縣於天后宮龍王堂。以荅神庥。經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惟撫部知民疾苦。爲之造海船。請舟師。故師未至而盜氣懾。惟天子能用儒臣。伸國威。奮智勇。故士氣倍而神靈格。惟神鑒聖君賢臣一德一心。與民喫啾。故不費折衝。不煩轉餉。俾海隅覩安堵之日。不然。神廟之建數百年。海盜之患非一日。海風波濤亦時作。而必乘國家赫怒整旅之日。以効靈受賜於宣室。是則神之靈。皆天子之德。撫部之力。民之所不能忘。不可不紀也。若夫水爲土妃。又居坎位。女宿所居。故象餘似之。有舉莫廢。亦祀典也。星衍母服未除。授經茲土。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爲文。以紀靈應。錫予之盛。不敢以位卑辭。銘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肇祀。朝宗於東。爲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祐。管寧以濟。鴻圖翊運。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潢池出沒。神怒睨之。天子命我。旣旣開府。靖此海隅。有文有武。聲威大張。詞伺以窮。取其鯨鯢。覆其鱗鱗。屏翳乘之。況有胥種。神之格思。仁者有勇。殲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臺受釐。天章昭回。輝是神宇。滄桑可變。祀典有舉。勿弛民務。勿齎盜糧。遠臣監司。敢告封疆。

第一樓賦并序

張鑑

蓋聞景怡治學。然糠見慕於及門。麟士講經。織簾不辭乎別舍。螽斯鳴則草蟲躍。雕虎歎而清風生。物類相召。古今一致。何況文翁治蜀。郡人不仰其風猷。薛漢明韓。博士羣遵其章句也哉。吾師儀徵夫子莅浙之明年。慮古訓之式微。懼俗學之不殖。爰於西湖築詒經精舍。置生徒其中。遵甲乙之科。垂金爵之賞。將以紹徐謁卿改敝就善之謀。矯鎔子駿樂成慮始之誠。上則儲著作以備嚴更之選。下則立頑懦以資石室之藏。昔東萊蔡述。甄拔者何多。安定名齋。設科者不一。有唐有涂。先正之堂。爰立爲塾爲序。退息之室。式昭其南。有樓名傳在昔。集多士宣講說。春風和化雨洽。紉與義于藝林。綿訓故于不墜。頓八荒於遠攬。紹千載之冥搜。非政之以文治者乎。鑑得參末坐。幸推下流。兼陸澄奪席之賢。有何憲抽簞之恥。不揆構昧。謹獻賦曰。

伊古訓之將湮。賴扶植于明良。仿先民之講說。立精舍而式臧。得爽塏于遠渚。遵秋水之一方。旣鋤茅以

築室復薙草而開堂。邃蜿蜒以修弄。疏洞達以啓窗。允軒敞而皓肝。用瀏濫而傍徨。貯美目以遠睇。亦登樓而遙望。其樓也不廣不狹。非麗何侈。高甍崔巍。飛宇爰啓。藻梲波譎。芝栴雲詭。陰蚪上負。陽馬下止。櫺櫺相承。欒棋交綺。浮柱昭嶸。以星懸。文梁偃蹇。以虹指。扶欄翼張。以鳥革。天窗轍舉。以遠峙。循梯枕以徑度。羌裴裊而上升。旣登降而周覽。目愕眙而經營。拖虹霓于欄楯。列瑤光于綺樞。挹流瑕之朝爽。吸翠氣之清冷。東則文潤海流。翰墨之富。金繩束筭。騰囊錯繡。向校農求。鮒臧聘守。名記師春。書垂史籀。仲寶別其流。孝緒糾其繆。南則敷文峙焉。黨庠州序。莘莘俎豆。雍雍筍虡。儷白抽黃。禮洽儀具。蓓蓓士子。命儔歡侶。青衿襲其好音。樂譜奏其振羽。于是背冬涉春。感物念時。歸雁載軒。新魚戲遲。長楊檻臥。落華窗窺。梔梔拂幕。蓑蓑映帷。簾雨晦卷。棟雲暘飛。綠淩穎擢。紅蓮房披。禽鳴上下。嵐光霏微。風定翠恬。不可殫知。爾其朱屏曲折。紅闌補綴。方疏斜函。交幌對結。紫貝龔灰。明螺鄣榻。琴薦熏鑪。沙版紅壁。龍鱗之瓦。齊排蝦鬚之簾。幾尺帳則坐鶴曾安。牀則搢龜旣設。嵇叔夜之鍛窻不妨。陸魯望之茶鑪竝列。其中陳以牙籤。羅以藤笥。笙典珠囊。琅函金櫃。漢柏秦灰。宗經惹緯。卮說稗官。譚言奇字。玉栢之書。金鑿之志。琴號食墨。珠名記事。切綫割圓。開山括地。廣爲鈎沈。窮極證墜。多張華所莫知。率束皙所不計。異諾臯而彌奇。非虞初而足祕。爰有敦誨之彥。山澤之臞。始則士窟。終焉石渠。賣餅東海。蘊桶上都。氣窮數馬。跡迂券驢。家或等于握瑾。智寧類于盜珠。非使然于利祿。良有心以惠孚。用私恥于蟲憂。終見諄于濫竽。于是爭妍鬪險。角

韻分題。尖又互作。競病相齊。劈箋刻燭。落眉撚髭。兀如槁木。豁若冰澌。唇吻鍾調。胃肱律吹。分析肌理。研覈是非。莫不飛靡以弄巧。吐豔而炫奇。亦有推十合一。競今擯古。法言幽求。天規地架。抗心千載。任其所取。澡身元淵。宅德藝圃。案六經而校功。眇古昔之餘緒。甯越之勤。不能過。董生之篤。不足數。指歲月而程效。登斯樓以爰處。若乃巒光乍霽。湖氣初晴。酒旗歌板。象管鵝笙。珠喉嚙澀。銀甲彈輕。遊人空國。士女傾城。鹿頭畫舫。油壁香輪。鶯華如海。魚鳥爲鄰。盟鷗狎鷺。戴月披星。玫瑰滴露。猩猩煑脣。南都北里之曲。千秋萬歲之觥。斯王孫之極樂。非吾人之所寧。而況崔駟不樂。吳質長愁。繁欽之苔不埽。馮衍之薑乍收。望美人于天末。獨含睇于芳洲。或竚月于西陸。仰零露于素秋。惆長繩之不繫。悟時歲之盡遒。率操觚而染翰。懼名實之不修。願矢志于金石。聊宣意乎斯樓。

飛來峯銘

錢福林

橫衝橋西南行五里。靈隱寺。飛來峯在焉。懸流百步。青氣千尺。巨石不動。因風似翔。頽峯將墮。激瀑仍起。洵人外之奇觀。霞表之靈宅也。若夫淙非春而亦鳴。卉遇霜而猶煦。歸煙乍擁。則幽靈閤其真棲。陽景初曜。則茅橡成夫麗闕。咫尺之間。屢易其致。于是入崖霽日。鑑水洗心。偶焉夤緣。率爾諧鬯。爰卽磐石。以爲之銘。

礙足非礪。沾衣是苔。何處真府。山門洞開。不見僧往。有時月來。空青百圭。虛白四敞。塔形孤標。霞采直上。

氣與風陵勢隨雲往。相望何處。一亭礪東。壁蘚搖綠。巖花翳紅。何煩畢力。更見愚公。

飛來峯銘

張立本

銘曰。峯號飛來。何來何往。游衍天倪。玲瓏萬丈。一圍青壁。半映赤城。嵐迴雲盡。洞轉月明。解衣磅礴。覽物蕭散。形忘慮消。情至心展。不知行始。不知住終。自行自住。誰辯歸蹤。理公之歎。白猿之呼。太空歸空。太虛歸虛。

重修曝書亭記

胡敬

夫芳臭所及。迹往彌彰。宗尙所存。情通匪邈。是以過廬阜者。必跋望于曾臺。經灑西者。亦流連于茅屋。況乎流風可接。大雅同符。結神契於百年。抗詞宗於同代。訪舊事于采風之始。振清塵于問俗之餘。洵爲政之美談。抑藝林之盛事也。惟曝書亭者。秀水朱檢討彝尊藏書之所也。鴛湖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百弓之隙壤。拓自池南。溯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後。蒐羅日富。排次遂繁。寶之枕中。時有一額之借。閱來肆上。不辭十笏之酬。善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千卷。比之南渡尤家。著目八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圃則吉光滿篋。妙綜詩詞。珠囊則墜典盈笥。博搜經義。夜燈雨細。聯吟多江左英流。曉几風清。問字有外家羣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筆爭推。巍然尊宿。王筠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庾信暮年。大動江關之望。無何榮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冷落。零亂丹鉛之本。叢殘黃墨之編。曹倉卷

軸散於四方。鄴架籤牘歸于他姓。槿花紅糝空餘理帙之痕。蕉葉清濃漫陰論文之座。綠陰匝地是處生
蛄。黛色參天誰來誅草。苔深徑沒水漲池平。風月依然亭榭非故。文人過而踟躕。騷士爲之悵結。已大中
丞儀徵阮公懷舊蓄于遙情。愛才深于曩日。輜軒昔歲曾經通德之門。節鉞今茲載訪蘭臺之宅。撫今緬
往因地思人。嗟先輩之風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探故址更築新亭。檐宇高張丹青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
植之株。絡架藤蘿尙想追涼之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筆酌尊酒以招吟魂。如
接清襟如披雅致。青山已逝長埋逸代之才。白雲能來應慰生平之舊。于以擷遺芬於未沫。啓夕秀于方
來。豈同蘭上續遊徒誇觴詠滄浪重葺但侈名勝已哉。攬筆爲記傳之無窮以爲後之君子亦有樂乎此
也。

詰經精舍文集卷八

論語一貫說

阮元程作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案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承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常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借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即爲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

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子貢方諾卽疑，足見賢者之學與聖人合，然已遜于曾子之唯一等。是以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二賢之淺深，于此可別。卒之告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釋郵表暉

阮元程作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暉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漢書各紀

傳郵亭注皆同

郵从邑从垂，垂遠邊也。垂从土从夨，夨草木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垂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垂之所以从夨，郵之所以从垂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垂邑二字會成一意，其聲則借之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暉禽獸。鄭康成注：郵表暉，謂田峻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

家詩作爲下國暖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音義，萊球皆同。裘，古文但作求。

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

爲標志，卽以裘爲標志也。則試言表，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

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臣上注。

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綴以善睇望。注。表綴儀度。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長發

之球，實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實言受地于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秋襄

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寧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之義

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婿。索隱：如人贅疣，餘剩物也。詩大

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是郊特性之表義，卽郵義也。則試言暖，說文：篆作彘，綴，聯也。又綴合著也。暖，兩陌間道

也。按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綴，綴暖，輟義皆通。檀弓下：國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注。故輟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輟，車小缺復合。衆車

連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卽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卽止也。尙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設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荷戈

與設，說文：設，受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設。此乃以木綴裘之

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

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卽別制加田于穀之字名之曰畷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散邑迺卽散用田竟竟自濼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耔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閱軍以表爲界之事又舞者行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鄴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相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鹵·賈逵注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葵

阮 元程作

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詩豳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恆見之爾疋于恆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蔥之名而但曰葢山韭蒼山蔥爾疋不釋葵其曰菟葵楚葵戎葵蔞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蔥之例也六朝人尙恆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鮑昭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

葵。卽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卽蜀葵二字吳人轉聲者。以花爲玩。不以葉爲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岐。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岐。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卽葛藟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藿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剪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約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其種固多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藿。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苗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藿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種食耳。

易消息解

嚴杰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生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爲義，易緯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而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曰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無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象一，七九卽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昏，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于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至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三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旣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爲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餘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離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贊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言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解之。然其注復卦云：建戌之月，以陽氣已盡。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

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成。復在子。隔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稽覽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畢矣。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哉。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譖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始遘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爲積不善。于聖人履霜堅冰之旨。奚取焉。虞氏世傳孟氏易。又具見鄭荀氏書。得以考其是非。故其爲注也。原九六之旨。以明變化。考日月之行。以定消息。運終始之紀。以統六十四卦。其言爻象也。當爻皆取變動。成於既濟。與鄭氏所言者異矣。其言吉凶也。以陽生爲吉。陰殺爲凶。與荀氏所言者又異矣。天地之變化。於是而彰。鬼神之情狀。於是而著。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於是而明。消息之旨。莫詳於此矣。王弼不明此理。騁虛誕之辭。以言易。其盈虛消長之次。不詳於繫辭彖傳。概以爲不經。嗚呼。旣以爲不經矣。消息之理。何以明之哉。

易消息解

汪家禱

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

復至夫爲陽息。姤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于人事。于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于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豕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于豕三言消息。徵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言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既濟定。易道尙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禧

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尙禮教。是故儒高于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氏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旦氣萌。鮮不翻然悔。悔思遯。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非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曰。是亦可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之。其道亦不可易。道

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託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于老聃。莊述老而宏誕。不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莊。知莊非老比矣。漢武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敦崇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黨錮。蔚然爲真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傳解聖籍。儒道大昌。循是勿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爲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彼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其陋。沿及兩晉。言經法者。斥爲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何之罪。上通于天。豈虛語歟。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于東漢。盛于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佞倖。而彼教之矯出者。又先以清言自結于朝士。外如支恭明。衛道安輩。或覃思構精。廣爲翻譯。石勒苻堅諸僭國。又爲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徧于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于六經數十倍。其侵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說行。流爲神仙。如真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釋氏者。言施捨。盛莊嚴。震以禍福。麤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翱。翱著去佛齋說。似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固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能動衆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旁及。北宋穆修受學華山。邵子闡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

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惜後二陸提唱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拯之以實。論說經典。章明禮教。雖少歲言靜坐。言警悟。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弊。論者或摭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蹈禪機。嗚呼。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僞學之禁。宋爲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昧昧歟。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歟。

儒與二氏出入論

吳東發

書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三代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舍此無所爲學。卽無所爲儒。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斯時之儒。有誠僞之分。未有異端之惑也。老子與孔子竝時。不待闢而學者自不惑。孟子生於楊墨盈天下之日。辭而闢之。廓如也。自時厥後。儒與二氏之出入消長。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二氏之興也。其始不過方外士。厭一世之紛拏。耽空寂以自娛。全其身於亂世而已。而人心不正。遂以害乎天下。自老子倡其端。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一變而爲申韓之刑名矣。又變而爲蘇張之縱橫矣。漢初人主信其說。雖汲黯太史談輩。亦皆惑之。魏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輩。競相慕效。糟

泊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至梁武帝好佛。釋氏又熾。其說愈微。彌近理而大亂真。生民之禍烈矣。物極必返。宋周濂溪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而始學於陳希夷。邵康節信道不惑。班於君實橫渠之間。而始學於李挺之。則由二氏而返乎儒也。然濂溪非康節比。朱子嘗謂康節子房之流。又云康節抉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則其去二氏猶未淨盡者與。至明道出入老釋者幾十年。朱子亦皆究之。則所謂擣其巢穴者。至其巢穴者也。嘗謂有漢伏董孔鄭諸儒。而聖人之經賴以不墜。有宋周程張朱諸儒。而聖人之道於以益著。皆實功也。後漢書儒林傳序曰。游學增盛。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朱子曰。程門弟子。下稍多入禪學去。皆流弊也。漢以名節矜。而羅黨網。宋以道學目。而遭黨禁。皆儒之阨也。而守之益篤。其流風代有其人。願其中說經。能不爲傳注所蒙。不爲索隱新異。足爲鄭氏功臣者蓋寡。爲學能知行竝懋。敬義交脩。不淪于空寂。足爲朱子的派者益鮮。要之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偏廢。而不善學漢儒。則滯於誥訓而已。不善學宋儒。未有不入於二氏者。此則學者所不可不知。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衍緒

太初元年者。漢厯太歲在丁丑。而古厯太歲在甲寅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者。漢厯初改建寅。以冬至退入前一年丙子。故漢書律厯志稱太歲在子。而古厯則爲甲寅之冬至也。史記厯書殘闕。太初之術不傳。其厯術甲子篇。不知何時補入。首尾七十六年。卽推步家四章爲一節之法。其間歲陽歲名。本多舛錯。

又與爾雅不符。常有譌脫。其太初天漢太始征和等年號。司馬貞指爲褚先生所續。章俊卿疑爲劉歆三統厯譜有之。今細檢篇中。記焉逢攝提格以後凡二十八閏。與資治通鑑所載。殷厯高后元年甲寅起。至武帝元鼎五年己巳止。七十六年中閏月無一不合。則此篇是殷厯而非漢厯。太初以後年號。則後人竄改也。厯書所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本文與漢志略同。其下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凡二十一字。卽甲子篇之首行。此必後人傳寫重出。誤接于詔書之下。今試讀詔書上文。旣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而下文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是理乎。漢志載詔書無此二十一字。其爲衍文無疑也。漢志云。迺以前厯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爲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不同。唐書厯志引一行日度議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說者云。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闕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也。又云。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秦漢之間。多以歲陰紀歲。東漢始專用太歲。而去其超辰之法。難者云。太歲與歲陰太陰爲

一。闕逢攝提格。乃是歲星所起。所謂本星度也。甲寅與丁丑相去廿四年。謂甲寅是歲星本度。則可。謂是歲陰紀年。則不然。自厯元起。本星度已後十二年。歲星常循十二辰之度。一年行一次。自後行度。漸不能循常次。積百四十四年。而有超辰。太歲則以常次紀歲。不能與之超辰也。竊謂古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之法。當從前說。若太歲太陰。歲陰三者爲一。當從後說。超辰之法。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律厯志。引永元十四年。霍融之言曰。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卽服虔注春秋左傳之所謂龍度天門也。周禮馮相氏保章氏鄭康成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厯太歲非此也。又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賈公彥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也。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厯太歲跳辰。以是年冬至爲甲寅。漢厯太歲不跳辰。以是年冬至爲丙子也。天官書用石氏之說曰。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此古厯之歲星也。漢書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厯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闕。二月出。太初在奎婁。此漢厯之歲星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厯與太初厯紀歲星之行度。相去二辰。一以

爲太歲在寅，一以爲太歲在子也。然歲星行度時有贏縮順逆，雖稱百四十四年跳一辰，不過約舉大端。續漢書律厯志引虞恭宗所等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蓋三統厯由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千七百二十八年計十二超爲一周，則八十二周之外，尙餘三十五年。故云有奇。究之上古之年，荒遠難稽，據四分術則減少九千三百六十七歲，皆未可盡信。若以漢志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得木星度之語核之，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年之一，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闕逢攝提格爲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右行，此年在攝提格，明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闕執徐爲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夫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之名不可分也。惟古厯漢厯之異，致啓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焉。逢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厯術甲子篇之爲殷厯而非漢厯，則無可疑矣。是不可以不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胡縉

太初元年歲名之不明，一由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一由不知太歲歲陰之有別。太歲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律歷志者，志云：迺以前歷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

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是年十一月歲星出星紀。婺女六度。日躔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與上元泰初所在相合。故云已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之歲數。積算四千六百一十七。超辰三十二。推之當在甲辰。非丙子也。必加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歲。而得上元丙子。故志又云。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中得超辰之歲九百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是也。左傳襄二十八年疏三統云。歷以庚戌爲上元。蓋不用超辰。同虞恭等所推。非三統本法。劉歆三統。乃追述太初而作。其步歲星術。以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歲數。此數卽歲星超辰一周之數。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得千七百二十八。其推歲所在。則以積年盈歲數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百四十四。除而得積次。左傳疏云。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其欲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丙子起算。算外得太歲所在。此超辰之法。之顯然足據者。太初以前。雖無可考。然三統以春秋內外傳言歲所在。推之。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至魯僖公五年。積算四百六十八歲。星當超三辰。越鶉火鶉尾壽星。而在大火。是年重耳奔狄。故董因言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也。自此至昭公三十二年。積算百四十五歲。歲星超析木而至星紀。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鄭康成謂此年歲星在牽牛。是也。歲星既超辰。則太歲不得不從

之而超。所謂歲星常應太歲以見。由此推之。超辰之法古矣。若四分則不然。虞恭等謂四分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年歲在乙未。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此但以六十甲子推算不復用超辰之法。故恭等駁太初法云。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蓋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明乎超辰之法。則太初元年之爲丙子。而合于上元本星度何疑。至於虞恭蔡邕。竝以太初元年爲丁丑。說者以爲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爲丁丑。此則不然。漢志明云。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則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武帝紀太初元年仍以冬十月爲歲首。而次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夏五月始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是皆始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在子。實在正月前。迨改歷後。旣以正月爲歲首。則十一月當屬之上年。而太初元年爲丁丑矣。若以爲丙子。則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旣以十一月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枵矣。蓋改元自在丁丑。而歷家據所推冬至以立法。定用丙子爲元。兩不相蒙也。更下推至王莽建國五年。距算一十六。未及超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酉。若以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丙子。則推至建國五年。未及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無此法矣。故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丁丑。而正月前冬至歷元。則太歲爲丙子。若史記所云年名闕逢攝提格。漢志所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則自指丙子歲之歲陰所在言之。非太歲也。自東漢後罕言歲陰。學者或主廣雅之說。欲合歲陰太歲而一之。而知

二者之分者又或言之不詳。竊謂太歲者。歲星出時斗杓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太陰者。歲星出時紫宮中陰德星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古人詳於天事。尊禮太一。奉承帝車。既以歲星之出步歲。而復繫之以斗杓。維之於天一。三者相應。會天位而重民時之義也。言太歲者莫明於鄭氏。言太陰者莫備于淮南。鄭注周官馮相氏保章氏。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所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者。如此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亦以正月出于亥宮。正月斗柄建寅。即命此年爲太歲在寅也。鄭又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者。歲星由丑而子。而亥。以至寅。爲右行。歷天盤十二宮。一周。太歲由子而丑。而寅。以至亥。爲左行。歷地盤十二位。一周。一行于天。一行于地。太歲之見于鄭義者。固如此。其精晰也。淮南子言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曰陰德。或曰天一。此太陰爲陰德星之證。淮南先言天一。元始。後言太陰。元始。異名而同實也。又云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又云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以太陰配四象及鉤陳。則太陰爲星象矣。又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歲星以十一月出斗杓建子。太歲當在子。而淮南繫之太陰在寅之下。則太陰必非太歲明矣。又云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則固顯然分別。必非一物。明矣。太陰之見于淮南者。又如此。其詳盡也。太陰由寅而左行。據淮南及史記。則太歲由子而左行。歲星之子天。則由丑而右行。

是太初元年。歲前冬至。太歲在子。歲星在丑。則太陰必在寅矣。淮南言歲星次舍。與太初悉合。若甘石。悉差兩月。蓋甘石戰國時人。所用者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故耳。其實不異也。史公載之。天官書偶未晰。而漢書天文志承之。遂成岐說。律歷志載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歲在星紀。婺女六度下。復云正月。歲星出婺女。明以正月爲十一月。蓋用甘石成文也。且天文志所紀太歲年名。自以所用之歷爲主。決不舍太初而從甘石。其諸書之以太歲太陰同稱青龍者。散文或可通稱耳。猶之石氏星經以攝提爲太陰。而天官書謂歲星一名攝提。豈得以太陰歲星爲一乎。故太初元年之名爲闕。逢攝提格者。據歲陰言也。歲陰者。歲星出時陰德三星所值之辰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金鶚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是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歷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卽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

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是丁丑。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者。此殷歷之元。太初歷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秦初。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可知爲歷術之元矣。

西湖講舍校經圖後序

查揆

西湖講舍校經圖。吾師福州陳恭甫先生主講敷文所作也。先生金海著書。木天傳翰。學淹漢聖。名擅經神。東堂搜玉版之書。宋殿翫蒼牙之注。六儒名世。五緯在胷。豈直爲詞臣而已。嘉慶壬戌。請假歸閩。笏金娛親。書衣永趣。屬以密邇鄭門。溯洄戴櫂。擊汰下武彝之山。挂席汎廣陵之水。蓋今大中丞阮公。學使者文公。皆先生座師也。史遷游越。子貢入吳。北道之主是依。南學之風不墜。房暉遠爲博士。試四五百人。杜冀隆說春秋。難三十六事。饒愈聽樂而聾。贖震其咫聞。輪扁庀材而鉞。擗就夫繩尺。術真有四門。亦盈三。先是中丞關詒經精舍于孤山之麓。以課經學詞賦之士。一椽煙水。四壁絃歌。雲霞結朱墨之緣。文字消

冶游之氣。先生以其近文淵之祕閣。兼山水之奧區。自湖之南移館於此。遵明讀永嘉舊寫。辛術搜齊梁佳本。古井綆深。鐵搗編絕。會中丞屬揆等纂輯經鄂。而先生總其成。比事之旨。參諸沈棐。通義之例。附乎邱葵。七經異同。三傳沿革。蓋準乎此也。今夫周情孔思。未必繫魚鳥之緣。霞想海懷。不礙識萍花之面。琴脩百衲。鯖膾五侯。打頭落葉。無非勘後之書。出手梅花。已悟圖中之易。一篙春水。大有蟲魚。千古膏肓。不因泉石。分將蟹火。給事燈紅。滌向鷗波。崔珉硯暖。谷那律爲九經庫。虞世南作行祕書。然則此圖以校經名之。示謙也。揆舞堂不入。神士羞稱。已附執經。敢呼都講。虞忠選士。識魏遷於衆中。叔向聆聲。召謦明于堂下。在三之義。能不羣然。先生將以癸亥十月之望。筮吉還朝。屬爲後序。夫譙周之影。留于學宮。國喬之畫。貽于永好。況如揆者。與糖蟹之議。懷舞鶴之慙。驪駒在門。青衿改色。菰蘆無恙。山水方滋。自崖而返。我勞如何。則茲序之作。亦所謂士仲子知己也。

擬撰爾雅圖條例

趙坦

古人詁訓。多取同韻。所謂音近義通也。釋訓一篇。更作韻語。今擬置古音表于首。俾讀者由訓詁以通古音。由古音而精訓詁。有觸類旁通之助。

族屬有親疏。禮制有隆殺。皆由五服以推也。釋親一篇。略具此義。當置九族圖于前。而宗法圖喪服圖附焉。庶親疏之義。一覽可得。

宮室堂階之制。悉寓五禮儀節。釋宮特概舉爾。瓚。瓚謂之璧。卽今之甄爾。曾見畫工作陶侃運璧圖。繪作酒甕。此類今當刊正。

三代器物。質文互異。自昔繪畫者。多失其真。今參酌之。如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古以豆爲量名。容四升。其高廣之制。詎容臆定。

樂器之長短厚薄侈弇。皆音律所繫。大鐘謂之鏞。卽古之罇鐘。大簫謂之言。卽今之鳳簫。悉校訂周密。不仍舊圖之謬。

經緯星之具。見經傳者。未可枚舉。今特繪恆星圖。及黃赤道圖于首。俾十二次瞭然可睹。其歲壘之說。亦附焉。

疆域互有沿革。九州之名。爾雅與禹貢異。與職方亦異。說者疑爲殷制。今擬夏商周各爲一圖。

邱陵山谷。古人命名。多取物象。如敦邱宛邱之屬。確有其形。若大山宮小山霍。酈氏于廬江水下。誤讀大山宮爲句。此類未可從。

水泉源委。有難名狀者。泉一見一否爲澱。今浙東浦江縣之月泉。與月盈虛者或似之。山左之趵突泉。及今浙江錢塘之梅花泉。其泉脈皆自地底濶翻而出。當卽濫泉。概舉以廣異聞。

草木南北不同。古今命名亦異。釋草之茶苦菜。南人謂之地芥。冬月開黃花似菊。至四月開花。薺茸茸作

絮。圓轉似輪。故月令云苦菜秀。蓋謂若茅秀然。得諸目驗。斯爲不謬。

蟲魚形狀。今人有不能悉見者。亦有不能舉其名者。如螻蛄五采具。人或未之見。而海濱則有之。

鳥之類。分晰最難。今邨郊閒有鳥。雄者潔白。尾長久許。雌者絳色短尾。頭有叢毛。若古方勝然。蠶時乃見。

過此則隱。確然可定爲戴勝。依文爲狀。終影響爾。

獸畜之屬。惟鼠屬稍繁。當一一別白之。鼯鼠豹文。從許氏說。信古也。騾牝驪牡。元從鄭君說。蓋衛風騾牝

三千。實包牝牡。若騾牝爲句。則是衛之戎事田事皆以牝馬充之。可乎。

澣衣成事辨

趙春沂

裴松之注吳志。引虞翻別傳。翻奏北海徵士鄭元。尙書注達失事目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遠不知。蓋闕之義。竊謂儀禮士喪禮云。浴衣于篋。又云。浴用巾。搯用浴衣。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搯晞也。澣衣卽浴衣。名異實同耳。蓋旣用浴衣。浴事已畢。故云澣衣成事。若祇澣濯裳衣。何云成事之有。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搯用浴衣。如它日。疏云。搯。拭也。用生時浴衣。拭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又云。絺用細葛。除垢爲易。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由此推之。巾用絺者。以除垢也。衣用布者。以拭身也。蓋古人凡朝祭大典無不浴。浴畢拭之。以布謂之浴衣。鄭氏則謂

之滌衣。既以濯解洮類。又言滌衣成事。言濯畢而拭以衣。成事猶言濯畢也。濯畢然後相被冕服。于經文情事亦合。此蓋鄭君據禮而知者。非謂滌濯衣裳也。虞氏不悟此旨。遂以譏鄭。學者復不知鄭氏滌衣成事之旨。謂虞氏以此誣鄭。則又非矣。或又疑爲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引周禮守祧注證之。然鄭注果讀洮爲濯。則惟以洮爲濯。不以類爲濯。虞所云天子類面謂之滌衣。連文讀之。明是舉類以該洮。與鄭相反。何以誣鄭至如此之甚。知其說未安矣。

六飲解

徐養原

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按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或以醕爲醴。黍醕漿水醕。濫。疏云。漿人六飲。水漿醴皆與此經同。惟醴用清耳。涼則此經濫也。醫則此經或以醕爲醴也。醕則此經黍醕也。惟醕不在六飲之列。水者。鄭注內則云。水清醴。水而謂之醴者。殆以其可飲。歟。漿者。內則注云。漿。酢。馘也。又酒正注云。漿。今之馘漿也。按說文酉部。馘。酢。漿也。从酉。戔聲。又水部。漿。酢。漿也。其說並與鄭合。賈公彥以爲馘字。从載。从酉省。馘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馘漿。此說不知何據。卽如所言。當云从酉。从載省。不得云从載。从酉省也。醴者。說文云。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云。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就。又酒正五齊。二曰醴齊。鄭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疏謂醴齊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也。涼者。先鄭云。以水

和酒也。後鄭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按內則有濫無涼。鄭氏云。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孔疏云。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說文涼作醑。云雜味也。其義亦與鄭合。又案管子曰。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濫一名涼。蓋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凍飲。耐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盛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此卽漿人所謂涼飲。醫者有二說。內則云。或以醑爲醴。後鄭以此當周禮之醫。其說云。凡醴濁釀醑爲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案醑與醴爲六飲之二。今以醑爲醴。則非醑。非醴。故以爲醫。若先鄭。則以內則之醑爲醫。其說云。醫與臆相似。實一物。按說文無醑字。先鄭引內則作臆。今內則作醑。後人所改也。又說文酉部。醫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許氏所說字體。與後鄭同。後鄭所謂从酉省者。省乃衍字也。其說字義。則頗與先鄭合。蓋毆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譴。嘻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譴。譴。一作醑。莊子曰。生者嗜醑物也。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後鄭雖以醑爲梅漿。然於酒正。載先鄭說於下而不破之。是亦得備一義。且必如先鄭說。然後內則所列諸飲。與漿人適合。無駢拇枝指之病矣。醑者。鄭注酒正云。醑。今之粥。醑飲。粥稀者之清也。注內則云。醑粥。說文。醑。黍酒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醑爲粥清。然則鄭君之說。傳之賈氏也。漿人共六飲。而酒正止辨四飲者。鄭氏以爲水涼無厚薄之齊故也。厚薄。

謂清糟也。涉曰清。不涉曰糟。糟用柶。清不用柶。四飲皆有清糟。故后致飲于賓客。有醫醢糟。夫人致飲于賓客。有清醢醫醢糟。而酒正於醢。獨謂之清。蓋以醢爲貴。故得專清之名。內則序飲。亦惟醢言清糟。意可見矣。四飲兼清糟爲八。并水涼爲十。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六飲皆漿類。漿人掌之。故總謂之漿。

中庸說

洪震煊

禮記中庸第三十二。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異而同。相輔而成。本經以爲訓也。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中者。卽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非謂平常之德亦行。平常之言亦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後漢書胡廣傳云。廣性溫柔謹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饗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起。天下中庸。有胡公。曰。常曰屢。

此庸之所由名也。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晏注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爾雅釋詁曰：典，葬法則刑範。矩，庸恆律。受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若以庸爲平常者，則必非中庸之庸之義也。揚子雲云：甚矣聖道無益于庸也。聖讀而庸行，盡去諸此，以庸爲平常者也。揚子且欲去之，惡乎孔子而以爲德之至也。荀子曰：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傭卽庸也。左思魏都賦曰：超百王之庸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審是數義，聖賢不貴平常之庸矣。

中庸說

徐熊飛

中者藏也。庸者用也。惟藏之極深，故通乎天命之性。惟用之至廣，故能爲天下國家。以至於贊化育。中者，正也。庸者，功也。其道正而有功，故謂之達道。故謂之不可離。子莫之中，非正也。以其無功也。五霸之功，非庸也。以其不中也。正爲體，功爲用，不可相離。易之言中也，重於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懼，以其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譽，五多功，以其中也。故彖傳言中三十有五，象傳言中三十有八，正不必中。中無不正也。自古聖人言道，未有不計功者。故舜典曰：奮庸熙帝之載。臯陶謨曰：自我五禮有庸哉。益稷曰：車服以庸。周官太宰職曰：保庸。司徒職曰：以庸制祿。皆所貴乎有用之學也。子思作中庸，欲以明中之必有庸。庸不外於中，故詳言中而略言庸。一則曰中和，再則曰時中，和以發中，時以用中，不言庸而

功卽在堯舜之平地成天。用中而已矣。孔子之仕止久速。時中而已矣。

史記闕篇補篇攷

孫同元

案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載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錄無書。司馬遷本傳云。十篇闕。有錄無書。後漢書班彪傳亦云。凡百三十篇。而十篇闕焉。張晏注遷傳。言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謹攷孝景本紀。全篇俱在。與漢書景紀。迥不相同。且班固漢書。成於章帝建初時。褚先生乃元成閒人。而索隱以爲褚取班書補之。其誤甚矣。孝武本紀。其文全取之封禪書。而亦閒爲增改。如李少君爲深澤侯舍人。而以爲深澤侯亳人。薄忌卽謬忌。而以爲亳誘忌。神君之最貴者。太一。而以爲大夫。頗乖意旨。至大通將軍下。多天道將軍四字。或謂樂大四印。合五利爲四。誤并天道玉印爲四印。然細玩本文。四金印。似合五利將軍之印爲五。而天道將軍之印。則又別刻以玉。故下文總曰佩六印也。不得違以爲非。此篇勦襲本書。乃出之後世陋儒。非少孫之筆也。禮書自太史公曰。至垂之於後云。樂書自太史公曰。至當族。文筆古雅。且其中竝有今上卽位之文。其爲史公元文無疑。惟兩段後。漫采禮論樂記。泛論禮樂大意。與漢事無涉。此當爲褚先生所續耳。兵書卽律書。易云。師出以律。周禮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足證兵律相關之意。卽太史公自敘。亦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

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且行文閎博精深。似不得更疑有竄入之者。漢興以來。將相年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完然全備。無可議。惟天漢以下。非史公所能及見。或爲褚先生續筆。其中謬戾甚多。如劉屈氂本澎侯。而誤以爲彭城侯。樂陵侯史子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子長。史高字也。表例書名。而誤書其字。王章爲安平侯。而兩處皆誤書平安侯。張禹之卒在建平二年。而誤以爲鴻嘉元年。悉與漢書不合。殊可疑也。日者列傳。文近蒙莊。與史公不類。當是褚先生因贊中有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云云。遂取當時所記季主事舊文。而附會之。然汪洋恣肆。筆意絕佳。六一公每欲作文。先誦此傳。正以此耳。三王世家。亦本贊文語意。敷衍成篇。多取廷議封策補之。其間亦有誤處。如元狩六年。俞侯欒賁爲太常。而曰太常臣充。公孫賀爲太僕。而曰賀行御史大夫事。又五等之爵。成周定制。而曰春秋三等。從殷制。合伯子男爲一。且以武五子傳參校。亦多不合。豈褚先生有肫爲增易者歟。龜策列傳。自太史公曰。至豈不信哉。中有今上卽位之文。與禮樂二書竝同。當亦爲史公元文。此下乃褚先生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者。或并敘論亦疑爲褚補。則又非也。傅靳列傳。敘事簡括。有法則。與曹相國世家樊鄴滕灌傳一例。非史公斷不能作。豈少孫所能哉。蓋十篇中。景紀兵書。傅靳傳三篇全具。竝無闕文。禮書樂書將相表。龜策傳四篇。其上半篇尙仍史公之舊。至武紀三王世家。日者傳三篇。不特與史公元文不類。且恐非少孫一人所補矣。此外如秦始皇本紀。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張丞相傳。田叔

傳。滑稽傳各篇末段。或標褚先生字。或書低一格者。勿論。至惠景閒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曹相國世家。雜出征和後元地節建始等年號。封禪書載天漢時事。賈誼傳載昭帝時事。韓信傳載韓曾續侯。酈商傳載終根免法。李將軍傳載李陵降匈奴。衛將軍傳載賀等坐巫蠱。主父傳載太皇太后詔語。酷吏傳載滅宣杜周傳文。要皆不得定爲史公之筆。故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公孫宏兩傳中可議者。以爲後人竄入是也。竊謂漢志太史公後。卽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又班彪傳言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事。注云。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史通古今正史篇亦云。續史記諸儒有劉向。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蓋此書爲後人之所續補者甚多。固不僅褚先生一人而已也。

史記闕篇補篇攷

汪繼培

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後漢書班彪傳。竝云。史記闕十篇。有錄無書。所缺之篇。班氏不著其目。張晏注漢書。稱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靳黈列傳。然序日本無兵書。顏師古已糾其繆。至謂景紀取班書補之。則景紀所載。每有在班書外者。日者傳辯肆淺深。亦豈褚先生所能。是二篇固未嘗缺也。禮書樂書龜策列傳皆有今上卽位之文。使非出自遷手。

何以并年歲而製之。觀其自敘三篇。原止略舉大概。言簡而事括。或乃取禮樂論龜兆雜書以益之。皆贅矣。將相名臣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首尾完具。無可疑。其載天漢後事。爲後人所增。與建元侯表正同。凡此諸篇。雖有增補。而本書要無缺者也。傅斲傳。班書多仍其舊。其敘事簡而有法。洵非史公不能作。若孝武本紀。序稱今上本紀。常有目而無其書。舊說皆謂武帝怒其短己。削之。不知遷書至宣帝時始宣布。武帝曾未及見。且序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則必不作詆毀語。可知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自序又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此篇蓋本詳載册文。而略於事。褚先生觀列傳。誤三子之王。爲三王世家。遂謂世家文辭可觀。求其書而不得。亦得失相半者也。要之十篇之目。班氏所未言。無從懸揣。或班氏修史時雖亡。而後或得出。如秦誓之比。亦未可定。紛紛指屈。多成臆斷。亦疑以傳疑可矣。續史記諸儒。詳史通正史篇。及後漢書班彪傳注。張晏徒見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俱有褚先生名。遂舉屬之少孫。則三代世表。建元侯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傳。滑稽傳。少孫俱有附益。又何以不在補篇。本紀之附秦紀及班固語。厯書之附厯日甲子篇及表傳。世家中增入史公以後事者。一名之。至索隱謂褚生以班書補景紀。則褚生仕元成間。又安能取章帝時書而用之。



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參拾日收到



33

4

1836

詰經精舍文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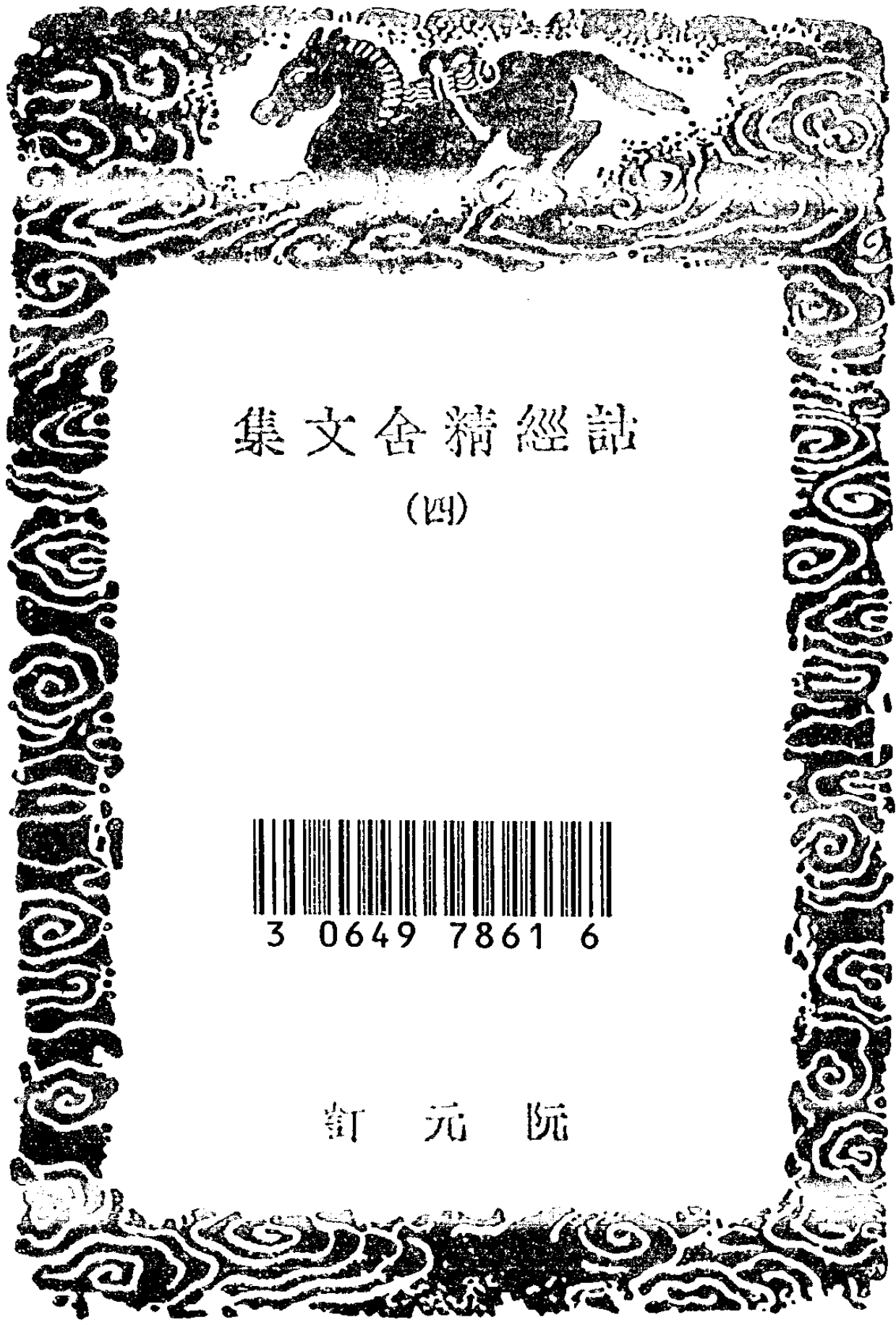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文舍精經詰

(四)



3 0649 7861 6

訂元阮

詁經精舍文集卷九

性情說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為性。通乾天。言曰。利貞者。情性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為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為空虛。然則情無惡歟。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于欲。于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虞氏說。

性情說

胡縉

命於天而生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性者何。仁義禮知信是也。情者何。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天地者。性之本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有陰陽。人有性情。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性。在天為六氣。在人為六情。有善無不善者。性也。率乎性而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言性而



083
1124
2:1837

不本於仁義禮知之善者。鑿于天而昧于人。其爲說也駁。言性情之善而不本于陰陽五行之與者。詳於人而略于天。其爲說也虛。孔子而後。言性者不一。則其說將奚從。曰。從孔子。孔子之言性也。備于易。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而曰道曰善曰仁義禮智。則言性惡而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者。其說非也。言性而曰天地曰陰陽。則言性情而不本于陰陽五行六氣者。其說亦非也。易言乎性情本乎陰陽也。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陽三合然後生。陽主性。陰主情。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善乎許叔重之言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白虎通亦言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孝經鉤命決亦言曰。情生以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言性情者。說莫精於此矣。蓋分而言之。則性情各有陰陽。性對情而言之。則情爲陰。性爲陽。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陽。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陰承乎陽。則順矣。情率乎性。則情亦善矣。易言乎五性本乎五行也。按大元經曰。三八爲木。性仁。二七爲火。性禮。四九爲金。性義。一六爲水。性知。五十爲土。性信。劉歆班固作律歷天文志。漢書晉灼注引翼氏說。皆與之同。白虎通。

復暢其義曰。人有五藏六腑。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心所以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若乾鑿度之論五性。則又以信屬水。知屬土。其說曰。凡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故東方爲仁。成乎離。離者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敍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刑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鄭君中庸注。祖其說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尸子曰。冬爲信。北方爲冬。亦同此說。二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爲知。土爲信者。其說得之。按揚子以性爲善惡混。而太元仍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劉歆班固賈逵皆宗古學。而漢志白虎通之說。皆云知屬水。信屬土。與揚氏太元合。必周漢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土二行。兼知兼信。史氏周易口訣。義引以立說。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知。非信不成。明乎五者之爲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曷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翼奉

奏議亦嘗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爲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易言乎率乎性則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率乎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一於善也。雙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既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上。知與困而不學之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學之。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於教者。情爲之也。凡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哀樂喜怒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性。言存性。

中庸亦曰。率性之爲道。脩道之謂教。率性者。率其五常之性也。脩道者。脩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又曰。民之性如繭如卵。繭待練而爲絲。卵待覆而爲雛。性待教而爲善。斯言也得之矣。董子言性。純雜相半。當分別觀之。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總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子子思及漢儒之言陰陽五行者。爲得其實焉。若周人世頌。密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爲性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是直離情以言性。而近于桑門之學也。故鑿于天而昧乎人。其失也駁。或祖孟子以言性。而略于陰陽五行。致五性六情之說。不明于天下。故詳于人而略于天。其流也。或病於虛。是故惟聖人之論性情也。言天亦言人。貴實不貴虛。而情以之正。而性以之盡。而命以之定。

性情說

洪震煊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卽情也。惟情本出於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皆有之。此性所以爲相近也。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已。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

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鄠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者歟。

性情說

徐養原

今有人於此。或曰善。或曰惡。各持其說。莫能相勝。試取其行事條而列之。則其善惡可不辨而明。孟子以性爲善。荀子以性爲惡。二子言性各有所指。而說者不察。互相譏彈。宜其說之多而愈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也。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然則荀子以好利疾惡好聲色爲性也。今試舉仁義禮智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善。試舉好利疾惡好聲色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惡。然而說者多伸孟而抑荀。彼將曰性一而已。孟子之言是。則荀子之言非。是不然。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也。凡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皆謂之性。何必限於一哉。且荀子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非卽荀子之所謂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又

曰。口之於味。其性不與人殊。是孟子論性。固兼二者而言之矣。荀子兼而言之。荀子乃舉其一端。則荀子之識。不逮孟子。然以荀子爲不識性。則亦不可。凡二子之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學以復其性。故人可以爲堯舜。學以化其性。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孟子之爲學。猶索逋然。求其所固有者。荀子之爲學。猶殖貨然。致其所本無者。故曰。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孟子言聲色臭味。君子不謂之性。恐人之順性而廢學也。荀子以爲正惟性惡。乃不可以不學。告子曰。生之謂性。此亦一說也。記曰。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以血氣心知爲性。自古而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又以知愚爲性。知不極上。愚不極下。其爲知愚。率相近也。因其所習。而知者益知。愚者益愚。惟上知與下愚。其性本相遠矣。習不能移之。使相近也。若仁義禮智。則上智與下愚一也。何遠近之足云。

格物說

洪震煊

自儒者以格物爲第一義。于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爲教者也。堯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爲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扞

禦。近取量度。是離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沖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有關於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人之不行善而行惡。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爲天下僂矣。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吉凶終始極爲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

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紛紛辨難之有哉。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閩洛而詰訓具有師承，或尙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后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其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慎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

人所好。狗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格物說

謝江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註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据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据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据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卽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

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文。固無容補耳。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祕。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卽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卽是一。恕卽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卽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說。盡人皆得聞之。寧獨二氏爲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尙知一之爲貫。曾是七十子身通六藝者。而反不知一貫之爲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是一義。周禮注十葉爲貫。後人以錢十百爲一貫。穀梁傳云。羈貫成童。范甯注。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論語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于聖人。故能以一貫十。曾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卽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

疑。夫子云。予一以貫之。夫亦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會者有二也。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聖。孔子祕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卅生。從卅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卅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實字從貫。貫成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少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異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八八爲六。表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于十而全數見矣。

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丈問答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子備數。故功成于篤實也。

曾氏一貫論

趙春沂

一卅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卅爲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卅。穿物持之也。从一橫卅。一者何。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卅之指。無可易者。今且卽說文推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卅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今按術家求中徑及邊形之法。天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卽一卅之象也。又甲字下引太一經。頭宜爲甲。甲爲人頭。而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卅十之象。是一卅之指。通乎天地人也。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卅。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按才卽古文哉。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才。爾雅釋詁。注引書茂哉。釋文作茂才。才哉。皆始也。是一卅之指。又卽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十也。數十百爲一貫。是天地生一成十之數。于此可悟也。鉞。大鎖也。一鑲卅二者。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凡六書之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又。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望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下字皆从一。从一。一者。上

下通也。此非一卅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卅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一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卅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合。一卽心也。是忠恕之爲一卅。亦與六書之誼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卅本古語。故莊子德充符曰。以不可爲一卅。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卅。一起一廢。應之以卅。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卅九野。倂真訓曰。夫道有網記條卅。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皆卽孔門一卅之旨也。至如韓非子顯學曰。磐石一卅。呂覽過理曰。亡國之主一卅。此又不專指道言。蓋一卅之旨。備文爲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爲道。實肇端于孔氏。而大衍于說文。故曰一卅之旨。卽六書之誼也。許氏之功。誠鉅矣哉。

曾氏一貫論

湯錫蕃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竊嘗受中庸而讀之。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實相承。凡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爲堯舜以來言道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扞獲。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釋思夫曾子之唯一貫。而以忠恕著明之。爲之釋然解已。忠恕違道不遠。中庸言之。不過下學上達之義。

烏乎解一貫。不知忠中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持載覆幬。不假造作。故其氣和。聖人有心而無爲。因物以付內而喜怒哀樂。外而子臣弟友。近自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一心應之。各得其所。而其理則庸。程子有言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門人不知也。知忠恕而已矣。在天地則於穆不已。在聖人則至誠無息。門人不知也。知下學之忠恕而已矣。忠耶一耶。恕耶貫耶。其理衆著。其蘊無窮。曾子身體之。而子思乃得之。以著中庸。然則不知曾子之一貫。讀中庸可已。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所由出。其緒至紛且蹟。約其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行九經。貫也。一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物以誠爲終始。不誠無物。非無物也。無一則無以貫也。以故順乎親。信乎友。獲乎上。以及言之不貽。事之不困。行之不疚。道之不窮。凡事之不廢。一則豫。貫則立。至於以天始。以天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則惟一故貫。惟貫故一之義也。中庸一書。卽以爲曾子一貫之傳書也。可。雖然。曾子亦終其身忠恕中已耳。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日三者省身。戰戰兢兢。至於易簣而求安於正。何敢一日以爲得聖人之道哉。惟其然而一貫。乃獨歸之曾子矣。何則。聖人之門。聞一貫者。曾氏端木氏而已。端木無傳書。曾子有傳人。人傳其書。後數十年而孟子私淑諸人。而聖道益著。人言孟子功不在禹下。吾爲之揆厥淵源。於曾氏尤溯洄不置焉。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治世之鴻模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爲仁本。禮爲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己。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則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詁爲身。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數綦繁。其要甚約。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卽非禮。知行必由己。

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爲。遷貳之風既革。輅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醞酢往來。體之乃人情之欲。後儒未悟厥旨。以天理爲禮。而復禮之。惜遂晦。嘗按說文。復。往來也。曲禮曰。禮尙往來。以之。詁復禮。其誼最確。且聘禮注。復。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證二。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爲反。鬼谷子。揅闔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誼得爲通。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爲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注。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爲復也。故何妥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願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卽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卽以施報爲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既爲禮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卽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尙往來者。禮之體。非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爲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爲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己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何以爲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

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故證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誼。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旁引曲證。大暢厥旨。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釋能

段玉裁程作

六書之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也。六書之用。轉注假借也。六經傳注。自爾雅而下。皆兼言轉注假借二者。而說文因字之體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義。不言假借。如能是獸名。其本義也。下文云。能獸中堅。故僞賢能。而彊壯僞能傑。此是許之說假借處。與韋下云。故借以爲皮韋。鳥下云。故以爲鳥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朋下云。故以爲朋攬字。西下云。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子下云。人以爲僞爲一例。全書內發明假借。祇此數條而已。能之爲賢能。爲能傑。由能獸堅中而引伸之也。引伸之則賢能能傑爲字之正義。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鄭說古書作耐。此由古能與而同音。耐與而有本義。古書同音之假借也。鄭以漢人文字皆作能。此獨作耐。故釋之。非鄭謂能皆當爲耐也。又才能本無正字。借能獸爲之。若借耐爲之。則又借中之借也。

釋能

徐養原

能字鄭以爲古皆作耐。而以能爲三台字。於禮運樂記注兩言之。又注易利建侯而不寧。讀而爲能。注詩柔遠能邇。讀能爲仰。耐去寸則爲而。故讀而爲耐。而與如古通用。故讀耐爲仰。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如有容者。猶言能有容也。故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此讀能爲如之證也。許君之說曰。能。熊屬。足似鹿。从囚。呂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能而从炎。則爲熊。熊而从罷。則爲罷。罷能皆猛獸。能亦熊罷之屬。又曰。𠄎。罪不至髡也。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人之有能。猶獸之有力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有知慮乎。多聞識乎。趙氏注云。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按知慮多聞皆由于強。強壯稱能傑。不亦宜乎。大司徒三年大比。則攷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也。藝以道爲本。道藝以德行爲本。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唯賢者而後能之。故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明先有內美。又重之以脩能。乃可貴也。漢書食貨志曰。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然則耐旣可讀爲能。能又可讀爲耐。所謂古字音同。皆相假借者也。康成之說。毋亦示人以假借之法。而未暇詰其本義也歟。

釋能

汪家禧

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伽。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于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熊屬。足似鹿。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考險廩爲縣。見漢書地理志。屬右扶風。後漢耿況封險廩侯。故劉昭補志云。險廩侯國。太平寰宇記。隴州汧陽縣下。引闕澤縣道記云。險廩縣。因原以爲名。今縣東古城。是漢理之所。晉省。據云。晉省。則晉以後無險廩。今此鼎銘有險廩字。其爲漢以前鼎明也。酈善長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今鼎銘曰陵。則亦非秦物。漢帝諸陵。無有以陶名者。惟定陶共王家。在濟陰定陶。共王以哀帝故。稱恭皇。丁姬稱帝太后。漢書外戚傳。丁太后崩。上曰。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送葬于定陶。丁太后稱陵。則恭皇之亦稱陵。可知。水經注。濟水曰。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曹州濟陰縣下云。州理中城。蓋古之陶邱也。一名左城。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据此。則定陶共王之冢。實稱陵矣。漢家陵寢。往往因地爲名。三輔黃圖云。文帝霸陵。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武帝茂陵。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恭皇葬城有陶邱。因號之曰陶陵。與哀帝崩。王莽擅政。丁傅旋敗。恭皇仍貶稱定陶共王。傅太后曰定陶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然則向之稱爲陶陵者。亦且爲王莽革之。改稱曰共王家矣。外戚傳所謂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家次。是也。作史者著其衰曰共王家。銘鼎者當其盛曰陶陵。皆紀實也。陶陵在濟陰定陶。而右扶風險廩汧二縣。實供其鼎。故其銘曰險廩陶陵共廚銅鼎。曰汧共廚銅鼎。二縣而同供一鼎。惟漢鼎有此例也。嘯堂集古錄。載漢汾陰宮鼎銘。旣曰汾陰共官銅鼎。又曰平陽一斗鼎。汾陰平陽。河東

郡之二縣也。是亦二縣同供一鼎之例也。漢好時供廚鼎銘曰長樂飼官。曰大官中丞。長樂屬衛尉。大官屬少府。二官同供一鼎。猶之二縣同供一鼎也。長樂飼官。大官中丞。同供者。曰好時共廚銅鼎。汾陰平陽同供者。曰汾陰宮銅鼎。與險廩汧同供者。曰陶陵共廚銅鼎。銘詞一例。正無庸泥陶陵當在險廩也。漢孝成鼎銘曰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謂長安廚官所供孝成廟鼎耳。非謂長安廚有孝成廟也。又何疑乎險廩之供陶陵。與陶陵之不在險廩也耶。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六星在紫微垣。直北斗前。太史公天官書所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也。起近內階爲第一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漢書天文志謂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則文昌宮星無名。司中者。故鄭司農注周禮大宗伯。司命屬文昌。司中不屬文昌。是與漢書合。鄭君謂司命司中俱屬文昌。是與太史公合。太史世掌天官。所記得實。故定從之。賈疏不達此旨。但舉武陵太守星傳爲說。而二鄭之意始晦矣。文昌之義。則孝經援神契所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也。文昌之職。則春秋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也。文昌之占。則晉書天文志所云。明潤大小齊。天瑞臻也。是皆有關于文明之治運。故歷代祀典隆焉。在虞書禋于六宗。鄭君謂司中司命與焉。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天府祀天之司祿。皆文昌星也。若

夫祀文昌有其地。鄭君注小宗伯謂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唐開元禮謂祀司中司命司祿于國城西北。宋史禮志謂熙寧舊儀兆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亥地。是與隨唐禮合。元豐詳定局稽舊儀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是與周禮合。案司中司命司祿皆文昌星有文明之象。則于南方離明之地宜其與周禮合者是也。從來祀文昌以壇不以宮廟。以立冬後亥日有牲有樂有祝辭。祀止三星不全祀也。自漢建武定制南郊從祀列內外星官千五百十四神。則文昌六星全在焉。自是以後文昌嘗從祀于郊壇。晉咸和八年制天郊凡六十二神從祀。既有文昌。又有司命。其司命意非文昌之司命也。後魏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不全列文昌。蕭梁南郊天文從祀有文昌。不重出司命等名。元史祭祀志從祀壇凡三等。第二等內官位五十有四。以十二辰分列之。文昌同北斗內階諸星位于午。是又文昌祀典之可考者也。文昌與三台相近。三台亦六星。亦名司中司命司祿。然司中司命司祿之名同。而文昌之名不得同也。故周禮大宗伯注。司中司命屬三台。則不復屬文昌。屬文昌。則不復屬三台。安得謂三台卽文昌也。虛危之北亦有司中司命。鬼官之長更無文昌名也。七祀亦有司命。此爲小神。漢之荆巫所奉于春祀之。于文昌尤遠矣。司民亦嘗從司祿之祀。然軒轅角非文昌也。後世祀梓潼神以爲文昌。其實與斗魁戴匡六星毫不相涉也。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縉

文昌星象。古祀典屬之天神。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

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也。班固漢志則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二志所言皆缺。司中一星與周宮不合。說星名者。司馬之說爲長。若武陵太守星傳謂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甘石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危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則又與文昌六星名同實異。蓋四司鬼官之長。考之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君注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人小過。作譴告者。疏云。宮中小神。漢志掌之。荆巫與文昌異。案楚辭九歌有二司命。所云少司命者。當卽星經所云鬼官之長。其大司命之詞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其祀文昌者。則始於虞。盛于周。沿于漢。而譌謬於宋。按虞書禋于六宗。鄭君注大傳云。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考之。則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孟康注漢書說與之同。此祀典之始見於虞者也。周官禮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飗師。雨師。鄭君以爲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君以爲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周公明堂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云。六宗之神。與鄭氏大傳注合。季冬。畢祀天之神祇。鄭君注謂司中。司命與焉。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有周時文昌之祀。合于邱。分于兆。通于祈。衍于告。此祀典之盛于周者也。漢書郊祀志述武帝時祠神君禮。以爲神君最貴。

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漢律曰。祠祀司命。宋元豐詳定局引漢儀曰。兆司中司命于南郊。祠以立冬後丑日。此祀典之沿于漢者也。魏晉以還。尙遵其舊。至若梓潼神張亞子。始見于崔鴻後秦錄。姚萇稱帝。始建祠祀。謂之張相公廟。原係土神。與文昌大別。唐李商隱有張亞子廟詩。孫樵有祭梓潼神君文。然皆初不以爲文昌。宋建炎以來。始封梓潼神爲仁文聖武孝德忠文王。遂使天辰土神渺不相涉者。忽混而爲一道。士之說。遂稱帝君之神。降于世者十七。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在五代時爲孟昶。北夢瑣言。遂以爲僞蜀王建世子。則尤爲荒謬不經。其後遂搏土爲像。綠幘烏衣。兩童子夾侍。名之曰天墜地啞。皆里巷相沿。與古之祀文昌者不合。考宋熙寧時祀儀。祀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元豐後稽之舊禮。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祀以立冬後丑日。是北宋時文昌祀典尙合古制。南宋後遂以文昌梓潼雜爲一祀。不知文昌係天神。梓潼係上祇。張仲呂光係人鬼。三者判然無緣相混也。大抵古之天神地祇。後世多譌爲人鬼。如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其神皆天駟房星也。而或以爲宛窳婦人寓氏公主。窳君者。五祀之一也。而五經通義以爲姓蘇名吉利。或云姓張名單。或云名隗字壤子。東嶽者。望祀之神也。而俗云姓黃氏。西王母。司厲之神也。而俗云姓侯氏。諸如此類。不可窮詰。文昌其一也。惟據經傳以祛妄說。專主戴筐六星一語。祀之以天神之禮。斯合乎古矣。

謹案文昌六星。隸中官。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非專主文治。鄭注春官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按武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災。鄭據此星傳。又云。三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與文昌星同名。秋官先鄭注。謂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是三台近文昌。祭法鄭注。司命督察三命。皇疏以司命爲文昌宮星。援神契有受命。遭命。隨命。三科說。人命修短。專屬司命。職尤重矣。所以又耑稱司命。虞列于六宗。周祀以禋燎。晉司馬紹統謂文昌列六宗。不得分爲二。鄭注非。博士吳商爲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故隨事祭之。案禋言煙。積柴實牲體。升煙報陽。制與禋燎同。鄭注周官可證。不得謂司中司命非六宗。惟天尊祀禮不逮士大夫。應劭風俗通謂今民間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祠以豬。率以春秋月。漢世士庶通祀。褻矣。按風俗通明引周官大宗伯文。朱氏彝尊謂此非文昌之司命。誤。又案此即漢祀文昌之始。全氏祖望謂士大夫家文昌自袁然尙未實以姓名。蓋自周迄宋。載在祀典。祀以立冬後亥日。國典所在。無敢臆斷。元以五福太乙稍始亦誤之壇時。掌于道流。而文昌遂溷于梓潼神。明周洪謨等議。謂梓潼顯靈于蜀。廟食其地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語最確。或謂卽呂光孟利。李商隱梓潼神廟詩。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萇與光同時。不應爲人復爲神。孟利以花萼夫人懸像宋宮而誤。尤守禮者所勿道。謹考。

說文尒正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蒼雅竝稱。蒼卽蒼頡篇。雅卽尒正也。說文之爲書也。檢以六文。貫以部分。蓋承蒼頡之後。而變

其體例者也。夫尔正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說文讀應尔正無不合者。然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辨其異也。蓋尔正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傍依附，宜溯其原義，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尔正所訓，則借義爲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唯初之爲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皆假借也。又說文羅列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載之。尔正則專爲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義於尔正也。觀釋詁之張仲孝友，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賈買也至熾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爲之訓釋，未嘗倒置其言。暮暮也者，卽采薇之歲亦暮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漢書藝文志列尔正於五經奏議之後，此其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尔正，往往與說文抵牾，又自有故。一則傳寫之淆譌也。術門謂之閔，所以止扉亦謂之閔，以說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閔也，而非閔也。紅龍古其大者，藟蓋，藟實，以說文考之，藟則藟實也，亦有尔正不誤，而說文誤者。禱告也，而以爲禮吉，是誤告爲吉也。薊大也，以爲艸木到而以薊爲大，是誤薊爲薊也。他如山有艸木曰岫，無艸木曰岵，則說文與尔正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岵，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尔正異。孰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竄改也。以務爲攷，以暨爲政，以貢獻之貢爲贛賜，因通借而失之。氣靜也，說文有瘞無氣，其萌蘊瀹，說文曰夢灌淪，鎬侯之爲蒿也，牟母之爲鷓也，白臍之爲猶也，商何之爲蓄也，叔館之爲鮎也，刀魚之爲劔也。

當互之爲𪔐也。𪔐蹂之爲鷓鴣也。見於說文注者。猶存古文假借之遺。不特春令卑居。毛傳爲近古也。今之尠正。增益偏傍。殊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尠正。禰禰禰。今尠正竝無其文。則其書之脫誤。固已多矣。其顯與說文背者。若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禽頭與离兕相似。其非羽族甚明。以禽爲羽族。殆起於秦漢之世。尠正爲叔孫通梁文所增益。將欲釋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詰經精舍文集卷十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阮 元程作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蹟。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江。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蹟。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考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考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曰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升山之西南。南江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于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

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暮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于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于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啻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設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蹟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謝江

浙卽南江也。言三江而不及浙。言浙而不知其爲岷江。則謬且百出。不可以不辨。漢志師古注。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而未言南江之爲浙也。韋昭謂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水經沔水注引郭景純說。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知浙爲三江之一矣。然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以浦陽細流。與浙竝列。則仍不知浙之爲南江也。水經漸江出三天子都。酈道元注。山海經謂之浙江。後人沿其誤。謂浙漸字相近而變。不知史記唐皇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注。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是秦時已有浙江之名。其直云江水至會稽。則爲大江之流無疑。說文解浙與晉灼同。於漸水云。出黟縣東入海。則出黟縣東者。自是漸水。而非浙水。可知山海經之浙江。正漸江之譌耳。水經沔水篇。江至石城分爲二。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此浙江爲南江之明證。國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又云。吳伐越。越起師逆之江。禦兒卽今石門。越絕書謂吳越戰地。則兩國相持之江。在今石門。歷錢唐而入於海。謂之浙江。亦謂之南江。蓋禹貢三江。其由揚州瓜澗之間入海者。北江也。由太湖至松江入海者。中江也。由石門過錢唐至餘姚入海者。南江也。知浙江之爲南江。而三江之支派定。知浙江之非漸江。而岷江之源委明。程大昌禹貢論。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其論最確。安得以黟南小水。當南江之目哉。若胡朏明知分江水之至餘姚。而未能暢其說。全謝山知禹之施功至會稽而止。而又謂大江之水。無由東行至浙。是未識古今變遷之理。舍岷江之正流。旁取新安諸水。則尙未能知浙江。安足以辨三江哉。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實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遊。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古無濤。而浙江常擅濤湧。雪山之目。以龠赭二山下有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淪。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潮。溯源直去。則馴至于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通也。始厲胥母。終凌赤岸。渺尋途而合轍。懿一葦之可杭。枚叔之發。若按圖焉。漸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出三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而入海。自石城之派後湮。潮不通于故瀆。且狎注于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日以闕。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而郭引爲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旣以浙江爲大江。必不更以浙江爲漸江矣。酈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

正誤字更爲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于岷山。所失匪淺。又焉怪乎宋子京并欲改漢志之漸江爲浙江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蔣炯

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爲漸江。水出岷山。至石城。分爲東流。至會稽。餘姚東入海。爲浙江。古河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于東。而稱江者。岷爲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爲浙江。明乎浙爲岷之末流。非岷則浙莫爲江也。至于漸水。但言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曷爲言漸。而不言浙。蓋經之例。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而異流者。雖大必略。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稱漸江水者。正合江與漸爲一水。猶之廬江水從彭蠡入江。延江水從酉陽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若導江自漢河以下。過牛渚。石城。毘陵。東過餘姚入海。其水道枝指燎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而知也。或又以爲漢晉以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爲其支。唐宋以後。浙何以與岷分。而漸反爲之源。嘗細繹鄜氏舊文。參以累朝志記。而知岷浙之分。由于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由于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爲首。至吳爲支股。至錢塘爲尾闈。世未有支股不運。而血氣能達于尾闈者。岷源旣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濤瀾激衝。沙土坍漲。制江力而強之東。洪波巨浸。半爲平壤。斥鹵于

是人苦鹽水。勢不得不捍江以衛民。白居易之禱神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幢。人力日興。地理日失。漸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爲之源。而後南條之水。始有不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胡縉

浙江者禹貢三江之南江也。按說文水部。江字下次列沱字。云江別流。出嶧山。東別爲沱。其下卽列浙字。云江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字下次列泝。泝沫三水。皆他水東南入江者。是浙江係岷江之分流無疑。其于漸字下解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則黟縣所出之漸江。自別爲一水。至錢塘而入于浙江。而浙江之經流。自從南江出也。古今說三江者。惟班固郭璞條列分明。足爲定論。班志之論三江也。於毘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于蕪湖下云。中江水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于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酈道元水經注引班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爲南江。是浙江爲古之南江也。明甚。今本漢書無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之文。但于吳縣下有云。南江在南。東入海。當是文有脫誤。酈所見者乃六朝古本也。近儒不據此以訂今本之譌脫。反謂酈氏改易班志。是固未嘗綜班志而深考之也。蓋大江自西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東至吳縣南。南逕禦兒。至錢唐。又東至餘姚入海。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淞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毘陵。由江都入海。江都最北。故班氏謂之北江。蕪湖據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南江在漢晉尙循故道。

故郭氏亦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義與班氏同也。酈氏之注水經也。南江故道尙秩然可考。沔水篇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毘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酈注云。江卽北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經流知之矣。下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下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水。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又云。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赭山南。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此南江之故道。卽浙江首受岷江。至餘姚入海之故道也。若漸江水之出。三天子都而合于浙江。猶之穀水畫溪之合于江耳。後儒昧南江之經流。而以漸江水當之。遂謂浙江與禹貢三江無涉。或又謂鄭君之說三江也。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是浙江非南江矣。然此乃初學記中所引爲鄭元孔安國之注。譌舛失真。竝非康成之注也。且考之國語。則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爲近。故三江之說。宜從許氏班氏。而不從僞鄭注文。而浙江之爲南江也以明。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爲何年。水經注以爲孔子年十七。適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次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爲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禮會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爲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喪未葬。卽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竝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

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會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並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使奏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並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會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三子並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 鶚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滄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卽所避之處。以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

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啓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啓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變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于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後遷都于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于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虔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留。

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鶚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恐未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

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菱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遍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大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菱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二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夫受六夫之

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傳故井地卽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臯。鄭氏謂隰臯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概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 鷄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化斗杓

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卽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卽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僞。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卽搖光。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夫交龍爲旂。卽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也。鳥隼爲旟。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卽後元武也。日月爲常。卽此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然。大常常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譜。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太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

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竝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旛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釋咎

金鵝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於舅姑。注云。古文具皆爲咎。春秋傳。舅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而得假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臯。臯陶一作咎繇。臯咎聲亦相近。古韻蕭肴豪尤通也。故馨鼓馨字从鼓咎聲。

釋庸

金鵝

庸古通備。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于備。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乘其墉。釋又云。鄭作庸。

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訟。書堯典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借作頌。故亦借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閻。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又通作燄。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作庸庸。庸與閻燄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貫

金 鶉

貫古通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說文攢。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攢瀆鬼神。是貫與攢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卍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攢之攢。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借用也。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攢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攢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遠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

而止之關也。鄉射禮貫字亦當如此解。讀烏還反。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賈疏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釋文：貫，古亂反。中也。夫關者，彎弓之限也。孟子所謂彀率也。張弓中關，則能中正。故鄭云：貫，猶中也。賈氏以貫穿布侯解，鄭說誤矣。陸氏音古亂反，亦以爲貫穿之貫，均誤也。古人射以觀德，貴于中而不貴于貫侯。若以貫侯爲貴，是尙力也。記曰：禮射不主皮。鄭注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論語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蓋人之力有甚弱者，不能至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不主於中皮也。然則射雖貴中，而猶有不待中爲雋者，況貫侯乎？惟解爲中關而止之關，則不失其彀率，卽所謂比於禮樂者也。雖不中猶中也，故曰不貫不釋。鄭氏注猶中，猶字最有深意，而賈疏不能知也。貫又通卣。說文：卣，穿物持之也。从一橫卣。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卣。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釋祗

金 鷄

祗古通振。禮記內則祗見孺子。注云：祗，敬也。或作振。書臯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桀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無逸云：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祗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凶。說文引易作檣恆。檣與祗聲同。曲禮：眡於鬼神。注云：眡，致也。眡或爲祗。眡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眡。云：眡也。眡與祗聲亦相近。皆祗振相

通之旁證也。古韻支真通。春秋齊師遷紀鄒郚部。郚字音茲。而从晉寅養二字。本在真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塵兮。塵與底字爲韻。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誅。垂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臆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爲韻。皆支真相通之證也。又真元二韻。通人人所知也。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亦从斤。圻卽垠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斲也。班固答賓戲。漢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卽如支真通也。微真通。卽如支真通也。惟支真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怗怗愛也。漢書絳傳。娒娒公主。孟康注。引作娒娒愛也。

釋葵

金鷄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烹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士喪禮既豆之實。既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豆實。士冠禮再醮。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錡菹有滑。夏用葵。冬用萱。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萱。公食大夫禮。錡菹牛薺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菹萱之類。賈疏。

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羸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醢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餽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蒼兔葵。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蒼兔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洵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菲。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菲。菲。鳧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蕒。周禮朝事之豆有菲菹。又爾雅。齧苦董。郭注云。今董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洵食之滑。又菽蚘。郭注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芘芘。一各荊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菁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卽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脚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卽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卽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蔞葵。古所謂藤菜。今謂之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赤如血。然此非衛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兔葵楚葵等。同爲葵類而已。

釋葵

孫同元

古之所謂葵菜。卽所謂向日葵也。葵字从癸得聲。尔正釋天云。大歲在癸曰昭陽。邢昺疏云。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王氏農書本謂葵爲陽草。據此則向日之義已隱寓制字之中。淮南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曹植求通親親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古人凡言葵菜。皆專指向日而言。左氏成十七年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急就篇注。葵爲衛足之菜。傾葉而蔽日者也。然則衛足卽向日。向日卽古所謂葵菜。第今人竝以葵爲花品。不以爲菜品。故鮮有食之者。

釋葵

謝淮

按葵種不一。有蔬品。有卉品。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士虞禮。鉶菹有滑。夏用葵。鄭注夏秋用生葵。賈疏謂舉夏以兼秋。蓋卽今之秋葵。鮑照園葵賦。白莖紫蒂。豚耳鴨掌。狀與秋葵同。白居易詩。炊稻烹秋葵。與豳風七月烹食之義合。本草謂之滑菜。與儀禮鉶菹有滑之義合。公儀休之所拔。魯漆室之所種。周彥倫之綠葵紫蓼。盧叔彪之粟殮葵菜。皆指此。齊民要術引廣雅。歸邱葵。爾雅翼。葵爲百菜之主。一歲可三種。爾雅蓂菟葵。郭注似葵而小。灼啖之滑。卽劉禹錫所謂兔葵。燕麥動搖春風。又蘇軾詩。煮葵燒筍餉春耕。則可淪爲蔬者尙多。要不若秋葵之爲著也。其爲卉品者。一曰蜀葵。爾雅葍戎葵。注今蜀葵也。

華如木槿。一曰錦葵。卽荆葵。爾雅苾茀。注今荆葵也。一曰蔞葵。爾雅蔞葵繁露。注華紫黃色。或謂卽今藤菜。要之於卉爲近。別有旌節葵。陸務觀有詩。蘇子由亦有紅葵旌節花之句。楊升菴謂借葵喻形。非謂旌節卽葵。爲得其實。至葵之向日。其說已久。而不能無疑。左傳葵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求通親表若葵葢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亦言葵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則向日屬葉而不屬於花。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亦未確指爲花。至杜甫詩。傾陽逐露葵。許白雲詩。遂有向日錦苞之語。則專言花能向日。按向日葵。一名金盤菊。花大蒂重。開則低垂。似無隨日轉移之理。況子建所云傾葉。葵葢竝稱。說文葢。未之少也。玉篇謂之豆葉。則亦專指葉而言。未見豆花漠漠。朝暮轉向也。或謂秋葵日中盛開。至暮則斂。謂之向日。則與牽牛花見日卽萎者相反。物性不同。良亦有之。非驗之秋圃。弗能知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全書。然散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吳志注獨載虞翻論鄭馬解尚書違失凡數事。如顧命上宗奉瑁。鄭注同酒栝。翻駁曰。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上宗奉瑁。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從而訓爲酒栝。今按顧命篇同字見七見。王用同以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醋。用以祭及嘽。拜則以同。

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醋者。則禮所云太宗執璋瓚亞裸是也。噉者。說文云嘗也。則太宰之噉。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栝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瓚字之誤。而瓚爲鎮圭。可用以祭酒及亞裸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瓚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瓚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瓚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栝。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璽乎。天子有璽。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卣。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並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頰水。鄭所定本作濯頰。翻駁曰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翻意蓋謂洮頰爲頰面。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按洮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祧職云。故書祧爲濯。濯旣爲古洮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旣以洮爲濯。又以濯爲澣衣者。謂王服澣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澣濯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洮爲句。頰水爲句。馬氏曰頰。頰面也。謂服澣衣頰面之後。而相以冕服被其身。虞氏又謂洮字虛者。蓋洮止有濯義。卽以爲濯字。亦無衣字。故云洮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案據本經相

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固以經證經者也。又堯典宅昧谷。翻以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因怪鄭氏反以爲昧。按史遷從安國問故。其作五帝紀正作昧谷。此真古文也。賈逵傳古文尙書。鄭君所注。係用逵本。則作昧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柳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則作柳者乃今文也。考昧與柳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柳爲齊人語。明伏生口授尙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柳。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別。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𠂔。重八爲別。古文作𠂔。說文八部云。𠂔。別也。又艸部云。𠂔。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卽本古文尙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𠂔三苗。鄭恐後人不知𠂔爲古別字。故注云𠂔。猶別也。與說文𠂔別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誤𠂔字爲北。反以北當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虞翻易學尙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尙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尙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尙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栝。謂之酒栝。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泔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尙書大傳云。秋祀柳穀。

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疏云伏氏文。夫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味爲柳。由是傳今文者作柳。古文家作味。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五帝紀亦作味。徐廣曰一作柳。蓋後人以今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尙書則從師承古文之本。故作味。且柳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云柳。味之言冥。日入後漸成冥黑。故云味。義得兩通。聲亦相近。必謂作柳爲是。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𠂇。乖也。从二人相背。𠂇部。𠂇。戾也。从𠂇而𠂇。𠂇。古文𠂇。是𠂇訓乖。乖从𠂇。義相轉注。不煩破字。故鄭注云北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北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弃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洮頰水。馬注洮。洮髮也。頰。頰面也。按沐稷醴梁。見于禮經。洮髮則無之。古濯字有濯音。濯洮聲相近。故康成以洮爲濯。釋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澣濯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頰面謂之澣衣。誤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瑁。下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祭。噉宅。說文口部。噉。奠爵酒也。从口。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奠。用以噉者。果何物耶。翻之言曰古曰似同。然則當衍一瑁字矣。解經而竄經。兩漢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彤通。鄭箋詩旱麓篇瑟彼玉瓚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同固圭瓚盛酒處也。故云酒

栝不直以圭瓚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璽字固取覆冒爲義。不當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爲重。安得以此解尙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達失數事當否

方廷珩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尙書達失事因云。顧命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瑁。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云。曰。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合會也。从口。臣鉉等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噲。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鐘。鐘牧敦。石鼓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毘。奠爵酒也。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毘。是叔重亦以同爲爵也。禮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觀下文。太保秉璋以酢。則同爲裸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爵名同義。非謂同卽瑁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大司樂掌六律六同。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瑁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

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鏡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卽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滌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非。天子頰面。謂之滌衣。誤莫大焉。案洮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滌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滌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事。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縫人。鄭注。引書度。西曰柳穀。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漆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文云。北。作𠂔。𠂔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𠂔。分也。从重八。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𠂔。𠂔也。从𠂔。从火。火。古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从其文。訓之曰猶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析木。形有作𠂔。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詁北字。與虞意同。不改經文。蓋其慎也。

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

釋書呂刑鍤字

孫鳳起

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鍤。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鍤。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鍤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良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鍤。銖也。銖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銖。案鍤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工記桃氏爲劍。上制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鄭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銖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銖。注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銖爲一斤四兩。弓人膠三銖。鄭亦以鍤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劍之傳于今者。其重尙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款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則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銖爲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劍。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銖。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鍤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概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鍤銖二字古通。馬氏以鍤爲六

銚。固非。叔重知鍤銚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鍤銚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古文省偏旁。鍤銚二字形相近。薛尙功鐘鼎款識。周師淮父卣銘云。錫貝山罇。今考定當爲錫貝卣。爰正作電。與哥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罕彝銘云。王錫金百爰。爰作卣。知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作鍤。或作銚。文旣殊而音隨異矣。鍤銚字又通作率。考工記先鄭注。讀銚爲刷。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卽鍤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尙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鍤。又通借作選饌等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銚。銚卽鍤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撰。伏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校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銚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銚。爲字下銚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鑿。至以鍤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銚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鍤當爲鍤。殊違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 元程作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文正公筆。究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文正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會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詰經精舍文集卷十一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鴻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今按鴻範王道平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贊王道便便。便與辯古字通。味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物。索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又今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見文選典引韋昭注。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尔正謚。靜也。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飢。祖始也。若古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牧誓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今按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尙書說。螭。猛獸也。說文內部齒字注。引歐陽喬說同。歐陽喬者。蓋歐陽高也。金縢周公卒後。秋未穫。按論衡感類篇。載今文家說。正如是。呂刑其罰百率。按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凡此皆用今文之確然可據者也。又如咎繇謨。帝曰毋若丹朱敖。禹曰。予辛壬娶塗山。與論衡問孔篇合。漢書楚元王傳。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後漢書梁統傳。舜禹相戒。無若丹朱。俱與史記同。高宗彤日。天旣附命。正厥德。按漢書孔光傳。附命作付命。付附古通用。

鴻範毋侮鰥寡。與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合。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五是。按爽對策云。五臧咸備。各以其敍。又李雲傳。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然則臧與是古亦通。凡此雖不能明證其爲今文。然漢人言書率用今文。則亦今文說也。若古文說之可考者。鴻範曰涕。按毛詩載驅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團。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授之。定以爲團。於古文則爲弟。然則涕乃弟之譌也。伊尹作咸。有一德。在成湯時。按鄭本序次。咸有一德。在湯誥後。故以爲成湯時也。仲丁書不具。按仲丁書。雖不在逸十六篇之列。而殘簡尙存。史公蓋親見之。帝大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拱生於朝。按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劉向五行傳。及論衡異虛篇。俱依此說。蓋今文家不見百篇之序。故以大戊爲高宗。顏氏以爲伏生差謬是也。惟史遷得之。是其多古文說也。又如堯典。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是史記本作爲也。攷漢書王莽傳。南巡則薊。以勸南僞。僞與爲通也。鴻範沈漸剛克。與左傳文五年所引合。劉歆好古文。古文尙書。與古文春秋。皆至歆始顯。是亦古文說矣。他若堯典居郁夷。今文作囁鐵。見書疏。古文作堦夷。見說文。咎繇謨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見索隱。古文作在治留。見集解。毋逸高宗五十五年。今文作百年。見石經。古文作五十九年。見中論。肸誓。今文作鮮誓。見大傳。古文作柴誓。見周禮雍氏注。此則不古不今。未知遷之所據。若堯典之教穉子。注引孔安國曰。穉。冑聲相近。然以說文攷之。古文當作教育子。故馬融訓爲長云。教長天下之

國于。則釋未必爲古文也。禹貢之滎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尙書作滎波。此及今文。竝云滎播。然馬鄭本俱作播。惟漢書作波。則播未必爲今文也。克明俊德。以俊爲馴。鳥獸葦尾。以尾爲微。擾而毅。以擾爲擾。禹敷土。以敷爲傅。彭蠡既豬。以豬爲都。西伯戡黎。以黎爲阤。今殷其淪喪。以淪爲典。咎徵曰蒙。以蒙爲霧。此或字有古今。或傳寫魚魯。要於經義無涉。予其大賚汝。以賚爲理。豈訓賚爲理邪。惟貌有稽。以貌爲訊。豈訓貌爲訊邪。夾右碣石入于河。作入于海。臣瓚引書亦然。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丕爲負。康成釋書本此。微子曰。我其發出狂。吾家鼯遜于荒。今云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文侯之命。乃平王命文侯仇。今云襄王命文公重耳。若此類。蓋不能決其爲古文。爲今文矣。且百篇之序。皆古文也。故史記具載之。然亦閒有異字。如異畝同穎。畝作母。旅天子之命。旅作嘉。是也。蓋孔壁古文。當以司馬遷所見者爲最真。若馬鄭之本。依賈氏所定。已非純用古文。況梅賾所獻乎。後之讀史記者。見其與孔本異。卽以爲今文。見其與馬鄭同。又卽以爲古文。均失之矣。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保和

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史記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尙書。宜皆本於古文者也。然取遷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已一家言。班固稱遷多古文說。要未盡本於古文。而雜出於今文者有之焉。五帝本紀。

能明馴德。以親九族。至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夏禹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與人徒。至於
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至不如去。遂亡。又武王既克殷。
訪問箕子。至六曰。弱。魯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至王亦未敢訓周公。凡若此者。皆用古文者也。何以明
之。古文與今文不同。論者以爲今文久失傳。第從史記註而錄之。則便作辨。擇作怡。靜作謚。始作祖。嶠
作禹。鐵。明都作孟。諸此皆係今文。史記不從。則可以知遷之用古文也。又周公世家。周公卒後。至歲則大
熟。載古文說。不當云。周公卒後。史記如此。則決其爲今文無疑。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
師古注。謂出尙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
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此史
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旅
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國楚漢春秋諸書。翦綴而運
量之。揚榘而變化之。孰爲己出。孰爲非己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
尙書亦若是焉已矣。

策問史記載尙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聯奎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尙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嘗取史記所載覈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魯謨。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融日餞者。周本紀之引毋誓。甫刑。厥書封禪書之引堯典。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勝誓。燕世家之引君奭。衛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惟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汝不共命句。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葛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維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屋爲鳥。索隱謂是今文泰誓。又武王乃作大誓一段。齊世家引師尙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泰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爲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爲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旣傳自安國。其逸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變經文。而今文又爲肄業所及。故其所載。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成就己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卽真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託名古文者可竝也。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伏生傳尙書於張生。歐陽生實二十八篇。史記言二十九篇。說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誓一篇。共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實二

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劉歆七略。俱謂武帝末。民得大誓于壁中。獻之。與博士讀以教人。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大誓。若大誓武帝末始出。則不得以史記所云二十九篇。謂大誓在其內矣。然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大誓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故仲舒得以引入。馬融疑其僞。歷數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之引大誓文五事。謂今文大誓無此語。融之意。以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然伏生尙書大傳有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明係大誓之文。其所以不傳者。蓋伏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大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氏集注尙書于大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大誓有今古文之異。則今文大誓同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將五十四篇中。惡在其可信邪。自古文亡。而梅賾僞古文出。中有秦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夫馬融明言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融之所及。而不據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尙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等句。反不見引入。是知融所疑爲僞者。未必是僞。而梅賾古文人

所信爲真者。實非真也。若以今文大誓。爲漢時僞作。則常劉向以中古文校尙書時。早已斥其僞矣。奚待後人議哉。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漢之尙書。別有大誓一篇。今古文皆同。而其得之之由。其說不一。孔疏云。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大誓三篇。此謂大誓出于宣帝之初也。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大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此謂大誓出于武帝之末也。二說既不同矣。夫大誓果自古有之乎。劉歆曰。大誓後得。馬融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曰。民間得大誓。豈皆謬說耶。果出于武宣之世乎。伏生載於大傳。史遷載於史記。武帝之詔引之。仲舒之對引之。終童之對引之。何由而預見耶。善乎孔冲遠曰。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大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或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按王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書卽大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豈非重得之明驗乎。意伏生初傳大誓時。諸儒疑信參半。至河內重得。然後列于正經。藝文志。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皆立于宣帝之世。蓋至是經文始全。向歆校書。遂據以著錄耳。若

夫壁中古文五十八篇。亦有大誓。則大誓豈又出于孔壁乎。曰非也。馬鄭俱傳古文者也。一則曰大誓後得。一則曰民間得大誓。明非孔壁所有。或曰大誓既不出魯壁。何以古文有大誓。曰古文多於今文。蓋有古文有而今文無者。未有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其故何也。今文立于學官。古文不立于學官。說經者不敢以古文所有補今文。亦不敢以古文所無廢今文也。或曰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疑本不數大誓。故五十七。此又不然大誓凡三篇。若不數大誓。則祇五十五。不得有五十七也。鄭氏敍贊云。後又亡其一篇。師古引此以爲證。自是確論。然則所亡何篇乎。或以爲酒誥。或以爲武成。要皆非是。何則。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篇與卷不同者。以有一篇而分爲數篇。篇雖分而卷不分。故也。一篇而分爲數篇者。唯九共般庚及大誓。般庚大誓。鄭氏時具在。則所亡者其九共九篇之一乎。若酒誥武成。則以一篇爲一卷者也。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志計篇則缺其一。計卷則無所缺。是所亡者。非酒誥。非武成。尤非大誓。章章明矣。近世秀水朱氏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亦未必然。蓋古文有序。而今文無序。何以明其然也。王充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此蓋今文家說。充非之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要之。爲此說者。不見百篇之序者也。若知有百篇之序。而爲此說。則俱矣。張霸雖治古文春秋。亦未見古文尙書。故僞造百兩篇以欺世。使霸見古文百篇之序。則無此謬矣。使霸以前人人知有百篇之序。則霸亦不敢謬爲之矣。則知伏生所傳二十

九篇。宜數大誓。不宜數書序。或曰。志稱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蓋三十二者。分大誓三篇爲三卷。又有序也。章句釋經不釋序。故三十一也。似今文亦有序矣。然今文卽有序。亦祇有二十九篇之序。無百篇之序。且三十二卷中。有大誓。豈二十九卷中。無大誓乎。宣帝使博士讚說。詎獨歐陽博士讚說。而夏侯博士不讚說耶。夏侯二十九卷。必無反數書序。而不數大誓之理。唯釋文序錄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此當是朱說之所本。然併書序數之。而以爲三十篇。則可去大誓。不數。而以爲二十九篇。則不可。

兩漢經師家法考

趙春沂

六籍之學。盛於漢氏。諸儒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左雄傳注。所謂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間。五經家法稍增。經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續百官志云。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嚴顏氏。掌教弟子。此博士分經之目。故博士立而經學之家法嚴。東京經術。所以盛于西都也。且漢世之尊家法。不獨嚴于立博士而已。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然則漢舉明經。亦嚴家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然則漢舉孝廉亦嚴家法也。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讐家法。此雖宦官猶知之。況博士乎。家法又謂之師法。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注。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有始師。乃有師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尙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此師法之明于上者也。李尋傳。治尙書。與鄭寬中同守師法。劉寬傳。注引謝承書云。寬學歐陽尙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翟茂傳。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此師法之明于下者也。大抵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有所師。乃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蓋漢世治經。凡不守家法者。世不見信。如儒林傳。孟喜不冒。初趙賓之學。上聞以爲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受延壽學。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冒。皆曰非也。此雖誣善之辭。然卽此可見漢儒明辨家法之嚴。與漢代崇儒亦嚴師法之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云。是末師而非往古。此漢人嚴背師法之證也。其必責之博士者。家法之明。明于博士也。西晉承

兩漢而後猶置五經十九人。至永嘉之亂。或減爲九人。或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列五經。則家法于是紊矣。夫家法明。則流派著。可以知經學之衍別。可以知經文之同異。可以知衆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誼。漢學之盛。盛於家法也。故前後書多言家法如此。至于衆儒之淵源緒系。則皆散見于儒林傳與藝文志。而網舉于陸氏釋文。茲不具論。

兩漢經師家法考

洪震煊

漢治經義。各有名家師法。馬班述儒林。釐然可攷。及東京之盛。一師教授恒故百人。或千餘人。乃至曹會受歐陽書。門徒三千。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張興弟子。著錄萬人。蔡元萬六千人。史例簡嚴。不能備載也。今可攷者。集古錄。金石錄。隸釋。隸續。所載漢碑。間或一見。如治梁邱易。有重安侯相杜暉。慈明。治京氏易。有費縣令東平陽田君。治歐陽書。有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郟令景君。綏氏校尉熊喬。漢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成陽閭葵。龔叔謙。治小夏侯書。有成陽閭葵。廉仲絜。治魯詩。有司隸校尉山陽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含和。治韓詩。有山陽太守濟陰祝睦。郎中乘氏馬江。元海。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叔河。從事武梁。綏宗。治嚴氏春秋。有處士閭葵。班宣。高。暨子讓。公謙。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穌。皆漢史所未載。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及東觀漢紀。爲范書所本。有三書有。而范書無者。董春師事王君仲。受古文尙書。劉宏師事劉述。治

歐陽尙書。王阜受韓詩。孔喬學左氏之類。是也。有三書詳而范書略者。徐稭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書。劉寬學歐陽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之類。是也。范書儒林傳之外。爲經師家法所關者。方術傳載廖扶文。起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子產。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獨行傳載陳重與同郡雷義。俱學魯詩。顏氏春秋。侯霸傳言。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第五元張恭祖。爲鄭康成師。見鄭康成傳。摯恂。爲馬融師。見馬融傳。皆師資所承。不列于儒林傳。而互見於諸傳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孝經論語。皆古文。自述家法。確乎不雜。而儒林傳。但總目之曰。五經無雙。熹平石經。書用今文。卅四篇。春秋用公羊。而及顏氏。詩用魯。而及齊韓。禮用儀禮。論語及盍毛。包周。蓋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故石經文字。依用者如此。至儒林傳。但總稱之曰。正定五經。而五經師之家法。未之或詳也。故先儒議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其在此也歟。

兩漢經師家法考

胡縉

漢儒家法。大略有三。一曰守師說。如易有施孟梁邱。費高。書有伏孔。詩有毛齊魯韓。禮有二戴慶氏。春秋有左公穀。其間文字異同。章句錯互。各守師傳。不相沿襲。故趙賓變箕子之訓。易家證其非。焦贛本隱士。

之傳。光祿明其異。田何之易。實淵源乎商瞿。毛公之詩。公穀之春秋。乃權輿于子夏。申公之于魯詩。張蒼之於左氏。竝溯沿于荀卿。伏生傳今文。先秦之博士也。安國傳古學。孔氏之舊文也。高堂博士禮。魯國之老師也。由七十二子。迄四百餘年。如高曾之授彙。仍淵流之衍枝。瀆是之爲守師說。一曰通小學。漢儒課學。僮必先諷籀書九千字。以得其指意聲形。授爾雅十七篇。以究其詁訓轉借。三年而一經通。三十而五經立。故詭更正文。嚮壁虛造。則許沓訂其違。破壞形體。便辭巧說。則班固糾其謬。漢儒研六經。從文字入。研文字。從聲形入。莫不考鏡于姬卜。準則于籀斯。雖師承各殊。而塗軌實一。是之爲通小學。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學。則如孟喜明卦氣。京房言納甲飛伏。鄭君闡爻辰。虞翻推消息。書家如伏生。則以洪範言天。詩家如翼奉。則以五際言天。春秋家如董仲舒。則以公羊言天。劉向則以穀梁言天。劉歆則以左氏言天。竝上探象緯。下明人事。經之以八卦。緯之以九疇。測之以九宮。驗之以九數。原夫乾坤鑿度。實萌芽于先秦。河雒諸篇。乃朕兆于東漢。賈鄭何鄭諸家。尤精是學。大抵原本孔經。鈎摘樞要。非如後儒守井魚之咫聞。昧圖書之奧旨也。是之謂明天人之理。其釋經之體。亦約有三。一曰以經解經。或依經以析理。或錯經以會文。或辨經以校誤。如毛公詁詩。多用爾雅。費氏說易。卽本繫辭。依經之體也。毛詩之箋。廣引禮經。地官之注。半參王制。錯經之誼也。由左邱之古經。知祠兵之文誤。據魯詩之正字。識繡黼之傳乖。辨經之法也。一曰以字解經。或擬其音。或正其讀。或改其誤。擬音者。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如某讀若某。某讀

如某之例是也。正讀者聲有通借，故爲變化之詞。如某讀爲某，某讀曰某之例是也。改誤者，字或山聲而誤，或山形而誤，故爲救正之詞。如某當爲某之例是也。觀夫賈逵定弟圍之異字，何休辨登得之同聲，周官故書必存于注，儀禮古文盡著之篇，舉一反三，餘可識矣。一曰以師說解經，如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見于毛氏詩，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沈子之說，載于公穀傳，箋詩之指，半表發夫亨棗注禮之言，先引徵夫杜鄭，譬後海而先厥河，非數典而遺其祖也。絲茲家法，闡厥微言，以故用日少而畜德多，稱文邈而見義遠，函雅故，綴道綱，知時務，統陰陽，通天地人之謂儒，惟漢儒斯不媿焉。故家法精，漢學明，家法棄，漢學廢，謹授受，研六經，家法不失，孔書乃明，是爲考。

兩漢經師家法考

邵保初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迄乎戰國，諸子紛淆，遭秦滅學，典籍灰飛，宿儒遺彥，口耳私授，馬迹蛛絲，十存一二。漢初開獻書之路，廣立學官，於是經術之士，得以身顯當時，各守其傳，自立門戶，或專主一家，或旁通他氏，要之漢人解經，持論甚嚴，不肖輕易師法，試以兩漢儒林考之，其淵源授受，具有家法焉。易始田何，而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項生，傳其業，其出於王同者，楊何、卽墨成、孟坦、周霸、衡胡、主父偃也。何傳司馬談及京房，而寬初爲項生從者，後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其學甚詳，故其傳彌廣。寬弟子爲田王孫，是時梁邱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則又合丁寬及王同之學者，授子臨，臨授王駿，五

鹿充宗、充宗授士孫張、鄧彭祖、衡咸。由是後漢范升、呂光、梁恭、楊政、祁聖元、張興、與子魴、張堪、杜暉皆治梁邱易。施讐亦以田王孫之學授梁邱賀之子臨。及張禹、魯伯禹授彭宣、戴崇、魯伯授毛莫如、邴丹。由是平帝時有戴賓、賓弟子劉昆、昆子軼及景鸞皆治施氏易。孟喜又以田王孫之學授白光、翟牧、蓋寬饒、趙賓、焦延壽。由是後漢夏恭、汪丹、能陽鴻、袁良、良孫安、安子京、與敞、京子彭、彭弟湯及梁竦、任安、徐淑、宗資、許慎、虞光、光子成、成子鳳、鳳子歆、歆子翻皆治孟氏易。而施孟梁邱之傳竝盛。焦延壽以孟氏易授頓邱京、房爲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段嘉、姚平、任良、乘宏、周敞。由是京氏之學興。而谷永、劉輔、戴憑、魏滿、孫期、楊秉、崔瑗、郎宗、宗子顛折像、樊英、康檀、弟五元、先徐釋、李炳、劉寬、韋著、度尙並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授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直者東萊人也。爲章句四卷。以授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由是韓歆、陳元、馬融、鄭衆、荀爽、宋忠等傳之。乃有費氏之易。與直同時有高相者。自言出丁將軍。授子康。及毋將永爲高氏易。至費氏興。而高氏遂微。又有韓氏易。其原出於韓嬰。作易傳。自傳其家。後有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授其學於蓋寬饒。又博士白子友。以其學傳朱雲。雲傳嚴望。嚴元惠莊。爲白氏易。晉永嘉後。唯置費氏博士。王弼亦嘗治費氏之易者。則存于後者。止直之學而已矣。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伏勝以李克之書授晁錯。及張生、歐陽和伯、孔安國者。今文也。錯授何比干。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以傳周堪、孔霸、黃霸。堪傳牟卿、許商、孔霸。傳子光。而光又得

牟卿之學。商傳唐林、吳章、王吉、炅欽。章傳云。敞山是有大夏侯氏之學。後漢牟融、鮐陽鴻、賈逵、宋意、張馴、吳良並治其書。夏侯建以勝之學傳張山拊。爲小夏侯學。山拊傳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其出自寬中者。趙辛、班伯也。其出自無故者。唐尊也。其出自秦恭者。馮賓也。此皆治小夏侯氏之書。至東漢而王良等傳其業。和伯又以其學授兒寬。而歐陽世傳寬學。至高爲歐陽氏學。林尊受其業。以傳平當。及陳翁生。當傳朱普、鮑宣、翁生傳殷崇、龔勝。朱普更傳桓榮、彭閎、臯宏。榮傳何湯、胡憲、丁鴻、鮑駿、張黼。鴻傳陳弇、劉愷、巴茂、朱佺、榮又以其學傳子郁。郁子焉。焉孫典。以其書世爲帝師。郁傳楊震。震授虞放、陳翼。焉傳黃瓊、楊賜。而歐陽高之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歙以上八世皆爲博士。歙傳禮、震、高、獲、曹、曾、曾子社。於是治其書者。又有楊寶、鮑永、尹敏、牟長、宋登、朱寵、張奐、杜喬、宗資輩。而歐陽氏之學於東京爲最盛。此皆治今文之學者也。安國本伏勝弟子。所得魯壁古文。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此亦止伏生所誦之二十八篇。其增多之書。未得列於學官。安國亦不敢私授。故都尉朝以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暉。暉授桑欽。其師傳雖歷歷可數。而終漢之世。不見有增多之書。且兒寬既傳歐陽生學。又從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而夏侯勝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夏侯建亦嘗師事歐陽高。高之學出於兒寬。可知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悉出於寬。寬之學無異。卽安國之學亦無異也。夫漢世所爲古文尙書者。有蓋豫之古文。有杜林之古文。蓋豫之書。周防傳之。杜林之書。徐巡、衛宏傳之。賈逵之訓。馬融

之傳。皆杜氏漆書。而非安國壁中書也。他如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等。亦皆治古文書。然非晉梅賾所稱之孔氏古文也。詩至漢代。傳者四家。申培與楚元王。及夷王魯穆生。白生。同受業於浮邱伯。以授王臧、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慶忌、江公、許生、徐公、培、魯人。其所傳爲魯詩。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許生弟子。又有王式。式更受詩於徐公。以傳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長安傳。兄子游卿。游卿傳王扶、許晏、廣德、傳龔勝、龔舍。而治魯詩者。若博士江公、右師細君。及劉向、卓茂、許晁、李業、魏應、包咸、劉伉、魯恭、陳重、雷義、陳宣、李炳、魯峻等。俱能傳其學。轅固生。齊人也。作詩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蒼傳翼、奉、蕭望之、匡衡。而師丹、伏理、滿昌、班伯。皆傳匡衡之學。張邯、皮容、馬援。復傳滿昌之學。皆以其學至大官。徒衆尤盛。而白奇、景鸞、伏湛、伏恭、陳紀輩。亦並治齊詩。燕人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賁生及趙子受之。趙傳蔡誼。誼傳食子公。王吉子公傳栗豐。吉傳長孫順。豐傳張就。順傳髮福。而邳惲、薛漢、杜撫、澹臺敬伯、韓伯高、召馴、楊仁、趙長君、張匡、李恂、張恭祖、唐檀、公沙穆、夏侯恭、侯包、陳躡。皆守學教授。並治韓詩。河間大毛公亨。以高薛之學授毛萇。爲小毛公。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陝。陝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賈徽。而鄭衆、賈逵、孔僖、馬融。並治毛詩。班固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然自毛詩盛行。而三家盡廢矣。周禮出自河間。所謂古禮是也。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杜子春受業於歆。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

子多往師之。及賈徽父子，並作周禮解詁。於是衛宏、張衡、趙岐、馬融、盧植、仲長統繼之。而周禮之學興。儀禮出自高堂生，所謂士禮是也。文帝時禮官大夫徐生善爲容，傳子至孫延及襄，其弟子有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等，傳其業。於是蕭奮、孟卿、后蒼繼之。而儀禮之學興。禮記出自后蒼，所謂曲臺記是也。蒼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有大小戴及慶氏禮。爲大戴之學者，徐良也。爲小戴之學者，橋仁、楊榮也。劉祐、高誘、盧植同治之。爲慶氏之學者，夏侯敬、慶成也。王臨、董鈞、曹充、及子褒同治之。而禮記之學興。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賈誼傳左氏，至其孫嘉、嘉弟子貫公、柏公、貫公子長卿，修其學。以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胡常、翟方進。常傳賈護，方進傳劉歆。歆又事尹咸，蓋嘗爲穀梁之學，而尤深於左氏。授賈徽。徽子逵修其學。作左氏長義。及左氏訓詁。護傳陳欽。欽傳子元。元作左氏同異。以授嚴威卿、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業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他如嚴彭祖、房鳳、王龔、金子嚴、孔奮、奮弟奇、奇子嘉、及李封、許淑、服虔、高彪、張恭祖、張馴、穎容。其治春秋皆左氏之功臣也。胡母生傳公羊氏學，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宏嘗從胡母生受公羊，而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鮑敞從仲舒受業。嬴公授孟卿、眭孟。孟卿授疏廣。宏授嚴彭祖、顏安樂、貢禹。廣授筦路。彭祖授王中。安樂授冷豐、任翁、劉向、王彥、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堂谿惠。惠授冥都。都與路又同事安樂。路授孫寶。王中授公孫文。東門雲、豐授馬宮、左咸。至張

寬、申軌、伊推、桓寬、宋顯、鄭興、李育、戴宏、羊弼、楊終、何休、荀爽、徐淑、綦母君、趙昱、馮緄、杜暉、並治公羊春秋。故其學最著于西京。盛傳于東漢。治嚴氏春秋者，郅憚、李章、丁恭、樓望、承宮、鍾興、周澤、甄宇，不下數十家。治顏氏春秋者，張元、魯峻、丁直、馬萌、呂圖、吳盛、夏侯宏，亦不下十餘家。瑕邱江公傳穀梁氏學，以授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間。千秋又事皓星公，以授尹更始。及更始子咸，更始之學，合左氏爲一者也。丁姓授章昌，更始授翟方進、房鳳。江公孫於宣帝時爲博士，以其學授胡常。常授蕭秉，而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史高、劉向等，並右穀梁。由是大盛。至王亥、梅福、尹敏、侯霸、段肅之流，復治穀梁。而其學遂與左氏、公羊相埒矣。夫諸家殊說，莫如三傳。如方進、房鳳從更始受左氏，復從之受穀梁。胡常受左氏于更始，而嘗受穀梁于江公。彭祖以公羊名家，又兼治左氏，是其參稽互證，固有會諸家之說而折衷者。然其著論傳授，支分派別，未嘗稍離其宗。傳論語者，亦有三家。魯人所傳者，爲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龔奮、夏侯勝、夏侯建、韋賢、賢子元成、扶卿、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人所傳者，爲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其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庸譚，並傳之。唯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孔壁中。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傳，馬融爲之注。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爲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禹以論授成帝。至後漢而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孝經亦有今文古文之別。藏於顏芝，出於芝子貞者，爲今文孝經。出自孔氏壁中者，爲古文孝經。長孫氏、江

翁、后倉、翼奉、張禹、竝傳古文，各自名家。孔安國作古文孝經傳，劉向校定其篇章。馬融亦爲之作傳，而世不傳。注孟子者，始自楊雄。後漢程曾、高誘，俱有章句。唯趙岐題辭與文義合，而傳述不顯於常時。爾雅釋言以下，或言叔孫通所益，且終軍亦以豹鼠之對受賜，可知漢初此學授受不絕。故賈董之書及史遷之徵引尚書，毛公之作詩訓詁，其闡經義，大率悉符爾雅。今所傳隸爲文學，及劉歆注，歆之學出於揚雄，餘如樊光、李巡諸家，皆傳自漢代，而唯許叔重說文解字，悉宗雅訓，以明六書之旨，蓋真能得爾雅之傳者。要之漢儒治經，始由學官之分建，繼因師承之不移，故其爲學至專且精，不作駕空游衍之說。自賈逵、鄭興父子，漸會羣經之義，至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於易初治京氏，又傳馬融之學，而以費氏爲宗。書因賈馬訓傳爲之注解，其論前人時事，悉有確據。於詩兼治韓詩，後作箋，申明毛義。毛詩依康成爲重，其經文久而滋誤者，多由鄭箋而正。周官禮記，以張恭祖之傳，集興衆賈馬雅達廣攬之說，讀而辨之，作周官注，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後世慶氏曲臺並亡，大戴無傳，幸有鄭注，津逮來者。春秋嘗治公羊，後通左氏，作鉞膏，盲發墨，守起廢疾，以闢何休之異說。孝經鄭注，鄭志及中經簿，俱不載。然陸德明以爲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唐初去漢未遠，則相承或非無據。論語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夫諸家訓釋，往往安于所習，互相詭激。康成考先儒經訓而集其大成，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惜乎元風大暢，僞說恣行，孟子爾雅之

注均已散軼罕存。故鄭氏之學不盡傳于後。然其遺說間出于他書。好古之士保殘守缺。誠能摭摭緒言。遠宗古義。則將山高密之門牆。窺昌平之津畔也已。

周代書冊制度考

汪繼培

周時書冊所用。見於經者有四。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碧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此書之以方者也。內史又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僖廿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襄卅年傳。鄭命伯石爲卿。三辭乃受策。又隱十一年傳云。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襄廿年傳。甯殖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此書之以策者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左襄廿五年傳云。南史氏執簡而往。毛詩小雅出車篇。畏此簡書。傳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此書之以簡者也。誓族氏注。方。版也。內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說文。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斷木爲槩。枅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方版牘皆以木爲之。論衡又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說文。以牒訓簡。牒。札轉注相訓。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籀。策乃假借字也。然則簡策牒札。皆以竹爲之。方版牘爲一類。簡策

牒札爲一類。合而舉之。則謂之方策。方策之用。有謂以字異者。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左傳正義云。凡爲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于簡。數行可盡者。書于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于策。是也。有謂以事異者。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又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注謂承其書辭告命。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是也。其長短之制。各視所施。聘禮左傳序兩正義引鄭元注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儀禮正義作尺二寸誤。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一。又謙焉。尙書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束皙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南史王僧虔傳云。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簡廣數分。長二尺。江淹傳云。以科斗文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此皆周時策書之制。漢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而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則周律與漢律簡當並用。二尺四寸。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耳。後漢書曹褒傳云。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簡制與周時經典合。獨斷謂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左傳正義謂此據漢世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釋名。槧。板之長三尺者也。說文以槧爲牘。樸。削槧爲牘。當必減小。史記匈奴傳云。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周時牘制長短。當與漢不甚相遠。而杜子春謂方卽漢時牘。則方版之制。亦與牘不甚相遠矣。漢書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儀禮正義謂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一簡容字多少亦靡定也。周時史策之外。官府文書。類用木板。蓋便于更換。不復編綴。學士所習。則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而六經則皆策書。內則請肄簡諒。學記云。呻其佔畢。畢卽簡。見爾雅。佔卽說文筮字。潁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祕密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六弢卽太公六韜。其書蓋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廿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鼓篋。篋所用藏書者。尙書納冊於金滕之匱中。鄭注。滕。束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絨其表。淮南子精神訓云。通許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豹韜乃六韜之一。當亦以金絨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僧虔傳又云。楚王冢書青絲編。周時裝冊藏護之法。亦略可見矣。

周代書冊制度考

徐養原

古書冊用竹。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冊。今通作策。策乃馬箠。故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服虔訓爲簡書。杜預訓爲馬箠。明其字通用。故服杜異解也。策與簡不同。而簡策與方又不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旣夕云。書贈於方。書遺於策。杜預

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彥云。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穎達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然則策也。簡也。方也。制各不同。釋器云。簡謂之畢。是簡又名畢。說文云。牘。書版也。牘與方名雖異。實一物而已。又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氏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以有稜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按秦書八體。其七曰。爰書。徐鍇曰。爰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學書之牘。雖與爰不同。而八觚之形正相類。然从角之觚。乃酒尊。非木簡也。此字依說文當作柎。蓋策與簡俱用竹。方與柎俱用木。亦各因所宜而用之。其長短則春秋疏稱鄭注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與六經異。而儀禮疏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二說不同。當以孔疏爲是。賈疏有誤字耳。六經之策。旣皆二尺四寸。則無長短之異。許蔡皆以爲一長一短。兩相比附。蓋主朝廷策書而言。非所施於書籍也。其容字多少。則鄭注尙書云。三十字一簡。按二尺四寸。固可容三十字。然劉向以中古文尙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者。脫亦二十二字。則每簡不必定三十字。且一經而每篇每簡。字數亦不必盡同也。至簡之廣狹。及方與柎之

大小則未聞焉。聘禮記言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言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則每方字數及行數。大略可推已。其編策也。用韋。孔子韋編三絕是也。其編連之法。上下各一行。觀冊字之形可見。大抵春秋以前。書籍皆用竹策。至六國以後。始有用帛者。墨子曰。書於竹帛。鏤於金石。漢書藝文志曰。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此用帛之證。蓋其時百家競起。文字益繁。固有汗簡所不能勝載者歟。又有用金玉者。周官職金旅。上帝饗諸侯。職金其金版。說者以爲金版者。國之典策也。周書大聚篇。周公旦陳營邑建都之制。別陰陽之利。水土之宜。命曰大聚。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張衡西京賦曰。乃爲金策。用錫此土。金策猶金版也。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大戴保傳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蓋朝廷大典。聖賢大訓。或書之玉。或銘之金。皆曰版。奉爲式。故祈招之詩曰。式如玉。式如金。此非常之舉也。其常用者。則竹木而已矣。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趙坦

漢代書籍。竹帛並用。漢以後始用紙。帛與紙多裝爲卷。自五代鏤版行。而後裝爲冊。漢成帝時。命劉向校書。其上戰國策。晏子春秋。列子諸書目錄。輒云皆已定。殺青書。可繕寫。殺青卽汗青。惟其用竹簡爲書。故云然。黃長睿東觀餘論云。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皆章草書。古雅可喜。然往往散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尙完。永初爲安帝紀元。是東漢猶用竹簡。顧漢書藝文志多計卷。

數。此必以帛爲之。可舒可卷。故云卷。此兩漢竹帛並用之證。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此律法用策長短之度。其他書籍當準是。獨斷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此朝廷詔令之策。不與書籍簡策類。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說者謂後漢和帝時常侍蔡倫始作紙。顧漢書外戚傳已有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應劭曰。薄小紙也。是前漢已有紙。特不以充書籍用爾。魏以下書籍始用紙。荀勗穆天子傳序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此書籍用紙之證。自晉迄唐。並裝爲軸。加以書表。或云五卷爲一表。隋時祕閣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舊唐書經籍志。開元時。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庫。皆以益州麻紙寫。經庫。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此隋唐裝收卷軸之制。陶岳五代史補。母邱儉始刊文選于蜀。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刊九經。此書籍刊印之始。自是而後。始裝爲冊。不用卷軸。然北宋多用黏葉。謂之蝴蝶裝。與今世裝治異。孔穎達詩正義云。馬融盧植鄭元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又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定本亦然。案周易則首題上經乾傳第若干。下題周易尙書則首題堯典第一。下題虞夏書詩則首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下題毛詩國風。餘以類推。此漢魏署款之式。至宋則否。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有唐許渾手書詩。用烏絲欄。後世書籍多用界畫格。殆

肇于唐。凡宋版書多十行。其長以今營造尺度之可五寸許。廣四寸許。宋以後始爲高冊巨函。與古漸遠矣。

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

金鶚

三代之書皆用方策。漢唐以來制度代異。漢初因周制。仍用簡冊。而帛與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其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此竹帛並用之證。漢書藝文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可知其書于竹也。然古書有篇無卷。而藝文志所載如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可知其書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書曰篇。帛可卷舒。故帛書曰卷。通言之則竹書亦曰卷。帛書亦曰篇也。古詩云。中有尺素書。風俗通云。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書籍考云。靈帝西遷。縑帛散爲帷囊。皆可見漢書之用帛也。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然帛與紙猶並用也。厥後不用帛而用紙矣。漢唐之時。未有印板。其書皆以紙素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蓋書之難得也。其書籍制度不作冊而爲卷軸。胡應麟云。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羅璧云。古人書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老

經然。其後稍作冊子。今考唐書經籍志云。藏書分爲四庫。經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紅牙籤。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流布天下。命馬縞田敏等詳勘。宋史藝文志謂始于周顯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鏤板之地。蜀最善。吳次之。越次之。閩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後以梨。或以棗。此唐以後書籍之制度也。開嘗考之。古之書籍皆寫本。最爲不便。漢熹平始有石經。唐開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後晉天福又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用筆寫。然其制頗難。傳亦未廣。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寫本不易。傳錄者精于讎對。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譌謬日甚。後學者無他本可以勘驗。其弊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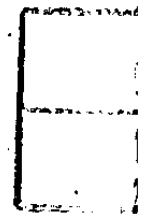


3
4 .
4837

詰經精舍文集

五

一八六
詰經精舍文集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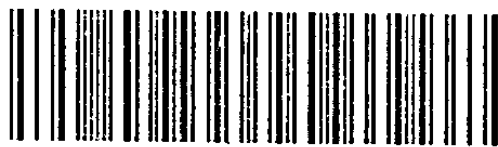
著 楊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文舍精經詰

(五)



3 0649 7857 4

訂元阮

詁經精舍文集卷十二

論語過位解

包咸注鄉黨篇過位曰。過君之虛位也。釋者以為門屏之間。顧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爾雅釋宮。不當混宁為位。或又釋為外朝之君位。而堂為治朝之堂。然古者朝無屋。治朝亦無屋。有堂案。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所引乃鄭氏論語注。然則鄭釋位為卿位矣。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廷。此寢廷為路寢之廷。則孔子所登為路寢之堂。或曰。禮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朝於內朝。孔子非公族。何以非燕非射入內朝。曰。周禮太僕掌內朝。及諸侯之復逆。其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諸侯之燕朝當亦然。孔子殆因復逆而燕見爾。故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此當是注。且孔安國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也。益足證位為卿位矣。

論語過位解

洪震煊

鄉黨入公門節。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集解引包注云。過君之空位。復其位。踧躩如也。引孔注云。來時



083
1124

2:1838

所過位。包氏孔氏之說不同。而邢疏則合而一之云。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復其踧踏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踏恭敬也。此解二位字。皆謂路門外。治朝。君日視朝。宁立之位也。或有據爾雅釋宮文難之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宁位異名。位不得訓爲宁。宁不得名之位。此過位。當爲孔子過羣臣之側位。復其位爲反己所立之側位。皆謂中庭左右之位也。且鄉黨三言其並指孔子之身而言。曰其在宗廟朝廷。曰其言似不足者。曰復其位。其義並同也。爲邢氏之言者曰。此解知有爾雅。不知有周禮。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鄭注云。服。王舉動所著衣位。立處也。王立處謂之位。則知位之名。不僅屬中庭左右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君之立處名宁。臣之立處名位。散文相通。故君立處亦通曰位。論語散文。知爲臣之側位者。以下復其位。而孔注以爲卽所過位也。君之空位。非典要矣。爲邢氏之言者曰。司士職。大僕前。鄭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大僕職。王眠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鄭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旣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賈疏云。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却位立也。此皆謂人君宁立處爲位。君退入路寢。則宁立之位空。而大僕猶必前正其位者。卽空位不敢忽之義。故孔子過君之空位。必敬。以此也。難邢氏之言者曰。此言誤矣。鄭注前正王之位。明曰道王。蓋在王前。引導王就所立之位也。入亦如之。疏明云。卻位立也。蓋王將退。太僕復至王前。導王卻位而入。非王退之後。正王之空位。此不

足爲包氏之證也。爲邢氏之言者曰：謂君位爲其位者，周禮亦有之。小司寇之職云：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此爲外朝之政。王南鄉者，卽王所立之位也。總目之曰其位，則君位不嫌稱曰其位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其之爲詞，有所指而無定之詞也。下言王言三公言州長百姓言羣臣羣吏，則上言其位卽指王及羣吏而言。踐其位，鄭注云：其先祖也。以上言繼志述事，故知其指先祖。推之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其指君子不在其位，則其指位之所屬，鄉黨稱復其位，復是孔子復，則其位必指孔子之位。若其指君，則孔子復君之位，是何言語。若謂孔子復其所過之位，則其仍指孔子，而經文僅一位字，何得增成爲所過之位乎。包自以過位指君，孔自以過位與復其位指臣，二說本不相通，合之爾雅中庭左右之訓，孔義爲長，何晏並列包孔二注，所以存異說。邢氏不能明兩家之旨，扭而和之，強復其位爲復其所過之君位，失孔義亦失包義也。

論語過位解

徐養原

鄉黨入公門一章，俗儒不明朝制，以升堂爲升治朝之堂，過位爲過外朝之位，固失之矣。然諸侯有三朝，亦有三門，門之內必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則外朝亦當在庫門之內，或謂外朝在庫門之外，恐未必然。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或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姑弗深究。鄭注朝士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此爲天子言之也。天子庫門之外有臯門，外朝在庫門之外，仍在臯門之內，若諸侯無臯

門祇有庫門。則外朝安得在庫門外乎。明乎外朝在庫門之內。則所謂過位者。總在入門之後。未必不兼外朝言之矣。又曲禮云。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如鄭此解。過位在燕朝。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疏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者。此是擬君揖位。下經君始爾之就臣位。士賤不待君揖。入門卽就定位。是卿大夫皆有擬揖之位。卿位雖君猶下之。况人臣乎。敬卿大夫之位。正所以敬君也。然則燕朝亦有君位。知非過君位者。燕朝君位在阼階上。必待升堂之後。乃始過位也。此解雖與包異。亦可並存。蓋在外朝治朝。則敬君位。在燕朝則敬卿大夫之位。必兼言之。其義始備。又案鄉黨此章。先儒皆以爲記每日常朝之儀。然與下執圭相連。則此章安知非主聘而言。今以聘禮記者之。其言賓入門。皇升堂讓。卽此章之入門升堂也。執圭入門鞠躬焉。卽此章之鞠躬如也。言入門則自臯門至廟門皆該之矣。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卽此章之沒階趨進翼如也。出如舒雁。卽此章之出降一等。逞顏色也。彼此推校。無不相應。故鄭氏於下階一節。卽引此章以爲注。而玉藻言賓入不中門。不履闕。謂來聘之卿大夫。與此章之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又復相同。過位一節。於聘無明文。按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鄭康成曰。次在大門外之西。出次入門。必過外朝。有朝斯有位。非所謂過位乎。所可疑者。賓之

升堂必執圭。兩手奉玉。不復摳衣。而鄉黨言攝齊升堂。事有未協。考享禮則奉束帛加璧。聘于夫人。則用璋用琮。私覲則奉束錦。均不當攝齊。此攝齊升堂者。其專指禮賓時乎。然先儒未有此說。因解過位而詳釋之。聊質所疑云爾。

論語過位解

胡縉

過位者。聘禮賓入廟門。公揖賓於中庭之位也。鄉黨此章乃聘禮。非朝禮。細釋鄭君論語殘注及儀禮注自見。鄭注立不中門行不履闕節云。立行不當棖闈之中央。按玉藻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此注即據玉藻爲說也。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亦引玉藻云。此賓爲聘卿大夫也。尤其明證。考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古之制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曰大門。即天子諸侯之庫門。其北直路寢。凡聘賓既入外門。其向廟皆曲而東行。凡歷闕門三。又曲而北。及太祖之廟門。賈疏言之極詳。據鄭聘禮註所引玉藻。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二節。乃聘賓入大門以至廟門之禮也。鄭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按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位者據中庭左右言之。考之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聘禮又云。賓立接西塾。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公事自闕西。聘禮又云。三揖至于階。注云。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

也。中庭據鄭昏禮注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卽前時立于中庭之位，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面揖賓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攝齊升堂二節，鄭注已亡，而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違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爲說，凡鄭聘禮注所引鄉黨，如賓不顧，引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爲說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引執圭，鞠躬如也，一節爲說，及享發氣焉，盈容，引孔子之于享禮有容色爲說，皆據經解經，非同汎引，是攝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爲聘禮矣，故約鄭禮注論語注觀之，則此章爲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中庭右揖賓之位，況考之爾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與門屏之間謂之宁，截然兩地，自包咸誤以此章爲朝禮，訓位爲君之虛位，後儒仍其誤，遂云門屏之間，人君佇立之處，混位宁爲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爲斷。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徐養原

昔劉彥和著書稱緯有四僞，通儒討覈，謂起哀平，自爾相沿，俱同此說，按劉熙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

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讖者，織也。其義纖微也。此三者同實異名，然亦微有分別。蓋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若讖之依附六經者，惟論語有讖八卷，餘皆別自爲書。與緯體制迥別。以隋經籍志考之，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又有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皆讖之類也。竊意緯書當起於西京之季，而圖讖則自古有之。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蓋圖讖之名，實昉於此。他如三戶之謠，祖龍之語，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神馬當從西北來，大率類是。要之圖讖，乃術士之言，與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其於經義皆西京博士家言，爲今文之學者也。蓋前漢說經者好言災異，易有京房，尙書有夏侯勝，春秋有董仲舒，其說頗近於圖讖。著緯書者因而文飾之。今有乾鑿度，與孟京易學相表裏，卦氣起中孚，稽覽圖詳之。張霸僞撰百兩篇，作緯者卽造中候十八篇，以符百二十篇之數。何休著公羊述演孔圖於終篇，鄭康成曰：公羊長於讖，又翼奉曰：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見於汛歷樞，此其緣飾經術之大略也。易書春秋言災異者多，故緯書亦多。詩禮樂言災異者少，故緯書亦少。旣比附經義，必勦襲古語，然後能取信於人。禮記經解引君子慎始，差若豪釐，謬以千里，祇稱易曰：不稱緯曰：而通卦驗有之。史記天官書引雖有明天子必視災惑所在。

祇稱故曰不稱緯曰而春秋文曜鈞有之此乃緯書襲用古語非古人預知緯書而引之也後漢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蓋東京之世以緯爲內學而譙京說易流於術數故遂以明緯推之其實譙贛時安得有緯耶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緡十二經以說老聃其說本屬汗漫而說者以六經六緯當之謬矣迨李尋傳始有六經六緯之文按尋說王根在成帝之世是時緯已萌芽猶未入祕府故劉向校書獨不見錄以爲始於哀平之際王莽之篡亦未必然也夫緯書雖起于西京之末而書中之說多本於先儒故純駁雜陳精麤互見談經之士莫能廢焉康成之信緯非信緯也信其與經義有合者也詩禮注中所引皆淳確可據比之何休特爲謹嚴歐陽永叔欲刪九經疏中讖緯之文幸而其言不行充其說將併大傳之河出圖洛出書而亦刪之不但注疏無完本而已善乎昔人之言曰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間繆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又曰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爲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斯可謂持平之論矣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汪繼培

緯候之書周季蓋已有之讖言赤龍感女媧劉季興劉秀發兵捕不道以及當途典午莫不事合符節智神著蔡然而亡秦者胡盧生奏其錄亡秦必楚南公述其言秦楚之際祕文疊顯其證一也漢書儒林傳

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隸釋譙敏碑。稱故國師譙贛。深明筮隲。識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是識緯之書。宣元諸儒。竝已傳習。其證二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漢書言翼奉治齊詩事。元帝乃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疏謂本春秋緯文。而董子繁露實用其說。其證三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易緯通卦驗。而禮記經解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書郎顛傳稱。爲易曰。而史記伯夷傳用之。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說苑亦稱易曰。而韓詩外傳引之。凡斯逸文。類本易緯。其證四也。宣帝時。王褒作九懷。其株昭篇云。神章靈篇。王逸注以爲河圖洛書。識緯文。成帝時。李尋說王根云。五經六緯。孟康注以六緯爲五經。與樂緯。張晏注以爲五經。就孝經緯本文義隱。注爲闡達。其證五也。漢初求遺書。識緯不入中祕。故劉向七略。不著於錄。而民間誦習。歷可案驗。張衡謂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又言成于哀平之際。要據其盛行之日而言。劉勰正緯。遂謂起于哀平。荀悅申鑿俗嫌篇。以爲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均未爲得也。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周治平

昔河圖出而大易興。雜書見而洪範耀。白魚赤鳥之符。鐘律消息之應。緯候之術。由來尙矣。漢張衡謂成哀之後。始聞識緯。荀悅謂緯候起于中興之前。皆非也。夫京房察六日七分之卦氣。與洪範之七卜同歸。

翼奉辨六方五性之從違。與夏小正之月令相隸。周官十輝。郎顛演爲風角之占。內經五運。譙贛因作納甲之例。誰云緯候起于哀平哉。尙書洪範疏云。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又云。鄭元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總之天道甚微。日家近俗。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俗儒趨時。要取世資。故緯候稠疊。以僞雜真。劉彥和嘗云。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蓋天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蒙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氣機。俯諦事變。權衡其理。綜覈其故。則經亦緯也。黃石齋云。詩者易之象致。春秋者易之爻義也。詩之用三百一十一。取諸河圖。春秋之用二百四十二。取諸雜書。易象之言二氣藏數于象。洪範之言五行藏象于數。皆原本圖書與易合體。又云。自後漢書諸儒。雜解緯書。聖言雖存。他書益出。秦素相淆。近藉之仲尼。遠託于軒轅。瀆亂五辰。可謂遞矣。欲資以聞道。敬治天人。何繇焉。所幸者。易詩春秋書俱存。可執符契以證聖道。誠哉石齋之言也。蓋帝王之興。必有瑞應。是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自儒者高談性命。卑言象數。求一歲而難通。問盈虛而莫據。秦漢目爲卜筮之書。晉宋謂談性命之路。至使東序河圖。幾同燔煨。古語云。逃虛易。覈實難。文流貽誤。可勝道哉。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金鶚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

纂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醇者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爲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讖緯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簡狄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尙書中候契握。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本於尙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尙書大傳。言主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尙書考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詩有五際。本於詩緯汜歷樞。又易通卦驗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言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中候摘洛戒云。周公踐阼。禮記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含孳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秦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秦漢旣引其文。故知其起于戰國也。河圖括地象。言崑崙者地之中。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合。則括地象之書。或卽鄒衍之徒爲之。此起于戰國之證也。至若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其言最精。又孝經句命決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援神契言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皆有精義。又若禮元命包。言天子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與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合。春秋含文嘉。言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與鄉射禮記合。禮稽命徵。言天子旂九仞。十二旒。諸侯七仞九旒。此類又足補

禮經之缺。故知其始於孔氏也。隨書經籍志云。說者謂孔子既叙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書洪範孔疏。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然則謂緯候起哀平。孔沖遠亦不以爲然矣。吾得斷之曰。緯候創始於孔氏。增纂於戰國。盛行於哀平。

緯候不起于哀平辨

李富孫

七緯儷經而行。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別立緯及讖八十一首。以遺來世。後爲方士所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故其言有醇駁。今散見於諸書者。可別白也。後儒不察。以緯候之書起於西漢哀平之際。斥其僞妄。欲一概屏之。亦過矣。按蒼頡篇云。讖書河洛書也。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史記秦本紀。有人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此卽緯讖之言也。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緯文。又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注。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禮記經解亦引。差若豪釐。謬以千里。則史公與戴聖已得見緯書矣。前漢翼奉傳。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五際之說本於詩緯。汎歷樞。及春秋緯演孔圖。見鄭氏六藝論。蓋寬饒傳。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何孟春謂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則宣帝元帝時已有其書矣。揚雄太元經。張行成謂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用。出於孟

喜章句而焦贛以六日七分更直用事。各有占驗。洪适隸釋載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緯讖已爲焦氏京氏之所授受矣。張衡不信緯書。然其所作思元賦。有云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則亦以秦時已有讖書矣。迨光武應符讖以興。遂篤信不疑。至讀之庶下。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咸以通七緯爲內學。通五經爲外學。其見於范史及諸碑碣者。無論而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鄭康成何休亦以讖注經。使果出於哀平王莽之時。則賈鄭諸大儒必不肯以此汨經。况證以春秋外傳及史遷班固諸書。其非起於哀平明甚。豈得謂不載於漢藝文志。遂疑其僞而欲盡去之也。

擬兩浙金石志序

謝江

山圍覆釜。披圖傳玉簡之書。峯列南屏。磨崖刻家人之卦。禹陵窈石。風雨難侵。會稽秦碑。煙霞長護。況乎重淵魚網。鐵券漬而光黜。臨海石函。銅塔藏而篆古。襟吳帶越。所聚良多。樂石吉金。於斯爲備。苟非博採。曷成鉅觀。吾師儀徵夫子。學溯三蒼。書探二酉。說文五百四十部。妙契從心。子雲五十二體書。揮毫應手。金門待詔。審書畫於內廷。玉尺量才。蒐貞珉於山左。固已哀成祕笈。不徒北苑之藏。製就鴻編。遠過東觀之論矣。乃士林方仰若泰山。而使節遂臨於澗水。曩者星軺校藝。能賦兼取乎能銘。近復柴戟巡方。愛古直同乎愛士。西冷秋霽。剔苔蘚以捫碑。南鎮峯高。帶雲霞而磨碣。草長嚴光之廟。石壁臨江。鶯啼武肅之

臺鐵幢蝕土紋蟠花乳東周統仲之鐘隸識險糜西漢定陶之鼎凡諸收秦盡與品題青箋夜做香生積古齋頭綠字朝摹春到琅嬛館內固不僅甄名五鳳殘字一行碑號百蟲古書半蝕已也論者謂商周以上銘著尊彝秦漢而還文多碑碣半參真贋莫別雷回不知光芒難掩顯晦有時比干之墓草常青盤至唐而尙閔南仲之鼎銘已蝕器自明而始傳精神所契鬼神可通苟必舍故求新信今疑古則壇山秦刻不應訪自宋祁岫螻禹碑何待摹於嶽麓是欲指太昊之金以疑洪适不啻執岐陽之鼓以爲後周其說固哉於理謬矣或又謂光堯石刻壞自元僧菱湖鐘銘燬於明季碑號追魂而已碎闌徒鑄鐵而無書且石墨旣屬於一方則金銘難兼乎他郡不知石經殘後吉光之片羽常留野火焚餘棗木之重鑄亦貴古稱祕玩半屬凋殘至若博山爐篆劉敞以贈歐陽建武鼎銘復齋得於良史物多轉徙志可變通又況春風醞觴題籤多近代所增夜雨雷鐘拓本出諸家之上者乎或又謂字青石赤但可摹娑土繡苔斑難資考證不知魏收之志羣縣博引殘碑酈氏之注水經尤詳古碣曲江本作曲紅碑有熊君而可辨一豆當爲一斗爵因昌樂而堪稽齊子尾之犧尊用證春官之注周師旦之彝鼎足徵洛誥之文如囿於目前等諸玩器則職方之爲識方不必考遺碑於華嶽興雲之訛興雨無從核漢碣於韓詩將至親軻難釋粗桓滋疑銘傳嶽廟察書不辨夫郭香碑紀石門司隸竟訛爲楊厥旣違古昔且昧當今矣然非蒐羅宏富不足以折羣疑非鑿別精勤不足以明古義景盧但收隸字彝鼎無聞明誠僅考異同篇章載闕孰若八駟

所至收訪靡遺。兩浙所藏編纂成帙。得江山之助。襟懷在三代以前。瞻斗牛之間。寶氣應一時並出。縱湖水淪漣。未暇泛米家之舫。而民情安貼。可間披鄴架之籤。校石渠之寶笈。法鑒本異乎外廷。寓經濟於文章。大吏信來從翰苑。豈僅閣名天籟。萃墨寶於嘉禾。亭號金風。聚圖書於浙右也哉。

擬兩浙金石志序

胡縉

兩浙金石志者。大中丞雲臺阮公撫浙之所作也。公山斗威儀。人士模楷。披一品衣。作六州牧。稱九經庫。識三篋書。吉甫受祉。誦其清風。魯侯賦事。諮于故實。爰於政事之暇。集儒士。勒成是編。若夫沿波以討源。本隱以之顯。則公經世之務之成於稽古者。略可言焉。東西兩浙。古曰揚州。吉金樂石。茲爲奧府。粵自合符覆釜。夏后探金簡之書。觀風會稽。秦相勒赤文之篆。懿與遼哉。其詳軼矣。若乃甬東紀績。寫像于良金。震湖觀書。披文于寶策。瑰文墜典。固亦偉焉。泉乎赤制兩朝。典午六代。妙蹟所垂。始見著錄。是以歐冶五劍。趙從事記之。餘杭三碑。鄺中尉述焉。臨平鼓聲。異乃誌乎敬叔。桐亭篋字。文乃徵乎客兒。越李唐作鎮。趙宋駐都。彝器貞珉。于焉益萃。莫不鐫思百仞之翠。鏤心九和之金。譬喬嶽之會羣靈。若滄溟之朝百谷矣。爾乃謝傅築塘。刻辭于魯國。鄴侯穿井。揭勳于白公。錢王以鐵幢鎮濤。丁公以石隄捍海。乾道樹修井之記。紹興築罷田之碑。則水利之修廢。藉以考焉。又若寧波移城。唐推官之美製。越州救旱。趙刺史之貞珉。顏公紀射堂于吳興。宋氏垂戒石于婺郡。白馬之湖。均糧刊其政。鹽官之署。催煎列其名。則吏治之得

失藉以稽焉。至如光堯御書之經。垂暉州學。司馬摩崖之卦。列象南屏。蓬萊高閣。劉熹平之古經。天一舊藏。儲汴宋之獵碣。雖石柱之記已堙。干祿之碑久軼。而經書之譌易。藉以鏡焉。更如簡文紀神於卞蒼。休文削字于桐柏。天寶述黃龍之靈。吳越表嘉澤之祀。胥蠻遺文。迭矣莫考。然而宣尼禮殿。韓碑尙存。嚴陵祠堂。范記未毀。蘇氏表忠之跡。半逸半留。禹陵修祀之詞。或今或古。經幢廟記。遺翰尙豐。越人好禮。吳俗尙鬼。則祀典之傳。伊可正也。餘如梁相古碑。文參箴雅。文皇飛白。筆聳龍鸞。黃絹組辭。邯鄲騁其逸藻。清流修禊。瑯琊扇其遁文。葉法善追魂以書丹。李陽冰窪鐫而作篆。芳塵雖遙。餘軌猶接。考南州之先賢。志會稽之士女。則古蹟之遺。良可寶也。統諸要例。彙爲一書。蒐討異同。編諸竹素。觀書知政。夫何間然。公昔者嘗校祕府之禮經。修石渠之寶笈。訪碑琅邪。觀葬闕里。貯羸劉之十印。訂姬周之五戈。其持節浙江也。于省庠有石鼓之樹。崇古文也。于文廟有樂器之鑄。嚴禋祀也。于岳墓則毀所獲海寇兵器。以重鑄鐵佞人。揚皇武。昭炯戒也。又嘗得五鳳二年之執。太平五年之鏡。險糜之銅斗。金塗之塔象。凡著述之見于金石者。固已陋盧陵爲咫聞。追陳留之逸軌。若此書之作。談經則規範乎賈鄭。辨字則演贊乎揚許。證史則斟酌乎知幾。察地則頡頏乎善長。旁及九流。兼搜三乘。王儉譜系之學。李登聲類之傳。皆可析若淄澠。辨如白黑。洵足皋牢萬情。筌蹄八極者也。緝受經辱召。隨車未堪。執丹漆之器。幸附清塵。肄中和之詩。未齟雅律。辱命擬序。欲罷不能。豈曰能賢。惟云代匱。若公惠績之懋。國勳之章。則沐召公之德。棠表其年。誦山

甫之功。鼎銘其業。茲弗具焉。以俟能者。

擬兩浙金石志序

趙春沂

夫觀風問俗。陳詩之典。既修。駐節保疆。撫古之情。遂摯。然而最屬之負。非緝繩之藏也。螭扁之摹。非調謠之播也。使非擊鱗皮之鼓。壘處同宣。然鳳髓之鐙。昏衢畢照。正恐年代牢落。聞見傑池。幾何不游赤水而失元珠。登泰山而迷白馬乎。而況無余舊封。會稽作鎮。山名宛委。銀編導川之書。圻有琵琶。甄隱卜年之繇。元皇改冊。天璽呈函。蘇姥留牀。石牒絢采。娥江黃絹之蹟。龍井赤鳥之牌。以至突星摩崖。若耶刻櫟。休歟藐哉。其詳軼矣。若其保母留銘。晉傳大令。嗣江題詠。唐刻三衢。暨乎吳越。埋射潮之弩。建壓浦之幢。塢以金塗。券還鐵鑄。以及臨海義鳥之碑。鎮東牆隍之席。覽其遺址。不少偉觀。亦越商宋。泥馬行天。金牛拓地。雲霞增其亂費。湖海發其英靈。凡夫奎墨。璇題精藍。窳堵下至鐫名。百仞之翠。沈字九回之淵。龜趺負文而疑神。螭題挾篆而歛走。莫不移山壽績。壓岫標奇。迄今光堯御書之經。淳祐褻神之勅。屹立上庠。傳觀多士。此尤倚撫星宿者。所謂比重昆瓊。方珍華玉者也。所惜咸淳有志。碑刻偏亡。游覽成編。氈椎未及。自時厥後。搜採尠賢。遂無由持領振裘。懸鏡程物。菽林缺事。深有憾焉。今夫葶弓合澗。而後鉅黍之名成。雕瓠飾笙。而後雲和之品備。故燭燐木者。無取乎棘林。食方丈者。不事乎扶寸。況乎四明二韭之奇。五輿三湫之勝。雁蕩龍湫之僻。浣溪瀑布之幽。與夫長水名鄉。防風古國。吉金時顯。樂石尤叢。所貴盡通國之

美成一家之言。祓飾靡遺。模蘇不勸。倘使識拘一孔。界限六凡。志嵩陽則懟墨於開母之銘。考中州則重慳於蜀岡之刻。佩無迷穀。寶但康瓠。識者鄙之矣。古人有言。斯事雖細。然一方沿革。千禩傳流。足訂圖經。亦關史傳。而願使文瑜渙碎。寶鐵潛沈。削員珉以代璧。磨赤仄而取銛。野燎宵飛。則貞趺煙燼。頽坻晝落。則偉額落埋。者古之士。蓋其閔已。今大中丞儀徵阮公。上膺天命。來撫是邦。本經術之學。展經濟之用。既慶民生之胥匡。喜海波之不作。政化既洽。文教用興。于是從容晨莫。較理祕文。成兩浙金石志若干卷。吳會之秀。萃於是矣。夫洪都之著。僅侈洽聞。宣和之圖。徒矜考核。公則銷海寇之兵。示貶佞鐵。興上庠之教。定律編鐘。稽古之實。逮乎經世。自餘創獲。有琅嬛之十印。有漢晉之八軌。有二等之金釭。有十三之彝卣。求之前修。咸未著錄。蓋公好古之篤。川嶽無以祕其藏。購奇之心。球琳無以逾其價。是用訪太學之石。不煩移檄陽侯。搜羸秦之金。詎事投文清泗。而已礎銘碣贊。不讓允伯之居。跋尾標題。竊比歐公之集。弄藏之富。有如此者。至於介高堂之壽。祗列襲尊。置焦山之郵。乃歸螭鼎。行館裁箋。深宵刻燭。此則儒素之家風。抑又文人之韻事也。若夫千秋非可冀。傳之者貞臣。一器何足珍。重之者君子。是以金陀之壽。易代猶新。玉帶之硯。詞人競詠。而不然者。跋先賢之象。名水樂之亭。將遭御史之磨礪。寧禁野人之鏟削。所謂金石之壽。仍壽之其人者。又於斯可見矣。

擬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

查 揆

夫叔敖灌雩婁之野。國喬正封漁之疆。任土安甿。水利尙焉。水均爲遂。爰次河渠之書。民功曰庸。未墜察至之典。崇德有儀。蕭脂斯在。而況章臯入蜀。爲諸葛之後身。申徽移楚。圖楊震之畫像。貞亮協心。今古何間。杭郡山阜阻深。原隰交午。磽陬失治。污萊彌望。今大中丞儀徵阮公。申畫多方。則壤連軌。循農祥之前規。懷水庸於曩哲。乃建白文公祠於西湖之濱。法施於民。祭法有焉。先是按察使無錫秦公。創蘇文忠公祠於孤山。寒泉秋菊。水仙同祠。鐵板銅琶。神絃競奏。中丞乃卽祠之左。別構三楹。以奉白公。粟主題曰白蘇二公祠。薦浚儀之陸雲。表桐鄉之朱邑。前召後杜。如叫乎壘。篋。裴雨張晴。無涉乎參。昂。其合祀也。固其所也。乃若驗其出處之途。綜其遇合之迹。異同略判。可得而言。蓋厘縣尉。福昌主簿。姚武功宰相之才。乃任卑劇。仇季智鄉里所舉。辱在簿書。迹其初階。非猶風馬一也。洎乎召拜拾遺。入直史館。陛下悞矣。賴李絳以解顏。起居可乎。因魏公而帖職。委蛇之間。遭逢小異。然而宮官言事。見斥於王涯。何殊科舉。獻言得罪於安石。二也。至如託志文史。娛情歌酒。風船水枕。俯仰之懷。彌超竹閣柏堂。勾留之契。獨喻使張。謂於沔水。湖諡郎官。出李冲於鄭州。陂名僕射。三也。文忠每自謂平生出處。與白傅略同。寤寐之言。勿誼。苔岑之跡相踐。願其合祠之故。尙不係此。夫赤緊者地也。窻達者才也。東溼者勢也。以長慶改元之後。視哲宗聽政之年。一則恩牛怨李。漸開清流之嫌。一則蜀黨洛朋。已敢僞學之禁。賞花之譖。方深。青苗之患。茲盛。乃欲作息。輟其勞。鍾洩謀其利。於斯時也。不格於宰執之消沮。卽罷於林蒸之况瘁耳。卒之石函量水。藪

田卷雲。父老不驚。魚鰕無恙。亦可見神著獨斷。智珠在懷。於難爲之時。行得爲之事。守土者可以勸矣。若夫增卑培簿。先扞錢江之流。徹壅通漑。首疏運河之水。雖大厓有引湖之井。武肅有撩湖之兵。而畚鍤爲勞。沮洳易塞。則二公之任。賦澮者。既今日爲更急。而二公之亟。偃豬者。亦既後世爲校難。論世知人。君子。隲焉。孤山舊有四賢祠。祀唐刺史李泌及二公。而以宋處士林逋爲祔。茲獨不及李何與。則以郡守之責。莫重於水旱。而刑名次之。溝洫之志。莫大乎隄防。而井渫次之。是故渠穿樊惠。溝號張綱。崇安有清獻之名。海陵有文正之頌。今孤山屹兩隄之間。而於嚮度二公之祀。有以也。蘇祠落成於嘉慶某年月。白祠經始於嘉慶九年某月。越二月而落成。銘曰。以水溉石。猶可泐思。以水溉民。不可泐思。

擬撰本事詞條例

陳 燮

詞原于詩。詩三百篇。非無事而作者。此詩之所以有小序也。唐代詩人有本事可紀者多矣。于是孟計二家爲之采輯焉。詞之有本事者多于詩。上自李唐。下迄勝國。擬仿孟檠之例。以廣其類。兼摭計敏夫之體。不僅錄緣情感事之作而已。凡分門一十有六。條列于左。

唐人如張燕公之萬玉朝宗。詞舞馬。王司馬之千秋萬歲。三壘。北宋之時。如賈文元之畫橋芳草。木蘭花。韓忠獻之南樓歌吹。安陽。劉祕監之上苑晴暄。花發狀元。柳屯田之禁漏花深。傾杯。斯皆歌詠太平之象。南渡

後高孝授禪三朝奉親詞臣多應制之作具載乾淳起居注亦一時之盛事也錄昇平第一

劉韞香階晚妝肌雪南唐後主煜之歡情也醉妝花柳甘州畫翥前蜀主衍之清歌也舞鸞歌鳳後唐莊

宗之豔語也冰肌玉骨孟蜀主昶之冶思也杏花笑吐徽宗之不負鶯花也牡丹半拆高廟之留住年光

也其詞人應制賦宮詞者如李供奉清平樂令夏文莊喜遷鶯令之類皆附焉錄宮壘第二

六一平山堂朝中措東坡六客亭定風波其最著者也又兩宋詞人都精音律酒邊花下對客揮毫席上方倚

聲巖就堂前已按拍羣謳顧曲徵歌風流自賞未可枚數而附以餞別贈答錄晏集第三

飛卿金荃端已浣花正中陽春皆道裙裾之昵旖旎之歡揆之國風好色未免卽於淫矣倚翠偎紅倡條

冶棄往往見于伎妾者流亦有託詞寓諷而正焉不皆邪也抑有邪焉者或以情感而歡合或以勢阻而

乖離事雖不一思則無邪可取以爲戒錄閒情第四

神宗念蔡敏肅之玉關人老喜驚又歎蘇文忠之瓊樓高處水調歌頭道君稱宋退翁之疎影征鴻眼兒光

堯改俞國寶之重扶殘醉風入松阜陵喜趙彥端之夕陽紅溼謁金門此皆睿賞之奇也聶冠卿多麗詞初傳

則蔡君謨海透爲舉首歐陽公臨江仙乍譜則錢文僖坐中皆擊節張才翁寄白鶴留題雨中花遂蒙公庠

青願毛澤民賦富陽贈別惜分飛頓令玉局追還此皆延譽之捷也又如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

春意鬧尙書兩人之相賞也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一

時之美譽也。以至劉曉行張孤鴈之類。當日風尚所存。其品藻盛行如此。錄賞譽第五。

張鶴齡龜齡兄弟互撰漁歌子以招隱。尚矣。外如潘逍遙之憶餘杭。范無外之寶鼎現。林豈塵之洞仙歌。

朱希真之好事近。亦皆瀟灑出塵。超然人世之外。錄高逸第六。

根觸新愁。回思曩跡。舊之可感。夫豈一端。小山之微雨落花。臨江念良朋之淪沒也。山谷之苑邊花外。千秋

傷亡友之遺蹤也。放翁之紅酥黃滕。敘頭痛故劍之難求也。海野之繡鞍金勒。金人捧續黍離之餘哀。

也。南澗之凝碧管弦。好事踵右丞之逸響也。稼軒之錦韉突騎。天追少年之橫厲也。他若無名氏鷓鴣

天上元詞十五闋。備述宣政之盛。以致慨。又髣髴東京夢華一錄。錄感舊第七。

詩有識。詞亦有識。而休咎之徵分焉。侯蒙紙鳶碧霄之題。臨江洪邁綺席燭花之詠。臨江休徵不爽。思公

城上風光之歌。玉樓少游藤陰醉臥之作。好事咎徵立見。至周清真瑞鶴仙一闋。得諸夢中。未幾避亂。字

字皆應。奇矣。錄異徵第八。

張仲宗之畫角秋風。賀新辛幼安之斜陽煙柳。摸魚可謂怨悱而不亂也。其小正之詩人乎。錄怨悱第九。

長淮望斷。六州歌張于湖之雄心也。水空天闊。大江東文文山之言別也。稽山胥濤。水龍陳月溪之寫恨

也。百年歌舞。賀新文本心之志感也。履齋自道。則曰報國無門。濟時有策。滿江倦翁紀概。則曰煙橫霧斂。

古往今來。祝英童稼軒抒懷。則曰鐵馬金戈。神鴉社鼓。永遇抑又何壯也。讀劉須溪元夕。寶鼎送春。闕陵

二調騷雅激越。奚翅庾蘭成之賦哀江南。錄忠憤第十。

潘虞部規淮南之失。則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東風一半。岳忠武指和議之非。則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何其婉而多風也。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二闋。則言者無辜聞者足戒。錄諷諭第十一。

文章信美知何用。謾贏得天涯驛旅。白石言情。抑何悽惋。淮海發孤館春寒之歎。歸莎行。劍南與茅檐人靜之悲。鵲橋仙。乃知工于驛旅行役。不獨柳七。錄驛旅第十二。

東坡之儋州。涪翁之宜州。太虛之雷州。澹菴之吉陽。流離契闊。發爲長短句。何異楚騷。若夫八十衰年。三千里外。元長南竄。難與諸君子伍矣。然捃拾其事。以爲炯鑒。正不嫌賢姦竝列也。錄遷謫第十三。

簸錢之誣害。乘槎之中傷。小人之慧善類如此。錄讒毀第十四。

裴談回波樂。主文譎諫。不殊東方曼倩。郭舍人之流。子瞻之于陳直方。江城子。堯章之于張仲遠。眉樵。善戲

謔兮。不爲虐兮。自公大用。外閒盛唱。燭影搖紅詞。只是會填青玉案。如何敢作望江南。請問馬初盤。乃借公趁韻。二者亦雅謔也。錄嘲戲第十五。

明月秋風。信有飛昇者乎。不言不語。信有解脫者乎。二氏之徒。閒工琴趣。拊存鬼怪諸事蹟。錄仙釋第十六。

右十六類。各從本事分輯矣。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故唐宋之詞。皆入樂。宋郊廟之雅樂。宮廷之燕樂。皆詞也。卽詞人之作。悉可按歌。自大晟樂府之譜佚。南宋之混成集。榷場譜。亦皆不傳。宋史樂志復不詳。于是十二均。八十四調。世遠音亡。無從得其奧旨矣。然散見于詞集說部中者。尙可見其崖略。其碧雞漫志。及武林舊事之天基聖節樂次之類。又如張先安陸詞。柳永樂章集。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皆注宮調。別有鬲指聲側商調之類。又夔自製曲。并譜于旁。蓋宋時樂人工尺譜也。見朱子大全集。不知者以爲似西域旁行之字。誤矣。今采羣籍中述大晟樂事者。暨汎論宮調之說。彙而輯之。綜爲樂府一類。殿于後。以見原委本末之畢備焉。

詞人姓名爵里。選家率多誤舛。如沈子山之譌波。陳恕可之譌練。楊炎正字濟翁。譌正爲止。而以止濟翁爲字。炎乃單名矣。此類未易枚數。凡經往哲證明者。茲不具論。若張叔夏之世系。近人考索者多。厲太鴻山中白雲跋云。龔侍御衡剛序。考叔夏生于宋理宗淳祐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誰後。宋史不載。固無從考索。第袁伯長送叔夏歸杭疏云。古梅千檻。空懷玉照風流。玉照。張鎰。功甫堂名。功甫。循王諸孫。叔夏出功甫後無疑也。叔夏父名樞。字斗南。號寄閒。鄧牧心伯牙琴。有張寄閒詞序云。子炎能世其學者是也。按伯牙琴。張叔夏詞集序云。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家庭所傳者。並無寄閒詞序。太鴻誤記也。功甫名偏。旁從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于功甫爲三世。于循王爲五世。與伯長贈詩注云。爲循王五世孫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審耳。此跋推

闡詳明。可謂得其實矣。殊不知功甫之父宗元。斗南之父濡也。別有考證詳南湖集跋。按循王長子子琦生宗元。宗元

生鑑。鑑生濡。濡有別墅曰松窗。見武林舊事。有詩見洞霄詩集。濡生樞。樞又號窗雲。或譌窗雲。蓋山窗窗形近耳。樞有兄樞。廣壽慈雲禪寺記跋。自署景定壬戌重陽後十日。孫承信郎開門看班祗候張樞。

樞生炎。蓋叔夏于循王爲七世。于功甫爲四世。伯長詩注譌七爲五。浩然齋雅談云。張樞循王五世孫。亦

譌六爲五。皆傳寫之誤也。以此見世系之未易考索也。又李彭老。字商隱。其弟萊老。字周隱。號龜溪。二隱

見浩然齋雅談。蒙洲漁笛譜三度犯江雲詞序云。丁卯歲未除三日。訪李商隱周隱于餘不之濱。龜溪卽餘不。則

二隱乃湖之德清人。而詞綜宋詩紀事絕妙好詞箋諸書。皆不著二隱爲何許人。志湖郡者亦概未之及。

更有誤商隱爲玉溪生者。以此見里居之未易考索也。凡前人未審。自後參互而得之者。增詳各類本事

之下。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云。

大獮禮成頌謹序

沈爾振

皇帝嗣位八載。敬天尊祖。勤政愛民。孝治顯融。大化翔洽。緬邈木蘭行圍之典。列聖所以肄武習勞。綏懷
藩服。乃以七月下旬。勅所司備法駕。幸避暑山莊。諏吉於中秋節後。率領蒙古王公及八旗官兵。敢蹕至
木蘭。行大獮之禮。循舊典也。臣維田獵起於皇古。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爲田除害也。秋田爲獮。周
官大司馬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肆師職曰。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古帝王歲習其祥。四時皆因田講武。
而簡軍實。詰戎兵。於秋獮尤致意焉。然而攻車同馬。復古僅聞。昌間比蒲。非時違禮。下至長楊羽獵。文人

著諷諫之詞。元狩神麋。紀載侈禎符之號。律以虞箴。義所不取。我國家凝承景運。式廓丕基。聖祖神勇。天錫篤念。創業艱難。不可一日弛武備。爰以木蘭塞垣爲蒐狩之地。肇舉行圍。著爲令典。世宗在位十三年。垂訓諄諄。不忘家法。高宗欽承世德。歲時進哨。奮武柔遐。先勞率衆。舊藩新部。成就畏懷。景前徽而敦舊俗。爲久安長治計者。禮莫隆焉。義莫備焉。皇上道光繼述。自郊壇宗祀。以逮臨雍耕藉。式循前憲。不懈益虔。歲壬戌。越舉獮禮。駐蹕灤陽之日。川陝楚三省同時告捷。露布上聞。凡瞻望屬車者。咸仰以聖繼聖。大武布昭。用能感格天心。捷於桴鼓。今年五月。經略大臣等奏報餘匪淨盡。全境蕩平。天子穆然益思所以恢揚光烈。優撫遠人。申命百官。復修田事。發軔畿甸。憩程熱河。惟時山川效靈。風雨和會。遂乃選辰夙駕。道崖口。抵伊綿。跋馬興安等城。哈納。凡塞館來遊之地。皆高宗當日行軒屢駐之區。塞農野老。得見天顏。無異爲兒童時。仰覲神堯也。而番部諸王之鱗集。仰流者。絡繹來庭。相望于道。行慶施惠。更有加焉。且也於永祐寺。瞻禮神御。僂見愾聞。至孝也。六飛所莅。賜復蠲租。至仁也。孝以固本。仁以惠民。是用保大定功。中外禔福。萬年一範。莫盛於茲。臣生際昌期。年未及冠。未獲躬塵陪扈。而恭閱邸抄。敬繹諭旨。仰見勤民柔遠。作述問符。茲聞大禮之成。中心忭舞。有不能已。謹獻頌曰。

我皇纘緒。受天之祐。舊章率由。海隅卽敍。藉田禮動。大閱義舉。繼繼繩繩。光昭聖武。惟此木蘭。天府神臯。灤河絕漠。繡壁增高。柳條爲界。茅蕝周遭。廣場別部。遂遂陶陶。金風載路。玉趾親臨。千乘雷動。七萃雲屯。

員游員獵。豐草長林。四靈爲畜。匪今斯今。乃布穹廬。乃張大纛。組練前驅。驂騑騁足。莽略多繡。過防弗逐。馬絆先儲。駝裝結束。幔城日麗。勅勒風清。驪呼負弩。妙選射生。突圍犀兕。剗脰麋麋。不媒不囿。以多獲牲。哨鹿應時。大羅來告。霜坂單行。松巖窮奧。木竅斯鳴。冠皮爲號。芝草能銜。花神是導。重移帳殿。再整軍裝。鴻網而進。魚貫彌長。洞胸白虎。觸膈黃鷹。一發再發。中必疊雙。神御式憑。寺名永佑。厥有雙廕。以供乾豆。瑞儷騶虞。典仍文囿。地曰巴顏。德產殷富。賢王蕃部。四十九旗。長筵班坐。庭實多儀。教駢詐馬。右有左宜。稱觴懷炙。起而陳辭。昔覲龍光。今親雲日。九伐夙嫺。三驅有秩。德威並施。中外爲一。惟聖天子。克明紀律。天子明聖。匪好遊觀。曰有家法。敢自逸安。武無忘肄。遊亦戒盤。聲靈赫濯。眷此輿桓。於哉我皇。適追來孝。惟祖惟宗。是則是倣。世業川光。前型克劭。奮武揆文。北燿南燿。教田以武。綏遠以仁。八荒在宥。一家同春。鵠音多革。虎旅咸臻。靈臺偃伯。譯館臚賓。詒燕繩承。龐鴻錫羨。化澤覃敷。神人助順。咸五登三。緝熙行健。匪頌恭抒。一辭莫贊。

詒經精舍文集卷十三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并序

胡敬

謹按琉球國自歡斯啟宇在南朝煩海帥之師至察度輸忱遂東土效波臣之職今上馭極之五載世子某恪循往例脩表請封上乃簡厥廷僚寵之章服時則翰林脩撰官某內閣中書官某同膺是選承命而行甚盛典也虎符龍節雙乘貫月之槎海若天吳共衛銜書之使割銀潢而徑渡望斗占程奉玉冊以過征分更記里青山一髮微茫認那霸之村黃帕千官導引作兜儻之語香爇迎恩亭畔霞蔚雲蒸詔宣廣福門中嵩呼嶽抃龍泉瀉地濃添化雨之波鐵樹撐霄高挹卿雲之露雍雍乎恩澤沛典禮昭國體用彰皇華無忝可預爲使臣頌焉若乃禮成餘暇俗省遐方採馬耕女市之殊風輶軒錄輯紀待月迎潮之逸事囉噴歌新蕉扇擎來蠻女乞清平之句苔箋捧出夷官誇松雪之書從此月橋風蘭都供吟料紅魚烏鳳盡入行裝于以浮誇訂陳謝之譌沿革補徐汪之缺抑亦大雅之所素裕也方今皇威遠播文教覃敷宮戟棘以爲垣已非曩昔庶儲經而壓架漸啓文明太乙然藜侍子貢四門之學上丁釋菜素王尊萬世之師蕞爾彈丸喁然向化將使臣之所以歌頌功德奉宣教條被以華風革其餘習者其在斯行乎茲當雲路辭燕星輶蒞浙明湖餞別大開賞夏之筵吉甫贈行願效清風之頌一篇序綴五字詩成

柔遠敷皇澤。非賢任莫當。無慙四方使。特簡二臣良。捧詔辭金闕。浮槎達海疆。噓春回辨嶽。挹露灑扶桑。鸞掖馳名舊。雞林流譽長。蓬萊風引使。天際望歸航。

遂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錢福林

皇帝膺大寶。五載正月春。和風扇青陽。嘒嘒六字醇。南極緬甸司。交趾路無垠。循東至朝鮮。乃在大海濱。西逮巴克達。北竟踰索倫。列布稱外藩。力屈實心馴。是時典禮舉。柴犢嚴升禋。五岳兼四瀆。望祭諏吉辰。粵惟中山王。先世早服賓。航海特遣使。使來皆紫巾。上表千餘言。悃忱得自申。曰臣尙穆裔。拜手稽首陳。諸侯得更代。自古皆相因。茲值攝位期。未敢遽卽眞。願得天子命。以緝其庶民。伏俟降指揮。封册命王人。皇帝省章奏。曰宜嗣藩位。亦用監成憲。策命專遣吏。皇帝洪德施。育物無弗遂。上下四表外。度內爲處置。況彼屬甸男。如身分指臂。安忍隔膜視。不以封爵賜。丞相下尙書。御史亦博議。選舉務得人。以副懷遠意。修撰登玉堂。校理實職之。對策擢第一。專對豈不宜。中書直鳳池。綸綽亦所司。傳命萬里外。如在白玉墀。況乃承明廬。珥筆曾追隨。使可充此使。使出慎莫遲。二臣謹奉命。侃侃復諾諾。拜手辭闕庭。奉職共且恪。與服旣整頓。經營及囊橐。六卿諸大夫。祖道臨城郭。何用爲賜予。內府出金錢。青絲繫赤仄。百萬如雲煙。何用爲被服。麒麟織璀璨。春風卷卿雲。初日晃繡段。何用爲符信。龍節五尺長。垂纒一寸寸。色與金顏頰。綠鬪作帷蓋。四角銀爲裝。馬頭絡青絲。走步自成行。從人四五十。各有金采章。旌旗及羽衛。鬱鬱增輝光。

二月發都城。三月經齊魯。四月入吳越。清風少炎暑。自此度閩嶠。有門名五虎。向東生雲濤。是爲大瀛浦。樓船何高高。檣木爲桅柱。上作開楨形。其旁繫雞羽。一蓬數十丈。力勝千鈞弩。用力使翕張。百人恐難舉。天青風自起。船尾鳴金鼓。兵衛靜不譁。鳥去忘處所。海道不計步。量測以更名。按時驗滴漏。沙落聲丁丁。一更六十里。兩更百二程。計程有三千。凡得五十更。海道不辨向。羅經以針指。亞班手持鏡。桅頂側目視。針鋒何所在。寅卯兼辰巳。一針向稍偏。去而千萬里。海神曰天妃。誠至神必靈。有時化小鳥。亦復爲蜻蛉。人言遇颶日。風雨天晦冥。往往遠近際。一點神燈青。海中有巨魚。鱗金眼則赤。乘潮任遊戲。天漢去咫尺。大洋無所見。一山亘空碧。只謂見全身。不知微露脊。珊瑚多鬚梗。初作潼乳白。鐵網試相取。見風吐丹液。木難與瑟瑟。太古孕精魄。百寶諸珍奇。收羅賤如石。珠宮隱最窟。黑霧吐蜥蜴。鯨遊陽冰開。鯨起坤軸坼。跋浪大鯨尾。排雲大鵬翮。使星一臨之。波憺平如席。萬神盡呵護。百怪乃辟易。固知瑞應昭。匪僅忠信積。五日釣魚臺。三日平佳灣。黃尾與赤尾。島嶼相連環。旣入那霸港。回望姑米山。欲問路所經。靄靄煙樹間。船戶笑拍手。下碇莫轉柁。鬱鬱復葱葱。此是屋其惹。築臺以礪石。嗟呀巨如舸。其內卽王城。形勢此一鎖。王城多居民。地實名首里。所治府十四。最近爲首米。三十有六姓。秀者稱長史。通議耳目官。自按司以下。凡有百許員。爵秩皆金紫。今日天使臨。各各大歡喜。或埽海隄望。不得御鞍馬。前導王世子。再拜迎道左。天使遂卽館。安置諸從者。米薪及芻禾。細至諸葅鮮。無不悉共備。勿敢少解惰。筮日吉禮行。繼乃宣詔旨。

惟爾抒悃忱。皇帝用嘉爾。命爾有此位。善自又疆理。世子九跪拜。永永懋福祉。其日天宇清。炎氣猶滿堂。桃榔椰子樹。濃蔭夾道旁。縹碧覆甘蔗。丹華灼樽桑。鐵樹數十株。各有十丈長。紅酒釀稻成。千日土中藏。銀盃泛月霸。螺勺傾雲漿。如梭馬父魚。整理勝截肪。蔗冰割爲片。相映白如霜。毒蛇乾作腊。皮甲黑且僵。四尺頗不足。二尺三尺強。刻扇團蕉形。研紙清繭光。種種皆自異。羅列薦芬芳。張華博物書。紀載安得詳。側聞琉球先。爰有天孫氏。赤足降大荒。桑弧御蓬矢。萬七千餘年。不知其統紀。譜系云如何。當詢左右史。又聞琉球國。其地始有三。中山據其中。兵甲猛如虺。互相爲犄角。山北與山南。何時并爲一。沿革宜討探。更聞琉球俗。行酒以俎豆。頗得三代意。輯睦無諱詬。其初文字寡。音讀以口授。漸知爲鉤挑。虛造成結構。協音及反切。懵懵忘其陋。大哉聖人世。中外咸在宥。命擇其生徒。入學稱俊秀。文治之所至。光天無不覆。古來馭遠人。每以武備修。暫服卽攜貳。此義非懷柔。何況阻風濤。海外之九州。琉球所自始。人莫知其由。忝惟大業中。簡牒書流求。曰王姓歡斯。名爲渴刺兜。所居小王村。烏了稱豪酋。東當建安郡。一水可通舟。始命羽騎尉。入海窮討搜。僅掠一人還。地險不得留。繼遣虎賁郎。精甲乘順流。一入鼉鼉嶼。白刃起相讎。徒然獻俘馘。安得馴荒陬。李唐趙宋世。險遠非所籌。元一招撫之。師老功難收。蕩蕩鴻熙代。四海自順則。露頂與肘行。稽首莫不服。日所出入處。蒙奇盡兜勒。琛賚思委輸。聲教求拂拭。重譯一來至。皆付典屬國。琉球如埴坳。冠帶願受職。豈伊願受職。皇帝是矜式。皇帝實至孝。和氣充四極。皇帝實至仁。恩愛及兆億。

皇帝實至儉。廉念耕與織。皇帝實至寬。刑罰心用惻。詰戎又神武。將帥常厲飭。徼域或藏姦。治之以餘力。務令我小民。無疆受厥福。安居樂曼壽。磴磴復卽卽。庶類觀咸若。人情慶允殖。琉球固內臣。地遠聽或逖。此行代王言。一一宜申析。非曰揚國威。要在宣上德。冬節北風起。畫鷁歸有期。應成採風錄。兼有紀行詩。末學見未周。寫本願觀之。一千七百言。先用獻此辭。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陳嵩慶

名藩航海舊朝宗。輯瑞球陽九譯重。萬里蛟宮迎寶冊。三霄龍節降泥封。波恬怒颶皆從律。兵洗炎州久靖烽。丹詔十行神敬護。雲帆高挂濟從容。

中朝清貫簡綸扉。內殿傳宣到紫薇。臚句名高蓉鏡第。珮環聲向鳳池歸。郵亭早識雙星使。仙骨新披一品衣。自有羽儀騰藻采。日邊遙見喬雲飛。

重洋孤嶼渡梅花。風颭靈旗繞暮鴉。拱北星臨牛野步。指南鍼定漏盤沙。洪潮八月掀雷鼓。神火三更走電車。一道牙檣銀漢迥。真同博望泛仙槎。

高駕長虹下碧螭。紫巾黃帕列楓墀。金縢舊冊山河券。玉檢新綸典誥詞。荒服重瞻顏咫尺。島民爭拜漢威儀。口宣天語馮夷靜。如日方中露再滋。

玉座巍峩上錦苔。黃麻還向闕宮開。梁陰天子馳綸錫。符璽王臣歸賄來。鐵樹千年擎羽蓋。雲璈萬疊晉

山巒東溟世祚精靈合。聖孝重光遍九垓。

嵩呼鯉戶擁簷帷。問俗輜軒甘雨隨。沙市人歸那霸港。竹書聲譯荜都夷。三山樓閣虛無地。百戲魚龍曼衍時。待補懷方域外志。民謠亦入至尊披。

白傅才華重海濱。廣寒宮闕聽韶鈞。九天翰墨蜚聲早。五色文章照眼新。繭紙爭求璧窠字。竹枝傳唱趁墟人。壓裘詩擬珠千斛。如水清心勵外臣。

曠隴初日耀扶桑。載命行人鉅典光。客路二千餘記里。瀛壖三十六環疆。萬方玉帛來中土。四聖圖書鎮大荒。職貢巴賈隨使節。周廷王會軼虞唐。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顧廷繪

咨汝金閨彥。封藩滄海春。天心懷遠服。星使重詞臣。世土球陽闢。臨軒巽命申。歡斯三萬里。無忝大行人。偉望推莊叔。清風繼太原。高文新典冊。屬國舊屏藩。禮樂千秋擅。冠裳一品尊。明駝榮入選。天語九重溫。蒼茫天萬里。形勢宛流虬。重譯通魚馬。分星共女牛。山明潭際月。風靜海中樓。隱隱梅花嶼。煙雲近十洲。鵬翼駕連瀛。樓船十丈高。日光聯海舶。雲氣護征旄。鐵力關樞健。金繩鎖紐牢。虎門風色順。安穩靖洪濤。到此疑無地。梅洋路幾千。羅鉞風際定。沙漏月中圓。萬鳥回翔集。雙魚導引便。浮槎真犯斗。謾語信張騫。天際王城見。盤師下碇皆。舟停那霸港。人上馬伊街。鳳詔雙星奉。蜺旌一字排。迎恩亭畔水。浩蕩自天涯。

護壽先開讌。停雲氣象和。花濃新紫帕。春盎小紅螺。聖德符軒后。臣心鑒尉佗。願將千日醴。持介太平歌。
七姓牌金貴。唐營教令嚴。土風餘菽帛。海市問魚鹽。蠻女蕉爲布。蠻童紙勝緜。輜軒勤採錄。聲教信東漸。
虎翠龍岡峙。村墟近萬家。綠垂書帶草。紅湛佛桑花。拜月三宵靜。占風五兩斜。島夷三十六。國語譯姑麻。
西北銷金甲。東南望錦帆。紅雲扶玉節。丹鳳啓珠函。心跡冰壺似。聲華鏡海咸。天顏應有喜。歸第換朝衫。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陳鴻壽

誰從海國譜歡斯。詔命徠臣羽節馳。綸綍九天崇典禮。衣冠一品肅威儀。小坡風範神仙似。少室聲名島嶼知。四十年來重遣使。天恩中外總無私。

巨艦連雲鹿耳排。百靈效順掃煙霾。浮槎犯斗終疑誕。破浪乘風大可懷。金玉城開天有迹。卯辰鉞定地無涯。不教驚起蛟龍蟄。彩筆親題鳳字牌。

星野分躔屬女牛。蜿蜒形勢儼流虬。應潮乍聽天雞唱。薄曉還鞭石鉅游。沙漏滴殘空外月。鳥風吹見海中樓。祇憑臺閣爲霖手。遍灑春膏到十洲。

卅六峯雄廿八王。揚帆東指近扶桑。鶴頭馬齒迎仙仗。虎翠龍岡拱玉章。宣詔臺高雲結篆。却金亭古墨流香。遙知率土歸誠處。不隔重溟萬里長。

呼吸通天說尾閭。八埏周覽意何如。花濃葉壁飛紅鴈。月冷泉崎走綠魚。競渡詩翻新樂府。停雲客愛舊

樓居荒唐徐福難徵信。莫問嬴秦未火書。

一代仙才重列卿。使星如月照東瀛。乞書直下牌金拜。擁篲爭看集女迎。五姓語能通漢譯。七司官自掌唐榮。藩臣敬侍簪花宴。階下三呼萬歲聲。

輜軒錄自探風饒。筆壓天吳氣敢驕。花裏樓臺秋拜月。枕邊風雨夜聞潮。星碁屈曲栽烏竹。日扇玲瓏寫鳳蕉。最是輕裝塵不染。鮫人底事獻冰綃。

笠舞花飛敞別筵。洋程從此履平平。測將綫影從西指。採得螺紋定右旋。金鶴兩行隨納贖。青蜓萬里護歸船。此行自比遊仙樂。題徧中華以外天。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

陳文述

中山奕葉戴神州。永祚瀛壖聖澤優。屬國咸尊大皇帝。世臣原是小諸侯。法司奉表來姑米。太史占星識女牛。鳳詔遙隨龍節達。萬年雨露沐懷柔。

鑪香滿袖出楓宸。卿月光涵大海春。聖代封藩仍舊典。天朝綏遠命儒臣。九霄翰墨翔鸞鳳。一品衣裳煥蟒麟。共識使星東指處。瀛波如鏡不揚塵。

漏滴玻璃靜有聲。重溟浩蕩一帆輕。海洋東望三千里。葉壁西迴四十更。丙午銖參來往路。乙辛鉞辨夏冬程。湄祠新勅崇封號。定有雙魚拜浪迎。

山連南北路千盤。萬歲聲中七姓歡。吟味敬書唐歲月。筑登爭識漢衣冠。綠珠團扇扶仙仗。紫帕金簪肅
從官。莊叔文章鄴侯度。儘教窮海慰瞻觀。

駝印高懸受詔時。望塵羅拜舞毵獅。已看漢節輝三省。更有唐榮掌七司。福祿木森天使館。胭脂花發女
君祠。憑將畫日雙形管。題徧扶桑十萬枝。

隱隱長虬臥海涯。東藩形勢劃靈沙。天橫寶島兼平島。地繞垣花更謝花。容藥曉啼華嶼月。梯姑宵放米
村霞。不煩重譯相通款。中外於今久一家。

球陽風景問如何。護壽千番寫尙多。拜月香銷秋有影。占風帆小海無波。蕉園雪霽眠烏鳳。櫻島潮生上
綠螺。三使輜軒遺轍在。竹枝重譜太平歌。

樓倚停雲覽八埏。禮成七宴早言旋。中朝恩大同滄海。天使心清比瑞泉。金壓歸裝羞陸賈。槎浮秋漢笑
張騫。柔祗效順雲帆穩。會率陪臣到日邊。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蔣炯

皇帝御極之五載。島夷蠻長皆來王。琉球僻處海東深。天孫開國何渺茫。自從洪武降勅諭。始秉正朔趨
冠裳。山南山北俄併一。兵甲銷熄蕃耕桑。我朝定鼎首入貢。厥金三品兼球琅。皇綸溫厚厯四錫。雅才奉
使推徐汪。葆榭吾皇懷遠存大體。旅獒越雉爭梯航。海隅叢爾世忠順。請修舊典頌王章。皇帝曰咨余冊

爾世守迺士毋怠荒。曰女詞臣典制誥。史才雅擅邦之良。女昔射策名第一。女以文教敷殊方。曰女舍人西川彥。承明簪筆勤趨跬。女其持節副正使。孚乃忠信經重洋。二臣拜手稽首言。臣對休命誠恐惶。丹詔墨勅初捧出。道旁觀者生輝光。銀爪朱旗長丈二。麒麟繡服圍中央。鳴笳吹角下閩越。驛亭雨過榕陰涼。鳥船十道列兵衛。團花甲護金襴襜。轉沙驗更鉞指路。大魚排仗前騰驤。從此三日泊那霸。虹梁遠駕停高檣。臣民跪迎競搓手。身飾螺貝垂明璫。蠙珠懸項花繡臂。海風吹服紅蕉香。嗣王受封俯殿左。金纓皮弁盤龍裝。毘氈藉地錦覆屋。天樂三奏音鏗鏘。須臾禮畢頌聲作。七宴酒泛琉璃觴。紅綾裏襪結束整。蠻童十歲能登場。宮中瑞泉日供客。碧筒絳帕來雲房。厓來相踵盛如此。此去應更增輝煌。緬昔隋氏勤遠略。樓船橫海賚軍糧。豈知負固仍未服。空收布甲充庫藏。瀛壖向化在威德。中華寧恃金革強。皇朝大惠溥無外。尤賴使者頻宣揚。況聞彼土風氣古。每逢封冊年豐穰。以馬耕田代牛力。黃雀撲簸飛倉箱。種薯作羹米嚼酒。家家服疇歌樂康。祝我聖德長無疆。嗚呼祝我聖德長無疆。歸輯國志陳明堂。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李方湛

金函玉冊下楓宸。聖主臨軒禮命申。海外藩封典屬國。日邊槎泛大行人。天垂落溟看南斗。地併中山拱北辰。揚挖我皇柔遠意。直教中外一家春。

第一人披一品衣。珊瑚仙骨重金闈。使能絕域符廷議。歌勞遄征餞帝畿。十道鳥船橫海過。雙懸虹旆挾

雲飛佛桑花發朱輪到。絕似瀛洲對紫薇。

蘭交開府浙西東。祖道胥江賦別工。啼鴉滿山春樹綠。明霞收雨海波紅。離情渺渺通吳會。鄉夢迢迢憶蜀中。祭罷嵎洲驅傳去。潮聲到耳學呼嵩。

梅花洋水接東溟。天入扶桑一髮青。蛟蜃感恩趨絳節。梯航遣侍集彤庭。潮雞報曉知同朔。鼙鼓傳更亦効靈。占象也應誇列服。四朝五見使臣星。

珠盤玉敦仰光儀。瀛海風清羽扇麾。酒熟密林開七宴。月明久米閱三時。裝無陸賈昭廉讓。清比胡威答聖慈。歸國定翻新樂府。白狼檠木遜歌辭。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

徐熊飛

鳳池才子共揚舲。手奉宸章溯杳冥。島月晴飛經海白。浦雲春暖壓蓬青。天家恩信通荒服。使者威儀應列星。不負聖皇柔遠意。煙波回首夢朝廷。

龍節飄飄錫命初。樓船簫鼓動清虛。中山貢賦歸王會。南海風雲護簡書。島帥爭迎時雨後。鸞帆飛渡夕陽餘。詞臣特選傳天語。諫院鑿坡總不如。

滄波千里接蠻煙。到及炎風五月天。山氣成雲魚負郭。榕陰過雨馬耕田。迎賓遞進黃封酒。犒饗頻頒御府錢。畫像題名留故事。高宗皇帝太平年。

歸舟不載異方珍。春去秋來物候新。已見天朝崇典禮。直令海徼識君親。采風徧訪三山事。報國寧辭萬里身。將相同科真不媿。他年青史紀名臣。

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詩并序

汪家禧

我國家承天駿命。奄有區宇。湛恩深仁。洋溢方內。而薄海以外。奉正朔。效職貢者。亦含和漱淳。罔有闕遺。今上御極之五年。琉球世子以嗣位請。上特簡廷臣。命奉册使就位。于時翰林院修撰某內閣中書某。承命以行。其行也。朝之士大夫咸榮之。謂琉球負海立國。西望閩界。至者必經滄水。過黑水。濤瀾壯闊。盪胷決。皆極宇宙之奇觀。且聞其俗渾噩。席地危坐。盤盂俎豆。猶存古風。擴聞見。紀土俗。惟使臣是望。浙士謹獻言曰。人亦知國家柔遠之意。有加無已哉。琉球僻在海東。去中土不可以道里計。歲時賚予。旣恩意稠疊。而于彼國君新立。又必命文臣往安定其疆宇。鎮撫其民人。琉球世膺天眷。宜何如黽勉。冀報稱于萬一哉。宜聖意俾遠人知感。在使臣敬承其事。于經浙序以送之。且綴以詩。其詩曰。

帝奠九壘。無間內外。彼南溟國。職貢來會。嗣君展功。踰疆請封。帝咨羣臣。才疇可庸。鶴立鸞停。拜命楓宸。揚旌浮江。唱騶達閩。遙遙中山。孤懸海間。島嶼詭異。如虬形環。龍節至矣。夷人萃矣。奔走恐後。罔敢貳矣。帝恩同天。無黨無偏。中山雖遙。賜以安全。綏之立之。又輔翼之。懷之柔之。實庇庥之。夷人稽首。祝帝萬壽。永溥洪恩。安我僻陋。維帝明聖。超虞軼唐。敬瞻使臣。亦萬夫之望。擬吉甫頌。愧非清風。翹首歸航。扶桑之

東。

周五戈歌

陶定山

武之文以止戈爲。偃武亦以戈自隨。考工記補周官禮。胡三援四垂其規。五霸七雄十二國。摩刃厲鈍如兒嬉。咸陽鋒鏃銷不盡。罇于獵碣同留貽。積古齋中積者五。摩挲拂拭生光儀。傳之子孫世寶守。珍重何啻鐘鼎彝。其一告戈字同。肱衛公孫呂爲銘之。彌牟免餘竝公族。呂獨未著春秋時。史之闕文簡佚脫。得此可裨三傳遺。一曰子永所作用。姓氏剝蝕無從知。又一銘勒高陽左。款在內面殊可疑。高陽爲古諸侯國。其云左者別有辭。吾聞君前執戈二。所以設服稱衛離。內面乃是戈體背。右則刻背左面宜。其餘二戈無文字。縵理鈎屈紛華滋。剛若新發芒不頓。形製三代非今茲。此戈可藏不可試。神物應見知有期。威弧蕭斧助震疊。師武臣力桓熊貔。投壺雅歌鎮幕府。海上談笑驅蛟螭。撥韃灌熯掃檣棼。破缺倒載包虎皮。醉磨盾鼻草露布。戈乎戈乎。願得橫汝躍馬廐。周詩。

詠周五戈

朱爲弼

傳記授師子。書言兌之戈。金四錫居一。考工述非譌。雞鳴與擁頸。名異陳縷觀。周衰競轉戰。落日翔鶴鵝。由于背能受。闔廬指或劓。肱斷肩亦解。利兵敢誰何。入土暈殷血。碧蔓牽青莎。土花紅韎鞞。寸金堅不磨。昔有李伯時。得戈頻摩挲。曰王用父作。厥銘識蚪蚪。又有長平鐵。老物嗟銅駝。遂令誠意伯。愴懷牧與頗。

吉金鑿一足。慎守龍飛梭。吾師嗜金石。星宿胸中羅。精心稽篆籀。積古何其多。秦印刮苔蘚。漢甃剔煙蘿。銅鏡證鼻紐。石鼓刊白窠。周戈數維五。似樽列象獻。文武成康世。熊羆士睇賊。觥觥布五緯。煌煌拱羲娥。一公孫呂告。地臣族同科。一子永之作。史名漏編摩。一銘高陽左。勒名詎誕訛。古諸侯離衛。二戈爲殿呵。左存右埋沒。劍失延津過。一戈花紋異。蠶絲蟠旋螺。色耀芒不頓。秋水激太阿。錦匱神物守。方良庸敢過。一戈垂胡缺。珊瑚折盤陀。蒼蛇鱗相向。如秦松交柯。白蜺尾互擊。如連穎嘉禾。啓匣氣騰上。霜風厲焉俄。蒲堂目炫轉。雪色開玉瑳。安得橫躍馬。公孫勇不蹉。安得枕待旦。劉琨立番番。或衣製而杖。或執荻婆娑。操之被犀甲。讀騷懷汨灑。數典笑儉腹。辯口讓祝鮓。孰若此戈古。珍逾肅慎箸。親從垆野會。偈爾呼渡河。白魚挾蒼兕。一麾定風波。星移百千禩。戈乎離坎軻。出沙沙不蝕。譬彼出水荷。位置清華地。革囊縫五紵。碩士露鋒穎。寧許臥軸藹。拂拭藏精舍。藻井蒂倒茄。好竝金章煥。時與玉具挖。吾師祖名將。征苗驅麟驪。呂虔佩刀利。殺賊至橫坡。築臺受降虜。全活萬螻蛾。戈實有深幸。先後皮吟窩。自古王者治。羣黎無瘵瘥。天戈所指處。洗兵雨滂沱。東漸於瀛海。南暨於牂牁。北至於觚竹。西及於岷嶓。陸襲兼水慄。望戈畏摧撻。櫓槍迅掃落。游魂懼撝訶。酬庸賞上將。彝鼎鑄甘坳。戟縞鞞彤矢。鏖勒旂鸞和。副以瑠戈一。錫命非由它。神聖今天子。魚藻頌有那。止戈不耀武。千官佩鳴珂。西征賜節鉞。勦寇毋蹉跎。同袍修矛戟。感激憎媮媮。蟻賊困釜底。伏竄如阿麼。告捷慰宵旰。輕車膏流輞。庶幾戈倒載。虎皮蒙馬馱。浙東濱大海。其利宜鹹齧。

鯨鯢聚窟宅。蠢然動么麀。往來伺商舶。踪跡連島倭。吾師奉帝命。繡斧容義義。旬宣蒞茲土。庶政祛煩苛。乘戈誅巨盜。吹角鳴洪鑼。命士利鋒刃。椎牛飲官醴。赳赳干城衛。控轡齊奮籟。執戈前聽誓。應聲若峻颯。軍容茶間火。軍裝組雜綯。候人守關隘。齋糧斷竹籬。螳臂拒車轍。泊舟負巖岫。白日忽返舍。神風起盤渦。空擁水仙號。直如春夢婆。我軍大合陣。林立東蒿嶠。戈鋌霜皓皓。戈船山嵯嵯。橫戈者鎮帥。披鎧如披蓑。操戈者水卒。飛礮如飛墉。戈頭拂雲嶼。雲中落倉鬪。戈援擊水隕。水中遁靈鼉。懸星映旌旆。掃電逐弓鞬。先鋒麾漏影。分浪驅竭伽。失戈賊顛仆。頓爲無角牝。鉤刺萬首級。豈止傷足踈。儼金剛寶杵。蓮座護釋迦。刀兵寸寸折。笑爾羣醜魔。偷貴利就縛。睛突鬢髮髻。春喉斬其首。索室效鄉讎。瀛壖遂大定。成妙奢摩佗。五戈隨幕府。珍襲縮青縞。惜際風雲會。未得助斫搓。不愁芒鏑鈍。祇慮柄秘矧。躍然思自試。頗類中痒痾。振旅班大賞。勞酒戎容醅。弓刀旋囊戢。笳鼓競餘囉。是時秋風起。山村排連枷。中林集鴈羽。香秔啄鸚哥。功成及文教。宣化誦菁莪。揆文不忘武。退食稍逶迤。爰作五戈記。戎備示切磋。鱖生強解事。愛博誚賣騾。翹材濫仙館。飯僧斥秦鍋。古器所總匯。濟水鍾於荷。出戈資把玩。命我試吟哦。視此胡內古。不覺舞僂僂。游儻喜得餌。文雉欣逢囹。所愧才力薄。遠遜昌黎歌。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胡敬

一代如椽筆。豐碑出故宮。雄才稱武肅。鉅製重坡翁。詞埒龍門美。書摹鳳諾工。叢詞新俎豆。貞石舊磨礪。

憶昔丁亥季。羣藩事戰攻。江山爭割據。販豎出英雄。壯志騰金虎。高懷朗玉虹。技精楊大眼。氣盛楚重瞳。斬董平江左。誅劉位上公。偏裨皆絳灌。僚佐盡嚴終。已奉中州朔。能彰保障功。歸朝遊一統。持節命元戎。西蜀師方抗。南閩勢復訐。馬殷雄楚地。劉氏擅河東。襲遠軍威震。連江戰鼓逢。瑯戈紛擾擾。羽檄達恩恩。麻敷唐基盡。鴻圖宋室隆。飛龍乘汴水。逐鹿靖寰中。玉帛千官會。冠裳萬國同。傳家承鐵券。報晏錫彤弓。地有東西浙。人歌大小馮。錦衣園故里。石鏡對高崧。瀕海租收橘。依山利鑄銅。潮頭回鐵弩。陌上繫花驄。政績延三紀。威明達四聰。徐州仍貢土。唐叔舊分桐。文采詩書見。殷闔戶口豐。殊勳留紫碣。遺恨滿蒼穹。家世高王濬。功名仰竇融。樓邊空疊雪。臺上孰歌風。事載三朝史。忱輸五尺童。廟垣應有奉。祀典固當崇。趙守基先構。蘇公思不窮。抒毫誇吐鳳。結體陋雕蟲。渴甚奔泉驥。驚看戲海鴻。龍蛇工變化。劍戟豎高空。仗有淋漓筆。能傳服事衷。至今披薤影。當日闢荆叢。墨本遺嘉靖。祠官奉表忠。韓陵一片石。空傍夕陽紅。

題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搨本

孫同元

吳越留遺愛。神祠著表忠。試看新額易。尙記舊碑豐。撫本因懷古。披文若發蒙。嘉名傳趙守。健筆壓荆公。緬想熙寧日。猶思割據雄。馨香升俎豆。輪奐燦簾櫳。自昔尊藩鎮。惟王靖亂訐。創基追往事。刊石寫深衷。五季爭名字。羣才逞戰攻。占星符運會。倚樹戲兒童。弩射三千壯。州封十四崇。地蟠龍虎勢。氣王斗牛中。烏識終歸幻。鷗張頓埽空。幢高精鑄鐵。鈴響巧鎔銅。門以迎恩重。鄉因廣義隆。長城開綺繡。寰宇仰幟幟。

濤息江頭白。花飛陌上紅。錦衣誇秀豔。寶帶美玲瓏。特溥魚鹽利。常教貢賦充。桑麻欣郁郁。棧樸詠朶朶。共慶貽謨遠。應知偉烈穹。勝標湖裏外。德徧浙西東。賜券榮難竝。行歌樂未窮。偏安能守緒。効順總卑躬。副績繇孫子。興衰究始終。四王承厚澤。三世紀殊功。矢節方吳芮。輸誠邁寶融。檀來真惘惘。孟入太恩恩。計笑填湖陋。謀惟納土工。靈泉誇異迹。碧井悵雄風。保障歸錢氏。經營起貝宮。六橋交掩映。雙塢聳龍嵒。船底歌金縷。隄邊駐玉驄。銘詞攜麗藻。碑刻耀芳叢。格取濃纖稱。神惟瘦硬通。縱橫疑掣電。揮灑訝奔虹。柳骨顏筋具。銀鈎鐵畫同。尾原堪比蝨。爪或偶留鴻。傳揭分斜照。臨摹趁曉曛。世家推太史。孰可繼髯翁。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胡敬

我聞十八學士瀛州圖。其一乃是高陽繆公奸倖徒。今觀此幅亦類是。韓岳乃與張劉俱。循王戰助稱最。早。光世于中名獨小。漢家二十八功臣。未必諸臣皆表表。二臣但使無參商。力助韓岳成金湯。卽今圖畫見顏色。豈忍作意分低昂。底事猜嫌無雅量。轉肯低頭媚權相。畢竟千秋定論何。不然同貌凌煙上。清波居士絕俗人。圖傳褒鄂能通神。惜哉取舍昧特識。遂令義氣慚安民。是是非非後來辨。徒勞下筆開生面。圖中之人除却劉侯我曾見。頑鐵墳前鑄更新。塞驢湖上游都徧。三將無成得首邱。莫須冤獄痛奸謀。尋碑來過棲霞嶺。請看將軍在上頭。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湯錫蕃

武穆精忠誰與比。相先後者蘄王耳。若張伯英何足齒。平叔碌碌等餘子。忠姦千載有公是。何小朝廷偏一視。四人均作長城恃。咨劉松年聽詔旨。雲臺麟閣肯讓美。各貌同圖汝獻技。丹青在手絹覆几。意匠慘澹經營裏。須臾拜奉光堯喜。圖成姦在忠臣死。七百餘年如逝水。續像不隨兵燹燬。精心愛古細摩揣。殊字分明認名氏。疏眉長領無雙士。一朝觀止心仰止。面方頤額多紋理。遺形合挂金山湫。短鬚連鬢儀亦侈。略跡原心髮上指。眉目皆豎神委靡。胡然四將從伊起。四將同稱從此始。相形見拙亦賴此。所惜高手善摹擬。黨碑獨讓安民恥。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徐熊飛

健兒十萬來江東。諸將竝建勤王功。背嵬善守復善攻。岳王志與韓王同。白袍軍將黑稍翁。張劉亦博侯。王封丹青有術紀。圖像凌煙無閣標蒼穹。生綃騰出兜鍪容。暗門劉生粉墨工。熊蹲虎視見韜略。猛氣怒激須眉風。乾坤鬪戰正未息。時危天特生英雄。中原唾手計恢復。惜不痛飲黃龍宮。想當和議息兵政。入朝共聽龍樓鐘。冰天盼斷白翎雁。碧山閒殺桃花驄。畫師繪此具深意。欲以威武開宸聰。不然四將各出鎮。何爲劍佩紛來從。春虹掣地雷行空。韓王岳王昭精忠。張驕劉愴那足道。空有骨相填青紅。劉生負此好手筆。褒貶何不存至公。銀牆特寫劉信叔。蒼髯添畫楊沂中。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周聯奎

北轅不返黃龍駕。忽忽渡江一馬化。中興業賴諸將功。張韓劉岳稱相亞。當日威望震四方。血戰頻歲馳戎行。南征羣盜北禦敵。戈揮白日扶天綱。恢復未成和議害。金繒忍畫河南界。張劉諸將盡還兵。肆竊寵榮附相檜。斬王難救鄂王死。萬里長城一旦壞。畫院猶傳四將圖。生面貌得人人殊。儼如肖象麟閣列。彷彿酣戰沙場驅。兩眉欲飛耿雙目。誰具是狀劉平叔。清涼居士故將軍。蒼顏鬢鑠真元勳。伯英神色何豐碩。于思那得髯如戟。最後一人氣象雄。英姿颯爽推精忠。大小眼明怒欲動。猶恨未抵燕雲中。殘縮已閱七百載。丹黹粉黻靈威在。妙手爭識暗門劉。好憑畫史論功罪。自古韓彭絳灌倫。其功大者必殺身。殺身不惜惜在君。儉安長使稱藩臣。六更寒盡王氣絕。曩時富貴久淪滅。丹青尙覩舊形容。千古姦良自流別。君不見鄂王墳下循王跪。不鑄黃金鑄生鐵。

題劉松年南宋中興四將圖歌

張鑑

朝幌搖漾紅梨枝。校書館中春遲遲。閒來讀畫展繚素。丹青剝蝕神明虧。君臣南渡苦牛角。江山半壁猶撐持。凌煙閣迴少顏少。何人下筆親威儀。一將兀立似平叔。兩目豎立交於眉。條侯貴倨習綺靡。五華官誥封雙姨。一將老大慘不樂。面目深皺微生髭。清涼居士晚驢背。燕山射虎今無時。一將高準復廣穎。老爲巨猾鬚連頤。鳶肩火色自有相。以之諂檜奚其疑。其後一將目張電。銳上豐下如雷垂。鄂王精忠古難比。至今絹上聞憂危。憶昔臨安起宮殿。君王愛此愆還期。汴州風物豈堪夢。冰天龍骨何由知。金繒列款

歲不繼。中朝相眼同嬰兒。紛紛畫院更何有。劉侯發憤神飛馳。殿前待詔類譎諫。馬遠郭恕誰敢嗤。每見陣雲思轉戰。還聽鼓角憐寒旗。中原父老自有淚。南天臣子難爲辭。寫成一幅寓深意。袞冕鈇鑕良不欺。繪雖藝事有忠孝。古人往往存其思。運糧圖成足風靈。勤王妙策無乃奇。把侯圖畫記侯住。關門東去波漣漪。還將史事論南北。愁殺當年老畫師。

龍井茶

李方湛

路入南山南。茶香滿深隄。知有焙茶人。土銜火微炷。更汲龍井泉。烹來試瓦甌。飲罷澹忘歸。漠漠前山雨。過溪亭外正斜曛。未雨筠籠採已勤。活火爐鳴雙井水。乳花甌泛兩山雲。清虛禪味參三昧。秀潤湖光占十分。香色山來誇第一。武夷陽羨總紛紛。

龍井茶

胡敬

龍井茶

何起瀨

此地曾棲老辨才。而今石鑑尙平開。僧雛也解勤供佛。洗鉢龍潭當茗杯。騎火收來品最妍。龍車曾駐賦新篇。白頭老衲逢人話。悲想乾隆十六年。

龍井茶

徐養灝

春風吹綠上山頭。佳蕊芬芳細蕾抽。却計清明纔幾日。一旗先帶雨花收。

謾謾松風活火煎。綠陰庭院颺輕煙。一甌饒得湖山氣。齒頰芬回醒午眠。

夕陽

張鑑

林梢渲染有無閒。髣髴烏衣巷口還。初地鶯花三月樹。故宮金粉六朝山。碧雲作意遲來友。暝色催愁上別顏。記得紅衫高骨馬。九嶷寒影繞潼關。拋殘宮線費商量。添得分陰上蠹牆。遠道似傷垂老別。清歌重惜少年場。韉紋水冒明霞亂。卯色天烘積翠涼。曾向茜香花畔坐。玉貓眠地晝初長。平沙一抹淡溫暾。移上駝峯見塞垣。荒磧馬歸弓影直。軍門旗卓繡紋翻。抱來牧犢迷沙徑。照入征衫帶淚痕。莫道傷春兼中酒。閒愁無限近黃昏。銅鈺低挂遠山橫。悽絕高樓玉篴聲。鸚鵡籠深閒話少。鷓鴣天迴莫雲平。歌停北里人將去。火入荒陵雨又晴。幾處蒼然眺平楚。也應腸斷沈初明。

夕陽

童璜

小院花陰度碧甌。曜靈催節返虞淵。誰揮長劍留三舍。獨倚征鞍耀一鞭。最是行人傷古道。却看餘綺滿晴天。從今不礙金烏落。爲有冰蟾似鏡懸。身在高樓倚晚晴。紺紅回照落江城。魚竿斜界雙叉影。鴉背微翻一點明。嵐氣暗搖鐘響出。柳陰低護櫂

歌清。夕陽好景真如繪。擬挽曦車返轡行。

夕陽

周聯奎

霽宇遙開萬里同。斜暉漸見下長空。雲封古寺三竿碧。花擁春城半角紅。征馬蹋來芳草際。閒鷗掠去亂流中。離情不比悠悠過。寫入新詩總易工。

漸過前村更後村。依然遠帶暮潮痕。懷人恨滿紅心草。弔古愁添白下門。柳色將殘容極目。桃花有影易銷魂。可憐一片平蕪裏。未到多時已欲昏。

一痕那比月輪圓。斷續光浮接暮天。雨後樓臺明界畫。花邊雲水共澄鮮。偶依古驛垂垂柳。漸逐行人去去鞭。殘笛數聲何處起。儘教催上翠微巔。

一年此際總如秋。翠減紅銷恨未休。片片暮雲遮不住。依依歸葉送還留。每添水色兼山色。慣觸新愁與舊愁。獨客何堪重悵望。吳歌聽盡莫回頭。

夕陽

徐熊飛

林梢雁背故遲遲。水色山光共合離。薄暝未收漁舍網。多情還戀酒家旗。松陰短策陶潛夢。江上扁舟謝朓詩。幾處茅茨相掩映。一鞭斜影客歸時。

棲鴉數點噪林端。遠樹微茫落照殘。潛送潮聲歸極浦。忽移秋色過平巒。何人南野巾車返。有客東臯負

手看風景樊川懷杜牧。晚晴賦罷碧雲寒。
野水鳴渠雨乍收。殘陽一道翳林邱。餘暉薄向簷梢轉。片影遙從木末留。禿樹柴扉喧鳥雀。平蕪風笛下
羊牛。疎鐘斷塔凝眸處。回首西湖第一樓。

夕陽

湯錫蕃

西崦浮雲鎖樹深。半輪依約挂疎林。劇憐瞬息春光老。未遣迷離暮色侵。幾點飛雅明極浦。一羣歸犢度
遙岑。絕知可愛桑榆景。不減朝曦卓午陰。
落暉欲落猶未落。珍重人間此晚芳。芳草多情還掩映。殘花有影倍分明。四圍紫氣環丹嶂。一抹朱霞起
赤城。莫怨黃昏時節近。有人坐待玉鉤生。

夕陽

朱壬

半在山村半水村。只愁冷淡近黃昏。蕭疎霜葉清溪路。掩映紅牆古寺門。野逕看碑人負手。河梁話別客
消魂。劇憐晚色蒼茫裏。又見林梢新月痕。
新霽溪山落照低。田園禾黍盡萋迷。儘多寒色翻鴉背。大有閒心送馬蹄。花隴影遲人乍過。畫橋春去鳥
猶啼。湖中向晚風光好。晒網家家水竹西。

夕陽

王仁

客子驚心路轉遙。天涯生計半漁樵。桑榆自足收千古。庭苑何堪問六朝。壯志幾經浮海島。餘光猶似戀山椒。須臾人影恩恩散。渡口能來不費招。

夕陽

查揆

有客平莎看落暉。漁村入畫柳依依。落花滿地人初去。春水連天燕獨飛。薄暝自斜孤塢影。淡紅閒上釣師衣。更誰憤背雙丫者。吹笛聲圓下翠微。

夕陽

李方湛

西山紫氣未全消。畫角聲殘下麗譙。戴笠僧歸煙際寺。晒昏人立水邊橋。詩成悵說黃昏近。雨過愁看碧落遙。催送馬蹄芳草路。鞭絲鬢影兩蕭蕭。

聽蟬

朱壬

朽木爾何意。偏能鼓翼吟。風前餘鬢影。葉底剩秋心。柳岸情偏遠。蓮塘響欲沈。那堪臨月下。更撫捕蟬琴。林深無覓處。一望綠雲稠。客夢初消暑。殘聲又入秋。水邊疑笛韻。樓外伴砧愁。聽到忘機處。金波滿地流。

聽蟬

孫同元

綠樹濃炎景。疏蟬最有情。能令萬籟息。獨占一枝鳴。飲露心同潔。吟風韻益清。幾回聽不斷。斜照曳殘聲。

聽蟬

張鑑

蟬聲何處尋。高柳綠陰陰。午夢初迴枕。斜陽正滿林。感時憐髮影。憶遠託琴心。似有悲秋意。風前斷續吟。

聽蟬

錢福林

空亭憂清響。嬋嬋細于塵。殘照紅半樹。晚風涼一身。蛻隨松磬落。韻度竹煙新。憶絕寒山下。柴門倚杖人。

聽蟬

吳文健

簾紋如水合。午夢乍迴初。人作深秋想。涼兼小雨餘。煙橫青沼靜。韻度綠槐疎。機杼聲聲起。清圓總不如。涼風吹萬樹。聲滿宅門前。乍可單絲應。兼之一磬圓。秋心黃葉舍。詩意夕陽天。清潔吾何敢。無求覺汝賢。

聽蟬

李方湛

柳暗槐深六月秋。刁騷何處繭絲抽。覺來吳苑三更夢。訴盡齊宮萬古愁。煙暝雀窺涼露葉。風疎人倚夕陽樓。蕭條便有江湖思。遶屋碧陰如水流。

北窗長日靜如年。頻遞秋聲到酒邊。罨畫溪山殘照裏。綠陰門巷曉風前。么絃淒絕悲花落。歌鬢慵來抱葉眠。最好跨虹橋畔路。紅荷兩岸送歸船。

聽蟬

丁子復

蕭寥池館有餘清。送到秋風第一聲。野屋隔林嘶雨重。遠山森木叫雲輕。來禽帖好看雙翼。爾雅經繙檢八名。高拓吟窗聽未厭。夕陽無際暮陰平。

開簾秋爽入遙天。遠綠層層漠漠煙。竹戶晝長詩夢破。荷塘風定樹陰圓。韻流曲徑停雲外。人在高梧落葉前。清絕無煩更相警。輸他占得露華鮮。
林亭嘶處轉清幽。平野蒼茫暝色投。坐愛晚霞紅葉寺。吟思疎雨白蘋洲。涼生煙浦一江碧。夢逐溪山萬木秋。不爲不平鳴不已。卻憑裁作錦囊收。
歲歲蓬門和短吟。塵埃蛻去獨關心。亭臯響斷初飄雨。水檻聲多罷弄琴。清露高寒仙館迴。綠槐蒙密畫堂深。秋光如此好飛去。莫漫棲風臥一林。

落葉

朱壬

紛紛木脫早霜晨。半在山巔半水濱。幾點疎煙隨塞雁。一林寒色倚詩人。乍喧乍寂聲無定。疑雨疑風聽未真。却待呼童頻掃去。瓦爐煑茗代松薪。
飛來點點下秋空。絕似寒鳥西復東。小閣乍添山月白。隔林全露寺門紅。年光荏苒悲流水。客路飄零感斷蓬。最是馬蹄閒踏處。蕭條古戍夕陽中。
隨風吹上釣魚舟。不學飛花滿翠樓。零亂半床穿破牖。蕭騷一路點征裘。山稜漸覺皴來瘦。屋角旋看瓦沒溝。惟有廣寒宮裏樹。婆娑涼影不知秋。

黃紫紛飛感壑蛇。繁華空憶舊槐衙。秋聲此日鳴空谷。薄命當時笑落花。合與採樵燃土竈。更看肩擔出

山家劇憐去去誰相送。故舊零星剩暮鴉。
盃傾桑落朔風嚴。總有鸞膠那可黏。委地亂飜迷野燒。凌空不定下疎簷。閒看牆外垂垂盡。小立庭前漸
漸添。欲托丹青寫秋色。吟情寥落筆慵拈。

落葉

陳文述

芙蓉水榭記停橈。沽酒人迷舊板橋。古道日斜隨客騎。滄江風急點寒潮。行來野鹿喧苔蘚。聽到哀蟬感
玉簫。惆悵蘇娘樓畔路。垂楊如雨夜蕭蕭。
疎砧聲斷隔天涯。丹鳳城南第幾家。夜靜玉階驚睡鶴。曉寒金井怨啼鴉。刻成莫笑三年楮。飄去猶隨八
月查。海上扶桑日邊杏。春風依舊燦紅霞。

落葉

丁子復

林屋秋高意自閒。西風颯颯響柴關。呼童開徑乍疑雨。攜客登樓初見山。掃不須頻容鹿臥。栖猶未穩惜
鳥還。酒邊莫漫驚搖落。一倍松添雪後顏。

落葉

湯錫蕃

江南黃葉結孤村。秋老頻銷墨客魂。望氣已教悲宋玉。攀條便欲泣桓溫。雅聲厯亂風號谷。人影參差月
到門。不問蒹葭和玉樹。只留枯幹伴朝昏。

一自新沾白露光。生涯已分逐風狂。早知黃落埋秋草。多事紅酣鬥夕陽。質與林花分薄命。戲隨竿木只逢場。豔它十里芙蓉樹。猶博人間號拒霜。
寒威暮色兩蕭蕭。千片分飛落板橋。有恨總教隨水逝。無情一任作蓬飄。臨池結字可憐子。出谷放歌何處樵。却恐山靈太岑寂。轉留些子綴長條。
浪說高寒耐素秋。一朝墮落轉生愁。新蹤難戀千尋木。舊蔭元遮百尺樓。多謝笙竽頻聒耳。堪憐薪火總焦頭。世人休羨題詩巧。無限題詩付碧流。

落葉

胡敬

秋來愁絕庾蘭成。搖落江潭百感生。煮酒自憐情冷淡。校書誰擅眼分明。乍添新月窗間影。漸緊長風野外聲。依舊青蒼是松竹。敝廬留訂歲寒盟。

方鏡次杭堇浦太史韻

吳東發

幽澗三商中矩方。縱橫瑩澈湛精芒。原資坤德中和氣。不借江心旋折光。四照有倫量玉尺。一泓無滓截圭塘。妍媸邪正從渠幻。祇向珍臺主靜張。
稜稜風格孰堪方。不雪成珪射冷芒。羞學紅樓盤鳳樣。好分碧落戴匡光。背銘科斗星羅罫。神躍菱窠月滿塘。必遇端人纔與照。尋常拂拭肯輕張。

方鏡

胡敬

底事良工製獨方。別開生面吐星芒。芙蓉匣韞中央秀。翡翠簾通半壁光。梳髮綠雲垂玉井。畫眉新月照銀塘。誰家繡閣烏皮几。靜對屏山十二張。

方鏡

趙春沂

百鍊剛成四照懸。盈盈清景徹中邊。高嵌壁帶真如印。背認苔花或訝磚。倚徧玉臺雙影直。讓他明月十分圓。短屏風外纖塵淨。珠玑輕籠又一年。

方鏡

陶定山

正色寒芒百鍊精。寫形端合號方明。淬來玉水宜旋折。安上蓮臺類削成。地表霽開霜皎皎。庭中影滿月庚庚。緣知丈室澄觀處。合矩原從我相呈。虛白生祥座右箴。定光泰宇想深沈。照窮瀛海三壺外。俗謝塵埃四面侵。圭角矜持防愧影。廉隅磨礪只虛心。莫嫌相對拘迂甚。未許圓融賦斷金。

方鏡

湯錫蕃

一盃寒水淨無埃。生面從今爲別開。未許磨將圭角去。似曾照過壁人來。神光半吐先輸膽。皓魄微梭自蘊胎。認取飛仙眸炯炯。始知明鏡本非臺。

兩浙輶軒錄題詞

胡敬

校士餘閒仔細評。瑯嬛僊館卷縱橫。仁風自抱噓枯願。藝圃同邀不朽名。千古愛才關盛德。萬間廣廈比高情。寒郊瘦島知多少。金礫煩公採擇精。

天教浙水啓龍門。文士泉臺盡感恩。一代登樓操選柄。千秋覆瓿慰吟魂。家無專集名難假。才偶同時例

不存。聞條例。凡詩無專集及甲乙編排微意在。續脩留待後賢論。聞條例以十千編次。缺末

國風從此補三吳。尚有羲娥未撫無。一品集繁存爵里。聞條例凡名公鉅卿集足單行者。祇選有關出處數詩。以存梗概。四靈家小輯江湖藝

文採備他年志。詩派分添此日圖。感極樗材荷培養。更蒙撫拾到潛夫。先人字滄來。有葑唐詩鈔八卷。聞朱明齋業師云。已蒙采入錄中。

吉金貞石暇蒐羅。珊瑚網收材道最多。自有冰壺懸藻鑑。盡看黍谷轉陽和。武林耆舊曾何幸。淮海英靈共

不磨。霖雨在公猶小試。浙東西已徧滂沱。

兩浙輶軒錄題詞

湯錫蕃

分唐界宋太偏枯。圖派西江有若無。何意至今聞正始。頓教一著古人輸。

一紙丹黃手自添。遙從空外辨洪纖。編詩更比吟詩苦。看取騷壇義例嚴。

西冷諸子總超羣。次第何曾著意分。莫怪昭明遺契帖。千年擬議尙紛紜。

騷人韻事半沈淪。耆舊遺聞也未真。爲問吳江楓落語。是人傳句句傳人。

玉尺衡量此一時。大醇端不雜微疵。它年太史陳風後。若個能爲鼎說詩。

兩浙輶軒錄題辭

王仁

南國龍葱佳氣開。蓬萊勝地擅奇才。吳頭楚尾遙相接。多少詞人得得來。
花草曾聞三國豔。樓臺競說六朝煙。攄懷各自鳴天籟。魏闕江湖擬共傳。
採風盛績遍荒遐。吳楚無詩未許誇。接迹葩經風十五。東南重見擅聲華。
摘豔分香翰墨林。遺編收得是知音。迂辛短李紛相列。不盡吳歛與會吟。
含毫吮墨憶當年。葉葉松煙染錦箋。秋水春山頻琢句。好詞分得嶺南天。
俊逸清新衆妙該。凝思定不減鄒枚。曾憐茂藹登龍譽。更羨風流倚馬才。
旗亭酒旆思初生。禪榻龕燈賦乍成。勝境引人偏不盡。輕裁細舞譜新聲。
彙得精華仔細論。從教別派更探源。長吟雅憶揮毫客。一句能銷一縷魂。
萬帙冥搜轉拾遺。苦心聊慰古人思。碧紗紅袖休相競。次第陳來錦字詩。
扶輪大雅唱高風。呵護應憑神物功。不似十聯楊學士。枉書警句御屏中。
休誇約略說杭州。玉局香山記舊遊。珍重多才勤訪問。西泠遺蹟待旁搜。
鶴湖激灑綠波醞。官舫春游草色暄。構李一編堪補闕。由拳雅足溯淵源。

更尋茗雪水如銀。託與曾煩賦白蘋。東野蕭條留古井。才高魏管苦吟身。
芙蓉峯上謫嵐光。定有天孫織錦裳。玉軸牙籤收不盡。更尋古隸付奚囊。
歌闌白紵舞前溪。玉字曾留重品題。八字傳來饒美舉。好羅肴饌佐香齋。
繡川定有錦心留。婺女星懸萬派流。秋月春雲增態度。至今八詠緬高樓。
月波亭古淨無塵。瀟灑吟懷憶昔人。嶺接仙霞三百級。莫教風雅付全閩。
幽谷名山賞不虛。錦沙村裏賦閒居。南華一卷傳來舊。漫把幽情屬釣漁。
白雲曲奏會書石。春草吟成乍啓緘。華蓋山中無限好。獨追謝客上層巖。
紫芝瑤草屬仙家。夢裏神遊興未賒。好句驚人搜殆遍。高懷長繞赤城霞。
桃花洞口愛春深。定有高才譜越吟。雲臥何妨天際住。殷殷廣樂奏元音。
補亡訂謬定誰能。千卷勤披一一登。賸水殘山嫌未備。欲將詩史續千燈。
脩綆便娟汲古須。藏鉤應得媿珊瑚。討論不把零星記。肯效唐人選句圖。
記室名篇嫩挂漏。津陽舊注損淹通。不教神韻空摹寫。三昧曾標藝苑功。
樊南花萼莫誇多。此篋應教著意摩。渾取杜詩韓集讀。麻姑搔癢竟如何。
陸海潘江雅可齊。攜來畫舫映紅霓。詎同採輯成詩載。漫拾殘碑紀粵西。

味外味傳餘妙諦。平奇濃淡合相宜。品分廿四猶難企。不數閒情記竹枝。
琅琊才子掩雲關。絕句聯翩手自刪。何視此編稱雅雅。披吟令我解心顏。
耆舊詩篇傳甬上。當年韻語號陽秋。賞心到處欽淹雅。士俗民風一覽收。
縹緗壓架恣研尋。百代還留鼓吹音。休說洛陽誇紙貴。武林傳寫到雞林。

詰經精舍文集卷十四

茗花

鍾大源

秋山碧濛濛。小雨破寒曙。粟粒舒冰芽。清人愛嘉樹。林颺弄微薰。著花更無數。淡看衆蕾坼。濃借一旗護。攢雪盈林稍。霏香溢巖路。新葉未搖綠。繁葩獨含素。玉面青裙人。拍茶定相妒。合比粉鎗摘。斜插鬢雲助。何當并紫筍。也作茗戰具。芳腴煎作酥。清甘釀成露。足抵霞脚烹。真見乳花吐。奈何斛霞輩。幽芳嬾迴顧。嗜葉不嗜花。狼籍等飛絮。焙茶候初過。翠陰積如霧。閒牕拭香塵。爲花琢新句。重繙襲美詩。更續杜育賦。品當瑞草兼。名擬衆芳附。未暇尋龍泓。何妨論日注。青林無雜英。淡沱白雲處。

茗花并序

徐熊飛

稊田犖确。瑞草爭敷。石隴高低。茗柯并秀。託根空谷。羌無言而自芳。扶質荒邱。悄離衆而獨立。茶經所錄。斯其著矣。爾乃青霜欲隕。白露未晞。素粉留痕。宮黃點額。莎雞鳴處。襯石髮而逾妍。雀豹窺時。并山礬而同色。求桑三月。不必盈檐。采綠終朝。無須一劑。若夫山薌粲粲。雲華淡其不流。礪碧茸茸。嵐氣昏而欲滴。靈根失土。飄零石畔之英。芳訊違時。寂歷林閒之影。孤介之士。情彌感焉。夫楚江頌橘。託意纏絲。吳壑吟梅。馳思要眇。以至薄荷陂澤。蘅杜芳洲。騷人對以永懷。勞者願而增歎。未若離

離嘉質的的素葩。石花蒙頂仰清韻而難攀。露葉仙厓撫冬心而默奇。然則感物而動發言爲詩。匪直揚草木之幽芬。抑亦補吟謠之逸典也。

水邊花鴨淨無塵。碧樹秋涼玉蘂新。清露晨流常獨笑。芳心潛抱不爭春。遙分綠雪明牕底。淡抹黃羅古澗濱。莫怪蕭疎傍幽竹。由來佳茗似佳人。

荒塍吹冷焙茶煙。石上秋花韻轉妍。幾點乍明殘雨後。一叢孤暎曉風前。草蟲蠹葉鳴樵徑。松鼠餐英竄野田。誰寫清姿入圖畫。更添山鵲短籬邊。

冰雪靈根白玉姿。井華相映碧參差。僧歸古寺香盈握。鶴警空山露滿枝。羅嶰幽芬穿石出。翠巖芳訊得秋遲。花間憶共茶人語。正是風清月曉時。

重碧枝枝破粉痕。樹頭啄木嶺雲昏。香生小雨黃泥阪。人立西風白石村。甘苦有憑滋片葉。冰霜無恙抱孤根。故園夢去瑤華早。蟋蟀聲中靜掩門。

茗花

周聯奎

回首松牕鼎未寒。孤芳漸綴老柯攢。閒收落葉驚初見。偶度空林喜乍看。詞客風流題瑞草。野人情味勝幽蘭。山光明處輕堪折。欲共清芬寄月團。

茗花

方觀旭

桑苧村西竹塢南。一般冷豔逗雲嵐。瓊姿總覺心情苦。香味依然舌本甘。秋雨枳籬開漸滿。春風吸茗記曾諳。最憐露曉煙輕候。小朵拈來短鬢簪。

茗花

查揆

惠純游處動春溝。竹夾筠籃事事幽。未分銚鑪浮玉乳。本來名字擅斂頭。香生願渚茗如雪。吟到王官句早秋。記否盤塘江上路。馬纓花底淪輕甌。

茗花

顧廷綸

碧乳輕陰白玉泉。此花開向小春先。碾成飛雪偏宜月。占斷秋風欲化煙。小朵儘教青鳳啄。細香消受素瀉煎。阿儂肝膈清涼甚。沾爾餘芳便醉眠。

茗花

方廷瑚

來訪秋光過幔亭。采茶人去戶常扃。滿林香氣清於水。一路繁花碎似星。誰惜佳人在空谷。劇憐高會待山靈。冥冥吾欲呼桑苧。合爲名葩再譜經。

茗花

吳東發

山家種植略如農。采焙辛勤當歲供。贏得松陰茅屋底。曉風香透玉玲瓏。玉瓣金蕤絕點瑕。幽芳未許鬢邊加。踏歌多少山村女。只採萌芽不採花。

只緣清味假名茶。茶苦英茶義本殊。不道花開稱玉茗。詩家也自錯移呼。
空谷幽深月上遲。清光萬顆影離離。鬥茶人枉誇明月。明月如花人不知。

茗花

謝江

穆陀三尺樹。籬落榦交橫。芽自雨前發。花從霜後榮。淡香無俗韻。素影有餘清。易認薔薇朵。難徵紫筍名。
寶珠羞豔麗。碧玉護晶瑩。枝上雲應覆。溪頭月正明。吳娘簪鬢髮。野老插瓶罌。春待禽聲報。芳輸蝶翅迎。
幾回遊願渚。數點似銅坑。那可和泉煮。原非以藥呈。論功儕吉貝。擢秀并新秔。象晉芳遺譜。君謨錄足評。
未曾嘗風餅。先擬摘龍法。觀此千葩密。還思兩腋輕。深林宜客賞。仄徑少人行。半放風驚籜。全開雪滿莖。
夕陽臨紙閣。活水洗金鐙。黃菊猶堪嚼。何妨作茗烹。

杏花

查揆

鬧紅唱罷尙書詞。舊譜宣和寫竹枝。山郭酒旗煙澹澹。畫橋鞭影雨絲絲。坐來庫角春無價。夢到江南燕
早知昨夜羅衣教吹篴。嫩寒疎影立多時。

杏花

徐熊飛

指點煙村古渡頭。醉痕濃染雨初收。春陰垂野碧無際。花影出牆紅滿樓。社日田家剛睨燕。午風林薄忽
鳴鳩。洞簫莫感長條雪。夜月彭城憶舊遊。

杏花

裁翦冰綃第幾重。一枝先占宋牆東。樓頭客枕方聽雨。巷曲筠籠早倚風。十里淡霞金勒外。半春涼月玉簫中。南朝樂府知誰勝。愁向輕陰問鬧紅。

楊風苞

杏花

梅花開後李花前。畫出江南二月天。消息不離春雨外。風光都在酒旗邊。牆橫倩影團紅雪。水照芳姿溼絳煙。記得玉樓人薄醉。一枝斜壓鐵連錢。

鍾大源

杏花

側側輕寒潑火餘。朱朱白白引游車。青帘花外暖初覺。烏帽林閒紅半舒。寒雨思歸虞學士。春風得句宋尙書。江南大有題詩客。二月新愁水不如。

胡縉

菜花

步屨城根獨自尋。鷺兒殼破暈沈沈。一生不識樓臺影。半畝能銷仕宦心。春水鴨陂溪罨畫。夕陽人語地銷金。分明百幅袈裟色。賸與蘋花鬥淺深。

查揆

菜花

芳菲滿目午煙昏。一一臺心破綠痕。風暖香生來燕候。雨晴黃過飯牛村。鋤分鴨醬平依水。花壓春脰直

徐熊飛

到門野老開軒面。場圃齊民要術與同論。

菜花

胡縉

乍寒乍暖泥人天。雨蒸煙苗幾處鮮。春市翠挑雙履滑。夕陽黃擔一蓑偏。韭花開處碧於水。菖葉生時香

滿田。最愛滕王金鳳子。山家籬落舞翩跹。唐滕王畫蛺蝶有菜花子等名。

印泥

方廷瑚

吞篆曾符夢。研朱別有才。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漏分仙藥。醍醐潤薄胎。佳名徵火齊。細質碾冰臺。翡翠奩應賒。蟾蜍滴許陪。黃麻揮草後。丹詔出花來。字字榮先發。重重護未開。軟疑堆鞞鞞。豔轉奪玫瑰。餘事韜斑管。叢編展玉杯。紅雲霏四面。錦字漫周回。半角痕初淡。中央色豈摧。直將珊作骨。寧比蠟成灰。畫古仍留押。書成莫漫催。赤心千里共。紫氣一丸該。迹肯符鴻爪。香猶壓麝煤。定教薇省客。把玩重徘徊。

印泥

邵保和

刻璽傳秦代。雕文借采章。晶瑩研寶末。燦爛釀珠光。膩合珉肌細。勻調砂顆良。冰臺資軟質。鮮羽按奇方。幾向花南曝。堪爲研北藏。虬痕憑繪紫。鳥篆取舒芒。撥映鷗睛豔。施宜鳳尾黃。功垂鉛粉外。鎮重錦箋旁。漆匣隨輕筥。筠盤置絳囊。色應憎淺淡。迹每驗陰陽。託簡借紅豆。封函伴素紉。不須憐撥蠟。定勝武都鄉。

印泥

顧廷綸

絳雲消不盡。一朵縮湘牀。結體冰臺淨。甄陶石髓良。鍊猶金出冶。珍藉玉留章。芝檢探奇字。花醜釀異香。如膏蒸紫蕙。和露膩紅薔。凍捏玻璃色。凝成琥珀光。紋添蝸雨細。牋押薛濤方。已壽延科篆。平安記吉祥。珊瑚裁作骨。玳瑁綴爲裝。五鳳曾摹漢。神龍或志唐。龜趺微碍綠。鵲紐漫添黃。寶以紗籠護。鈴應玉局防。丹心通叩叩。赤柬誦琅琅。九似封函谷。文疑造未央。圖書三殿古。姓氏一編芳。落紙珠飛屑。開孟錦貯囊。豔非資靺鞨。青亦削篋篋。賦有金門獻。名從汗簡望。銀符輝列綬。粉本署諸郎。合是中書伍。長依萃室傍。

濬西湖葑草用東坡次趙德麟治穎州西湖成見懷韻

鍾大源

玻璃軟碧涵無窮。游魚一撇冰奩中。一從蔓合積老葑。練雪獨讓江濤雄。儀徵中丞繼蘇起。重爲湖面開清丰。繡甸千村香稻沃。銀牀六井寒流通。接天本異蓮葉碧。直須萬丈陳根空。波光亂潑翡翠釀。浪花倒漾蓬萊宮。兩峯照影合南北。煙鬟螺黛非朦朧。種魚更知此魚樂。湖濱綽有濠梁風。枯芰嚼盡萬鱗聚。六橋臥影如春龍。原田遠漑歲長稔。跳波不獨歡鱗蟲。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徐熊飛

秋風吹海長鯨立。飛將船頭挺戈入。水仙就縛出重圍。多少殘兵解刀泣。鸞帆不起波濤平。干矛擲地鏗有聲。弛弓矜甲大旗下。白虹吞吐蛟涎腥。棲霞嶺上精忠墓。僉壬長跪墳前樹。行人蹴踏佞臣頭。地下應悲鐵鑄錯。野花寒食風淒淒。神姦夜共鶴鷗嘯。千秋忠憤激雷電。殘骸劈拆蒼苔泥。孫盧一夕收兵仗。太

乙然爐下青燐。殺氣銷爲日月光。銛鋒鑿出譏邪狀。草間穀穀形類新。姓名深刻龍蛇文。揚旗回首海天雪。鑄金極目蒼山雲。如今越嶠兵戈息。賣刀買犢耕春色。沙民步屨岳王墳。鐵像摩挲知順逆。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吳東發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自有天地至今凶人弗克違。有宋中葉弗敬典。悖天命討亂民彝。佞人旣死罪罔恕。佞人雖死鐵鑄之。梟取面縛揭名氏。蒲伏于鄂王墓門東西隈。或唾或嘗。或溲或笞。歲久隕首解體支。行人過者翻慍佞人無完尸。曰鐵則泐。厥辜已胡時。佞亦不幸不服罪于當日之有司。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自有天地至今凶人弗克違。毆彼海寇不畏死。殺越人于貨于海涯。天高聽卑監觀赫。非海不容自速災。皇帝五年六月二十有二日。天大動威以風佑我師。伐殛之。自是絡繹繫縲殄戮開釋。咸用勸。俘有兵仗積纍纍。我軍我農器械備。烏用是不祥之金爲。其以鑄佞人。常舊服。彰天之罰迪民彝。於戲鯨鯢淫忒魍魎罔兩胥昭茲。

毀海寇兵鑄岳墓鐵佞人詩

謝江

洪爐赤燄旋騰空。英流液化光熊熊。五兵旣銷五刃偃。元金鑄出凶人凶。非採荆山非非研。其來乃自滄溟東。聖人御宇之四載。梯航萬國皆朝宗。兩階羽舞苗已格。盡銷金甲歸春農。浙西有寇潛伏莽。孫盧出沒波千重。中丞觥觥萬人傑。甲兵百萬藏胸中。帝命虎臣往作牧。旬宣兩浙維藩墉。王祥佩刀珍奕葉。霜

鋒練影輝流紅。旌旗招搖壁壘壯。樓船橫絕馮夷宮。金戈乍指寇膽落。螯弧直抵金鼉峯。葛黨之刀鐵鏹。梁錁胡句棘兼方盃。其餘戈矛與劍戟。營門森積如山崇。古來刻銘識武烈。或爲葬器爲林鐘。英豪舉事軼人意。寸心別具鍾鑪工。指揮良冶精鍛煉。范茲饕餮窮奇容。長脚長舌左右列。俊鹵一例模奸縱。千年魍魎遁不得。上法禹鼎昭神功。吾聞岳侯馘楊秦。八日奏凱垂雄風。公亦尅期殄醜類。今昔事異勳毋同。以奸人器鑄好像。併作快事酬精忠。頑鐵不泐功不泐。萬古永靖潢池烽。

咏葵有序

徐養原

爾詩曰。七月烹葵及菽。醢人曰。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羶醢。葵之爲物可爲菹。蓋蔬類也。而注疏俱無釋。考爾雅言葵者四。菘菟葵。芹楚葵。膚戎葵。葵繁露。不知誰足當詩禮之葵。東萊讀詩記獨載葵。葵注意者。凡物各有正名。爾雅所釋皆取名之異者。是故菘一名菟葵。古但名菘。不名葵也。推之芹與膚皆然。惟葵葵爲正名。而繁露爲異名。故取之與。農書曰。天有十日。葵與終始。故字從葵。本草曰。一名露葵。古人採葵必待露解也。一名滑菜。言其性也。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者。謂之冬葵。入藥性至滑利。春葵子亦滑。不堪入藥。故是常葵耳。王楨曰。葵陽草也。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可防荒儉。可以菹臘。誠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資益者也。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此真詩禮之所謂葵矣。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及公儀子所拔者。胥是物也。鮑照有園葵賦。白居易有烹葵

詩。唐以前猶有食之者。今人既不復食。又其名爲他物所亂。遂莫能定其種類耳。因釋之而系以詩焉。

蔬譜通花譜。戎葵恰滿園。春深培質弱。夏永長枝繁。密葉交三徑。疎莖寄一樊。檀心濃點綴。金粉巧翩翻。挹露盤疑重。傾陽萼獨軒。名符天十日。色配地中原。老圃容非淡。寒畦勢絕喧。朦朧含旭景。寂寞向黃昏。籬落秋風晚。江鄉野味尊。高垂迷苧下。遲翦認霜痕。蓄旨冬堪禦。收多價勿論。有人愁逸馬。相對勸芳樽。香國年無僅。畦丁腹可捫。智真能衛足。刈自戒傷根。染采資兼得。防荒計早存。何勞憂漆室。終歲富盤飧。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徐熊飛

荒陵野火驚棲鳥。濟水無聲秋樹曉。寶衣化盡玉魚涼。銅葉銅花泣衰草。共王古鼎垂獸環。龍頭菌蠢苔痕斑。金精入地歷年久。寶氣騰躍蓬蒿間。六丁雷電收不得。故物長爲天愛惜。何年飛出右扶風。古色蒼寒凝活碧。未央前殿宮花香。銅丸摘鼓聲硯硯。惟王生小妙才藝。天顏有喜春風長。桐圭一片分仙掌。回首觚稜月東上。此日青蒲感史丹。他時白骨愁王莽。百年繼統撫金甌。歸然寢廟圍松楸。鎔金作鼎勒文字。祭典還與諸陵侔。宛央瓦墮齋宮廢。耿耿炎精生古翠。燕泥零落丁姬墳。蟲絲駁蝕陶陵器。險巖款識青模糊。紫霓貫日黃雲敷。陰房鬼燄失玉椀。墓門秋雨凋珠襦。巴山石牛向月吼。鑿破銅山鑄威斗。摩挲金鉉歎滄桑。園陵白露荒涼久。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

胡縉

雲臺夫子示我寶鼎光陸離。云是定陶陵寢之所遺。鼎高七寸未及尺。銅花半蝕土花碧。明誠不及錄。原父不及知。尙功款識不及釋。器鑄大字銘十七。文云共廚銅鼎鑄自隄廩邑。合容一斗并十斤。小字曰汧第廿一。蓋云并重十一斤。汧第十五垂其文。銘詞與蓋不相應。有如天吳紫鳳顛倒盤輪囷。我聞共王乃是元帝之子宣帝孫。音聲材藝俱絕倫。銅丸手摘中巖鼓。洞簫吹徹傾儲君。帝曰是兒智類我。欲將神器歸其人。史家都尉真將軍。青蒲伏諫奕有神。唏噓涕泣稱不可。遂令庶孽安藩臣。生兒入作漢天子。山園竟享山陵祀。已聞廟號上共皇。更遣登歌奏文始。河龍供鯉醇犧牲。鑄鼎還教倕斲指。想當鶉精躍冶時。水衡鼓囊奔蛟螭。既非旂常黻賜栒邑。亦異光輝龍變出自汾。雕祠垂思萬萬年。欲令世世子孫永保之。海桑陵谷已經一千八百載。歎雲寶氣猶騰馳。君不見赤精三七日。亭午威斗儀成磨九五。赤眉一掘諸陵空。寶衣已化誰爲主。此鼎若非鬼神異物齊。擗訶玉匣珠襦并焦土。

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並序

查揆

按鼎以漢尺量之。通高七寸三分。器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隄廩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鑿隸書大字十七。曰隄廩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共廚銅

鼎容一斗重八觔一兩第廿一。蓋右扶風所供定陶共王陵祭器也。漢書哀帝紀。帝太后宜起陵共皇之園。遂葬定陶。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下云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此云險廩陶陵者。蓋險廩所供陶陵鼎耳。漢人款識質實類如此。然漢地里志。險廩汧皆漢縣。屬右扶風。銘何以并署之。考汧縣以汧水得名。寰宇志。廩陽縣本漢險廩縣地。又云汧水經縣南一里。則險廩正在汧水之陽。銘言險廩。以著其所供之縣。言汧以紀其所鑄之地耳。或謂定陶以兩字稱。不得援霸陵茂陵單舉一字爲例。又考戰國策。秦客卿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注。今定陶縣。史記越世家。開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濟陰定陶。元和郡縣志亦云。九州記。陶卽堯國。然則定陶舊名陶。至漢始更今名。言陶陵者。省文。從乎其朔之稱也。

定陶有鼎傳宣和高廟彝器神所訶。都倉兩字失攷證。趙王又以恭王訛。

宣和博古圖定陶。鼎致以高祖之子恢爲定陶共王。按漢書恢封趙王。

無定陶之稱。

中丞博過勾中正。粲爛星宿。曾前羅心。知炎漢十八鼎。紛紛載籍。陳縷。此鼎斑斕。出涇。古香

合伴周五戈。慮僂量之不及尺。三足兩耳。三環義。秋瓜落蒂。腹容斗。照眼但覺金盤陀。上撐孤髻。晁晴昊。點滴銅翠。如新蛾。高高隨阪。望不極。湯湯隴水。翻旋渦。鑄錢基存馬頰社。鐵官失著理。則那。陶陵舊在沛陰郡。漆火夜照狐狸多。前和豈免灑水囓。留此一鼎如銅駝。元成之際。那可道。曷禁著手三摩挲。畫堂甲館少進御。昭儀玉顏工媵媵。孝元晚歲憐少子。徙封大邑疇同科。滄桑轉眼閱人代。傅后陵寢今如何。紛

紛史事已陳迹。吾愛吾鼎遑論他。祥金宥坐誰善頌。粗才菌蠢聊爲歌。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汉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阮元程作

西汉陶陵鼎。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險麋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泝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險麋陶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泝共廚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險麋泝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險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險麋泝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鐘鼎款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泝陰宮鼎銘云。泝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裁足祠祝。款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鼎正多。不知

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若焦孝然之曾隱焦山。並不見於正史。舊志周鼎之曾在鈴山堂。亦不見于明人傳紀。世俗流傳之言。余未敢據焉。詩成。爰以官牘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冊于楨。繪圖榻款。鈐印備錄諸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碧山一角浮春潮。中有周鼎開雲歎。古文十行照江水。百家詠釋窮秋豪。千年古篆變為隸。西漢款識多鑿雕。我有漢鼎五十字。險糜泝鑄供定陶。斗斤兼記古權量。汾陰好時同禪祧。濟水東流帝陵起。巨莽掘廚金不銷。齋中拭刷出古澤。鼎雖轉徙猶堅牢。煙雲過眼莫浪擲。送爾安穩棲松寥。焦山閣名。 貞鉞罍爵共

相餞。雁鎗剪燭吟清宵。壬戌之秋木葉脫。海門風起江飛濤。蛟鼉踏浪避金景。蒼然古意生單椒。此時此鼎入山去。江天寶氣騰輕艘。海雲堂中多古木。兩鼎扁耳初相遭。周儀可補覲禮闕。周鼎呼史册命之儀。可補禮文之不足。諸家詩

攷。未音及此。 漢事志傳徵班曹。倉籀字破鬼夜哭。八分不似周王朝。一波一磔湛水石。同隱有似山與巢。胎禽仙去亦偶耳。真侶銘尙鐫嶢曉。可知古人皆好事。以詩媵鼎各訂交。他時得暇孰相訪。雲帆一片橫金焦。

考太平寰宇記。黠山爲成海口之山。是北宋初尙名黠山。宋人始以焦孝然事傳會之。按孝然避兵。取婦于揚州。見于三國志注。爾時孝然年尙幼。並無隱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爲魏以後人。年八十九卒。蔡伯喈卒于漢末。斷無爲孝

然作贊之事。又焦山古鼎。王西樵始據韓吏部如石言。曾在殿分宜家。康熙間人競以爲詩歌故實。然自嘉靖以後。明人書集。從無此說。然則爲如石妄語耳。天水冰山錄于分宜家物無所不載。古銅器款中。祇有古銅鼎二箇。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並未言及款字。然則重大非今周鼎明矣。朱竹垞翁單給二君。深于考古者。其詩中皆不及此事。爲其無據也。故余謂焦孝然殿分宜二事。等諸無稽勿聽可也。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江

咄哉神物當護持。焦山竹樹圍參差。江濤倒迴浪花靜。上有周鼎幡虬螭。文云南仲篆者籀。宣王方狩岐陽時。雖尊田亩世豈少。誰與能共名山垂。中丞好古得奇器。定陶漢鼎光陸離。黝然蒼然色不辨。高廟祀器精靈遺。鼎高七寸實一斗。銘字十七先險糜。汾陰好時半湮沒。銅花未蝕觀忘疲。僉云足與周鼎匹。中丞曰。嘻夫何疑。藏之焦山擇初地。佛火不劫無窮期。海雲堂中左右置。曰周曰漢同尊彝。大哉此舉氣磊落。於古能愛愛不私。高秋八月天宇淨。山頂清梵揚輕颺。時有雲氣望如蓋。或者兩鼎騰精奇。蛟龍不敢肆。擎攫億萬千載恒于斯。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謝淮

銅仙卓立神臺頂。柏寢栒都動金景。黃雲如蓋出汾陰。競重周彝輕漢鼎。赤符運去銅雷鳴。鏡錠鎔鑪棘荆集。古歐陽考古呂。漢京寶氣齊周京。險糜汧作鼎容斗。烝祭陶陵傳世守。隸古鐫銘變籀文。青紅土繡環三鈕。濟水東流邱壠寒。玉魚金椀總摧殘。龍文委宛歸仙館。儕伍蠶鉞壓鼎官。吾師嗜古胸羅宿。吉金思昇千秋壽。銅鐵精神孕石巖。永圖還藉山靈佑。廣陵東去有焦山。周鼎高躋古佛關。海月江雲相照。

耀蟠夔饗飭紛斑爛。司徒入右禮經肆。票騎徂東史書記。當年鼓鑄本同方。扶風舊是岐周地。珊瑚碧樹每交柯。石鼓文詞永不磨。韓子濯冠告祭酒。亦因至寶存無多。中丞愛鼎如愛士。網羅瓌瑋離泥滓。中丞愛鼎如愛民。師虞出入籌終始。錦綈封置碧山顛。藍田璧合蠙珠連。莒之二方魯崇貫。鼎有陪貳名爭傳。風流前輩多文藻。金風亭長漁洋老。後來遭遇邁前型。百首新詩刻梨棗。霜落江清木葉涼。鼎乎裝皮上輕航。鯨鐘營厲螭虬躍。梵宇彤霞麗錦章。古來多少神奇物。一去延津難再出。高廟尊彝今幸存。南宮中鼎何時逸。茲鼎神呵劫不銷。言尋伴侶入僧寮。山前碑版仙人筆。好訂三生金石交。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徐熊飛

昔我抱琴下黃鶴。浮江直到松寥閣。誰驅龍象守金精。濤頭怒打荒山脚。海雲堂中春雨晴。苔痕掩映曇華青。周王古鼎鎮法界。天吳罔象不敢爭。江風吹林山鶴叫。古碧蒼茫寒夕照。句奇語重字屈蟠。手拓遺文補訓誥。山僧恐使神物孤。配以炎漢之金爐。周鼎向與漢爐並列高卑貴賤大不類。毋乃非沼齊江湖。晴雷行空白日靜。濟陰飛出陶陵鼎。娜嬛仙館凝古香。篆紋拂拭龍蛇影。珠襦玉盃感消沈。繡銅移置焦山陰。黃雲倒垂天漠漠。紫霞竝掩花深深。空堂日夕華鯨吼。靈器由來必有偶。同是西京制度遺。金繩璇索搖星斗。齋壇寶氣爭騰旋。驚起佈鶴盤江天。千秋呵護有神力。雙虹裂破旃檀煙。勝蹟同留三詔洞。詩客來觀傾鐵甃。更仿仙人瘞鶴銘。翠壁橫書寶鼎頌。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顧廷繪

乖龍耳截秋濤奔。金焦兩點浮海壘。梵宇紺碧江氣昏。中有寶鼎藏雲根。琅環積古古器蕃。就中陶鼎尤不羣。險糜汧供銅廚溫。量容一斗重十斤。五十二字篆蚪文。刻畫饜飶蒸回云。吾師寶此如瑤琨。汾陰好時不足論。肩隨周鼎若弟昆。寶器不合傳子孫。曰鼎合付僧寮存。銅花銅葉扶金輪。莊嚴佛相獅象尊。寶花瓔珞同氛氳。江流過眼皆煙雲。萬年長鎮空王門。大江截嶠天險分。驅策鯤鯨如雞豚。馮夷浪駕天吳鬣。太乙燄熾昆吾燔。列缺怒攝飛廉魂。黃龍盤擎白虎蹲。摺撫星宿披崑崙。以手觸之不敢捫。卜惟墨食龜策焯。筮人詠吉千茅純。厥篚綺組青黃纁。弄以榜檣載秋膺。驚潮拍岸海水渾。浮玉一角晞朝暉。吉金花雨翔彩鷗。珠光照耀譙山屯。兩鼎合如烟與婚。以鼎陪鼎同軌倫。魚有比目文有鴛。玉則同珥簪吹堦。扛之不須勇士賁。媵以篇什古誼敦。餞以彝卣鐘敦尊。松寥高閣旃檀薰。周銘漢祝不可聞。截江恐有蛟鼉吞。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方廷珞

吉金重鼎彝。精神孕山嶽。銅花齧蝕餘。得一夔已足。吾師富藏弄。古器羅携積。商周臬羸秦。審定劇精確。就中西漢鼎。隸古銘可讀。器蓋菽煮湘。鼻耳苔斑駁。共自險糜汧。量衡咸紀錄。漢帝尊陶陵。烝嘗表虔肅。五色歆浮雲。金景燦盈目。火炎草木焦。碩果幸不剝。拂拭入仙館。幸免汗萊辱。吾師位鼎衡。說士甘如肉。

愛士貢廟廊。俾爲蒼生福。愛鼎不自私。永圖置巖谷。突兀古譙山。大江繞其麓。中有南仲鼎。光燄四山燭。丹山珠交柯。藍田璧合珏。自古物通神。有耦而無獨。海雲枯木堂。厥鼎寄幽躅。丹青繪作圖。琳瑯書作幅。送鼎載沙棠。網緝雲氣覆。翻嗤饕餮者。岑屨紛爭逐。壽夢應晉求。甲父歷齊欲。名或誇嗜古。實未能免俗。孰如此一舉。鼎壽無疆祝。奇光奪珉碑。佳話壓玉局。遙夜山靈朝。皓月照黃鶴。

焦山舊藏周鼎今以西漢定陶陵鼎并置焦山詩以紀事

張鑑

琅嬛館中定陶鼎。濃綠忽壓焦山嶺。焦山舊鼎古莫考。神物黯澹愁雲煙。詩人詠歌共光價。造爲詭俶吾不然。吾師好鼎如好士。不令墜地遭屯遭。宣德彝器列譜系。雲霧饕餮相新鮮。唯茲繡澀類寒餓。知與人海殊腥羶。一朝刮垢露光怪。耳根碌碌金鑲圓。頂高一寸腹四寸。漢律黍尺過刀錢。鑿款隸字得六七。鈎勒勁直星辰躔。金牀不歸怨春韭。寶衣已化羞寒泉。險糜泮供記地志。黃圖三輔斜陽連。珊瑚鐵網豈易邁。得之乃復忘其筌。朱門摒擋厭肥肉。雲烏妥帖參臙禪。以鼎致鼎古無例。髣髴合浦珠牽纏。不爲己有得常有。衣蓋要與傳鐙傳。大江寒潮捲秋雪。載此亦有沙棠船。精靈月黑聞爾汝。過閱人物同千年。飛廉魂苦列缺怒。兩兩虹氣相騰旋。華陽石墨令威歎。摩挲不異金銅仙。枯木堂空搖海影。松明夜炷清無眠。東西離立比夷惠。銅花銅葉璫瓊筵。仰天一笑石鼎句。寒濤落落長松前。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蔣炯

二十四番風第一。忽傳芳信到瓊姿。半梢破臘無人覓。數點禁寒有鶴司。祇爲伶俜同瘦影。却憐寂寞伴橫枝。空山急雪招初下。野水孤煙放欲遲。舞傍蒼苔沾翡翠。夢回殘月凍玻璃。梳翎淡許冰心對。拳足清容鐵榦支。亭角白雲應共冷。樓頭玉笛莫輕吹。羽衣曉唳琴堪和。綺袂宵逢燄未知。曳蹇仙來疑舊識。掀篷客去剩相思。不妨翠鳥兼凋晰。可要霜筠更護持。九九圖宜添皎潔。三三徑每見灑灑。逋翁去後晴皐杳。千古風流屬阿誰。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顧廷綸

彷彿羅浮入夢時。縞衣親護好花枝。天垂芳訊寒猶勒。春到瓊林鶴已知。羽客料應誇玉海。綠華生本住蓬池。餐餘白雪銜香久。飛上青霄覓韻遲。一品衣憐仙骨冷。九秋心感蝶魂癡。涼回小院渾無賴。影落橫塘未肯移。略有微雲工點綴。錯教新月認迷離。愛他標格都殊俗。耐得清臞更數誰。鄧尉煙霞今寂寞。灞橋風雪正灑灑。笑攜翠侶茶初熟。醉約紅闌力不支。瀟灑定依和靖宅。風流如倩廣平詩。舉頭尺五珠宮近。莫向空山做紫芝。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張鑑

霜緊真同番吹。玉梅消息到南枝。巢居閣迴花開早。搖碧舟空鶴放遲。抽籠冰魂雙姪姪。捲簾丹頂互差池。晴依隴首和雲熟。春入羅浮共鳥知。誰與靈禽分瘦骨。好同姑射鬪奇姿。舞低礪戶香飛重。唳過苔

壇月影迷。煙暝不妨隨。茗竈霧嚴。倘約話琴絲。偶邀支遁禪初定。錯認王恭。斲又披清淺。籬根成獨夢。昏黃牆角見離思。坐深總帳朝生怨。啄護珠胎。夜忍飢。冷豔豈堪諧粉蝶。冬心端合伴山茨。幾回欲訪林君復。席帽疲驢入暮時。

賦得天寒有鶴守梅花限四支七言排律十二韻

方廷珞

飛靈昨夜碾瓊姿。開遍寒梅十萬枝。漠漠冷香雲護處。亭亭孤影鶴歸時。數聲清唳遙相和。小步閒階有所思。樹杪靜窺珠錯落。苔痕凍踏碧參差。非關警露秋還訴。若爲看花態亦癡。徙倚石邊尋石友。徘徊風裏妒風姨。隔籬雞肯同羣立。索笑人剛一瞥披。轉憶九臯音嘹唳。何如三逕羽籬褰。幽情自結逋仙侶。傲骨寧教好爵糜。雪後水邊空復爾。蘆簾紙閣鎖相依。重逢驛使顏猶識。倘代園丁職更宜。聞道瑤臺煩管領。好修健翮上雲逵。

西湖花月夜

查揆

銀魚不睡鈎龍語。鏡火春城傳列炬。十三樓外作花朝。東風吹花似吹雨。雨雨風風不出城。柳簾燕戶又清明。直得一生花裏活。況堪三笑月中行。月中蕩得春湖綠。花裏彈絲復吹肉。旣波年少夜三更。酒庫簫臺看不足。酒庫簫臺唱鬧蛾。何船過後董船過。今夜段家橋子外。月明還比裏湖多。裏湖月比外湖少。外湖花校裏湖好。無花無月總生愁。花月那知春易老。錦纜青絲打漿斜。杭州水調滾琵琶。如花十五吳兒

女能唱錢家又趙家。

綠陰

張鑑

已字闌干亞字牆。悄悄門巷日初長。棟花落處低金鑰。柿葉生多覆井牀。乳燕書堂春雨鬧。睡鵝池館午風涼。舊時百尺梧桐影。又見蠟衣上畫廊。
萬樹春風過禁烟。水邨山店寺門前。一羣翠羽涼於水。數點嫣紅靜似年。扇低影迷歌院曉。笠頭濃壓釣鱖圓。那堪昔日題紅處。重繫連錢一惘然。
飛絮游絲漸作團。江南風物夏將闌。罩來鸚鵡春波暖。遮住鞦韆晝閣寒。螺黛學描宮樣淺。羅衣重試酒痕乾。涼颼且莫催雙鬢。鏡裏星星可耐看。
眠琴初起出西齋。望斷鄰牆得好壞。雨後鶯啼迷柝彈。花時人過泣遺釵。漾漾珠串藏高閣。杳杳鞭絲度曲街。賺得閒愁似春水。年年流影倒天涯。

綠陰

查揆

分得新陰一碧含。袂衣乍換又江南。討春纔覺紅情嫩。買夏方知綠意酣。三月簾櫳快穀雨。一村桑柘浴吳蠶。如何老鐵花游曲。鶯板飄零已不諳。
上河圖子過清明。又見新烟與水平。花似徐妃剛半面。詩如杜牧怨三生。夕陽翠幙寒猶嫩。涼雨銀牀碧

又晴遮盡曲闌干。十二不曾遮住玉簫聲。

綠陰

徐熊飛

取次良辰過浴蘭。江隴榆柳碧漫漫。雨晴濃壓釣船重。風定薄添邨逕寒。載酒幽香生別墅。捲簾新翠滴平巒。水邊林下句留處。露濕春衫駐馬看。

綠陰

孫同元

萬綠排雲撲眼前。濃陰如水更如烟。林塘黯黯連三月。門巷悵悵又一年。芳艸有情還自秀。落花無主倩誰憐。攜尊遮莫鉤簾賞。不放斜陽到酒邊。春光荏苒去堂堂。一徑深沈燕子忙。竹翠壓屏山影重。桐雲潑鏡水波涼。逗留畫本迎長晝。搖曳詩情上短廊。欲斷仍連看未足。菱雞聯隊下尋芳。

綠陰

張慧

滿林幽翠滴巖廊。小憩還憐綠野堂。暮景早從千嶂合。午晴多占一分涼。鬧蛾舊市聞桑剪。睡雨秋魂到石牀。離落無人清晝永。菱雞獨自下迴塘。

牡丹

胡縉

洛陽金粉冠皇州。品是瑤臺月下留。七寶裝來難著手。百花相見總低頭。香圍銀鑰煙初重。紅壓珠簾露

未收記得宣和圖畫裏。玉貓相倚照珊瑚。

春風天上忽飛來。十隊霓裳一色裁。富貴自來生處種。高寒原不仗人擡。宋人有擡舉牡丹法。仙雲著處暖無語。宮

粉消時紅半開。翦落金盤三百朵。內家分賜記曾陪。藏拙小稿宮詞。翦落金盤三百朵。內批分賜近臣家。

十二紅闌曉露微。黃荃粉本見依稀。清平合譜三章曲。大雅宜披一品衣。紫玉笛催春晝暖。金花牋壓午

雲飛。莫將趙后新粧色。漫與瓊姿較瘦肥。

披香文杏閉雕甍。盛事曾傳德壽宮。穀雨半闌遲午醉。楊花一曲舞春風。費耳集。慈寧殿賞牡丹。由來勝上白製曲。名舞楊花。

賞邀天子。早見新名記相公。歐陽公有洛陽牡丹記。肯學江鄉閒草木。鈿轅金轡鬧輕紅。

牡丹

查揆

朱霞捧出藥珠宮。只恐徐熙畫未工。不是萬花中第一。一般誰得近薰風。

桃花李花相間飛。舊家姚魏事全非。莫愁利市欄衫破。昨夜東風已賜緋。

婪尾深盃近麥秋。殿春芳訊尙淹留。年來儘著梅花笑。消受東風在後頭。

那得紅闌面面開。玉川老屋委荒苔。花間別有樓臺起。似向披香殿裏來。

牡丹

周聯奎

風信催成絕世姿。莫論姚魏擅當時。豔非隨衆香無匹。性不爭春發偶遲。題品漫教矜富貴。畫圖休悔買

臙脂定知消受繁華福。甘讓梅花早透枝。
映葉輕盈暖更肥。驚殘蝶夢認枝飛。玉顏易肖千金賦。仙骨容披一品衣。名重豈緣栽處少。價高方悟見來稀。九天雨露恩原厚。不用園林翠幙圍。

牡丹

趙春沂

輕風側側雨霏霏。紫蝶黃蜂只亂飛。好是玉真歸去晚。背人遙著淡紅衣。

桃笙

周聯奎

夏簟光流貼正平。篔簹桃竹細編成。千枝露粉隨身滑。八尺風漪照眼明。高揭紗幮微晃影。橫支石枕淨含清。庭涼尙見裁煙態。晝靜難聞解籜聲。欲認瑤璃憐質薄。不凝冰雪覺寒生。簾波到地紋同展。樹色當窗翠共橫。攤飯卻容詩夢穩。眠琴纔稱笛材輕。黃岡樓上應移置。銷夏真堪斷俗情。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留別文種

汪繼培

三千犀甲共驅除。生聚功成廿載餘。大敵已亡臣事盡。美人無恙宦情疏。吳宮麋鹿添新恨。越國山川壯昔居。從此不須懷舊事。五湖煙水近何如。

吳越王宮人自陌上歸車中書見

周聯奎

麴塵風暖散香躡。宮樹迢遙入望迷。人影綠移芳艸外。山光紅插夕陽西。簾開小輦蝦鬚捲。路接橫橋雁

齒齋歸去定須歌緩緩。雜花無數亂鶯啼。

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查揆

落花驚起老漁眠。載得笭箬破曉烟。春水魚鰕孤艇外。人家雞犬六朝前。射生不識秦時鹿。貰酒曾無漢代錢。又是恩恩溪上別。那堪回首白鷗天。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濁酒呼君話隱淪。尊前離思滿比鄰。敢將一飯稱知己。直爲空山少故人。孤艇也如茅屋小。蓑衣還校古妝新。夕陽相送無他語。莫便輕拋舊釣綸。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一水延緣問渡難。扁舟重溯武陵灘。曾行墟里烟初掩。舊踏蒼苔雨未乾。雞犬似將生客避。桃花已當外人看。記來前度臨歧語。桑柘成陰暮色寒。

桃花源隱者送武陵漁人出洞

徐熊飛

漁蓑未肯住烟霞。渡口香風引釣槎。世外不知何歲月。雲中遙隔幾人家。重來或恐迷芳草。歸去惟應泛落花。記取空山離別處。絳桃無恙碧溪斜。

武陵漁人重至桃花源尋隱者不遇

桑麻何處翳遙村。曾記維舟老樹根。到眼穠芳渾似夢。驚心前路了無痕。飛花寂歷迷空澗。亂水潺湲鎖洞門。歸語南陽劉子驥。白雲長護古乾坤。

諫果

查揆

託地朱方不避炎。模稜一任笑頭尖。已隨苦茗閒中覓。又逐雙柑醉後添。心到灰時猶有燄。味雖回處不能甜。倘將合口胡椒比。未必蘭臺得免嫌。

諫果

謝淮

攜來青果飽經霜。橙橘應慚熟後黃。倘遇邪蒿披諫牘。還同修竹上彈章。觚稜不去傳珍品。骨鯁能消得妙方。好倩長竿輕剝擊。一庭秋色度幽香。

諫果

謝江

錫爾佳名諫義長。雙尖觸處露鋒芒。回甘始覺中邊徹。微澁須教次第嘗。臣直原知多苦口。齋後留得天剛腸。要知藥石原同味。賸有清清一段香。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文舍精經詰

冊五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訂者

阮

元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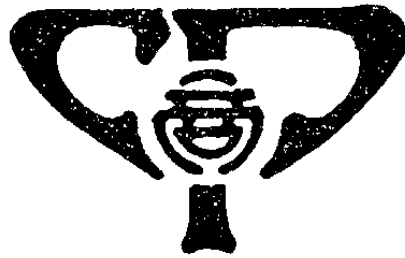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D六八七五

平

陸



33
4
1838